
武俠世界
第34年
8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大魔頭」乃麥長庚先生所撰著。鐵手大俠宇文通一向崇拜丐帮帮主文托天。表面上文托天竭力助他報辱妻滅家之仇，實際上……宇認定妻子是被天魔眞人所玷污，碰巧誕下麟兒，夫妻爭執中，母子墮落崖下被高人曹子齡所救，隱居尋幽谷中。十七年後，夫妻相逢，妻子道出是文所爲。文並偸去天魔秘笈，殺人嫁禍於天魔眞人，又與萬毒天王邱一九聯手奪「萬毒大全」秘笈欲稱霸武林，終於中上劇毒身亡……故事峯迴路轉，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　　　*　　　*

楊柳先生所撰著的「俠影魔踪」是兩期完俠情倫理故事。上期說到姦殺巨案引起轟動……爲了消弭江湖禍端，湯紫烟派出丁志中等三人，前往北京城調査……另本期刊出臥龍生先生所撰著的淺塘采異錄「兄弟情」，闡明了親情所激發的精神力量創造的奇跡，道理耐人尋味……

*　　　*　　　*

下期之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撰著的「無爲神功」，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7.6.22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8期
（總號17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指勾魂　鐵手懲兇

洞庭為我國五湖之首，碧波萬頃，一望無際，沿着湖的東岸，巨蛇般蜿蜒着一條古道，這古道乃是南下湘桂粵，北達江漢中原，南北商旅必經之路。

古道上日間車來馬往，熱鬧非常，但一到夜晚，偌大的一條路上竟是一個人影也不見，祇聽得風聲、蟲聲和遠處傳來的波濤拍岸聲。

突然，有個人捷如飛鳥般自南方向奔來，但見他背負八個小布袋，衣衫襤褸，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丐幫」八袋弟子。

只見他額上青筋暴現，滿面驚慌之色，脚下加勁施展輕功向前急馳，好像身後有甚麼鬼魅妖怪在追趕他一樣。

突然一聲嬌叱自後傳來：「老叫化，你還不快給我停步，難道本姑娘殺不了你麼？」

他聞聲臉上起了一陣抽搐，却跑得更快了！

忽見一個白衣少女自後趕來，背後還跟着兩個黑衣勁裝大漢。

那少女身形婀娜，一縱一躍，片刻間已追到了叫化子身後五六丈處，喝道：「老叫化，你當眞活得不耐煩了？」

那叫化「哼」地一聲，並不答話。少女大怒，縱身一躍。

這一躍直上五丈多高，在半空一個轉折，往叫化子頭頂撲去，就有如巨鳥下撲，姿勢却不是十分美妙。

那叫化但覺頭頂生風，心知不妙，急忙向前滑出半丈外，回身一掌向那少女拍去。

這一掌乃是他聚了十餘年功力而出。「丐幫」貶昇弟子先以人品為準則，其次以武功定高下，這老叫化身為八袋弟子，武功自是不弱，只聽得掌聲虎虎，那少女身懸半空，下盤登時被掌風籠罩住，眼看便要身受斷脚折骨之禍。

這時那兩個黑衣大漢也已奔了過來，見勢大驚，喝道：「臭叫化，死到臨頭還敢逞强！」兩人雙掌一分，便要上前。

只聽得那少女嬌笑一聲，道：「江、祝兩位大哥，這老叫化傷不到小妹的，看我顯點顏色給他看看！」

說着自半空中左右手劃了個圓圈，食指逕向那老叫化掌心點去。

那老叫化也不敢托大，一招未完，跟着又是一掌拍出，那知「克察」一聲，他右手收招不及，立刻被少女的指力折斷。

老叫化一陣劇痛，却不禁叫道：「好指力！」

兩大漢見他斷了一手，臉上的恐懼神色却反而無剛才之甚，心中暗暗佩服，身裁較高的一個說道：「小香姑娘，留下活口！」

小香姑娘輕輕地飄下落地，道：「丐幫上下個個該殺，但這老叫化却是殺不得，江大哥，知道嗎？」

老叫化雙眉一軒，臉上又現出剛才那種恐懼的神色，左手抓住斷了的右手，騰騰騰連退三步。

「妳……沿途殺我丐幫弟子，究竟是何用意？」老叫化聲音微顫。

那白衣少女小香姑娘「咭咭」而笑，道：「咦，我不是說過了嗎？丐幫上下，個個該殺！」轉頭向那姓江的高漢子道：「江大哥，丐幫一共有多少人手？」

那姓江的略一沉吟道：「連各地分舵在內，大約是六千五百人！」

小香道：「我們這幾日來，一共殺了多少個人？」

「一共四十三人。」

小香姑娘伸手一撥雲鬢，向老叫化笑道：「你不想成為第四十四人吧？」

老叫化咬着嘴唇，並不答話。

「好，你進招吧！」小香姑娘向老叫化招招手。道：「姑娘要你輸得口服心服！」

老叫化面色慘然的道：「我不是姑娘的敵手！」

「那就乖乖的把函件交出，姑娘或可饒你一命！」小香姑娘說道。

老叫化雙目一睜，堅定地道：「姑娘要殺便殺，這函件和丐幫有莫大的關係，萬萬不能落在宵小手中！」

小香「哈哈」笑了起來，道：「丐幫上下全是宵小之輩，却反而誣賴別人，好笑啊好笑極了！」

老叫化鐵青着臉，並不答話，只是戒備着面前這個嬌美不可方物的妙齡少女。

「老叫化，我殺了你後，仍可得到函件，何不乖乖交出，白撿了一條性命？」小香道：「況且那函件你又未看過，怎知它與丐帮有莫大關係？」

老叫化忽然哈哈一笑，道：「休要花言巧語，妳便是殺了我，也未必能得到函件！」

小香姑娘面露詫異之色，背後那高漢子踏前一步，沉聲道：「當眞不給？」

「不給便不給，」老叫化將胸一挺昂然道：「怎麼樣？」

那高個子勃然大怒，踏上前便欲動手。

「江大哥，且慢。」

高個子對那小香姑娘甚為恭謹，聞言立即垂手而立。

「老叫化，你如不把函件交出，我主人一怒之下，說不定眞把你

新派俠義恩仇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大魔頭

丐幫上下，連同文托天幫主、兩大護法、四大長老全部殺了，你信是不信？」小香姑娘道。

老叫化聞言一怔，旋即道：

「妳家主人未必有這個能耐！」

「哼！這七日來，難道你沒親眼見過我們屠殺丐幫中人？」小香姑娘道：「誰阻擋得了我們？」

「嘿嘿，你們所殺的只不過是丐幫中地位卑微的三四袋弟子而已！」

「好啊！你是八袋弟子，看我們殺不殺得了你？」小香姑娘冷冷地道。

「邱某學藝不精，在丐幫雖然位居八袋弟子，武功却還不及一個六袋弟子，姑娘妳要殺便殺！」

那白衣少女小香姑娘見他挺起胸膛，一副凜然不懼的模樣，秀眉微微一皺，如非志在函件，早就出手把他殺了！

這七日來，她自己出手殺死的丐幫弟子，沒有十個也有八個，却沒有像現在那樣猶豫過。

姓江的高漢子走上前來，道：

「小香姑娘，這老叫化倒算有點名氣，咱們饒了他一條狗命吧！」

「函件呢？」小香姑娘反問道。

「算了吧！又不是銀票或藏寶地圖，就放他一馬吧！」

小香在躊躇間，高個子拉了她一把，向後退去，片刻之間不見影蹤。

老叫化料不到三人竟然如此輕易饒了他，他自己站在當地呆呆的出了神。

過了半晌，猛覺右手一陣劇痛，原來他剛才被小香斷了一臂，一時之間不知疼痛，如今强敵一去，才恢復了知覺，忖道：「這少女武功高過自己數倍，另外兩大漢更是一等一的高手，爲何不一掌把自己斃了，奪了函件而去？是了，必定另有詭計！」

想到這裡，已明其意，又忖道：「他們三人武功雖高，但是本幫長老亦非易與之輩，當眞闖進去，也未必能夠得了好去。」

這老叫化名叫邱長生，受命身懷重要函件送交丐幫湖北分舵，他一路馬不停蹄，自總幫趕路而下，不料中途殺出這一個神秘的白衣少女及那兩個黑衣大漢，見他歇脚和同門聯絡，便出手屠殺，七日來已被殺了四十餘人。

邱長生見三人武功奇高，跟自己聯絡接頭的同門無一倖免，於是避開同門，夜間趕路，希望早一刻把密件交到湖北分舵主持人裘長老手上。

那三人雖是沿途殺害丐幫弟子，却不和邱長生說話，這一天晚上，邱長生正兼程趕路，那白衣少女小香忽然追了上來，查問秘函之事。

邱長生大吃一驚，心知自己不是對方敵手，施展輕功飛逃，不料還是被廢了一條手臂。

他咬牙忍住了劇痛，向前疾馳，奔了一盞茶時分，眼見前面一座大樹林，不由大喜。

突地，一條黑影自樹林中竄了出來，喝道：「是誰？」

邱長生立刻停步，朗聲道：

「爺爺善心。」

「施捨則個！」那黑影答道。

「冷飯菜汁。」

「可療飢火！」

那黑影說罷跑了過來，道：

「是那一位兄弟？」

「總幫八袋弟子邱長生求見湖北分舵裘長老！」邱長生走上前去。

那黑影來到邱長生面前站定，拱手道：「七袋弟子余少同參見邱兄弟！」

「余兄弟，自家人不必多禮，快領我前去見裘長老！」

「是！」

此刻間，兩人來到樹林中一塊空地上，只見四個老丐雙掌向空運功，一隻肥鷄懸空轉動不已。

邱長生鼻中嗅到一陣肉香，心下一凜：「這四位背上都負有九個小袋，正是本幫九袋弟子，想不到他們的內功如此深厚，竟用內功將一隻活生生的鷄，烤得肉香四溢。」

他見這四個九袋弟子顯露了這一手內功，先前顧慮的事不由盡去。

心想：「那白衣少女和那兩個黑衣大漢，縱然武功再高，在四個九袋弟子、裘長老和這裡的丐幫兄弟合力之下，他們也決討不了好處。」

他放眼一望，偌大的曠地上，或坐或臥，全是衣衫襤褸的丐幫弟子，人數大約有一百三十人，更是放心。

「總幫弟子邱長生拜見各位大哥。」邱長生一揖到地。

左首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丐雙掌一托，把那隻烤鷄接到手中，撕下一隻鷄腿，放到口中咀嚼，然後把剩下來的拋給一個皮膚黝黑的老丐。

「你右臂被人震斷了，是也不是？」白髮老丐問。

邱長生心下一動，暗道：「好眼力！」一揖道：「弟子奉本幫吳長老之命，把一封秘函呈交……」

他話未說完，那白髮老丐忽然清嘯一聲，站起來，向外奔去。

「是那一道的英雄好漢，何不現身出來？」

他一連叫了幾聲，竟然沒有人答話。

這時，四週圍坐着的丐幫弟子紛紛站起了身，高高舉起火把，提神戒備。

忽聽一聲嬌笑，一個女子聲音自林外傳來：「想不到叫化羣中，也有耳目靈通的！」

衆人眼前一花，一個白衣少女自林中掠出，站在火堆四五丈遠處。

邱長生暗叫了一聲苦：「果然被她跟踪來了！」

那白衣少女小香姑娘掃了衆人一眼，笑道：「原來叫化羣躲在樹林之中，若非有人領路，倒是找不到哩！」

白髮老丐見她輕功不弱，上前拱手道：「姑娘有何見教？」

那小香姑娘並不回答，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向羣丐掃去。邱長生一接觸到她的眼光，心中不知怎地凜了一凜，立即把眼光避開。

她眼光停留在一個皮膚黝黑，約莫四五十歲的老丐身上，正是九袋弟子之一。

那老丐望也不望那白衣少女一眼，雙手抓着一隻鷄腿，張開滿口黃牙的大口，自顧自的吃着，對面前所發生的一切，似乎視而不見，聽如未聞。

其時丐幫三十餘名弟子，連同三個九袋弟子已站了起身，那白衣少女小香姑娘眼光在那老丐身上略一停留，秀眉微微一皺，立刻把眼光移開。

三十餘名丐幫弟子團團圍住了那小香姑娘等三人。那白衣少女小香姑娘冷冷一笑，向兩個勁裝大漢道：「殺！」

那高個子躬身道：「是！」身形一動，也不見他如何起步，忽然間衝到邱長生身邊，一招「手到擒來」，向邱長生胸口抓去。

邱長生料不到他要殺的竟是自己，而動作快如鬼魅，大駭之下，急忙舉掌相迎。

只聽得「蓬！」地一聲響，邱長生連退三步，「哇」的一聲口中吐出鮮血。

那滿頭白髮的老丐見狀怒道：「兀那漢子竟敢傷我丐幫兄弟！」

他不等兩人收掌，手提單刀，就地滾去，逕向那高個子腿上砍去。

「嗆」地一聲，不知何時那個高個子也抽出長劍來，對準了白髮老丐腦袋直刺，後發先至，白髮老丐單刀尚未砍到他脚部，長劍來勢便要將腦袋釘於地下。

說時遲，那時快，白髮老丐急忙一個「鯉魚翻身」，撤招後滾，這才避過高個子的那一釘。

白髮老丐這下死裡逃生，捏了一把冷汗，他腦中念頭一閃，身子不由微微顫動了起來，顫聲道：

「你……你是『乾坤雙劍』的『天命劍』江煥風？」

高個子緩緩點頭，道：「小香姑娘要殺此人，你爲何出手阻撓？」

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不大，但內功深厚，衆人耳鼓都被震得隱隱作痛。

白髮老丐向邱長生望去，只見他倒在地上，鮮血汩汩自口中流出，想來那「天命劍」不但在劍術中有極高的造詣，內功掌力也極其厲害，邱長生胸口吃他這一掌，五臟內腑盡被震碎，眼看是活不成了。

白髮老丐「咳」地一聲，道：「當年『天命劍』江煥風一劍連殺崆峒、崑崙六大高手，想不到現今却聽命於一個……咳咳……」他說到這裡便停住了，雙眼烱烱地望住江煥風，面色大爲不屑。

「江大哥，這位叫化子好像看不起你哩！」那白衣少女小香格格笑道：「你說怎辦？」

江煥風轉頭望着她，似乎在徵求她的意見，小香微一點首，江煥風長劍一晃，道：「你便是湖北丐幫四大九袋弟子之首的高九仞了？」

白髮老丐心中一凜，暗道：「他倒識得我高九仞。」當下拱手道：「正是，閣下今日傷我丐幫兄弟，是何用意？」

江煥風更不作答，一招「天命悠歸」，長劍直向高九仞當面刺到，口中說道：「我便來見識見識你的地堂刀法。」

江煥風一出手便是自己的生平絕技「天命劍法」，這「天命劍法」共有一十二式，招招攻敵的要害，而且都有凌厲的後着，這招「天命悠歸」雖然位列第十一式，但劍鋒過處，虎虎生威，劍芒更是閃爍不定，也不知刺出來的準確方位是那裡。

高九仞絲毫不敢輕敵，舉刀在半空中劃個圓圈，一招「龍騰虎躍」直遮了過去。

那知江煥風一招未用完，跟着「颼颼颼」三聲，「天崩地裂」、「天狗吠日」、「天昏地暗」分上中下向高九仞面門、丹田和下盤三處攻來。

高九仞料不到他發招如此迅速，那來勢凌厲如斯，慌忙中單刀反探護住面門。

江煥風預知對方先保住腦袋，後顧下盤，那一招「天崩地裂」乃是虛招，只見他長劍一沉，高九仞右腿登時被切了下來。

丐幫弟子見狀大驚，各自抽出兵刃，往江煥風圍攻過去。

小香嬌叱一聲，道：「臭叫化子倚多取勝麼？」脚下施展「移形換位」右手食指憑空嗤嗤亂點，「啊

呀！」「媽唷！」嗥叫之聲此起彼落，六七名七袋弟子的死穴全被她點住，登時動彈不得。

小香喝道：「祝大哥，勞煩你出來給點顏色這羣叫化子看看。」

她口中叫着，下手並不稍緩，刹那間又有四名六袋弟子被點倒地。

那「祝大哥」清嘯一聲，飛身撲上，但聞幾聲悶哼，數名丐幫弟子立刻被斃於掌下，下手竟是半點都不容情。

高九仞斷了右腿，跌坐於地，眼見那姓祝的黑衣漢子連下殺手，刹那間又有數名丐幫弟子被他擊斃，心下不禁大急。

他轉頭一看，只見兩名九袋弟子正和江煥風鬥在一起。

那江煥風一把長劍使得虎虎風生，兩名九袋弟子左支右絀，漸露敗象，心中更是焦急：「難道我湖北分舵今日便在我手上毀去？」

忽聽一聲慘叫，高九仞向左邊望去，一名九袋弟子的雙眼被江煥風劍尖刺中，兩個眼洞血肉模糊，饒是高九仞見慣了江湖上的斷殺拚鬥，也不禁怵目驚心，他暗想：「我丐幫什麼時候得罪了這『天命劍』江煥風，他竟施出如此狠辣之手段？」偶一瞥眼，見那皮膚黝黑的老丐依然坐在地上，舌頭不住的舐着一塊鷄骨，對身旁的搏鬥不加理會，大聲喝道：「盛兄弟，這當兒還吃什麼，你不見咱們丐幫的人要被人毀了麼？」

那「盛兄弟」把手中的鷄骨抛去，在懷中取出一支細竹剔牙，高九仞的呼喝聲，他當耳邊風。

原來這「盛兄弟」姓盛名于天，他是總幫史長老推荐而入丐幫的。

他武功很高，人又沉默寡言，平日倨傲異常，等閒不肯與丐幫七袋以下兄弟說話，他在丐幫已有五年之久，想不到丐幫刧運臨頭，他却好整以暇地吃鷄剔牙，袖手不理。

高九仞眼看幫中百十餘人便要全軍盡墨，危急之下咬牙忍住腿部劇痛，拾起地上的刀，便要加入戰圈。

小香見高九仞重創之下仍蠢蠢欲動，轉一個身，來到他面前，笑道：「你想找死嗎？」

高九仞大怒，一刀向她腦袋砍去，小香似乎成竹在胸，並不招架，待得刀鋒離她腦門三寸處，食指逕向高九仞手腕處點去。

高九仞突覺虎口一麻，單刀脫手飛出，跟着脈門已被小香扣住。

他大吃一驚，一口濃痰疾向小香面門吐去，這一口濃痰夾着高九仞三數十年的功力修爲，去勢極是凌厲，普通人被沾上了，不死也得重傷，小香知道厲害，趕忙側身避過，雙手向前一推，怒道：「齷齪的叫化，去吧！」

要知道高九仞只能用左腿勉强支撑着身子，他斷腿之下失血過多，一個踉蹌，撲倒地上。

小香嘿嘿兩聲冷笑，食指又向高九仞胸口點來，這一指使盡全力，便欲置高九仞於死地。

高九仞眼見食指離自己胸口不過三、四寸之處，自知難以倖免，只得閉目待死，忽聽得一聲猛喝道：「住手！」

聲音甫畢，一條人影從樹上撲將下來，小香料不到樹上竟然有人躲着，驚詫之下，也顧不得去殺高九仞，食指向上一豎，準備迎敵。

飛來者見小香食指向上翹起，對着自己的死穴，這一跳下去便得自行撞上，心下有氣：「這女子年紀輕輕，心腸却如斯陰險！」

他清嘯一聲，右臂向前一探，兩指迅速無比地扣住小香食指，略一運力。「卡察」一聲，小香食指已被扭斷！

這一下祇痛得小香「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叫道：「祝大哥，此人欺負我。」

祝大哥一掌推開兩個丐帮六袋弟子，轉頭望來，只見小香面前站着一個臉色冷漠的漢子。

那漢子身裁極大，身上穿着一件古銅色長袍，龍眉虎目，三綹長鬚，年紀大約四五十歲上下，相貌俊朗清雅之極，祝大哥心中忽然想起一人，脫口道：「閣下莫非是『鐵手大俠』宇文通？」

「正是。」

祝大哥雙眉一揚，站在當地不動，小香見他趦趄不前，跺脚道：「祝大哥，此人欺負我，你竟然不替我出氣？」

祝大哥望一望宇文通，又望一望小香，道：「小香姑娘，此人武功太高了，和這羣叫化子不同。」言下之意，自是不願意和宇文通交手了。

小香怒道：「武功高又怎麼樣？你打不過他？」

「便是江兄和我聯手，恐怕……恐怕也……」

這時，江煥風也踏步前來，和姓祝的漢子並肩站着，道：「祝兄，咱哥兒倆何不試試，勝負乃兵家常事，如今小香姑娘食指也給人扭斷了，咱們若不替她出這一口氣，主人罪責下來，你我擔當得了麼？」

那祝姓的漢子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祝欽明領教鐵手大俠高招。」

小香見兩人便將出手，不禁大喜，她對這兩人的武功極具信心，暗想：「鐵手大俠」宇文通縱然武功再高，兩人聯手當可贏得一招半

式。

「江大哥，你伺機也斷他一指，替小妹報仇！」小香道。

江煥風苦笑一下，道：「盡力而爲！」長劍一指，一招「天命悠歸」向宇文通攻去。

那「祝大哥」欽明，十七歲時已單獨闖盪江湖，他屢得名師指點，三十年來武功大進，剛才徒手戮殺丐帮弟子，不費吹灰之力，這時見江煥風已然出手，當下也自腰間拔出一對判官筆來，施展出得意絕技「筆下千連」夾攻。

宇文通見他這對判官筆不過尺來長，有道「一寸短，一寸險」，祝欽明採用這種兵刃，當然有他的長處，當下不敢托大，左手「石破天驚」，右掌「雷霆萬鈞」分上下兩路迎敵。

宇文通外號「鐵手大俠」，掌上功夫自然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這兩招果然眞的夾着「石破天驚」、「雷霆萬鈞」之勢。

祝欽明一套「筆下千連」正要施出來，那知胸口一悶，宇文通後發先至，掌風竟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心下大急，便欲收筆後躍。

那知宇文通笑道：「來不及了。」電光石火般又是拍出三掌。

只聽得「啊呀！」一聲，江煥風功力較差，胸口吃了他一掌，一柄長劍斷作四五截，散飛半空。

三人交手不過是刹那間，但祝、江已然敗下陣來，小香又驚又疑：「祝、江兩位今日武功爲何如此不濟，照面間便被人擊倒？」

祝欽明向江煥風問道：「江兄，你不礙事嗎？」

江煥風面色慘然，搖搖頭道：「不……不礙事。」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祝欽明道：「小香姑娘，我們今日已不能成事，走吧！」

說罷扶起江煥風，也不待小香回答，逕自施展輕功，向樹林外掠去。

小香回頭狠狠的瞪了宇文通一眼，這才一挪身子，也往樹林外掠去，頃刻間不見了影踪。

宇文通見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丐帮弟子的屍身，不禁皺一皺眉頭，忖道：「我如果早來一步，或許救得了這些人的性命，早知如此，當眞不該將示警秘函交給吳長老。」

高九仞掙扎着爬起身來，拱手道：「多謝宇文通大俠救命之恩。」

宇文通「唔！」地一聲，並不答話。

高九仞向四方望去，早見地上盡是死屍，兩個九袋弟子和三十個丐帮弟子，已被江、祝兩人擊斃，那盛于天却不見了影踪。

宇文通忽然轉個身子道：「高兄，借問一句，貴帮裘長老現下身在何處？」

高九仞長嘆了一聲，道：「敝帮裘長老，已在日前去世了。」

宇文通面色一變，顫聲問道：「裘長老是……是如何去世的？」

高九仞道：「他天靈蓋有個指洞，是被人用指力戳死的。」

宇文通聞言登時臉色大變，道：「我總是來遲了一步！」腦際間念頭一閃，接口又道：「是麼，那是着了『天魔指』！」

高九仞聽到「天魔指」三字，臉上也是勃然的變色，吶吶道：「天……天魔指，那……那……」

宇文通不等他說完，轉身向祝欽明等三人去路奔去，一面道：「高兄，這事不同尋常，在下失陪了！」

那句「失陪了」說完之後，身子已離樹林十餘丈，一溜烟地不見影踪。

高九仞坐在當地，呆呆發怔，道：「人道『鐵手大俠』宇文通一套『雷電十三式』掌法，舉世無敵，想不到他的輕功也如此高强。」

宇文通奔出樹林，向小香三人的去路追去，心中又是着急，又是驚駭：「十五年前他在長白山下被我五人圍攻之下，墮下千丈懸崖，莫非竟然讓他逃過此刧？」又想：「適才那小香所練的顯然是『天魔指』，可是指法和功力不夠，莫非這小香和他大有關係？」

他脚下加勁，頃刻間便奔了十餘里，只是一路上不見人影，心下更奇。

「他三人不過早我一刻出林，那『天命劍』江煥風又吃了我一掌，內傷受得不輕，怎能跑得那麼快？」正盤念間，忽然看見前面人影一閃，進入路旁一間茅屋之中。

宇文通暗忖：「莫非是小香那一夥人？」當下，施展輕功趕前，俯身窗口一望。

他放眼向屋中望去，只是屋裡墻上掛了鐮刀、草帽，墻角放着犁耙，像是農家所居小屋。

床上臥躺着一個中年男人，正是「天命劍」江煥風。

另三個人中有一個是祝欽明，一個是小香，一個皮膚黝黑的男子，却是丐帮九代弟子盛于天。

宇文通心下大奇，暗想：剛才這三個人向丐帮大開殺戒，盛于天身爲丐帮九代弟子，怎地和他們在一起呢？

只聽得那盛于天道：「小香姑娘，妳怎會來到此地？險些壞了我的事！」

小香笑道：「白大哥，我怎地壞了你的大事啊？」

宇文通越聽越出奇：「看來這盛于天和小香三人是同路人，只是

他姓盛名于天，怎麼小香却稱他爲『白大哥』？」

盛于天道：「這是主人吩咐下來的事，怎能說給妳聽，小香，妳殺了丐帮這麼多人，那文托天帮主武功勝我十倍，如果要來找妳算賬，那你如何是好？」

小香吐一吐舌頭，道：「那時候我只得去請主人出手了，他老人家總不成見我被人害了啊。」

祝欽明道：「白兄，那裘長老已被你料理了是不是？」

盛于天點點頭道：「他武功果然高強，我和他鬥了四五年，還是勝不了他，最後只好使出主人敎我的『天魔指』，才在他的天靈蓋戳了個大洞。」

小香伸出右手，道：「剛才我也是使出主人敎的『天魔指』，却被那『鐵手大俠』宇文通扭斷了食指，看來這功夫再也練不成了！」說時滿面忿怒之色。

宇文通心中一懍：「果然，『天魔指』那魔頭眞的還沒有死！」

祝欽明道：「那鐵手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兄弟今日才見識他的武功。」

江煥風忽然道：「白大哥，那『鐵手大俠』怎會知道主人重現江湖的事？」

盛于天道：「唔！也不知道他那裡得來的消息，竟然知道主人派了你們出來追殺當年圍攻他的五大高手，這一次如果不是那個八代弟子邱長生報訊遲來一步，裘老頭必然有了防範。」

祝欽明道：「霍管家奉命到武昌去殺那『白衣客』林雲峯，未知現下得手了沒有？」

宇文通聽到此處，不禁悚然心驚。

他萬萬料不到自己所猜想的事竟已成爲事實，看來當年聯手圍攻那個魔頭的幾個老友都難倖免了。

眼下，自己雖然逃過此劫，但那魔頭得知自己未死，必會派人四出偵查追殺。

想着，宇文通不禁捏了把汗。

宇文通知屋內四人單打獨鬥無一是自己敵手，況且江煥風受傷臥床，小香武功平平，若合那「白大哥」盛于天和祝欽明兩人之力，自己三百招內必定可以取勝。

正想衝進屋去，忽聽小香說道：「白大哥，如今你已功德圓滿，這就和我們一道返回西域去如何？」

盛于天搖頭道：「我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不會辦妥，你們三人先行回去吧！」

祝欽明見他說得甚爲嚴肅，問道：「白兄有何重要的事未辦妥，小弟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盛于天道：「此事只宜小兄弟單獨一人去做，祝兄好意心領了！」

小香道：「白大哥，你要辦的究竟是什麼事？難道眞的不能說給大家聽麼？」

盛于天沉聲道：「說不得。」

宇文通聽到這裡，腦中已轉了幾次念頭，暗想：他三人既然要回西域，那麼，那魔頭的老巢自然是在西域了，只不知在西域什麼地方。

如果自己不動聲色地跟踪下去，豈非可以查察出他的藏身之處？

那時候，再召集武林中正義人等前往將他殲滅，豈不更好。

忽聽屋內小香一聲驚呼，道：「白大哥，你……你幹什麼？」

宇文通向屋內望去，只見那「白大哥」右掌翻起，向自己左臂擊了一掌，「卡察」一聲，那條左臂立時斷了。

他咬牙忍住疼痛，轉頭對祝欽明道：「祝兄，請在我臉上劃幾刀！」

祝欽明滿面驚奇之色，顫聲道：「白兄，你……你這是所爲何來？」

白大哥道：「祝兄不必過問，請依言在我臉上劃幾刀如何？」

那祝欽明道：「這……這萬萬不可。」

白大哥見祝欽明不肯下手，轉身來到江煥風前，道：「江兄，你雖然受了內傷，提刀在我臉上輕輕劃幾刀，倒是辦得到吧！」

江煥風又驚又疑，吶吶道：「這個……這個兄弟……」

那白大哥不等他將話說完，伸手取起江煥風床前長劍，「刷刷刷」在自己面上劃了幾道劍痕，一張黝黑的臉立刻血肉模糊，在油燈下望去，有如鬼魅，恐怖非常！

宇文通心中大奇，忖道：「他在搞什麼陰謀？」

只聽得那白大哥道：「你們先行回去，我事情辦妥之後自會趕來。」

說着大踏步出屋來，施展輕功，刹那間，隱沒在黑暗中。

小香等人雖然不知他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但心想：「他老謀深算，素爲主人看重，如此自殘毀容，必是另有用意。」於是吹熄油灯，各自上床睡覺了。

宇文通正要轉身離去，找尋一處所在埋伏，突覺後頸一股暖氣吹來，顯然身後站有人，將吸氣吐到自己頸後。

他大駭之下，急忙轉身，蓄勢施掌，先護住了面門，準備迎敵。

一轉身間，只見那條人影向前掠去，身法之快，實是生平未見過，一提氣追上前。

兩人一先一後奔了幾盞茶時分

，來到一座小山崗上，那人忽然停了脚步。

「宇大俠脚下功夫不差。」

宇文通心中暗叫一聲：「慚愧！」向那人望去，只見他身裁奇高，却瘦得似乎只剩下一身骨，身穿黑袍，披頭散髮，像個午夜中的行屍走肉。

要知道宇文通的武功，在武林之中已是第一流高手，但此人潛到他的背後僅半尺之間，仍未察覺出有人到自己身後，如果當時要取他的性命，眞是易如反掌。

宇文通想到這一點，不由暗捏了一把冷汗，拱手道：「閣下取笑了！」

那人嘿嘿笑了兩聲，道：「宇文通大俠，你可知道自己大禍臨頭？」

「還請示知！」

「你當眞不知？」

宇文通淡然道：「十數年前我欲暗殺一人不成，如今他前來找我復仇，莫非這也算是大禍臨頭？」

「是啊！那個要找你報仇之人，武功深不可測，你自問是他的敵手嗎？」

宇文通一想：「那人說得倒也有理！」

他十幾年前合五人之力，把那魔頭逼下懸崖，如今他重出江湖尋仇，武功一定比前深進數倍。

何況那魔頭手下便可以把丐帮裘長老一指戳死，如果他本人出手，五個宇文通也不是他的對手。

那人見宇文通沉吟不答，又道：「你剛才遲疑不肯入屋殺了那幾個人，可是想留下活口，就像小香讓那膿包丐帮弟子將他們帶到老巢中趕盡殺絕一網打盡一樣？」

宇文通慘然道：「這個……」

那人冷笑一聲接道：「那只有賠多幾條性命，他武功之高，非你可以想像，趁早打消這個念頭吧！這裡有一樣物事給你。」

那人手一遞，將一包東西塞到宇文通手中，颼地一聲，倒彈一步，片刻之間去得無影無踪。

宇文通將那小包拆開來看，裡面竟是塊晶瑩白玉石，朦朧月光下，看上去格外皎潔可愛。

宇文通一見這塊遍體透明的白玉石，不由臉色大變，喃喃道：「這是怎麼回事？」

欲待追上前去問個究竟，但那人已經沒有影踪了，只得一面撫弄着白玉石，一面向那茅屋緩緩走去。

不久，宇文通來到了茅屋之前，他靠在一棵大樹之下，垂首凝望着那塊白玉石，忽然「噗」一聲輕响，眼眶淚水竟然掉了下來，掉在白玉上面。

白玉上面，忽然浮現着十幾年前的一段往事，一段悲慘的往事……

風夾着雪，像利刄一般刺在他的臉上，他並不覺得痛，心底下的創傷比利刄般的風雪厲害十倍甚至百倍。

他咬着牙，踏着雪向小山坡上爬去！

前面是白皚皚的一片，只有兩行細小的脚印，脚印旁邊，偶然可以發現一兩點血漬。

那血漬越來越多，他一顆心越是跳得厲害，終於，他看到了她了。

她站在懸崖旁，懷裡仍然抱着那個孩子——那個可恨的孩子。

她頭上的秀髮披散下來了，一身白衣，望上去有如仙女下凡。

一年前，她在他的心目中，的確像仙子般純潔和高貴。

而今，一年後的現在，尤其是當她懷中抱着那個孩子時，她在他的心目中，忽然沒有了地位。

不但沒有地位，他發覺自己心底下竟然還有一點鄙視她。

他咬一咬牙，緩緩地向她走過去，幾次差點陷在雪溝裡，他一提氣縱過了。

她回過頭來，悽楚地望着他。

他在她面前三四尺處站定，兩道烱烱的眼光望定她懷中的孩子。

她好像很害怕那兩道眼光會傷害到孩子一般，換了一個位置，將孩子的臉遮住。

他喉嚨有點沙啞，還是這樣的問：「妳……妳給不給我？」

她掠一掠披到面前的長髮，聲音很脆弱，却也很堅定，道：「不給。」

他斜眼打量面前這個和自己相處了七年的女人，想不到七年來自己並不了解她，反而誤解了她——她眞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女人。

她左臂上有條兩寸長的傷口，那是他和她搶奪嬰孩時不小心弄傷的。

鮮血兀自在流着，但她並不在乎，懷中的孩子比她身子那一點傷更重要。

他又踏前一步。

「婉儀，咱們是恩愛夫妻，我要妳將孩子給我，我會像以往一般的待妳。」

她眼眶裡透着一絲溫馨，但仍然搖着頭。

他垂下首，低聲道：「這……這一年來，妳是躲起來將孩子養大，是不是？」

她望了懷中嬰兒一眼，眼光全是愛。

「不錯。」她答道。

他痛苦地，不解地問：「爲什麼？爲什麼妳要這樣做？」

她沒有回答。

她只是以異常堅定的神態看住他，從她的神情看來，似乎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事。

他又問：「為什麼妳會愛上那個魔頭？」

她忽然大聲叫道：「我並沒有愛上他！」

他臉色放鬆一些，問道：「那麼，這嬰孩妳交給我吧！好不好？」

「不好。」她的口吻像鐵一般的堅定。

他神色又黯然下來，道：「既然妳不愛他，為何將他的孩子當作寶貝一樣？」

她只望着丈夫，沒有回答。

兩個人沉默了半晌，他忽然說道：「對了！一年前他向妳施强暴，大概妳是甘心情願的……」

話未說完，她怒喝一聲：「胡說，我當時恨不得立刻死了！」

他淡淡地道：「但妳沒有死。」

「是的，我沒有死，那時候我想到你，想到你將沒有人照顧，所以我咬着牙活下來了，直到我知道肚內有了他的孩子，當時……當時我又有死的念頭，但我畢竟還是想通了，死並不能解決一切。

「於是，我離開了家，離開了你，躲到遠遠的地方將孩子生了下來。我……我以為這一生再也見不到你了，怎知道還是被你找了上來了。」

他默默地凝視着她，待她將話說完，才道：「婉儀，我們仍然可以過着以前的生活，只要妳將這個和我無相干的孩子交給我，一切都成為過去。」

她似乎有點動搖，他乘機再踏前一步，伸手去搶她懷中的孩子。

她警覺地向後一縮。

「你……你幹什麼？」她咀唇蒼白無血，緊緊摟抱孩子。

他忍着怒火，沉聲道：「將孩子給我。」

她忍着淚，自懷中取出一塊白玉，道：「通哥，事已至此，這個還給你吧！」

他伸出手來，似乎想將那塊白玉接過來，但覺當手臂能及那塊白玉時，忽然向下一沉，向她懷中的嬰兒抓去，她大吃了一驚，急忙向後退縮，怎知一腳踏空，便向懸崖摔了下去……

魔指重現　神出鬼沒

宇文通緩緩將那塊白玉放入懷中，腦際間不斷思索着，為什麼這塊失踪十數年的白玉，此刻竟會重現，剛才那個將白玉遞給自己的又是誰？

他正想得出神，茅屋的木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宇文通連忙站起身來，將自己隱沒在樹後，觀察着小香等三人的動靜。

只見祝欽明扶着江煥風緩緩地自屋裡走了出來，小香跟在後面，只是已經改扮男裝。

三人一出門，立刻向西而行。

宇文通自後跟着，他本想跟踪這三人，看看那魔頭究竟躲在何處，但此時念頭已變，跟出一兩里之後，轉身向南奔去。

不久，天已微黑，宇文通向前望去，只見前面房屋櫛次鱗比，原來是個市鎮。

他心下忖道：「我且到鎮中吃些點心，買匹駿馬，也好省些脚力。」

宇文通進得鎮來，才知道此鎮名叫「金龍」鎮，只見鎮上車來馬往，行人摩肩接踵，好不興旺。

宇文通見大街東邊有間「樂意棧」，當下立即走上前去。

店小二見宇文通氣宇軒昂，衣着華麗，那敢怠慢，趕趨上去。

宇文通不待坐下，便吩咐道：「隨便拿些飯菜來。」

說罷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來，接道：「麻煩老兄替我買匹駿馬，剩下來的打賞給你。」

不一刻，小二送上一份名貴茶點，宇文通才吃了幾口，忽然有五個奇形怪狀的人走進店中來。

那五人一聲不响地坐下。

未幾，伙記上前招呼宇文通道：「爺，你的馬匹我已替你上了鞍，要不要我替你牽來？」

宇文通見那五人身上都帶有兵器，料是江湖人物，不願在此多躭擱，便道：「勞煩老兄把馬匹牽來，我這便要走了。」

說畢起身直向店外走去！

宇文通正要上馬之際，忽覺腦後生風，心知有人暗算，當下反手一抄，「雷厲風行」向後拍出。

只聽得「啪」地一聲，有件物事跌下地來，宇文通向地下望望，原來是一把瓷匙，着了他這一掌，早已碎成粉末。

宇文通心知定是店中五人的手脚，心下有氣，便想出手。

可是轉念一想：「我現下身有要事，與這些江湖上下三濫的小賊一般見識作甚麼？」

當下一言不發，身形一拔，飄然跳上馬去，他有意顯露了這一手輕功，好教店中那五人知難而退。

怎知「颼」的一聲，那馬霍然人立起來，宇文通大吃一驚，他縱身躍起。

就在他向上一躍之際，那馬前蹄一屈，倒下地去，竟然立刻斃命。

宇文通心中大怒，向店中望去，只見一個中年漢子笑哈哈地靠在店門中的門扉上，手中拿着一根竹

籤在剔牙。

那中年漢子上身赤裸，一綹綹黑漆光亮的胸毛呈露在外，神威凜凜。

宇文通强忍住心中怒火，沉聲問道：「閣下此舉，意欲何為？」

那漢子斜眼一望倒斃在門口的馬匹，嘖嘖道：「那小二竟吞食你的銀兩，買了匹劣馬給你，嘿！連一根細竹籤也抵受不起！」

宇文通轉頭向那匹死馬望去，他眼光銳利，只見馬頸間有個細孔，鮮血汨汨地淌了出來，心想必定是受了那小竹籤所傷，不禁凜然而驚：「好功夫！」

那漢子換了一個姿勢，懶懶的問：「你趕着到什麼地方去？」

宇文通仍然沉着氣，說道：「與你何關？」

這時，店中另外四個大漢自內走了出來，站在中年大漢背後，中年大漢轉頭一望，道：「各位兄弟，你們告訴他與咱們是否有關？」

站在右首的一個駝背侏儒桀桀冷笑一聲，道：「你是否想去找那白衣客林雲峯？」

宇文通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心底下却明白了幾分，道：「各位是受『天魔眞人』指使而來？」

駝背侏儒仰首問道：「大哥，什麼『天魔眞人』，哥兒們可曾聽說過麼？」

那中年漢子搖搖頭，將口中竹籤取了下來，道：「聽說過，但這魔頭死了多年，就算他尚在世，也未必會追得上『五福星』哩！」

宇文通衝口而出，道：「你們便……是『五福星』？」

駝背侏儒道：「不錯，你聽過我們的名號？」

宇文通道：「聽說過，只是你們住在關外，這次到中原來，究竟為了什麼？」

侏儒笑了起來，道：「鐵手大俠，請借一步到店中慢慢叙談如何？」

宇文通道：「在下身有要事，片刻不能躭擱。」

那中年漢子道：「是否趕去向那白衣客林雲峯報訊？」

宇文通見既然被他們知悉了，便點頭道：「不錯。」

那中年漢子道：「那這趟脚力省了罷，你用不着去了。」

宇文通道：「莫非他……他……」

中年漢子道：「不錯，他已被我們『五福星』殺了。」

宇文通聞言勃然變色，顫聲道：「白衣客林雲峯與你們有何過節，竟然把他殺了？」

那侏儒笑道：「『五福星』喜歡殺人的時候，難道還要講過節嗎？那林雲峯自以為是什麼大俠，『五福星』却看不順眼，於是把他殺了。」

宇文通冷冷地道：「這麼說來，天下間被你們賢昆仲看不順眼的人大不乏人，都要難逃一死嗎？」

一個膚色蒼白，邪氣十足的青年接口道：「被『五福星』看不順眼的人，難道還會讓他活在這個世上？」

宇文通雙眉打結，他看見「五福星」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前後左右向自己圍了上來，看這情形分明是衝着自己來了！

宇文通迅速地盤念着，自己到底在什麼時候得罪過這「五福星」，何以要來找自己麻煩呢？

那上身赤裸的中年漢子正是「五福星」排行第三的，姓康，單名一個仁，他踏前一步，笑嘻嘻地道：「人道鐵手大俠的『雷電十三式』威力無比，咱們五兄弟倒想見識見識。」

宇文通冷笑一聲，並不答話。

那侏儒排行第二，名叫康成，向康仁打了個眼色，忽然暴喝了一聲，雙掌向空虛拍一下，轉了個圓圈，宇文通正暗叫一聲「終於動手了」，怎知康成那一招並非拍向自己，而是向康仁當胸擊去。

利那間，宇文通摸不着頭腦，不明白這駝背侏儒究竟在玩甚麼把戲？

宇文通的疑惑立刻得到了答案。

電光石火，康仁雙掌向上一揚，跟着轉了個圓圈，手掌還迎着康成拍去。

一道凌厲無匹的掌力橫地裡向宇文通當胸襲來。

像康成那樣攻敵的手法，簡直令人難以預料反抗。

但宇文通豈是泛泛之輩，他在利那間，已洞悉了「五福星」的詭計和技倆，他們一則以此轉移敵人的注意力，另方面，兩人合力的攻勢，也較單獨一人施為强大得多。

宇文通面對强敵，精神大振，他暗叫了一聲：「好。」身形陡地一拔，向上彈飛起來。

本來，宇文通祇要脚尖運力，憑他的輕功，絕對可以避得過康仁兄弟倆的一擊。

可是，他却有意顯露一下生平絕學，只見他身形一拔的當兒，右掌迎向康仁兄弟相抵住的雙掌擊去。

康仁兄弟當然不敢奢望剛才那一掌會擊敗江湖上極負盛名的「鐵手大俠」宇文通，是以手掌一合之後，立即收勁。

就在他們想將手掌分開來的時候，宇文通的一招「雷厲風行」，已經帶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康仁兄弟攻了過去。

「蓬！」地一聲，兩道掌力撞在一起，發出巨响，康氏兄弟被宇文通掌力帶及，向外連退三步，好不容易才穩住了身形，他們二人臉上已經脹得通紅了。

宇文通一招得手後，姿勢蕭洒優美的飄落地上，笑哈哈地望着三丈開外的康氏兄弟。

站在宇文通背後的一個塌鼻子忽然冷冷地說道：「鐵手大俠好大的掌力！」

宇文通微微一笑道：「過獎了！」

那塌鼻子正是「五福星」的大哥康青，內外功兼修，武功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有個外號叫「福無重至」。

原來康青等人乖戾暴躁，行事大違常理，因此，生平結了不少仇家，可是，只要被康青查到有誰想來找自己的霉氣，在對方未出門前，他已經趕到對方的家裡，一舉把仇家殺了，當眞是斬草除根，鷄犬不留。

正因爲他每次的出手都馬到功成，因此，江湖上封了他一個「福無重至」的外號，表示只要康青一出手，絕對不會有走第二趟的事！

「五福星」一直在武林中橫行無忌，直到十五年前，得罪了一個武林前輩高手，被教訓了一場，才被逐出中原。

於是，五人長年居留關外，再也不敢涉足中原半步，想不到「天魔眞人」重現江湖的時候，這「五福星」竟然相繼出現。

宇文通早已知道「五福星」武功非凡，尤其是五人聯手的「輪廻陣法」，實有開天闢地的威勢。

因此，他雖然擊退了康成、康仁兩兄弟，仍然蓄勢以待，生怕五人聯手對付自己時，一時疏忽，敗於對方手下，一世英名付諸流水。

康青陰惻惻地笑了一笑，道：「宇文通大俠，咱們可要使出『輪廻陣法』了。」

宇文通心下暗自懍了一懍，臉上却神色自若，道：「正要領敎。」

康青向四人打了個眼色，侏儒康成、赤裸上身中年漢子康仁立時踏上前來。

另外那個白臉青年康坤和滿臉鬍鬚的漢子康勇，也緩緩向宇文通圍了上來。

五個人圍住宇文通緩緩而轉，雙掌微微向上，同時轉着圓圈。

宇文通站在中心，以不變應萬變的神態，步步盯着十隻向空轉動的肉掌。

五人越逼越近，宇文通掌心暗揑着一把汗，他實在不知道自己的「雷電十三式」是否可以敵得住「五福星」這種極端邪門的「輪廻陣法」。

這時候，街道上遠處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酒樓裡的茶客，也紛紛在窗口附近觀看。

宇文通瞥了地上的馬屍，忽然計上心頭。

他暗運內勁，超前抓住馬屍的後腿，向上一提，數百斤重的馬屍應手而起，挾着勁風向五人掃去。

五福星的圈子本來越縮越小，那匹馬屍足足有八九尺長，加上馬腿和宇文通手臂的長度，已經有丈把兩丈，況且馬屍身軀大，這一掃之下，將五人逼開了近丈。

康青吶喊了一聲，五兄弟倏地彈身而起，在半空中十掌一合。

只聽得一聲巨响，馬屍竟然像爆炸開來一般，碎馬肉混着已經凝結的血塊，向四外飛射，濺得衆人滿身。

宇文通將手上的馬腿向白臉青年康坤拋去，轉身一掌，向康勇當臉拍出。

說時遲，那時快，康成和康仁已經縱起身來，在半空中四掌一合，一股凌厲强勁的掌力，一直向宇文通腦門襲來。

宇文通身子一動，人隨掌到，欺身來到了康坤面前，一招「雷霆萬鈞」，迅速無比地向他臉門印去。

康坤是五福星中排行最末，但武功却不是最弱的一個，他提了口氣，雙掌向內一合，不但護住了自己面前，從掌縫中，直逼出一股勁風，斜斜向上，直逼宇文通的雙眼。

宇文通暗叫一聲好，回掌坐馬，將頭一側，避過康坤來勢。

這時，康成、康仁、康勇和康青已經自後攻了上來。

宇文通凝神以待，雙掌一錯，「雷厲風行」、「電光石火」、「石破天驚」，三招連環而出。

這三招實在是宇文通集三數十年的內功修爲疾拍而出。

饒是「五福星」兄弟武功過人，最弱的康仁悶哼一聲，右臂着了一掌，臂骨登時斷了。

康青眼見兄弟受創，沉聲道：「三弟退下！」

宇文通一招得手，少了一個强敵，當下精神大振，一套「雷電十三式」如落花飛舞一般使了出來，康氏兄弟一時間倒是近不得身。

就在這個時候，人叢中走出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丐來，向戰圈邁去。

那老丐一出現，人羣中呼喝之聲此起彼落。

「老叫化，你是想找死了，還不快回來。」

「老丐想討賞錢也不是這個時候，敢情是活得不耐煩。」

可是，那老丐似聽不到一般，

慢條斯理地向六人走了過去。

退在一旁的康仁也從人叢中的叫聲知道正有人向前走來。

他抬頭一望，那老丐也正笑呵呵地望着他。

康仁右臂折斷，正咬牙忍着痛，左臂一揮喝道：「這裡不關你的事，滾！」

那老丐竟然不以爲意，道：「你們這樣鬧法，難道也不關官府的事麼？」

康仁呆了一呆，暗想在大庭廣衆之中毆鬥厮殺，總會有人去報告官府的。

雖說自己武功高强，不怕官差，大不了一溜了之，但總是一件痲煩事。

那老丐見康仁沉吟不語又笑道：「依老丐看來，你們還是停手吧，有道寃家宜解不宜結，有什麼好打的呢？」

康仁斜眼打量老丐一眼，只見他雖然衣衫襤褸，但容光煥發，臉色紅潤，看上去像富商巨賈一般，不禁暗自納悶。

那老丐見康仁不回答，逕自向戰圈走去。這時，宇文通和康氏兄弟已戰了三百餘合，雙方打成平手，那老丐在戰圈外停了下來，叫道：「宇文通老弟，別來無恙嗎？」

宇文通回頭一看，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丐笑哈哈地望着自己，失聲叫了起來，道：「吳長老，是你！」

原來那老丐正是丐帮總舵兩大護法之一，十數年前和宇文通聯手對付「天魔眞人」的吳長老。

康青一眼看見站在三四丈外吳長老，雙眉一皺，突然拍出一掌，縱身退出戰圈，喝道：「二弟，四弟，五弟停手。」

三人一呆之下，均向後一躍，六道烱烱的眼光仍然停在宇文通身上。

康青向吳長老拱拱手道：「閣下是丐帮中人？」

吳長老捋鬚微笑，道：「不錯，閣下大概是人稱『五福星』的大福星『福無重至』康青吧？」

康青臉色一變，道：「你……你怎麼知道？」

吳長老哈哈一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康青臉上閃現一陣疑惑的神色，但隨即恢復常態，淡淡道：「康某人這次重出江湖，本來以爲是件秘密到沒有任何人知道的事，豈料……」

吳長老道：「康兄，你的樣子雖然和以前有異，可是那副身手，却是明眼人一下便看得出來的。」

康青摸一摸塌下的鼻子，鬆了一口氣，暗忖道：「原來他並不知道那個秘密，好險！」

當下拱手道：「既然吳長老是宇文通大俠的朋友，咱們就和解了吧！」

說罷向宇文通望去。

吳長老打着哈哈，道：「對啊！不打不相識，大家都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什麼事不可以商量？來來，老叫化作個東，請大伙兒賞面喝一杯水酒如何？」

康青拱手一禮，道：「心領了，後會有期！」

說罷向四個弟弟打了一個眼色，領先向鎭外奔去，四人望了吳長老一眼，隨後跟去，片刻之間不見踪跡。

吳長老握住宇文通的手道：「宇文老弟，咱們去喝兩杯如何？」

宇文通一整衣衫，見衣衫上濺滿了血漬，道：「小弟換過衣服方陪你喝酒吧！」

吳長老道：「怎麼樣？嫌這種衣衫不好看嗎？」

宇文通笑了笑，道：「上面血漬斑斑，恐怕……」

吳長老不給他說下去，便道：「宇文老弟，你和我又不是外人，何必這樣拘禮，只要我不嫌你，就算踩着猪糞，不也一樣可以喝酒吃菜麼。」

宇文通苦笑一下，知道吳長老不拘小節，道：「好，咱們喝酒去！」

兩人在「樂意棧」坐了下來，伙計上前招呼，吳長老叫了酒菜之後，問道：「老弟，你怎麼會和『五福星』鬥了起來？」

宇文通答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他們先是擊斃了我的馬，跟着又上前挑惹是非……」

說到這裡，眉心深結，又道：「照說，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他們啊！」

吳長老問道：「那麼，白衣客林雲峯又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五福星？」

宇文通聞言一怔，隨即恍然大悟，道：「他們是那魔頭派來的……」

可是話說到一半，立刻又一片茫然的神態，喃喃道：「不對不對，他們自己否認和那魔頭有來往，況且，如果他們是那魔頭派來對付我的，那麼，吳兄也是當年圍攻他的五大高手之一，可是却爲何對你這般客氣呢？」

吳長老雙眼凝視枱上的酒碗道：「對啊，剛才五人爲甚麼對我這般客氣？」

宇文通問道：「莫非吳兄老早便認得這五人？」

吳長老搖頭道：「今日還是第一次見到，不過聞名已久矣。」

宇文通道：「這樣說來，吳兄自然和他們沒有交情了？」

「當然。」

「那麼，他們却爲何一見到你便乖乖的離去呢？」

吳長老捋着鬍子，不解的道：「怎知他們在弄甚麼玄虛？」

這時，酒菜已端了上來，吳長老斟酒兩大碗，說道：「來來來，哥兒倆先乾一碗。」

宇文通拿起酒碗，遲疑了半晌才乾了。

吳長老見他滿腹心事，問道：「宇文老弟，你可是因爲裘長老被殺，而悶悶不樂？」

宇文通先是搖一搖頭，但立即又點點頭，答道：「正是。」

吳長老凝視着他，道：「那麼剛才你搖頭却是爲何？」

宇文通挾了塊五香牛肉入口，道：「小弟正被一件事困擾着。」

吳長老道：「是甚麼事？說出來聽聽，或許我能爲你分憂也說不定？」

宇文通遲疑了一下，自懷中取出那塊白玉來。

吳長老詫異問道：「這塊白玉和你的心事有甚麼關係？」

宇文通嘆了一口氣，把得到那塊白玉的經過和那黑衣怪人的出現簡略說了出來。

吳長老沉吟了半晌，道：「那黑衣怪人武功如此之高，究竟是甚麼人物？」

宇文通道：「小弟也不明白，何以武林中有這樣一個人物，却是一無所聞。」

吳長老道：「天下間奇人異士之多，豈是我輩所能盡悉的？這位黑衣怪人，可能是個不求名利的高人雅士。」

宇文通喝了口酒，道：「可是，何以婉儀的白玉會落在他的手上？難道她……她還未死？」

吳長老垂下頭來，嘆了口氣。

他自然瞭解「鐵手大俠」宇文通十餘年來，他的武功聲望是增進了不少，但是夫妻之情，也隨着歲月加深。

宇文通將白玉揣回懷中，拿起酒碗，道：「喝酒，喝酒！」

吳長老和他乾了一碗，道：「如今裘長老和白衣客已經去世，只剩下你和文帮主了。」

宇文通道：「只要那魔頭不親自出手，憑他派出的幾個嘍囉，又怎能奈得咱們三人何？尤其是文帮主，他神功蓋世，更加不必擔心。」

吳長老皺眉道：「文帮主就是擔心那魔頭親自出動，那可棘手得很。」

宇文通頷首道：「不錯。」

吳長老又道：「所以，文帮主吩咐我碰見你時，便請你回總舵和他老人家見一見面，商量應付之策。」

宇文通沉思片刻，道：「反正無事，到湖南走走也好。」

這一天，宇文通和吳長老在鎮中買了兩匹健馬，並轡而行。

兩人日行夜宿，四天之後，已經來到了岳陽城。

宇文通望着前面炊烟四起，道：「吳兄，天色已晚，咱們就到前面小鎮打尖如何？」

吳長老正要答一聲「好」，忽然，路旁竄出了一條黑影，向他撲來。

吳長老身爲丐帮長老護法，當年又曾與「天下第一高手天魔眞人」交過手，武功自非泛泛之輩，他見來人身形矯捷，人未到勁風先到，不由暗叫了一聲「好傢伙！」雙手在馬鞍上一按，陡地彈起身來。

只見他手臂一伸，右手食指向那黑影腰間一點，那黑影立時摔了下來。

吳長老點倒偷襲黑影後，身子落了下來，正好坐在馬鞍之上，那馬吃了一驚，前蹄向空騰起，吳長老一拉馬韁，待得馬兒定下來，才向地上那黑影看去。

吳長老出手、落鞍、拉韁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那黑影一摔下地後，立刻倒彈起身，竟是個英俊少年。

那少年吃了吳長老的虧，心有不甘，正想上前動手，忽聽有人叫道：「小過，你在幹甚麼？」

少年雙眼望定了吳長老，答道：「向人借兩匹馬兒。」

這時，一個儒服打扮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把紙扇，一拐一瘸地自林中走了出來。

他詫異地望了望宇文通和吳長老一眼，斥責道：「向人家借馬兒也要禮貌些，豈能動手動脚的？」

少年垂首應道：「是。」

那中年人向宇文通和吳長老拱一拱手，說道：「兩位可是要到前面『碧潭鎮』去？」

吳長老搶先答道：「正是。」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既然兩位到前面打尖，閣下這兩匹健馬，就讓給了我們吧？」

吳長老見他說得客氣，連忙解釋道：「恐怕要令尊駕失望，我們借宿一宵之後，明日還要趕路。」

中年人道：「出門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兩位明日若要趕路，另外再買兩匹馬就是。」

吳長老道：「既然前面有馬可買，尊駕莫非缺乏了銀兩，所以才在這裡向過路人借馬？」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不瞞兩位，正是短了銀兩。」

吳長老信疑參半地向中年人望了一眼，只見他衣着華麗，帽上釘着一塊翠綠碧玉，至少値七八十両銀子，剛才說的分明是假話。

正欲搶白對方幾句，宇文通忽然用手肘一碰他，領先縱下馬來。

宇文通道：「既然閣下缺少銀兩，這兩匹馬便將就些，拿去代步吧！」

中年人喜出望外，連聲多謝。

少年人扶了中年人上馬，然後縱身跳上。宇文通和吳長老望着絕塵而去的馬匹，良久，沒有作聲。

吳長老見那兩匹馬消失在山坳轉角處，道：「宇文老弟，你恁地大方？」

宇文通雙眉深結，沒有回答。

吳長老從宇文通的神色看來，知道他正思索着一件難明的事，而且，他也可能知道剛才那一老一少身份。

宇文通沉吟了半晌，才說道：「說不定，可能是那魔頭的手下，只不過……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那少年是誰？」

「莫非是中年人的兒子？」

宇文通搖了搖頭，道：「不像。」

「那麼，可能會是魔頭的兒子？」

宇文通臉色一變，顫聲道：「魔頭的兒子，這……這……」

原來當日宇文通在茅屋外聽見那祝欽明說過，「天魔眞人」派了一個姓霍的管家到武當刺殺「白衣客」林雲峯，那中年人紙扇上寫着一個「霍」字，所以宇文通才想起他和那個「霍管家」有關。

兩人正猜想間，忽有蹄聲的答，兩匹馬去而復返，中年人自遠叫道：「兩位，請留步！」

宇文通與吳長老交換了一個眼色，向一老一少迎了上去。

中年人勒住韁繩，在馬上拱手道：「閣下可是人稱『鐵手大俠』的宇文通？」

宇文通心下不禁一凜，答道：「正是在下。」

中年人向身旁的俊少年笑了一聲，道：「我料得果然不差，險些錯過了機緣！」

說罷躍下馬來。

宇文通見他左腿微跛，但縱身下馬的姿勢美妙已極，顯然是個會家子，心下更肯定了幾分，道：「閣下莫非便是霍管家？」

中年人愕了一愕，隨即「呵呵」而笑，道：「原來宇文大俠早已識破了霍某人的身份，慚愧慚愧！」

而那少年的臉上，却仍然泛着驚訝之色。

霍管家轉頭道：「小過，快來參見宇文叔叔。」

少年躊躇着，霍管家沉聲道：「你聽到了沒有？」

少年人這才來到宇文通跟前，忽然雙腿一屈，跪下地來。

這一着大出吳長老意料之外，而宇文通的一顆心，却在刹那間怦怦而跳。

少年跪下地後，道：「范小過拜見叔叔。」

宇文通像是一尊石像般呆立當地，雙眼呆視，口唇嗡動，一副失魂落魄樣子。

少年人見宇文通並無反應，提高了聲音道：「范小過拜見宇文叔叔。」

宇文通這才緩緩把眼光投到少年身上，道：「起來！起來！」

范小過如逢大赦的站了起來，一雙俊目流露出悻悻之色。

霍管家轉向吳長老拱手道：「這位莫非便是丐幫兩大護法之一的吳長老麼？」

吳長老拱手答道：「正是在下。」

霍管家道：「霍某人這次來中原，便是想見一見兩位，想不到竟在此不期而遇，當眞是幸甚幸甚！」

吳長老道：「霍管家這次來中原，難道只是想見見在下和宇文大俠兩人這麼簡單？」

霍管家沉吟了半晌，才道：「雖然另有要務在身，但那是主人交托下來的，但在下本意，還是要見兩位爲主，絕無虛言。」

站在一旁的宇文通，這時已經恢復了常態，問道：「不知霍管家口中的主人，可是人稱『天魔眞人』的蘇人德？」

霍管家恭敬地答道：「正是。」

宇文通道：「這次霍管家前往武昌所辦要事，大概是無功而返吧？」

霍管家面色一變，道：「宇文大俠消息果然靈通。」

宇文通微微一笑，望着他微跛的左腿，道：「霍管家腿上的傷，可是被『五福星』弄成的？」

霍管家此時再也壓制不住心底下之驚愕，顫聲道：「連……這個你也知道了……」

宇文通淡淡一笑道：「那又不是什麼秘密，怎會不知？」

霍管家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大俠，既然你已經知道了，那我也用不着贅述了。」

宇文通心中一動，道：「霍管家還有什麼話要說？」

霍管家望了吳長老一眼，忽然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道：「沒……沒有什麼話說。」

宇文通轉頭打量范小過，見他長得颯爽英姿，俊朗異常，不禁低嘆了一聲，心中想問的那句話，又吞回肚裏去。

霍管家道：「若果兩位不嫌的話，在下做個東到鎮上吃杯水酒如

何？」

吳長老笑道：「霍管家身上不是缺少銀兩嗎？如何做東？哈哈！」

霍管家臉上一紅，摘下帽子，道：「這塊碧玉是敝上所賜，既然兩位賞面，便將它變賣了又何妨。」

吳長老冷冷道：「想不到魔頭的手下，倒也有夠朋友之人！」

霍管家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錢財是身外之物，霍某人縱萬般不是，對朋友可是絕沒有話說的。」

四人來到「碧潭鎮」之時，已經是暮色四合的時候了。

宇文通一直留意着范小過的一舉一動，見他雙目四處張望，似乎在搜索什麼人，又害怕見到對方的樣子。

宇文通心下好奇，搭住了他的肩膊，問道：「范少俠在找誰？」

范小過愕了一愕，吶吶道：「沒……沒有啊！」

宇文通見他神色慌張，顯然有着心事，但見他極力否認，也不再追問下去。

於是，四人在一間名叫「福來客棧」要了四個房間，霍管家命范小過去將那塊碧玉押了。

宇文通連忙道：「霍管家要是手頭眞的不便，在下這裡還有點銀兩，何必糟蹋了這件寶物？」

霍管家搖了搖頭道：「霍某人聲言在先，要請兩位飲酒，自然不該讓宇文大俠破費，小過，你快快去吧！」

范小過答應了一聲，拿着那塊碧玉離店押銀去了。

不久，范小過捧了一包銀子回來，交給霍管家，道：「一共是七十兩銀子。」

霍管家道：「夠了夠了，有了銀子，大家可以開懷暢飲，小二，快拿酒來！」

四人一邊喝酒，一面漫無邊際地閒談着。

宇文通滿懷心事，說話最少，范小過個性沉默寡言，也不多言，只是陪着衆人喝酒解悶。

三四個時辰之內，四人喝了一大罈美酒，均已有醉意，當下各自回房休息，約定次日聚首再喝。

這一晚，宇文通輾轉難眠，他隱約覺得那范小過和自己有關連，說不定便是十餘年前摔下懸崖的那個孩子。

想到這裡，宇文通念頭一閃，不由自主喃喃道：「范小過，范小過，對了，婉儀不是姓范的嗎？」

但隨即又想：「倘若這范小過眞是那魔頭所生，爲何不姓蘇？」

忽然，宇文通又覺得范小過的樣貌一點也不像「天魔眞人」蘇人德。

不過，那輪廓上却是十分熟悉，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人，一時間却想不起來。

這時，宇文通已肯定，范小過便是髮妻范婉儀被「天魔眞人」强暴後生下來的孽種。

十餘年前，宇文通處心積慮要將范小過殺死，甚至爲了他夫妻反目。

如今得知她並未死去，反而覺得欣慰，因爲他知道，既然連滿月甫過的范小過摔下崖後也能安然無恙，那麼，范婉儀自然也有生還的希望了。

宇文通初見范小過時，就想向他查問愛妻的生死下落，可是話到口邊，總是咽了下去。

這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一骨碌自床上跳了起來，輕輕推開門，打開房門。

范小過的房間在東廂房，宇文通不願驚醒吳長老和霍管家兩人，躡足向范小過的房間走去。

宇文通來到門前，伸手向房門輕叩了一下，見沒有反應，又是「篤篤篤」地連叩了三下。

可是，房間裏的范小過仍然一點聲息都沒有。

宇文通不禁皺起了眉頭，照范小過剛才在路旁顯示出的武功，似乎不是一個庸手，那末，何以自己連叩數下，仍然叫不醒他？

宇文通內心一想，忖道：「或許剛才是喝多了酒，他小孩子不勝酒力，昏迷入睡了吧！」

於是，伸手一推，房門竟然是應手而開。

宇文通內功精湛，雙目如炬，因此，房間裡雖然是一團黑暗，但仍然看得十分清楚。

正因爲宇文通看得清楚，所以雙眉皺得更緊。

房間裡沒有人。

宇文通隱約覺得事態不妙，便蓄勢於臂，緩緩向房中踏去。

等到他知道房中沒有埋伏時，奔近床畔，伸手向被窩摸去，觸手仍有餘溫。

宇文通迅速向房間巡視一眼，只見房中傢具擺設並沒有移動過的跡象，稍爲放心，忖道：「他三更半夜到什麼地方去了？」

宇文通在房裡停留了一會，轉身出房，逕自向霍管家的房間走去。

這一次，他在窗門上輕叩了一下，低聲道：「霍管家。」

四下裡寂靜得像死的一般，沒有任何聲息，宇文通暗覺不妙，推開窗門，縱身入房。

宇文通脚一落地，立時雙掌一揚，運勁於臂，生怕黑暗中爲人偷襲。

過了一會，房中仍然沒有動靜，宇文通心下一寬，向床上望去，只見床上伏着兩人，一動不動地，不知到底是死是活。

宇文通低聲喚道：「霍管家。」床上兩人沒有回答，宇文通側耳一聽，竟然聽不到有呼吸之聲，暗暗詫異。

宇文通取出火摺子，點燃了房中燭火，向床上那兩人望去，不由大驚失色。

床上一人，仰面而臥，正是霍管家，另一人伏在床沿上，衣衫襤褸，却是吳長老。

宇文通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踏上前去，道：「霍管家，霍管家！」

然而，霍管家沒有回答。

「吳長老，吳長老！」

吳長老也沒有回答。

他拿了燭火上前一照，只見床上染滿了一大灘血漬，鮮血兀自由兩人的天靈蓋傷口流出，顯然才死不久。

宇文通一見兩人的死狀，更是大吃一驚。

令宇文通吃驚的不是兩人的死狀恐怖，也不是霍管家、吳長老爲何會同處一室，而是他們天靈蓋的那兩個血洞。

那血洞直徑只有小指頭般大，宇文通臉上的肌肉搐動，喃喃地道：「天……天魔指。」

一想到「天魔指」，宇文通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

霍、吳兩人的武功和自己相較雖然略有不如，但如果兩人聯手的話，能與他們匹敵的，却也寥寥可數，如今，却雙雙死在床上。

而且，看他們的死法，顯然是兇徒一出手便得逞，絕沒有給他們反抗的機會。

除了「天魔眞人」之外，還有誰具有這種「天魔指」武功？

能一舉殺了霍、吳兩個當世的高手，除了「天魔眞人」之外，還有誰？

宇文通拿着燭火的手在微微顫動，這個變化實在太出乎意料了。

待宇文通冷靜下來後，他開始迅速地盤念着，天魔眞人爲何要殺了這兩人？

吳長老當年曾參加圍攻天魔眞人，他遭毒手是可以解釋的。

可是，霍管家呢？

莫非天魔眞人竟然殘暴到連自己得力助手和心腹也要殺的地步？

這時，宇文通進一步看到兩人臉上的表情，那是驚訝及憤怒和疑惑混合在一起的表情，一種死不瞑目，死得不明不白的表情。

宇文通拉了張木椅坐了下來，他開始又在想：「范小過失踪了，霍、吳兩人的死和他有關係嗎？他究竟在甚麼地方？」

一連串的疑問升上了腦間，宇文通實在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他又呆呆地望着霍、吳的屍身好一會，然後，才站起身來，到外面去叫醒店小二。

當店小二得悉店中發生了命案時，驚慌得張大口合不攏來。

宇文通取過兩錠銀子，吩咐店小二趁黑找人來抬走兩具屍首，到鎮外小山上葬了，然後，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和衣躺在床上。

就在他躺下床去的時候，一眼瞥見枱上有張白紙用碗壓着。

他懍了一懍，跳起身來，取了那張白紙，凑近燈火一看。

只見上面龍飛鳳舞地寫了幾行大字：

「袞林吳先去，文宇死期近。」

下面沒有署名，但是墨汁未乾，顯然留字之人才走不久。

宇文通看了那兩行字，喃喃道：「不錯，果然是那老魔頭下的毒手，如今袞、吳，兩位長老和白衣客林雲峯已經被害，剩下來自然是自己和文托天文帮主了。」

宇文通將那張白紙好好的放在懷中，又躺下床去，不一會，朦朧間睡了過去。

翌日，宇文通查知小二已辦妥了霍、吳兩人的喪事，命小二牽了馬來，離開「碧潭鎮」。

宇文通在路上也不敢多逗留，快馬加鞭往湖南而去。

丐帮總舵設立於湖南長沙，宇文通數年前曾經拜訪過文帮主幾次，這一日來到了「紫化城」，在茶樓裡匆匆用過點心，直往城西一座古廟而去。

那座古廟十分之大，望上去便有如相國府一般，只是門牆破落，早已荒廢不堪。

除了江湖人士之外，誰都想不到古廟外是這模樣，古廟內又是另一番風光。

僅是那個聚義廳的宏偉華麗佈置，已是許多大富大貴之人也不及。

廟裡東西兩廂並排數十間紅磚砌成的屋，都是丐帮八袋以上弟子居住之所。

由於古廟外有丐帮弟子守衛，是以普通人是難以踏入半步。

宇文通馳馬接近古廟時，路旁立時閃出兩個大漢來，叫道：「爺台做做好心，施捨個發財錢。」

宇文通向那兩名乞丐望去，只見兩人衣衫破爛，背上負着六個小袋，正是丐帮六袋弟子。

當下拱拱手道：「勞煩兩位通報貴帮主，說雲南宇文通求見。」

那兩個丐帮弟子相對望了一眼，隨即躬身行禮，道：「原來是鐵手大俠駕臨，敝帮文帮主有事外出

未回……」

宇文通接口問道：「文帮主何時可回來？」

身裁稍高那個丐帮弟子搶先答道：「文帮主行踪無定，做下屬的焉知他老人家何時可以回來？」

宇文通道：「不錯，那麼，貴帮的左護法曾一成長老在麼？」

兩人同時答道：「曾長老在『聚義廳』召集帮衆議事，宇文大俠可是要見一見他？」

「相煩兩位引見。」

兩人又躬身行了一個禮，道：「請宇文大俠隨小的這邊來。」

宇文通下了馬，牽着馬轠隨兩人向前走去，沿路上或坐或臥都是丐帮五、六袋弟子，看似懶散疲憊，實則凝神以待。

宇文通隨着兩名六袋弟子來到了「聚義廳」，早有帮衆進去通報。

曾長老迎出門來，道：「宇文大俠，你來得正好。」

宇文通向曾長老拱手作禮，道：「打擾了。」

那曾長老年紀在六旬開外，滿頭白髮，但臉色紅潤，太陽穴高高鼓起，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境界，他親熱地拉住宇文通之手，向內行去。

聚義廳裡或坐或臥或站的丐帮弟子一見宇文通進來，立時起身行禮。

宇文通雙手一拱還禮，忽見一個獨臂人的背影自屏風後隱沒，顯然是不願和宇文通相見。

宇文通何等機警，腦海中一亮，忖道：「那人的身形好生熟悉，却是誰？」

宇文通和幾個九袋弟子寒暄了後，衆人分賓主坐下，曾長老說道：「宇文大俠，這次駕臨敝帮，是否和那魔頭重現江湖有關呢？」

宇文通道：「是！」隨即將吳長老遇害之事說了出來，衆人都悲憤莫名。

宇文通取出那張白紙，遞上前去，接道：「曾長老請看！」

曾長老望了一眼，臉上神色一變，道：「這……這……」

宇文通道：「難道曾長老看不懂上面文中的意思？」

「當然看得懂，不過……不過……」

「不過如何？」

曾長老把那張白紙交回給宇文通，道：「沒……沒有什麼？」

宇文通見他不願言明，也不多問，轉開話題問道：「文幫主什麼時候回來？」

曾長老道：「大概這一兩天會回來，因爲那魔頭已經向本幫下了戰書，說道半月之內，會前來和文幫主相會。」

「文幫主出門之前，可知道那魔頭下書之事？」宇文通問道。

曾長老道：「那魔頭派人送那封信時，文幫主已出了門，不過，我已派人通知他了。」

宇文通雙眉一皺，疑問頓生，問道：「那魔頭下的戰書，可是寫明文幫主親啓的？」

曾長老立時明白他的意思，道：「不，信封上寫着丐幫收啓，是一封公開的挑戰書。」

宇文通道：「如此說來，那魔頭是公開與丐幫爲敵了。」

「那魔頭武功雖高，但我們丐幫却也不懼於他，宇文大俠，可要看一看那封挑戰書？」

宇文通本想搖頭拒絕，自己既不是丐幫之人，閱看人家的書信，畢竟不很禮貌，但忽然腦中一亮，道：「如果方便的話，便請曾長老拿來看看。」

曾長老轉頭向一個九袋弟子道：「拿那封信給宇文大俠過目。」

那九袋弟子道：「是。」轉身走去。

不久，那九袋弟子去而復返，道：「回稟長老，盛兄弟不知到那裡去了？」

曾長老皺一皺眉，道：「他剛才不是還在這裡的麼？」

那九袋弟子道：「是的，但不知怎的，一轉眼便不見了他的踪跡，想是回房去了。」

曾長老叫道：「快去把他叫來，那封信在他身上。」

「是。」

那九袋弟子轉身離去後，宇文通問道：「那盛兄弟是否叫盛于天？」

曾長老道：「是的，原來宇文大俠認識他。」

宇文通道：「認識倒不是認識，不過，見過一次面。」

過了一會，那九袋弟子回來說道：「盛兄弟不在房中，一個七袋弟子說，他見到盛兄弟匆匆離去了。」

曾長老頓足道：「這人眞是豈有此理，那封信呢？他帶走了？」

九袋弟子將一個大紅信封遞了上來，道：「弟子在他竹枕下找到的。」

曾長老接了過來，轉呈給宇文通，道：「請宇文大俠看看，那魔頭的語氣倒是客氣得很。」

宇文通接過來一看，他並非想看信內的內容，而是看那些字跡。

宇文通雖然是練武之人，但對於書法文章倒非門外漢，從這封「挑戰書」和客棧中那封「警告書」看來，分明是不同的字跡。

這個時候，宇文通才知道何以曾長老看到那張寫着警告句的白紙時，臉上顯露出那種神色，顯然他也看出字跡有異。

一名丐帮弟子報告：「帮主，人被救走了。」

從這一點看來，客棧留言的那個兇手，是故意要讓自己將霍、吳兩人之死算在「天魔眞人」的賬上。

這個人是誰？

宇文通刹時想起幾個人來，但立即又被自己推翻，殺霍、吳兩人，必定是天魔眞人或丐幫中有仇的人。

宇文通突然地想起那個黑衣怪人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這種能耐一舉殺了霍、吳兩人，而絕不給他們有還手之機會。

然而，那黑衣怪人和「天魔眞人」有什麼寃仇，他和丐幫又有什麼過不去？

宇文通腦中實在一片迷茫。

曾長老問道：「宇文大俠，你在想什麼？」

宇文通這才定下神來，也不去看信上寫些什麼，連忙將信交回給曾長老，笑了笑，道：「沒什麼！」

曾長老向廳中幫衆一指，道：「咱們正在商量萬一文幫主不能及時趕到，應該如何去對付那個魔頭的事。」

宇文通苦笑了一下，心想：丐幫幫衆雖多，也不缺武功高强之輩，但若和「天魔眞人」以及他手下那班人比起上來，丐幫弟子只有等着被人宰殺的份兒。何況，「天魔眞人」派來卧底的盛于天，已經混了進來。

宇文通並沒有把盛于天是內奸的事說出來，他知道盛于天混入丐幫，必定有重大陰謀，而決不是來做什麼「內應外合」之類的事。

宇文通一面轉念着，一面和曾長老敷衍着，最後，他決定留在丐幫中等文托天回來。

曾長老一聽宇文通自願留下來，不禁大喜過望，連忙吩咐幫衆替他打掃房間，安排飲食。

這一晚，總舵中大擺筵席替宇文通接風，宇文通陪曾長老喝了一些酒，自言身子不適，回房休息去了。

宇文通回到房中，輕輕掩上了門，然後和衣躺在床上。

三更時份，窗門突然「篤篤」地響了起來，宇文通彈跳起身，沉聲問道：「誰？」

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外傳來，道：「宇文大俠，是我。」

宇文通打開窗門，朦朧月光下，站着一個獨臂人，正是盛于天。

盛于天向宇文通俯身行了一禮，道：「宇文大俠，在下盛于天拜見。」

宇文通冷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宇文大俠，在下並無惡意，可以進房來談談嗎？」

「請便。」

盛于天縱身進房來，道：「宇

文大俠，擾你清夢了。」

宇文通不知對方來意，答道：「有話請說。」

盛于天道：「宇文大俠，你可知道我混入丐幫的用意？」

宇文通道：「正要請教。」

盛于天垂首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說來恐怕宇文大俠不會相信。」

宇文通道：「什麼事？」

盛于天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半晌才道：「現在事情才剛有眉目，我……」

宇文通見他支吾其詞，冷冷道：「到底你在說些什麼，令人難以明白？」

盛于天赫然一笑，道：「盛某人也不敢要宇文大俠明白，只希望宇文大俠不要在幫主和曾長老面前提起湖北分舵發生的事。」

宇文通道：「連你自殘肢體，刺花了臉的事也瞞住了不說？」

盛于天臉上失色，顫聲道：「宇文大俠何以……何以得知？」

宇文通淡淡一笑，道：「那也不是什麼秘密，而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對了，你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盛于天道：「剛有了點眉目。」

宇文通正想用話去套取他一點口風，怎知門外「篤篤」地響了起來。

盛于天急忙道：「宇文大俠，請高抬貴手，替在下隱瞞一時。」

宇文通道：「你若是要不利於丐幫，恐怕難以從命。」

盛于天低聲道：「不，不，此事不但與丐幫有利，亦與宇文大俠有關，請幫忙一次。」

宇文通聞言大奇，正要詢問何以與丐幫有利，與自己有關，盛于天已經縱身出窗外。

這時，房門外傳來日間那個九袋弟子的聲音道：「宇文大俠，文幫主回來了。」

宇文通大喜，急忙上前打開了房門，道：「快帶我去見他。」

那九袋弟子道：「文幫主說要親自前來相見。」

宇文通「哦」地一聲，忖道：「文托天對朋友倒是不錯。」

不一刻，身材魁梧，童顏鶴髮的文托天踏着大步來到。

他一見宇文通，臉上泛笑，道：「宇文兄，小弟知道你一定會來，果然不出所料。」

宇文通道：「兄弟差一點見不到你了。」

文托天詫異道：「這話怎說？」

宇文通將半途遭遇「五福星」攔截，吳長老解圍，以及在客棧中，吳、霍兩人遇害的經過說了出來。

最後他道：「那兇手若要殺我，其實可以接着下手，眞想不透，何以要留書示警？」

文托天道：「那張白紙，宇文兄可帶在身上？」

宇文通取出那張白紙，文托天對着它端詳半晌，說道：「這些字跡……這些字跡……」

宇文通接道：「與那魔頭下的戰書不同。」

文托天緊皺着眉，道：「如此說來，這張示警書是有人想陷害那魔頭了。」說罷，用兩道烱烱的目光，望定了宇文通。

「兄弟也是這般猜想。」

文托天拿着那張白紙在房中踱來踱去，喃喃的道：「這人却又是誰？」

宇文通道：「兄弟想了很久，武林中實在沒有這號人物。」

文托天忽然停了脚步，道：「會不會是你所提那個黑衣怪人？」

宇文通頷首道：「最初兄弟也是懷疑到他的身上，可是後來用心一想，此人若要殺我，可以下手，實在用不着如此故弄玄虛。」

文托天道：「或許此人在你身上另有圖謀呢？」

宇文通緩緩道：「甚麼圖謀？」

文托天笑道：「如果猜得到的話，此事也不會如此神秘了。」

「文兄，在你來此之前，有個幫衆來找過兄弟，要兄弟替他隱瞞一事。」

文托天愕然問道：「誰？」

宇文通道：「這人名叫盛于天，如今混入貴幫，位居九袋弟子之首。」

文托天仰首沉思片刻道：「可是斷了一臂，臉上刺花的盛兄弟？」

「正是。」

「此人原來是湖北分舵四大九袋弟子之一，經那魔頭遣人追殺之後，只剩下他一人逃回來，由於他奮力退敵，被魔頭手下斬了一臂，我正打算升他爲護法長老，究竟是什麼事要宇文兄替他隱瞞？」

宇文通將那晚在石屋之外的事說了出來。文托天一聽，臉上倏忽變色，伸手一拍枱子，顫聲道：「宇文兄是說，這盛于天竟是那魔頭派來臥底的？」

宇文通道：「如果所料不差，應是如此。」

文托天連連跺足，道：「咳，可笑我却把他當作心腹，只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企圖？」

「照兄弟看來，此人自殘肢體混入總舵，所圖之事大概十分重要，文兄要當心一些。」

文托天緘默不語，半晌才道：「幸好，宇文兄預早通知，否則丐幫要壞在他的手上。」

宇文通道：「不過有件事兄弟猜想不透。」

「何事？」

「剛才那盛于天向兄弟說過，他所圖之事，於丐幫有利，但，如果有利於丐幫之事，他何必如此這般鬼鬼祟祟，而且，魔頭派出來的人，如何會做出有利丐幫的事？」

文托天緩緩的點頭，道：「宇文兄說得有理。」忽見他咬一咬牙，道：「明日要他原形畢露。」

宇文通道：「那魔頭不日之間會前來挑戰，文兄想到了對策否？」

文托天沉吟了半晌，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便不信那魔頭有三頭六臂，能敵得住宇文兄和我聯手，以及丐幫數百兄弟。」

宇文通道：「照兄弟意見，那魔頭的武功，實在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只看他派出的手下，便可見一斑。」

文托天道：「宇文兄所言有理，但咱們總不成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魔頭大難不死，殺了龔、吳兩位長老和白衣客林雲峯，可是，別想在你我身上討得了好去。」

宇文通心下一寬，道：「文兄，可是想到了應付那魔頭之策？」

文托天微笑道：「對策是沒有，總之和他一決雌雄便是。」

兩人又談了一會，文托天告辭離房。宇文通上前想關好窗門，忽見前面黑影一閃，隱入假山之後，即喝道：「是誰？」

那黑影自假山探頭出來，竟然向宇文通招手示意其過去。

宇文通心下大奇，略一遲疑，足尖一點，飛身出房，直向黑影撲去。

那黑影見宇文通向自己撲來，身形陡地一長，倒彈向上飛去，足尖才落在圍墻上，折身往外飛馳。

宇文通身到中途，那黑影已經離去，急忙一提氣，足尖在假山上一蹬，追了上去。

這時，宇文通已看清楚那黑影脅下挾着一人，但奔走迅速，自己脚下加快也總是和他相隔着三四丈遠。

兩人一前一後地奔了一盞茶時分，來到城外一座小丘之上，那黑影忽然停下來，將脅下那人拋在地上。

那人一彈而起，拍拍身上的灰塵，向宇文通望來，宇文通奔到跟前一看，那黑影一身黑衣，正是數日前遇到的黑衣怪人，當他看到黑衣怪人拋下地的那人時，陡地一呆，他萬萬想不到竟會是范小過。

范小過向宇文通躬身行禮，道：「宇文叔叔，你好！」

宇文通望了兩人一眼，照他們神態看來，似乎早已相識。

可是，兩人爲何會在丐幫之中？

宇文通正要出口相詢，黑衣怪人已哈哈大笑起來，道：「鐵手大俠，你可知面前這人是誰？」

宇文通呆了一呆，道：「他是……」

話未說下去，黑衣怪人接口道：「他便是十餘年前，被你推下懸崖，險些摔得粉身碎骨的嬰孩。」

宇文通臉上一紅，當日愛妻失足摔下懸崖，雖然並非自己動手推下去，但也是由自己而起，所以並不答辯。

至於范小過的身世，他亦早已料到了幾分，這時聽了黑衣怪人說了出來，心下更無置疑，他猶豫了一會，問道：「范……范少俠，你怎會在丐幫之中，那天晚上，又怎地突然失蹤了呢？」

范小過道：「一言難盡，我是被那……那丐幫幫主捉去的。」

宇文通聞言大奇，道：「文幫主在什麼地方捉了你去呢？」

「在那客棧之中！」

宇文通的心劇烈地跳了一下，道：「那麼，霍管家和吳長老……」

范小過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正是他殺的！」

宇文通驚疑交集，吶吶道：「那……那究竟是爲了什麼？」

站在一旁的黑衣怪人道：「小過，你將文托天幫主和你的關係說出來給鐵手大俠聽聽。」

范小過猶豫着，黑衣怪人沉聲道：「怕什麼，快說。」

這時，宇文通腦際念頭一閃，忽然感到自己以前想不通的事，忽然間有了頭緒，只是那頭緒仍然是十分亂。

范小過沉吟片刻，才轉向宇文通道：「文……文幫主是……是我親生父親。」

宇文通腦際「轟」地一聲，只覺得天旋地轉，他喃喃地道：「不會的，不會的！沒有這個可能，他們是想嫁禍文幫主的！」

黑衣怪人冷冷地道：「鐵手大俠，你不信嗎？」

「我不信，我不信！」

「那麼你有膽去見一個人嗎？」

「是誰？」

「假使你眞是有膽量的話，又何必去理會是誰？」

「好！」

黑衣怪人向范小過打了個眼色，道：「小過，你不反對嗎？」

「這次倘若不是曹伯伯救我出來，落入那奸賊手中，大概是兇多吉少，曹伯伯，你作主好了。」

黑衣怪人哈哈一笑，「好，那麼，咱們起程吧！」呼嘯一聲，小丘之旁的叢林中，兩匹駿馬奔了過來，黑衣人道：「小過，你我共乘一騎，將『紫電』讓給你宇文叔叔

吧！」

范小過答應了一聲，逕自縱身跳到馬背上。

墮崖獲救　揭破陰謀

文托天離開宇文通的房間後，雙眉一直打着結，他來到東廂爲首的石屋旁，輕叩了一下門。

「曾長老，你在麼？」

房裡本來一團黑暗，此刻忽然光亮起來，曾長老持着燭台過來開門，一見是幫主駕到，不由大喜，道：「幫主，你回來了？」

文托天淡應了一聲，踏進房去。

兩人坐下後，曾長老問道：「幫主，那魔頭下書挑戰的事你都知道了？」

文托天垂首不言，良久才道：「曾長老，我離開這裡之後，那盛于天可有什麼異動？」

曾長老沉思了片刻，道：「他爲人沉默寡言，和平日一樣，並無什麼異樣，幫主，莫非你懷疑他？」

文托天道：「我剛得到了訊息，他是那魔頭的手下，化名前來本幫臥底。」

曾長老「啊」了一聲叫了起來，道：「這倒是想不到。」

文托天冷哼了一聲，道：「令人更想不到的事還多着，曾長老，他人在那裡？」

「自從鐵手大俠宇文先生來到本幫之後，他便莫名其妙的失了踪跡，難道他的身份也是宇文先生識破的？」

文托天點着頭，道：「你傳下號令去，本幫弟子若是碰上盛于天這斷，立刻將他殺了。」

「依屬下看來，盛于天這斷武功不低，恐怕……」

文托天不待他說完，便道：「那麼，便用『打狗陣法』好了，務必將這奸細殺了。」

曾長老懍了一懍，暗想：幫主平日辦事，謹慎異常，既不知盛于天混進幫內有何圖謀，一見面便將他殺了，豈非查不出「天魔眞人」的陰謀？

但見他語氣堅定，也不敢多問，垂首答道：「是！」

文托天站起身來，道：「剛才我回來時，見古廟四週的人手不夠，你明日多派些人，最好將外面七袋以上的弟子多召些來。」

「是！」

「很好，你睡吧！」

回到臥房之前，文托天不由呆了一呆，房門竟是敞開着的，還有微弱的燈光透射出來。

文托天吃了一驚：「什麼人在我的房裡？」他知道幫衆無人敢貿然進入自己房間，房中顯然是外人。

此時總幫之中，只有一個宇文通是外人，但自己剛和他見過面，況且，宇文通也決不是一個貿然進入人家臥房的人。

那麼，房裡的人是誰？何以有此能耐衝破古廟外的警戒網而不被發現？

文托天凝神一聽，隱約聽出房裡並不止一個人。

正在此際，忽然有人低聲叫道：「文幫主，是我們兄弟到了，進來吧！」

聽了那個聲音，文托天心下一寬，急忙推門而入，房中或坐或卧的五人正是「五福星」。

文托天沉着臉道：「誰叫你們來的？」

侏儒康成嘻嘻一笑，道：「兄弟們來向文幫主請罪！」

文托天沉聲道：「我已吩咐過你們，大事未辦成之前，不可前來見我。」

康青踏前一步，道：「可是我們被那姓霍的逃了。」

文托天淡淡一笑，道：「逃了便逃了，有什麼要緊？」

康青愕然了一陣，斜眼打量着文托天，道：「莫非被你料理了？」

文托天微微一笑，道：「你們兄弟辦事不力，我若果完全依賴你們的話，豈不糟糕？」

康勇問道：「那小的呢？」

文托天道：「在我這裡。」

話甫說完，房門「篤篤」响起，一名丐幫弟子在門外叫道：「幫主，你捉來的人，被人救走了。」

文托天臉色一變，向五福星一揮手，五人立即隱入屏風之後。

文托天上前打開房門，問道：「是誰將那小子救走的？」

那幫徒道：「是……是一個高瘦瘦，行動快如鬼魅的黑衣人。」

文托天雙眉一皺，問道：「走了？」

「是……是的，宇文大俠自後追去，至今還沒有回來。」

文托天手一揮，道：「走吧！」

那幫徒退下去，文托天關上房門，五福星早已自屏風後轉了出來，只見康青臉色難看，道：「文幫主，是曹老頭？」

文托天道：「現在還不能確定。」

康青道：「我說定是曹老頭，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人可以行動有如鬼魅？」

文托天雙眉緊緊地皺着，道：「現下我的事還未辦好，就算曹老頭眞的現身江湖，一時間也難抽空去對付他。」

康青冷哼了一聲，道：「假使

曹子齡那老頭子碰上了我們，那便如何？」

文托天呆了一呆，道：「那麼……那麼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

康青道：「文幫主，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文托天聳聳肩，道：「是你們答應我在先，將天魔眞人和他的手下殺了，然後我才幫你們對付那曹子齡，替你們報那十餘年前被逐出中原之仇。」

康青道：「可是，現下天魔眞人猶未現身，曹老頭已經來丐幫撒野了。」

文托天道：「咱們有約在先，在未殲滅天魔眞人一夥人之前，我是不會多生禍端，去和曹子齡爲敵的。」

康青冷冷道：「那麼，白衣客林雲峯呢？咱們約定之時，並無聲明將他殺了的啊！」

康勇接口道：「不錯，那霍管家向他說了你的秘密，咱們爲了你好，只好將他殺了滅口。」

康仁接着又道：「還有那鐵手大俠宇文通，本來我們五兄弟是用不着和他爲敵的，可是爲了怕他們得知你的眞相，和他們鬥了起來，你看，我這條手臂就是教他的『雷電十三式』砍斷的！」

文托天臉上青一塊白一塊，顯然心中十分震怒，卻又不敢發作出來。

康青道：「你怎麼說？」

文托天嘆了一口氣道：「罷了，罷了，你們怎麼說便怎麼辦！」

康青嘿嘿一笑，道：「那才是守信的、夠義氣的一條漢子！」說罷向四人打了一個眼色，縱身自窗口離去。

文托天望着五人的背影隱沒在黑暗之中，眼眶中閃現出殺機。

* * *

且說宇文通隨着黑衣怪人曹子齡和范小過一路向北，路上絕少說話，宇文通三番四次要套問范小過和黑衣怪人帶自己去見什麼人，兩人總是支吾以對。

三人日行夜宿，半月之後，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起來，幸好三人內功底子都好，絕不畏風寒，這一天，來到一座巍峨無比的大山之下，曹子齡跳下馬來，道：「到了！」

宇文通暗自詫異，那座山雖是氣勢不凡，但光禿禿地寸草不生，附近既沒有房舍，又沒人踪，正不知曹子齡有何用意，范小過也下了馬來，道：「宇文叔叔，咱們就住在山裡面。」

宇文通向那座山望去，只見山麓下有塊大石屹立山壁之上，曹子齡踏步向前，雙臂一推，將那塊大石移過一旁。

那塊大石移開之後，立刻露出一個大洞來，曹子齡向宇文通招招手，領先走了進去。

宇文通自後跟着，范小過牽了馬匹跟着。

原來洞口之後，是個山谷，谷裡氣候溫暖，四處長滿了奇花異卉，宇文通暗讚一聲：「好一個世外桃源。」

又走了一會，前面出現了四五間茅舍，茅舍之前是一大片空地，有兩條人影倏上倏下地在空地上練武。

宇文通定眼一看，那兩人赫然是小香和江煥風。

剎那間，宇文通已猜到了曹子齡要帶自己去見什麼人了。

他的一顆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起來。

這時，小香和江煥風也看到了三人，小香向他們奔了過來，口裡叫道：「曹伯伯，小過哥！」

他一眼看見了宇文通，秀眉一揚道：「你來幹什麼？」

宇文通尷尬地一笑，曹子齡斥責道：「宇文先生是『尋幽谷』的貴賓，小鬼不要無禮。」

小香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過來拉住了范小過之手，道：「小過哥，我練成了『天魔劍』的第三招了。」

范小過心神不定，淡淡地說道：「是麼？」

這時，茅屋裡走出一個婦人來，宇文通一看見他，衝口叫道：「婉儀！」

那婦人手中捧着一個面盆，聽到有人叫她，眼光向這邊射來，一見宇文通，「彭」地一聲，手中面盆掉下地來，站在當地呆呆出神。

宇文通走上前去，拉着她的手，顫聲道：「婉儀，這許多年來想得我好苦！」語氣激動，竟然掉下淚來。

那婦人正是宇文通日思夜想，生死未卜的妻子范婉儀。

這時，她也是鳳目含淚，伸手撫摸着宇文通的面頰，道：「通哥，你……你瘦了！」

宇文通和妻子分別十餘年，這時驟然重逢，心中實在激動莫名，十餘年前耿耿於懷的往事，突然間變得微不足道了。

十餘年來，宇文通午夜夢迴時常這樣想：倘若婉儀尚在人世，我是否可以原諒她？

他所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可惜的是人死不能復生，每念及此，便不禁淚濕衣襟。

如今，愛妻便在眼前，宇文通眞有隔世重逢的感覺。

范婉儀深情的眼光望定了丈夫，道：「通哥，你……你再不嫌我了？」

宇文通有千言萬語要說，却不知如何說起，他只是猛力的搖着頭，道：「不！不！」

范婉儀向兒子招招手，道：「小過，你過來！」

范小過來到母親跟前，叫了聲「娘。」

范婉儀道：「他便是十餘年前，和我一塊兒掉下懸崖的小過。」

「我知道。」

范婉儀向遠處的曹子齡望去道：「若非曹伯伯相救，我母子早已粉身碎骨了！」

宇文通這時才知道妻子原來是黑衣怪客所救，難怪那塊白玉在他手上了。

他自懷中取出那塊白玉，道：「這是咱們結婚時，我送給妳的。」

范婉儀笑了笑，道：「是曹伯伯給你的？」

宇文通點了點頭道：「正是，也正因爲前輩將此白玉交給我，才給我一絲希望。」

范婉儀詫異地問：「什麼希望？」

宇文通道：「和妳重逢的希望。」說罷，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又說道：「皇天不負有心人，妳我今日重聚，再也不會分開了。」

范婉儀美眸中本來一片柔情，此時忽然閃過一絲恨意，道：「通哥，有一件事還要去辦，辦好了，咱們便可長相廝守。」

宇文通問道：「什麼事？」

范婉儀咬着牙，道：「去殺了那個文托天！」

宇文通早已自曹子齡口中，聽到文托天和范小過的關係，只是覺得相交幾十年好友，不相信他會做出那種卑鄙的事。

何況，文托天在武林中地位之高，和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一般，更是做不出那種下三濫的勾當。

宇文通道：「他……他……」

范婉儀咬着牙，道：「當初我也一直以爲是蘇先生做的，那時剛巧你不在家，黑衣大漢衝進門來，見人就殺，用的正是『天魔指』！」

宇文通想起自己因事離家，回來後家門慘變的往事，不禁怒意漸生。

只聽得范婉儀繼續說道：「那神秘人點了我的痳穴，强褪去我的衣衫，獰笑道：『哈哈，我天魔眞人好大的艷福！』當時，我腦際太混亂，一聽到他自報姓名，便認定了對方是天魔眞人。」

宇文通這時倏然醒悟，若果是天魔眞人幹的，豈會自報姓名？又何必幪着黑巾，故作神秘？況且，施過强暴後，也不該留下活口！

由此可知，那神秘人是想讓范婉儀活着，讓她告訴丈夫是誰幹的。

推想下去，神秘人的目的，自然是想嫁禍天魔眞人了。

范婉儀接道：「我當時祇恨不得立刻死去，可是，爲了等你回家，將行兇人告訴你，我咬着牙活下去，直至發現肚裡有了小過，才離家出走。」

宇文通長長的嘆了一聲，此時，他已知道，那神秘人其實便是丐幫幫主文托天。

只是，文托天爲什麼要這樣做？

自己和他有什麼過節？

還有，天魔眞人究竟什麼地方得罪了文托天？

一連串的疑問在宇文通的腦際間縈繞，只聽范婉儀又道：「曹伯伯將我母子兩人救了起來，當時，我已昏迷了過去，三日後才醒過來……」

宇文通凝目的望着妻子，聽她敘述十餘年前的往事……

原來那曹子齡是個世外高人，隱居在「尋幽谷」中，一日，他在谷中一塊菜地上除草，忽然聽得頭頂一聲尖叫，跟着，兩團一大一小黑影向他摔了下來。

曹子齡眼力厲害，立刻看出掉下來的是一個女子和嬰兒。

他運勁雙掌，對準范婉儀的身上一托，一道柔和渾厚的內勁向她推送而去。

婉儀身子向上一彈，慢慢落下地來，此時曹子齡亦接着了嬰兒。

曹子齡將范婉儀抱回了茅屋中，替她推拿按摩，但范婉儀吃驚過甚，一直昏迷不醒。

直到第三天，她睜開眼睛，接觸到一副關懷熱心的面龐，她揉一揉眼，將眼前那人看得更清楚一些，只見他五十上下年紀，三綹長鬚，身材不高，相貌儒雅之極。

范婉儀定一定神，道：「我……我沒有死嗎？」

那男子道：「妳沒有死。」

「我的孩子呢？」

那男子微笑答道：「孩子也沒有事，曹老伯正在替他餵奶。」

范婉儀心下一寬，放眼打量自己處身之所，見是一間面積甚小的茅屋，問道：「我……我在那裡？」

中年男子柔聲答道：「這裡，是尋幽谷。」

范婉儀道：「你……你是誰？」

那男子答道：「在下姓蘇，名叫人德，人家喚我『天魔眞人』。」

范婉儀本來很安詳地躺在床上，一聽對方自報姓名，突然一跳而起，一掌向蘇人德當胸拍去。

蘇人德料不到她突然出掌偷襲，但他武功蓋世，豈會爲范婉儀一掌擊中，橫地裡從旁一滑，避過一掌，叫道：「大嫂有話好說！」

范婉儀不由分說，左一掌右一

掌向蘇人德身上要害進攻，打得茅屋裡的傢俬用具，彭彭砰砰之聲不絕。

屋外的曹子齡聞聲奔了過來，見了當時情況，喝道：「什麼事？」

蘇人德一面迴避，一面答道：「這位大嫂一聽見我的名號，便不由分說要置我於死地，却不知是什麼原因？」

范婉儀見對方祇挨打不還手，而自己却連對方的衣袂也沒碰過一下，心知再纏下去也不是辦法，忽然停下了手來。

曹子齡左手抱着嬰兒，右手提着一隻死豹，道：「請問大嫂和他有何仇怨？」

范婉儀咬着牙，恨恨道：「這奸賊……這奸賊壞了我的名節。」

兩人聞言，對望了一眼，均是大感詫異。

曹子齡道：「姑娘姓甚名誰？這孩子的父親呢？」

范婉儀羞恨交迸，鳳目含淚，指着蘇人德，道：「他便是孩子的父親！」

此言一出，蘇人德和曹子齡更是摸不着頭腦，曹子齡問道：「大嫂貴姓？」

范婉儀道：「我姓范，是人稱『鐵手大俠』宇文通的妻室。」

兩人這才「啊」了一聲，齊聲道：「原來如此！」

蘇人德道：「宇文夫人誤會了，這……這孩子不是我的……」

范婉儀羞憤已極，只是咬着牙罵道：「你這無恥奸賊，上天要你不得好死！」

蘇人德苦笑一下，道：「宇文夫人可知道人稱『天魔眞人』的蘇人德，已經死了？」

范婉儀愕了一愕，道：「奸賊胡言亂語些什麼？」

蘇人德又是一下苦笑，道：「有賴曹老伯向宇文夫人解釋一句。」

曹子齡將嬰兒交給范婉儀，拾了張裂了欖脚的欖子坐了下來，道：「宇文夫人，蘇先生之言不虛，他在六個月前遭受尊夫和武林四大高手圍攻，摔下懸崖，外面人都以爲他死了。」

范婉儀望着懷中嬰兒，聽曹子齡說下去：「可是，蘇先生却被我救了。他正感奇怪，爲何宇文大俠會罵他是淫邪小人，無恥奸賊，看來其中必有誤會。」

范婉儀這時才知道，在自己隱居產兒的時候，丈夫竟率領武林好友圍殲天魔眞人，暗想功虧一簣，讓這奸賊逃了一命，冷冷問道：「什麼誤會？」

曹子齡道：「蘇先生說，他和宇文大俠從來河水不犯井水，怎會結下這般深的仇怨？」

范婉儀咬牙切齒，道：「宇文一家十六口性命血債，還不算什麼仇怨？」

蘇人德道：「對了，當日宇文大俠也是這樣責問於我，可是，當我要解說時，丐幫幫主文托天却不讓我有機會說話，就攻了上來。」

曹子齡插口問道：「宇文夫人，妳何以肯定殺害宇文一家十六口性命的，是蘇先生？」

范婉儀道：「這奸賊的『天魔指』，難道還會有第二人會了？」

蘇人德道：「宇文夫人有所不知，在下『天魔指』是根據祖傳秘笈而學，而那本秘笈，却於一年前被人偸去了。」

范婉儀怒斥道：「花言巧語，誰來信你？」

蘇人德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夫人不信，那還有何話可說！」

曹子齡忽然問道：「宇文夫人，妳試想想，那天在貴府行兇的神秘人，身材多高？」

范婉儀這才看清楚，面前的蘇人德身材不高，而那天行兇施暴的，却是個魁梧漢子。

范婉儀一想到這一點差別，立刻肯定面前的蘇人德，不是當日行兇施暴的人，是以張大了口，刹那間，說不出話來。

曹子齡道：「宇文夫人，現在妳還懷疑蘇先生嗎？」

范婉儀呆呆的望着懷裡嬰孩，她在想：究竟誰是他的父親？

既然蘇人德是被寃枉的，范婉儀自然欠身施禮向他道歉。

蘇人德將她扶了起來，道：「眞兇一定是另有其人，咱們總有一天將他揪了出來，碎屍萬段。」

於是，范婉儀便在那「尋幽谷」中住了下來，她將嬰兒取名「小過」，教以詩書禮義，曹子齡則傳他武功。

匆匆十七年過去了，范小過已長大成人了。這時，蘇人德功力大進，他收服了幾個武林高手，打算異日重現江湖時，對付那嫁禍他的人。

在盛于天調查之下，得到一個大秘密，原來那本「天魔秘笈」是被文托天偸去的。

文托天秘笈得手後，自然會修練「天魔指」，而藉着「天魔指」神功爲非作歹，外人一直不察，便把一切的賬都算到天魔眞人蘇人德的頭上來。

宇文通在聽了妻子一番解釋之後，氣得將手指捏得「啪啪」直响，道：「定要殺了姓文的這個僞君子，這個奸賊！」

這時，蘇人德和祝欽明亦已出來，衆人寒暄了幾句後，圍住平地上一塊磨得光亮平滑的大石枱坐了下來。小香和幾個傭僕立時端上了

美酒佳餚，爲宇文通夫婦重逢慶祝。

衆人正酒酣耳熱之間，忽然有個人影跌跌撞撞地奔了前來，蘇人德站起身來，叫道：「是盛賢弟嗎？」

那人影奔了前來，果然是獨臂人盛于天，只是滿身血污，右臂已被人斬了下來，鮮血兀自汨汨地向下淌。

衆人大吃一驚，紛紛站起身來，正要相問原委，遠處傳來幾聲怪笑。

宇文通道：「是五福星！」

蘇人德雙眉一揚，道：「來得正好！」領先向谷外迎去。

五福星之後，還跟着一個人，正是身材魁梧的丐幫幫主文托天。

曹子齡越衆而出，道：「五個臭小子，怕是活得不耐煩了。」

五福星中的老大康青冷冷一笑，道：「今日也不知是誰活得不耐煩了。」

文托天驟見宇文通和衆人同在，身畔還站着范婉儀，身子震了一震，道：「宇文兄，你……」

宇文通怒喝一聲，道：「奸賊今日我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大恨！」

文托天雙眼一轉，心底下已明白了幾分，但仍然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道：「宇文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宇文通冷冷的道：「問你自己！」

文托天向蘇人德指去，道：「害得你家散人亡，夫妻反目的魔頭便在你眼前，咱們聯手將他殺了，好爲武林除一大害，爲宇文兄報仇雪恨。」

宇文通冷哼一聲，道：「害得我家破人亡，夫妻反目的魔頭正是你，別惺惺作態了。」

文托天還要分辯，范婉儀叫道：「通哥，那奸賊的口音和身材都像此人。」

宇文通那裡還有懷疑，縱身而上，「呼呼呼」一連三招向他擊去。

文托天向旁一退，道：「宇文兄當眞要動手嗎？」

宇文通將牙一咬，道：「今日絕不饒你。」

文托天道：「好，既然你全知道了，那是你自尋死路。」

宇文通更不答話，一雙肉掌飛舞着向文托天身上招呼。

蘇人德忽然叫道：「文托天，我的『天魔秘笈』呢？」

文托天答道：「放心，被無臂人偷去了，嘿嘿，這叫物歸原主，原璧歸趙。」

蘇人德一呆之下，立時明白文托天所指，轉身向盛于天望去，將他扶了起來。道：「盛兄弟，你不礙事嗎？」

盛于天喘着氣，道：「秘笈……在我懷中，霍管家被……被那廝殺了。」

蘇人德臉色一變，道：「當眞？」

盛于天道：「那天我……我在客棧外，霍管家不識好歹要去向那吳長老說穿這奸賊的眞面目，被他衝進房去殺了。」

蘇人德雙眉一皺，暗忖：「好毒辣的手段，連自己的手下也不放過。」

盛于天又道：「我……我總算不負主人所托……那『萬毒大全』和陸豪的踪跡，却……」

蘇人德一聽他提起了「萬毒大全」這四個字，臉色倏忽一變，伸手掩住了他的口。

盛于天也在刹那間雙目一閉，昏了過去。

蘇人德緩緩的將他身子放平，站起身來。

曹子齡本來是好整以暇地站在一旁，驟聽「萬毒大全」這四個字，也是聳然動容。

蘇人德來到他身前，低聲說道：「曹老伯，我這位盛兄弟查不到的事，恐怕再也……」

他話未說完，曹子齡低呼了一聲，道：「罷了，反正十七年也捱過了，我對它再也不存指望，只苦了我一家大小……」

蘇人德道：「曹老伯，你放心好了，但教姓蘇的有一口氣在，務必替你辦到這件事。」說罷逕自向文托天走過去。

文托天雖和宇文通酣戰着，但他暗自留意餘下的人的動靜，見蘇人德向自己走來，叫道：「以多勝少，不算英雄好漢。」

蘇人德冷冷道：「憑你也配叫英雄好漢，單憑宇文大俠便可以對付你了。」說罷，站在一旁，雙手負背，顯然是要替宇文通掠陣之意。

那邊廂，曹子齡和「五福星」戰在一團。

「五福星」在十八年前是曹子齡的手下敗將，這十八年來，五福星兄弟的武功精進不少，但曹子齡的進展也很大，交上手來，一時間似是難分勝負。

原來文托天和五福星約定了要來尋幽谷對付曹子齡和「天魔眞人」蘇人德，並希望途中能碰到宇文通，以便七人聯手可立不敗之地，說不定還可以分別殺了曹、蘇兩人。

怎知一進「尋幽谷」，便發現了宇文通和蘇人德化敵爲友的坐在一塊。

刹那間，文托天已心知不妙，可是仍然硬着頭皮上前來，暗想再以花言巧語騙取宇文通的信任，待

七人聯手勝了曹、蘇兩人後，另想計策除去「五福星」。

文托天心知再過五六百招，自己或許可以勝了宇文通，可是對方還有個厲害對頭「天魔眞人」，另外的「天命劍」江煥風、祝欽明也都是棘手人物，就算他們肯以一敵一，如此車輪戰下去，自己必定落敗。

心念間，忽然傳來一聲慘叫，他向「五福星」望去，只見排行第五的康勇口吐鮮血，脚步踉蹌退出了戰圈。

這時江煥風、祝欽明和小香各自取出了兵器，便想加入戰圈相助宇文通。蘇人德道：「大家不要妄動，宇文大俠對付得了這奸人的。」

宇文通知道蘇人德是爲了自己的身份着想，不欲以多勝少折了「鐵手大俠」的威名，况且，文托天和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自是要親自手刃仇人，才能消除心頭之大恨，向他感激地望了一眼。

那知蘇人德話聲甫畢，忽聽曹子齡一聲怒喝：「好奸賊！」

蘇人德急忙向曹子齡望去，見他雙手掩眼，「五福星」已然退了開去，望着曹子齡冷冷而笑。

蘇人德暗叫不妙，搶上前去，「嗤嗤嗤嗤」四聲響過，分別攻向康青、康成、康仁和康勇四人。

文托天見康氏兄弟暗算得手，心下寬了幾分，精神一振，也是「嗤嗤」連响，「天魔指」在他手上使了出來，竟也是勁道非凡，威猛無匹。

宇文通凝神應敵，將他生平絕學「雷電十三式」使將出來，只聽得掌風呼呼，指聲「嗤嗤」，兩人鬥得難分難解。

蘇人德以一敵四，和「五福星」四兄弟戰在一起，憑他的得意絕學「天魔指」，那四兄弟倒也難以討得了好去，只不過，蘇人德生怕四人重施故技用毒物暗算，守多攻少，要勝四人，一時倒也不容易。

過了一盞茶時分，宇文通漸呈不支之態，文托天却越戰越勇，將一套「天魔指」使得得心應手，宇文通身上的衣衫被他指風戳穿了無數小洞，眼看不出兩百招內，定會敗下陣來。

范婉儀在旁見了又驚又急，奪了小香手中的長劍，便要加入戰圈。

江煥風忙奔上前，道：「宇文夫人，讓我來！」一挽劍花，衝上前去。

文托天哈哈一笑，道：「閣下大概是『天命劍』江煥風了？」

江煥風道：「正是。」

文托天一指逕向宇文通面門點去，將他逼開半丈，道：「當日你殺我分舵幫衆無數，今日我要爲他們報仇，上來吧！」

江煥風向宇文通道：「宇文大俠，此人無耻奸邪，用不着和他講什麼江湖道義，咱們聯手鬥他。」

宇文通自知單憑自己是難以鬥得過文托天，當下喝道：「江兄小心。」

江煥風應了一聲，「天崩地裂」、「天狗吠日」、「天昏地暗」三招連環遞出。

文托天叫一聲「好」，左右食指向兩人身上要穴點來。

江煥風本來武功不及宇文通，但他跟隨蘇人德日久，深知那「天魔指」的來龍去脈和家數，因此，輕易地避過了文托天的進襲，跟着長劍一挺，一招「天人共怒」直向他食指削去。

文托天見他來勢凌厲，逐漸收斂了輕敵之心，凝神還敵，忽聽得「啊唷」一聲，原來那邊的康勇吃了蘇人德一指，一股血泉從胸口噴射而出。

蘇人德一招得手，「嗤嗤嗤」三指向康青、康成和康仁點去。

康氏兄弟急於施展「輪迴陣法」來，但蘇人德指力飄忽無定，被觸着了便是一股血泉，康成右臂已被弄了幾個血洞，兀自奮勇進招。

文托天見康氏兄弟失勢，心下惶急，暗想蘇人德料理了康氏兄弟之後，必定前來助鬥自己，不禁暗暗後悔跟隨「五福星」來此挑戰。

他方寸一亂，立刻予宇文通有可乘之機，雙掌一錯，「五雷轟頂」、「雷霆萬鈞」分向文托天上下盤攻來。

文托天左手食指彈開江煥風一劍，右手指正要迎向宇文通，怎料站在一旁的祝欽明忽然暴喝一聲，手持判官筆加入戰圈。

這一來文托天變成三面受敵，更爲狼狽。

「嗤」地一聲，文托天的右臂吃了祝欽明一筆，饒是他內力深厚，也是痛入心脾。

此時，宇文通使出了十成勁力，一招「雷電交加」直取文托天面門。

文托天叫了一聲苦也，足尖一彈，陡地衝天而起，却被江煥風劍鋒在足踝上劃了一條血痕。

宇文通招到中途，忽然「颼颼颼」三招連遞而出，文托天身在半空，毫無轉折的餘地，眼看這三招，要着實地擊中在身上。

好個文托天，吸了一口氣，右脚向祝欽明判官筆尖落下。

文托天借勢又是向上一躍，「嗤嗤」連聲，宇文通見他似乎拚命，倒也不敢貿然欺身相鬥，就在刹那間，文托天已得了空隙落下地來。

文托天雙脚落地，兩隻食指左

右點來，宇文通見他披頭散髮在作臨死掙扎，更加不敢怠慢，將一十三式「雷電」神掌使得風雨不入。

文托天轉守爲攻，江、祝二人一時間倒是被他逼退了幾尺，但雙方距離越遠，指力的威勢越弱，宇文通深知不用半個時辰，文托天自然會筋疲力竭。

又鬥了一盞茶時分，文托天連連採取攻勢，狀如瘋虎，祝欽明一時不愼，握拿判官筆的手掌被指力震得出血。

范婉儀見丈夫穩操勝券，心下稍安，向蘇人德那邊望去，只見蘇人德狀極優雅，而「五福星」已去其三，只剩下康青、康勇兩人作困獸之鬥。

忽見康青伸手入懷，隨即取出了一樣物件，向蘇人德面門拋去，宇文通老遠瞥見了，喝道：「小心毒霧！」

那邊事物剛拋出，立時「嗤」地一聲爆了，一陣黃霧飄散開來。

蘇人德口角含笑，雙掌向前一推，那股黃霧彷若氣流般向康氏兄弟激射而去。

康氏兄弟眼見毒霧向自己激射而來，急忙屏住呼吸，伸手掩眼，怎知蘇人德此擧正是要兩人伸手掩眼，「嗤嗤」兩聲，「天魔指」的指力貫胸而出，兩人撲倒地下，雙腿蹬了蹬，立時斃命。

文托天見「五福星」全軍盡墨，心中大驚，猛吸了一口氣，出盡生平之力擊出兩掌，把祝欽明和江煥風逼開了，向前便逃。

祝欽明和江煥風吃他勁力一擊，胸口一陣翳悶，跟着全身血脈翻騰，一交跌坐在地。

宇文通喝了聲「那裡逃！」施展輕功，自後追去。

文托天狀如瘋虎，見路便逃，這時不辨方向，反而向谷內逃去。

曹子齡本來坐在地上閉目運功迫散體內毒素，但偶爾睜開雙眼，見文托天朝谷內逃去，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道：「蘇……蘇兄……快攔住他……否則，否則我大禍臨頭。」

蘇人德更是一呆，隨即好像想到了什麼事，答道：「是！」

他提了口氣，自後追去，一面回頭叫道：「曹老伯放心，有我蘇人德在，絕不讓這奸賊踏入『萬蛇谷』半步。」

曹子齡聞言臉上泛起了一陣欣慰之色，但旋即又愁容滿面，呆呆望着三人去向。

文托天施展絕頂輕功，在「尋幽谷」中左轉右折，不久逃進一條小徑。

小徑兩旁長滿了顏色嬌艷的奇花異卉，但他那裡還有心情去觀賞，只是見路便逃，不一刻，前面烟霧氤氳，一道峭壁現在眼前。

文托天叫一聲「天亡我也！」正擬轉身迎敵，偶一瞥見山壁間似乎有個黑黝黝的洞口。

他不及細想，便向那洞口奔去。

宇文通的輕功和文托天在伯仲之間，這時已追及三四丈遠，見文托天鑽入洞，咬一咬牙，也想自後追去。

說時遲，那時快，忽覺頭頂風生，有人從天而降。

宇文通不知來人是友是敵，揮掌護住面門，就在這時，只聽蘇人德聲音惶急，叫道：「宇文兄，請留步！」

話聲甫畢，忽覺一股大力湧來，把自己的去勢阻住了，定眼一看，從天而降的正是「天魔眞人」蘇人德。

蘇人德一聲「得罪了」轉身向洞口奔去。

他人未到右手已先伸出，「嗤嗤嗤」聲響，「天魔指」如落葉飛花一般疾點而出。

然而，洞口黑漆如故，寂靜依然，文托天業已逃往深處了。

蘇人德面色灰敗，連連頓足，道：「糟糕！糟糕！還是被這奸賊進了『萬蛇谷』去！」

宇文通踏上前，道：「蘇兄，咱們併肩追進去，務必把這奸賊除去。」

蘇人德搖了搖頭，「不，不能追！」

「爲什麼？」

蘇人德緩緩抬起頭來，只見他額角冒汗，嘴唇微顫，一代宗師「天魔眞人」，此時竟似喪家之犬，面無人色。

宇文通深知其中必有蹊蹺，但見蘇人德緘默不言，也就不問。

蘇人德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兄，咱們回去吧！」

宇文通詫異道：「就讓這奸賊逍遙法外？」

蘇人德望望那黑黝黝，直徑大約只有兩尺，高與人齊的洞口，再嘆了一口氣，道：「唉！我阻截有誤，害了曹老伯，還是去叫他老人家定奪吧！」

宇文通聽了摸不着頭腦，欲待追問，蘇人德已挽住了他的手臂，道：「宇文兄，咱們走吧！此地多待無益！」

宇文通自從見了蘇人德後，只覺得他一擧手一投足都雍容華貴，但此時神態大變，心中暗暗奇怪，却不便追問究竟。

兩人施展輕功來到了谷中，曹子齡一見蘇人德的神情，顫聲問道：「怎……怎麼啦？」

蘇人德面帶愧色，道：「讓那奸賊溜進去了。」

曹子齡面色大變，說道：「當……當眞？」

蘇人德緩緩的點着頭。

宇文通這時再也忍不住了，道：「曹老前輩，咱們追進去便是，憑在下和蘇兄之力，不信便不能把他……」

宇文通話未說完，曹子齡便連連搖了搖頭，接着慘笑道：「宇文大俠，那個洞進不得，進不得。」

「爲什麼？」

「唉！一言難盡，只望他瞭解此事並非我的過失，那便好了。」

宇文通心中一動，忖道：「曹老前輩言中之意，難道洞中還住着有人？」

曹子齡臉上神情忡怔不定，忽然向小香招手，道：「小香，扶我進屋中去休息吧。」

小香應了一聲「是！」，扶着曹子齡向茅屋走去，宇文通滿腹狐疑，但一時之間無法得到解答。

祝欽明和江煥風合力挖了個大坑，把「五福星」的屍身葬了，范小過則扶起盛于天，向另一間茅屋走去。

宇文通夫婦驟然重逢，心中有許多話要說，但宇文通心想文托天逃入「萬蛇谷」中，這是令他家散人亡的罪魁禍首，曹子齡却又不准自己追進去報仇，心中未免有點快快不快之感。

范婉儀挽着他丈夫之手臂，低聲道：「通哥，咱們也進屋吧！」

宇文通向「萬蛇谷」那邊望了一眼，這才跟着妻子入屋。

茅屋中陳設簡陋，却收拾得齊整雅潔，宇文通在一張籐椅上坐了下來，恨恨道：「殺不了姓文的那個奸賊，難消我心中之恨。」

范婉儀愛憐地望着丈夫，問道：「通哥，你可知這曹老伯爲何不准你踏入『萬蛇谷』中嗎？」

宇文通搖了搖頭。

范婉儀嘆了一口氣，道：「曹老伯是有他的苦衷的。」

「什麼苦衷？」

婉儀欲言又止，道：「此事本來可以向你言明，只是……只是我不知道曹老伯的意思，不能私自告訴你，通哥，你怪不怪我？」

宇文通乃識得大體的人，道：「當然不怪，只希望想個辦法，將那奸賊引了出來。」

這天晚上，宇文通躺在床上，輾轉翻側難眠，忽聽屋外脚步聲響，有人走了近來。

「宇文大俠，請開門。」

認得是祝欽明的聲音，立即起身開門，迎了出去。

只見祝欽明面色凝重，垂手道：「宇文大俠，曹老前輩有請！」

宇文通回頭向妻子望去，范婉儀點了點頭，說道：「既是曹老伯有請，你便去吧！」

宇文通拉一拉衣襟，隨着祝欽明來到曹子齡居住的茅屋。

一踏進門，只見蘇人德、江煥風和盛于天都在房中，只是不見了范小過和小香二人。

曹子齡在床上打坐，向宇文通道：「宇文大俠，老朽有幾句話要說，請坐。」

宇文通欠身坐下，曹子齡嘆了口氣，道：「此事老朽本來不欲告訴外人，但宇文大俠和那姓文的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是不讓你明白底細，心中未免會怪老朽蠻不講理，不讓宇文大俠追入『萬蛇谷』中報仇。」

宇文通連忙道：「那裡那裡。」

曹子齡苦笑了一下，道：「宇文大俠不必客套了，請聽老朽說幾句話如何？」

「曹老前輩請講。」

曹子齡眼望屋外，忽然問道：「宇文大俠，你可知『萬蛇谷』中住着何人？」

「那人是誰？」

曹子齡慘然一笑，答道：「我家一十二口老幼。」

宇文通聞言又驚又奇，問道：「曹老前輩家眷怎會住在『萬蛇谷』中？」

「事情是這樣的，二十年前，我師父『九死回生』孫百仞百年歸天……」

曹子齡說到這裡，宇文通不由輕輕「咦」地一聲，原來那「九死回生」孫百仞乃武林第一奇人，生平絕技除了一套七七四十九式的「歸去來兮」拳法之外，還擅於使毒。因此，武林中人又稱他「武林二絕」，宇文通兒時便聽過他的名字。

只聽曹子齡接着說下去：「我師父門下只收兩個弟子，其一是我，另外一個，便是人稱『萬毒天王』的邱一九！」

宇文通臉上聳然動容，『萬毒天王』邱一九的名字，他也聽說過，不過，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最近二三十年來，此人似乎已經不在人世，絕未在武林中現身。

曹子齡接着又道：「那邱一九心術不正，又極富智謀，先師去世之日，留下了一冊『歸去來兮』拳法和一冊『萬毒大全』，叮囑我們師兄弟每年互相交換鑽研。

「這一年，『萬毒大全』輪到我掌管修練，但我對毒物極爲厭惡，心想這種下毒功夫學來作甚，把它放在一旁，看也沒看上一眼。

「有一天，我家忽然來了一個嘉賓，他是人稱『毒君子』的陸豪陸大俠。

「這位陸大俠武功平平，但最擅使毒，他爲人正派，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正道好手，使毒行家。

「我和他也有數十年的交情了，因此，當他問我手上是否有那本『萬毒大全』時，我坦然以告，他一時心癢難搔，要我借他觀看。

「我心想借他看看不妨，於是叫人把那本『萬毒大全』取出來借給他觀看。

「不料他一看之下，大喜若狂，一面讚嘆先師的使毒功夫，一面怨嘆自己遠遠弗如，最後甚至說道：『倘若尊師尚在人世，我必求他老人家收我爲徒，把這天下間最高絕的使毒功夫傳授於我。』

「當時我只淡淡一笑，像那種使毒功夫，便是敎我我也不肯練，不過這陸豪既稱『毒君子』，他嗜毒如命，見了先師的著作，自然如獲至寶，這一點，毫不奇怪……」

曹子齡臉上的肌肉起了一陣抽搐，又道：「陸豪忽然問我：『曹兄，這本書借給我回家慢慢鑽研一下如何？』我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要求，當時作不了聲。

「他立即又道：『咱們以三個月爲期，三月後，我完整無缺奉還，反正你自己又不練，放在家中，眞是暴殄天物！』

「我一時間作不了主，但見他語氣甚殷，神態極誠，心裡一動，那邱一九心術不正，若是學會了書上功夫，將來作起惡來，誰能收拾得了他？『毒君子』的使毒功夫看來遠遠不如邱一九，如果讓他也學會了先師的遺作，他爲人正派，說不定將來他便是唯一尅制邱一九的人！

「唉！正因爲這一念之差，我把『萬毒大全』借給了陸豪。

「三個月之後，陸豪非但沒有把書送回，甚至頓失所踪，我心下暗自焦急，倘若換書之期來到，邱一九得不到『萬毒大全』，那便如何是好？

「又過了半個月，陸豪依然踪跡渺茫，我見換書之期已到，心中大急，派人四出尋訪，可是找遍了大江南北，『毒君子』便像在江湖上消失了，一點消息也沒有！

「換書之日，邱一九依期前來，見我交不出『萬毒大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我以爲他就這樣的算了，怎料三日之後，我家貓犬悉數被人毒斃，花園圍牆上，留下幾個黑色大字：『不還毒書，鷄犬不留。』。

「這麼一來，我知道邱一九的原形暴露，爲了一部毒經，師兄弟之情不顧及了，於是加派人手四出尋訪陸豪。

「一個月後，我家有個男僕神秘中毒死亡，大廳壁上，又留下他的恐嚇字句：『限期一月，交還毒書，逾期不還，家破人亡』。

「我又驚又怒，若是論武功，我絕不怕他，只不過這種下毒功夫，令人防不勝防，加上我在明他在暗，心想若是一個月內交不出『萬毒大全』的話，說不定一家老少，都會喪生在邱一九手中。

「大半個月之內，仍然遍尋陸豪不獲，我和家人商量，最後決定遠走他方，躲開邱一九這廝。

「我家一十二口乘黑離開祖居，隨身衹携些少細軟，連夜北上，終於來到了這個『尋幽谷』，住了下來。

「我拋棄了家居良田，携眷遠逃他方，本想是從此脫離武林與家人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再也不理什麼『萬毒大全』和『歸去來兮』掌法了，不料數年之後，谷中一塊大石上，發現一個甫滿月的女嬰，身畔還有一封長信。

「我和家人又驚又喜，先把哇哇啼哭的女嬰抱了起來，再看那信。

「原來那信竟是陸豪寫給我的，也不知道他如何得知我一家隱居此地。

「信中說，他得了『萬毒大全』後，險些中毒喪生，經悉心調治後，已逐漸康復，那女嬰乃是他初生的女嬰，現送來給我作『抵押』，將來練成『萬毒大全』上面的功夫時，便取書來交換他的女兒！」

曹子齡說到此處，作了個苦笑，又道：「此人嗜毒如命，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要了。」

「可是，他爲何不爲我一家十二口的性命着想一下？」

「我們見那女嬰活潑可愛，反正谷中無事，就悉心照料她，她便是小香了。」

宇文通輕輕嘆了一聲，他以爲小香只不過是「天魔眞人」蘇人德的奴婢，料不到她竟是「毒君子」的親生女兒。

只聽曹子齡又道：「我當時想道，既然『毒君子』可以找到我的隱居之所，『萬毒大全』邱一九也必有這個能耐。

「所以，我便日夜提防，天天暗自擔心。有一天，我出谷去購買一些日常用品，臨走時叮囑家人小心提防，怎料回來時，全家一十二口，已落入邱一九掌中。

「他留書給我，說是一家老幼已在他掌握中，除非我尋回『萬毒大全』跟他交換，否則此生再也休想一家團聚。

「邱一九爲人極其陰毒，他就在谷中的另一小谷『萬蛇谷』中築屋而居，要我依時輸送糧食進去，却不可走進『萬蛇谷』一步，除非我取得了『萬毒大全』。

「我知家人性命一時無礙，於是四出尋找『毒君子』陸豪，希望早日取回『萬毒大全』，便可早一日和家人共享天倫。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陸豪影踪渺茫，我三番四次想衝進『萬蛇谷』救人，都被邱一九用毒霧迫退，還恐嚇我說，若是取不到『萬毒大全』，再見我踏進『萬蛇谷』一步，便先殺我妻子，然後殺我長子。

「這些年來，我雖然得到陸豪的一些零星消息，却依然無法找到他的人，而我雙親和舅父，已在『萬蛇谷』中仙逝了。

「邱一九曾對我說過，如果我想在食物中下迷藥，他要殺我親人一個，所以，這些年來，我所送進谷中的食物，都加倍小心，以防其中有腐爛之物引起誤會，害了我的家人。」

宇文通聽到這裡，已經明白蘇人德爲何不准自己衝進「萬蛇谷」的原因了！

「宇文大俠，你說老朽不准你衝進谷中追殺姓文的奸賊，是否情有可原？」

宇文通拱手道：「前輩苦衷，在下明白了。」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道：「我已時日無多，若是一旦早他歸位，我一家大小如何是好？」

宇文通道：「老前輩，那『毒君子』這些年來都沒有訊息麼？」

「沒有。」

「他甚至不來查探一下他親生女兒的情況？」

曹子齡搖着頭，道：「我最近聽到一個訊息，說是『毒君子』陸豪已經瘋了，成爲一個瘋瘋癲癲的江湖流浪漢了！」

宇文通雙眉一皺，道：「如此說來，要找他豈不是加倍困難？」

「正是。」

半晌，曹子齡又道：「不過，他這十餘年來修練『萬毒大全』上的功夫不得其法，全身筋脈已成黑漆一般，倘若不趕快找到他，萬一他暴斃荒山，『萬毒大全』從此隨他永埋地下，我一家老幼豈不陪他送命？」

宇文通俠義之心頓起，道：「只不知在下是否有效力之處？」

曹子齡嘆了口氣，道：「宇文大俠在武林中人面極廣，如能出面托人代爲留意一下，說不定便可以找到『毒君子』其人，不過……」

宇文通見他眉宇之間隱有重憂，問道：「不過甚麼？」

曹子齡猶豫了一下，才道：「那『萬毒大全』是部奇書，如果事情傳了開去，人人欲得而甘心，那時，豈不是弄巧反拙？」

宇文通緩緩的點着頭。

「此所以我一直明查暗訪，也不欲張揚其事。年前蘇先生的從人盛于天出谷辦事，臨走時答應代爲留意，我也叮囑他只可暗中進行，不可告訴別人。」

宇文通道：「曹老前輩放心，在下絕不胡亂把此事告人。」

曹子齡輕嘆了幾聲，擔憂地道：「那姓文的奸賊逃進了『萬蛇谷』中，不知邱一九如何處理，是否會遷怒於我？」

宇文通安慰道：「此事與你無關，邱一九怎會以爲是前輩？」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又道：「唉！這就難說得很了。」

蘇人德插口道：「明日一早，我便到『萬蛇谷』谷外探視一下，看看裡面有何動靜。」

曹子齡感激道：「有勞蘇先生了，宇文大俠，老朽所受的一點輕傷不打緊，再運一兩個時辰的功，自能把毒素全部逼出體外，你快回去安睡休息吧！」

宇文通告辭離開茅屋時，兩道人影一左一右倏忽隱入屋旁草叢中。

然而，由於宇文通心中想正着曹子齡剛才所說的事，並未留意到……

略施小計　毒殺雙魔

思平村是襄陽北面的一個小村落，裡面居住着數千戶人家。

這天午牌時分，一騎駿馬打從村口的牌坊下緩緩進村。

看那馬上乘者，是個青衣布履的英俊青年，但見他虎目炯炯，兩道又濃又黑的劍眉，緊緊地皺着向四處張望，似是在搜索着甚麼東西。

忽然，那青年被一個坐在牌坊之下，手中拿着一隻狗腿在啃的光頭和尚吸引住了。

他勒住韁繩，凝視着那光頭和尚。

那光頭和尚大口大口地啃着狗肉，對於面前那個青年，似乎不以爲意。

但見他在片刻之間，已把狗腿上的肉全都吃光了，仍然拿着那塊骨頭，舔個不休。

那青年忽然由馬鞍上飄身而起，輕飄飄地落在那老和尚面前。

老和尚抬起頭來，道：「施主幹甚麼來着，可是看不慣我和尚吃狗肉麼？」

青年俊眉深鎖，並不答話。

他側頭打量着老和尚，又低首沉吟半晌，然後，拱手道：「陸前輩，晚輩范小過有禮。」

老和尚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了。

青年忽然拜下地去，說道：「陸前輩，曹老伯在四處找你，要向你取回一樣東西。」

老和尚低頭啃着狗骨，瞇上眼

睛，沙啞着聲音道：「曹老伯是誰？你又怎麼叫我陸前輩？」

那青年正是范小過，他自從在谷底被曹老伯救了自己母子性命起，又把他撫養成人，日夕不忘此恩此德，不知如何報答，如今他一家老幼的性命關係在那本「萬毒大全」小册子上，如能找到「毒君子」陸豪其人，取回「萬毒大全」，去向「萬蛇谷」的邱一九換回曹家老少，不啻是報了大恩。

因此他連夜收拾行裝，偷偷離開「尋幽谷」南下，數日間，已到了襄陽。

他已有「毒君子」的大概輪廓和特徵，因此一路上只留意街邊流浪漢，以及觀看他們的筋脈。

只聽他道：「陸前輩，請你救救曹老伯一家大小之生命，把那件東西給我吧！」

老和尚道：「還你甚麼東西，我四大皆空的四空和尚，原是甚麼東西都沒有的，你叫我拿甚麼還你？」

范小過抬起頭來，兩隻炯炯的虎目直瞪着他，似是要把他的心也看穿了一般。

他口中仍然央求道：「陸前輩，就算你不爲曹老伯着想，也爲他一家老幼十餘人想想啊，請把那件東西還給他吧！」

老和尚瞪着眼聽范小過說罷，手中把弄着那塊狗骨，道：「奇哉怪也，我四空和尚幾時向甚麼姓曹的借過甚麼東西？」

范小過正色道：「陸前輩，你不是和尚，你是『毒君子』陸豪。」

老和尚忽然咧嘴笑了起來。

他大力一拍大腿，道：「是麼？我四空和尚不是和尚？」

說着，伸手向頭上摸了一摸，但覺光禿禿地，不禁喃喃道：「奇怪，我若不是和尚，怎麼又會剃光頭呢？」

范小過接口道：「陸前輩，你使毒和易容的功夫天下無雙，要扮甚麼似甚麼，你的頭髮自然是……」

老和尚雙手向頭上亂搔，道：「你不信，你仔細看看，看我這個光頭可是假的？」

「你的光頭自然是眞的。」

「既然光頭是眞的，那我決計不會是你的陸前輩了，我只是個大廟不收，小廟不要的那個……那個狗肉和尚……」

「陸前輩，當眞不肯將那東西交出來麼？」

老和尚拍拍那件破爛不堪的僧袍，仰首道：「我那裡有甚麼東西交得出來？」

范小過無可奈何地踏上前去，伸手向老和尚手腕上一指，道：「陸前輩，你改裝易容之術縱然高明，也隱瞞不了你手上的黑筋！」

老和尚聞言伸出手來，把僧袍衣袖向上一掀，赫然露出那隻令人眩目的手臂，上面滿佈着一條條漆黑色的筋脈。

「陸前輩，那『萬毒天王』仍然扣住曹老伯一家大小，你看在江湖道義上，把它交出來吧！」

「萬毒天王？這個名字好熟，却又是誰？」

老和尚說着連連敲打自己的後腦，似乎在極力思索着甚麼事似的。

「陸前輩，當年曹老伯把它借給你時，你聲明三個月之後奉還，如今十餘年過去了，你大概也背得滾瓜爛熟了吧？」

「他……他借給我甚麼東西！」

「萬毒大全。」

「萬毒大全？那是甚麼東西？」

范小過顯得有點不耐煩，道：「那是一本小册子，薄薄地，裡面載有天下間各種各類奇毒的配製和解救的方法。」

老和尚似有所悟，雙眼望着遠方緩緩點頭道：「哦！萬毒大全，萬毒大全！」

范小過臉上露有喜色，道：「陸前輩，你如今承認了？」

「承認了甚麼？」

「你是『毒君子』陸豪，你曾經借了曹老伯的萬毒大全！」

老和尚瞇着眼睛，道：「萬毒大全是那個……那個曹老伯的麼？」

范小過嘆了一口氣道：「雖然不是曹老伯的，但這本小册子一年轉一個主，早該輪到了邱一九！」

老和尚道：「邱一九可是你那曹老伯的甚麼人？」

「陸前輩，你跟我纏個不清幹甚麼？如果你稍爲替曹老伯一家大小着想，就請把那本東西交出來。小侄向你叩上三個响頭。」

「不通，不通！」

「爲何不通？」

「一來，我沒有借過你曹老伯的甚麼萬毒大全，二來，我要這玩意來幹甚麼？三來，我四空和尚就是喜歡狗肉，不喜歡甚麼毒物，四來……」

「陸前輩，你再跟我這樣纏個沒完，莫怪晚輩無禮了！」

說罷，抽出長劍。

老和尚手中抓着那塊狗骨，瑟縮地站起身來，囁嚅道：「你……你將怎地？」

范小過手執長劍，指住老和尚道：「陸前輩，你使毒的功夫雖然蓋世無雙，但武功却是平常，我若要傷害於你，實在是易如反掌，你想清楚了！」

老和尚渾身顫抖，驚慌萬分，吶吶道：「你……你眞要謀財害

命？我四空和尚沒有甚麼財物讓你謀算，你……你也想清楚了……」

范小過見他怕成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口氣登時軟了下來。

「陸前輩，那邱一九雖然自稱萬毒天王，但江湖朋友們心下都明白，他使毒的功夫連一半都不及你，又何必覬覦他這區區一本萬毒大全呢？」

老和尚恍然有所悟，喃喃道：「這個，這個……」

「陸前輩，你與曹老伯乃是生死之交，難道你忍心看他一家大小被邱一九害了麼？」

老和尚雙眉一揚。

「陸前輩，還有你的女兒小香，她已長得婷婷玉立，現在和曹老伯在一起，難道你不想見她嗎？」

老和尚神情一變，喃喃道：「我女兒？我女兒？」

「不錯，她叫小香。」

「小香……小香……這就奇了，我竟然有個女兒嗎？怎麼我不知道？」

范小過見他神智不清，知道多說無益，眼看天色快黑了，心下好生着急。

「陸前輩，你行行好心吧，把那萬毒大全交了給我吧！」

「好！好！交給你，交給你！」說着，把手中的狗骨頭向前遞了過去。

范小過先是大喜過望，但一見他交來的竟是一塊狗骨頭，心中不禁有氣，怫然道：「陸前輩，你再如此的作弄我，莫怪晚輩無禮了！」

說罷長劍晃動，只見一道陰森森的劍氣在老和尚面前閃爍不定。

老和尚緩緩地把手中的狗骨放進懷中，不悅地道：「給你又不要，我留下來慢慢啃！」

范小過長劍向前一挺，抵住老和尚的胸口，沉聲道：「陸前輩，你當眞不肯交出來了？」

老和尚並不如前那麼一般驚慌，他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緩緩道：「誰說我不肯？是你不肯要啊？」

范小過見他絲毫沒有反抗的意思，回頭一望，只見三四丈開外，不知甚麼時候圍住數百個村民，正向他們指指點點。

只聽得有人道：「那狗肉和尚這幾天都在附近，三餐以狗肉爲餐，我家阿黃兩日前失踪了，敢情是被他偷去吃了，我見他瘋瘋癲癲，也不去找他理論，想不到現在有人替我出頭了！」

另一人道：「這位年輕俠士看來不是附近的居民，那有狗兒被和尚偷去裹腹？我看他是個打家劫舍的英雄好漢……」

「小牛子，你不要胡說八道，這年輕俠士眉淸目秀，看來不像是壞人，說不定是那癲和尚偷了他的東西才對。」

「不對不對，被偷了東西，也用不着這麼兒，你看他手中的劍多麼鋒利，我看他要殺人才是眞的！」

有人叫了起來：「光天化日，竟敢在官道上殺人，不得了，快報官去！」

范小過耳聰目靈，這班村人的對話都被他聽到了，暗忖：萬一眞的被他們報了官，自己雖然不怕區區官差，但如今辦事要緊，萬萬不可以節外生枝。

他轉過頭來，道：「陸前輩，你既然不肯把那萬毒大全交出來，我祇好請你回家，讓曹老伯親自和你說了！」

老和尚聞言大喜，道：「你家可有狗兒？」

范小過先是一呆，隨即明白，笑道：「不止有，三四十斤重的大狠狗還有十餘頭呢！」

老和尚眉飛色舞，搓手道：「好極好極，那我四空和尚不用幹這見不得人的偷鷄摸狗勾當了！」

「我們走吧！」

老和尚拍拍身上的灰塵，道：「當然走，你家裡有那麼多的狗兒，就算你不走，我也非逼你走不可！」說罷從懷中取出那塊狗骨，一口一口的舔着。

范小過又是一陣的苦笑，伸臂把老和尚抱了起來，挾在脅下，雙足微微一用力，跳上馬背上去。

他一聲呼嘯，那馬兒立刻展開四蹄，風馳電掣般向來路而去。

＊　＊　＊

大道上烟塵滾滾，兩匹快馬如追風逐電般在奔馳，馬上乘客一老一少，正是老和尚和范小過。

兩人滿面風塵，那自然是經過好一段時日馬不停蹄趕路的結果了！

「喂！到了沒有？月餘來連狗肉味都沒嗅過一下，酒沒喝過一杯，我嘴裡快淡出鳥來了！」

「快了！前面便是『尋幽谷』！」

「眞是莫名其妙，爲何住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人影都不見一個！」

范小過苦笑一下，忖道：「曹老伯隱居此地，全是爲了你！」轉念又想：「但若非如此，十餘年前我從山上掉下來，必定粉身碎骨，又那有人救我？」

「到你家第一件事，你可得遵守諾言，先殺一頭四十斤重的大狠狗，烤來給我送酒。」

范小過雙腿一挾，催馬快跑，一邊道：「我知道了！」

兩匹馬奔了一頓飯時間，已來到了「尋幽谷」前。

江煥風剛巧在谷口巡視，一見范小過，不由大喜過望，奔上前來，拉住韁繩。道：「小過，你終於回來了？」

范小過躍下馬來，問道：「曹老伯在麼？」

江煥風看了老和尚一眼，道：「在，小香呢？」

「甚麼小香？」

「咦？她不是和你一道偷偷的溜出去嗎？」

范小過搖着頭，道：「沒有啊！我是獨自一人離去的。」

這時，一個人影自遠處奔來，范小過定眼一看，正是曹子齡。

范小過叫道：「曹老伯，我替你找到了陸前輩了！」

曹子齡見范小過帶回了一個和尚回來，正感詫異，但一眼瞥見老和尚身上的筋脈，心頭一震，道：「陸兄，你……你……怎地做了和尚？」

原來「四空和尚」果然便是「毒君子」陸豪，他此時也不再否認，瞇着眼向曹子齡上下打量：「唔，果然是你，曹老兄，你老了許多啦！」

曹子齡大喜道：「來來來！咱們哥兒倆十餘年不見面了，快進去痛飲幾杯，再慢慢談這許多年來的別後情形。」竟然不提萬毒大全之事。

曹子齡轉頭向范小過打了一個眼色，范小過心下明白，立即轉身去屠狗待客了。

曹子齡把陸豪請入谷中，蘇人德、宇文通夫婦聞訊上前相見。

原來宇文通這幾個月來一直留在「尋幽谷」中，等待「萬蛇谷」中的動靜。

奇怪的是文托天自進入「萬蛇谷」中後，便如泥牛入海，毫無訊息。

宇文通每天都在「萬蛇谷」外巡視，但爲了曹子齡一家大小的性命，並沒有貿然進谷去查看。

衆人寒暄過後，蘇人德和宇文通夫婦說聲「失陪」，各離開曹子齡的茅屋。

陸豪自從進入茅屋後，一直低垂着頭緘默不語，曹子齡見他神色有異，雖是暗暗詫異，但心想他乃泱泱君子，既然來到「尋幽谷」，自然會把「萬毒大全」交出，也不必急在一時了。

「陸兄，小香怎麼了？」

「小香？你是說我那個女兒？」

「不錯。」

陸豪滿面茫然之色，道：「咦？我不是把她放在你這裡寄養嗎？」

「她三個月前留書出去了！」

陸豪聞言神色一變，問道：「却是爲何？」

「她說要去找你，一來向你討回那物事，二來要和你父女團聚。」

陸豪聞言嘆了一口氣，又垂下首來。

半晌，他才道：「唉！小香，好苦命的孩子啊！」

「陸兄，這許多年來，你究竟去了那兒？我遍尋不獲，難道你竟是學會了隱身術不成？」

陸豪緩緩地抬起頭來，他眼眶含淚，忽然站起身來，向曹子齡拜了下去。

「陸兄，你，你這是幹甚麼？」

曹子齡說着伸手扶住陸豪，又道：「快請起來！」

陸豪忽然嚎啕大哭起來，曹子齡本欲再相勸幾句，但想到自己一家被他累成這個地步，欲言又止了。

陸豪哭了一會，這才收聲，江煥風送上酒來，曹子齡替他斟了一杯，他仰首一飲而盡。

曹子齡又滿滿的替他再斟了一杯，舉起酒杯，道：「陸兄，再盡這一杯吧！」

陸豪又是一仰而盡，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嘆了一口氣。

曹子齡再好的涵養這時也已忍耐不住的問道：「陸兄，你不斷的嘆氣，却是爲了甚麼？」

陸豪突然抬起頭來，兩道灼灼的眼光望住曹子齡，久久沒有說話。

曹子齡心中一慄，正不知如何啓口，陸豪忽然抬起右手，捲上衣袖。

只見他那隻手臂漆黑如墨。

「曹老兄，你看我這隻手臂與十餘年前有甚麼分別？」

曹子齡端詳了半晌，道：「誰不知『毒君子』手臂的筋脈皆爲黑色？」

「那是爲了甚麼？」

「那只是因爲你生平接近毒物太多，以致毒氣侵入內脈，把筋脈也弄成黑漆如墨，這又有甚麼分別？」

陸豪搖搖頭道：「曹老兄，小弟以前手臂上的筋脈不錯是漆黑如墨，可是你看清楚，如今有甚麼異樣？」

曹子齡湊近一看，只見陸豪臂上一條條的筋脈、除了漆黑如墨之外，似乎還蘊含着一陣毒氣。

他心下大駭，顫聲道：「陸兄，筋脈上添了一陣紫氣，這……這是甚麼原故？」

「這全是拜你那册『萬毒大全』之賜呀！」

「這話由何說起？」

陸豪替自己斟了一杯酒，仰首喝了，道：「這『萬毒大全』確是天下第一奇書，我照着書上所載，修

練一種叫『天地經』的功夫，不料，一時不愼，毒氣立即攻心……」

曹子齡驚道：「那『天地經』的功夫，先師在世之日，曾經告誡過我，萬萬不可修練，唉！我也是一時糊塗，借書給你之時，未曾向你提起，才使你誤入歧途，這，這如何是好？」

陸豪憤然一笑，並不答話。

「陸兄，這『天地經』之技，顧名思義，如果練成了，使將起來能使敵方喪命，但如果修練時走火入魔，毒氣攻心，那便……那便……」說到這裡，長長嘆了一口氣。

「這個兄弟明白，幸好我一輩子與毒物爲伍，它一時半刻之間，倒也毒不死我，只不過有時毒氣發作起來，令我神智不清。」說着，他摸摸自己的光頭，嘆道：「我這頭髮，便是如此自行脫落下來的，並非小弟甘願四大皆空要做和尚的。」

「這毒氣幾時發作一次？」

「起初是每隔一個月一次，然後半月一次，七天一次，最近嘛，嘿嘿，已經頻頻發作，有時一天一次，甚至一日幾次。」

正在這時，范小過捧了一大盤狗肉進來，陸豪老遠就聞到肉香，不禁食指大動，迎了上來，伸手在盤中抓了一塊狗肉，塞到嘴裡去大嚼。范小過把那盤狗肉放到桌上，便退了下去。

「曹老兄，來來來，快斟上酒來，今兒我四空和尚非吃飽飲醉不可了！」

曹子齡雖覺眼前這個好友神態有異，而且並未把那本「萬毒大全」交出來，但還是依言替他斟滿一大杯酒，端到他面前。

陸豪一仰而盡，曹子齡再斟。

陸豪是酒到杯乾，雙手並動，酒肉並進，不一刻，整盤狗肉已被他吃了一半有多了。

眼看陸豪已有七分酒意，曹子齡心知再喝下去，他必然酩酊大醉，但暗想他毒氣在身，可能是要借酒抵受毒氣攻心的痛苦，因此，曹正齡並不勸止。

陸豪一口氣喝了七八斤烈酒，又吃了一大盤狗肉，只見他臉上泛出一陣紫氣，肌肉微微抽搐，忽然雙眼一翻，跌下地去，動也不動！

曹子齡大吃一驚，急忙俯身查探他的氣息，但覺得他鼻孔裡仍然有微弱的暖氣呼出，這才放下心上一塊大石，想是陸豪酒肉過量，竟醉倒了。

他向外拍了兩下手掌，江煥風進來把陸豪抱了出去，抱到鄰屋去安歇。

當江煥風把陸豪抱起時，忽然「叮噹」一聲，有甚麼物事從他懷裡跌了出來。

曹子齡定眼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是那一塊狗骨頭！

江煥風一脚踢去，那狗骨頭便飛到屋中角落，曹子齡也未曾留意。

* * *

月色皎潔，萬籟俱寂，曹子齡手負背後，望看窗外出神。

忽然，他聽到有脚步聲傳來，跟着，范婉儀的聲音傳來了。

「曹老伯，你睡了沒有？」

曹子齡把門打開，道：「宇文夫人，妳還未睡麼？」

范婉儀問道：「曹老伯，陸前輩把那本『萬毒大全』交出來了沒有？」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道：「沒有！他喝醉了！」

「在他未醉之前，爲何不向他索討？」

「宇文夫人，他現下人已在我『尋幽谷』中，還怕他不交出來麼？」

「知人口面不知心，曹老伯，你若非太過信任他，何致令家人分離了十餘年？」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緘默不言。

「依我看，陸前輩大概把『萬毒大全』失掉了，所以……」

曹子齡面色一變，顫聲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曹老伯，它早一刻到你手中，你便可和家人早一刻相見，因此……」

「宇文夫人，照妳的意思是叫我立刻去向他追討？」

「不錯。」

曹子齡猶豫道：「這個……這個……我看陸兄並不是那種粗心大意之人。」

「那他爲何借書之後，逾期不還，而且已達十餘年不見他的踪跡？」

「他誤練書中奇功，以致神智失常。想不起該把那本書還我，他不是故意的。」他頓了一頓，又道：「況且，他以親生女放在我這裡作伴，自然不會想吞沒那本書。」

范婉儀嘆了一口氣道：「曹老伯，你就是太信任人了！」

曹子齡澀然一笑，他武功雖高强，但行事時却缺乏果決。

「宇文夫人，你看我該如何辦是好？」

范婉儀沉吟了良久，道：「依我之見，你不如到陸老前輩房中看看，若他酒醒了的話，便向他查問書的下落，如果他仍然酒醉未醒，也不妨翻翻他的衣服看看，有否藏在身上。」

「這個……這個恐不太好吧？」

「爲了曹老伯的家人，勉爲其

難都要做一次吧！」

曹子齡仍然猶豫着。

「反正書是曹老伯的，如果查到確是藏在他身上，並未失落，也不必立時拿了回來，等明日才向他索取也是一樣的。」

曹子齡失笑，道：「不錯。」

「總之查明了它的下落，也好教人放心一些。」

曹子齡感激道：「宇文夫人的關心，老朽不知如何報答。」

范婉儀向他福了一福，道：「曹老伯，快別說那種話，若非得你相救，賤妾早已粉身碎骨了。」

曹子齡扶她起來：「我這便去了！」

范婉儀抬頭凝視着曹子齡，似是有話要說，曹子齡見她眼光有異，問道：「宇文夫人，妳怎麼了？」

范婉儀低下頭道：「沒……沒甚麼。」

曹子齡雙眉一皺，道：「宇文夫人，咱們雖然非親非故，但這十餘年來共處一谷，也算得是自己人了，心中有甚麼事，何必瞞着？」

范婉儀猶豫了一下，才道：

「我……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幸的預兆！」

「宇文夫人過慮了，我這就去看看！」

范婉儀望着曹子齡的背影，向鄰屋走去，心中總覺得有點異樣，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曹子齡是她的恩人，這十餘年來的朝夕共處，她內心已隱約把他當作自己的父親，而她也把自己當作他的女兒。

忽然，范婉儀有一股衝動，想把曹子齡叫回來，但她並沒有這樣做。

畢竟，是自己叫曹子齡到陸豪的房間去查看「萬毒大全」的下落啊！

范婉儀苦笑了一下，為甚麼會有這種不祥的感覺？她一再地問着自己。

最後，她得到了答案了！

那是因為曹子齡所以還堅强地活下去，全為了那本「萬毒大全」！

他還存着一絲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找回「萬毒大全」，好使夫妻團聚，父子重逢。

如果「萬毒大全」眞的失落了呢？

那時邱一九老羞成怒，說不定眞的會害了曹家十餘口人的性命！

而當曹子齡得知「萬毒大全」失落了後，他情何以堪？

范婉儀想到可怕的事情後，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

不過，她隱約感覺到，除了這一點之外，自己還擔心着另外一件事。

甚麼事？她却又不明白！

＊　＊　＊

曹子齡來到陸豪茅屋之前，只見屋內燈光通明，暗想莫非陸豪酒醒了？

他想擧手敲門，房門却應手自動而開。

他向房內一望，不禁吃了一驚，房裡空空如也，那有陸豪的影子？

曹子齡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衝進屋去，但見床上被褥凌亂，他伸手向被褥中一摸，觸手處猶有微溫，陸豪顯然離去不久。

他不由得連叫苦也，暗忖定是陸豪酒醉之後，毒氣又發，弄得神智失常，連夜離谷去了。

而他這麼一走，却又到甚麼地方去找他？「萬毒大全」是否仍在他身上？

曹子齡回心一想，既然被褥尚溫，陸豪就算離谷，也不會走得太遠。

正要施展輕功越窗向外追去，忽聽得身後有一陣沉重的脚步聲。

他回過頭來，一個頭頂光禿禿的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塊狗骨，這不是陸豪是誰？原來，他是去找回那塊狗骨頭。曹子齡見陸豪去而復返，大喜過望，急忙趨前問道：

「陸兄，你酒醒了？」

陸豪惺忪着眼睛，含糊道：

「唔！」

他踏進茅屋，往床上一望，並把那塊狗骨頭放在枕頭旁邊。

曹子齡踏前一步，道：「陸兄，你……」他話未說完，陸豪臉上露出一種不耐煩的神色，揮手道：

「出去出去，我四空和尚正在清修唸經，你不要前來打擾！」

曹子齡一怔，道：「陸兄，敢情你體內的毒氣又發作了？」

陸豪抬起頭來，眼裡透着迷茫之色，道：「你叫我甚麼？」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心知他毒氣又發作，神智又已經失常了。

這時候，若要查問「萬毒大全」下落，恐怕並非容易的事。

他正欲轉身出房，忽然看見屋外人影一閃……

且說，范婉儀目送曹子齡去後，站着呆想了一會，便回到自己的茅屋去。

宇文通見愛妻回來，問道：

「婉儀，妳都向曹老前輩說了？」

「唔。」

宇文通見愛妻神色有異，問道：「婉儀，妳怎麼啦？」

婉儀幽幽地嘆了口氣，道：

「沒……沒有甚麼。」

「曹老前輩有沒有去向那『毒君子』索取『萬毒大全』？」

范婉儀點了點頭，道：「如果他取得萬毒大全，明天便可拿去『萬蛇谷』向邱一九換回家人，而我們也可以進去找那姓文的奸賊算賬去了！」

宇文通深吸了一口氣，道：「不錯。」

夫妻二人說了一會話，正想上床休息，忽聽陸豪茅屋傳來幾聲叱喝，跟着一聲悶哼，似乎有人中招倒地，兩人心中一懍，奔出屋外，直往陸豪所住茅屋奔去。

兩人來到屋前，只見房門虛掩，也來不及敲門，伸手一推，房門「呀」地一聲開了，當房門啓開的一剎那，她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驚叫了起來。

只見陸豪口中鮮血汩汩而流，倒地不起，而在他前面，曹子齡滿臉紫黑，倒卧於地，顯然已經死去，宇文夫婦這一驚非同小可，范婉儀險些暈了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蘇人德、范小過、盛于天、江煥風和祝欽明也奔了進來。

衆人見屋內情況，均是又驚又怒。

范小過痛哭失聲，俯身便欲查探曹子齡的鼻息，范婉儀急忙喝道：「小過，觸不得！」

范小過這才定過神來，望着陸豪的屍體，咬牙切齒道：「都是孩兒該死，不該請了這廝前來，害死了曹老伯的！」

蘇人德端詳了曹子齡的屍身，道：「曹老伯是中了姓陸的『天地經』毒招而死的！」

范小過恨恨的在陸豪屍體踢了一脚，道：「他包藏禍心，想吞掉曹老伯的『萬毒大全』，殺了曹老伯，可是却也着了曹老伯的一式『歸去來兮』，命喪當場！」

范婉儀啜泣道：「都是我不該叫曹老伯深夜前來查探『萬毒大全』的下落，否則……也不會遭他毒手！」

江煥風和祝欽明手上綑了布條，才把曹子齡的屍身搬上床上去，然後鬆了布條，赤手搬移陸豪的屍身，但見陸豪右手緊緊抓着一塊狗骨，竟是到死不放。

江煥風伸出手去，欲想把那塊狗骨拿下來，怎知手指才觸到骨頭，立即大叫一聲，倒下地去，衆人還不知到底發出了甚麼事，蘇人德突喝一聲，揮動手指，「嗤嗤」聲過處，竟用天魔指把江煥風的一條手臂砍了下來！

「蘇兄，你……」

蘇人德砍斷了江煥風手臂後，欺身上前，十指齊發，刹那間點了江煥風身上穴道，血如泉湧的情形立時被止住了。

衆人都是見多識廣的人，立即明白蘇人德的用意。

江煥風臉上黃豆大般的汗汨汨而下，但竟咬牙忍痛，道：

「謝……謝主人救命大恩之德……」

祝欽明扶住江煥風搖搖欲墜的軀體，蘇人德道：「把他扶回房去休息吧！」

「是！」

兩人離去後，衆人向地上的斷臂望去，在短短一瞬之間，竟已變得漆黑如墨，還透着一陣薰人欲嘔的腥臭味。

＊　＊　＊

是日上三竿的時辰了，思平村這時正是最興旺時間，小販叫賣聲，馬嘶聲和村民談話聲音混合成一片，好一個繁華的市集，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林立着不少酒家客棧，其中有一間叫「醉客居」的小酒家，設備之豪華簡直可與京師的酒家相比。

而這間「醉客居」的菜色和生意，也是其他酒家比不上的。

因為是午膳時間，是以店裡擠滿了食客，茶博士忙個不了，東奔西跑，招待客人。

這時，有一匹駿馬在「醉客居」門前停下來，馬上躍下一個年輕英俊，背繫長劍的少年。

這人正是范小過！

范小過怎會再出現在這個和陸豪相逢的「思平村」？

原來「尋幽谷」中料理好了曹子齡的後事之後，忽然接到了邱一九的函件，函封上署名「蘇人德、宇文通」兩人的名諱。

邱一九在信中說道：「曹老兒雖已斃命，其家屬生死仍在我掌握之中，而『萬毒大全』依然流落在外，汝等若想曹氏一家自由，速覓『萬毒大全』送來，限期一年，否則曹氏一家將血濺萬蛇谷！」

衆人又驚又怒，蘇人德和宇文通商議過後，決定盡一年之期四出尋訪「萬毒大全」，以報曹子齡相救之德。

商議決定之後，衆人分別出谷，約定一年後在「尋幽谷」會合。

斯時，找得到「萬毒大全」固然皆大歡喜，倘若找不到的話，便合衆人之力，衝入「萬蛇谷」中救曹氏一家。

即使邱一九事前先殺了曹氏全家，那也無法可想了。

范小過見陸豪並沒有把「萬毒大全」帶在身上，那麼，他必然把這書收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

這天，他離谷已近兩月，竟然又不知不覺來到了思平村，他心中一動，陸豪既然在「思平村」住過一陣子，或許便把毒經藏在村中，何不進去碰碰運氣？

一踏進村，老遠便看到那高豎的牌坊，不由唏噓不已。

他策馬進村，走得不遠，便聞到一陣飯香，剛巧此時肚子也咕咕地響了起來，便在「醉客居」店門前

停了下來。暗想：還是先飽餐一頓再說。

就在他踏上階梯的時候，一個雞皮鶴髮的龍鍾婆子吸引了他的眼光。

那老婆子衣衫褸襤，滿身污垢不堪，手裡捧着一大碗清湯麵條靠在店門口的石柱上大嚼，顯然是個女叫化子，他想。

一看到那老婆子，范小過不知怎麼地心頭陡然一動，站在她的面前，凝視着她的動作。

但那老婆子判若未覺，仍然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麵條。

范小過知道再站下去會惹人注目，便舉步走進店裡，早有店伙迎了出來。

范小過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道：「替我伺候了馬匹，再弄幾個小菜來。」

店小二見范小過是個外客，出手又這般闊綽，急忙躬身陪笑，連聲道：「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范小過擇了一個可以望見店門口那邊的位子坐了下來，注意着那老婆子的動靜。

只見她仍然自顧自地吃着麵條，絲毫沒有異狀，這才別過頭去。

店小二早已獻上香茗，道：「爺台先喝口清茶，酒菜一會兒就端上來。」

范小過指一指店口的那個老婆子，問道：「老兄，店口那個女老叫化是不是你們村裡的？」

店小二循他手勢望了過去，搖頭道：「不是，但她來這裡已有一兩個月了。」

不久，酒菜已端了上來，范小過一嗅到那陣香味，不禁口中生津。

正要舉筷，忽聽得店外傳來幾聲叱喝之聲，他急忙向外望去。

只見有幾個地痞模樣的漢子，圍住那個老婆子，老婆子手中的大半碗湯麵也潑在地上。

其中一個地痞，臉上生滿痲子，指住老婆子罵道：「你這潑婆娘，竟敢用竹筷來打我兄弟，你想找死嗎？」

老婆子啞着聲音道：「他踩着我的脚，我怎麼打他不得？」

那地痞道：「哎呀！還敢頂嘴，看老子揍妳！」說罷，一拳向她肩膊打去。

老婆子龍鍾老態，怎閃避得開他這一拳？只聽悶哼一聲，地痞竟是使足了全力，看那老婆子臉上痛苦的表情，可知道這一拳力道之猛！

怎料得那個老婆子忒也倔强，張口一口涎沫向那地痞吐去！

地痞料不到她有此一着，竟被那口涎痰吐個正着，不禁大怒。

他自懷中取出一把匕首來，咬牙道：「賊婆娘，看我不宰了妳！」

這時，圍觀的村民越來越多，可是却沒有人敢上前勸解。

范小過有意看看那老婆子到底是甚麼人，甚麼底細，手中捏着兩枚銅錢，暗忖：如果地痞一刀斬下去，她仍不會閃避的話，便彈出那兩枚銅錢救人！

痲臉地痞又罵句粗口，舉起手中匕首，向老婆子右臂斬了下去！

老婆子想是被嚇呆了，竟然不知閃避。

就在刀尖劃破衣袖的刹那間，叮噹兩聲，一把匕首橫飛了出去，跟着一個年輕人從店中跑了出來，喝道：「光天化日之下，誰敢行兇傷人！」

那個痲臉地痞匕首被震脫飛出之後，虎口兀自疼痛不已，正要罵出聲來，忽見一個人影如鬼魅般出現在自己面前，心中一懍，急忙把要罵出來的話嚥回肚子裡去。

及至看清來者是個弱冠青年，膽氣頓時又壯了起來。

他拍拍胸口，道：「這是老爺子地頭，我喜歡怎麼樣便怎麼樣，請你不要多管閒事。」

范小過冷笑一聲道：「我偏要管管給你看。」說着，伸出手向那痲臉地痞一推，還伸手扶起倒臥地上的老婆子。

那老婆子險死還生，嚇得渾身不斷的顫抖，口中喃喃哀求道：「好漢救命，他們……要殺我。」

「別怕，有我在，他們不敢害妳的。」

那痲臉地痞被范小過一推，不禁火起，忽然張開雙臂，摟住范小過，轉頭向同伙叫道：「快撒胡椒粉，快！」

范小過大吃一驚，但那痲臉地痞天生神力，兩隻手臂似鐵箍一般鎖住了自己，甚至連雙臂也不能動彈，正要運功掙脫，一陣胡椒粉已從空中撒下來。

范小過剛巧正要吸一口氣運力，鼻孔一張，便把胡椒粉吸進鼻孔裡，當下連連噴嚏起來。

而他也在打噴嚏時掙脫了身子，可是雙眼却感到一陣酸痛，想是被胡椒粉撒進眼中，他心中大駭，又聽那地痞叫道：「兄弟們，先殺了這小子，再宰老的！」

范小過只感到眼裡難受異常，視力模糊，暗想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先行脫身爲是，當下使出一招「昭然若揭」，只聽得掌風呼呼，夾雜着幾聲慘叫。

這一招乃是曹子齡得意絕技，「歸去來兮」的第二十九招式，那班地痞如何抵擋得住？掌風所及，無不應聲倒地。

范小過俯身抱起那老婆子，施展輕功向村外奔去。那老婆子身形雖然魁梧有似男子，但抱在懷中却是甚輕。范小過心下一懍，腦海間忽閃過一個念頭。

老婆子忽然開口說道：「喂！他們並沒有追來，你跑得慢一點，行不行？」

范小過放慢了脚步，道：「怎麼了？」

「快放下我！」

范小過轉頭一望，原來自己一陣急奔，離村已有三四里了。

只見前面有個森林，此時烈日當空，懷抱着一個人更感炎熱，於是把她放了下來，道：「我們到那邊樹林去休息一陣吧！」

老婆子彎着腰走了幾步，忽然呻吟了起來，道：「我……我走不動了。」

范小過回過頭來，問道：「妳傷得很重？」說罷，便欲來查看她手臂上的傷痕。

那知老婆子身子一縮，道：「不礙事，不礙事，只是表皮之傷而已。」

范小過看在眼內，心中暗暗好笑，當下背轉過身，逕自向樹林中走去。

「喂！小伙子，你扶扶我成不成？」

范小過眉尖皺了一皺，緩緩的走過去扶她。他向老婆子手臂一望，只見她衣袖上被匕首割破了一道口子，想是傷着了皮肉，范小過望着那傷口發怔，被老婆子發覺了，有意無意把左手掌放在傷口上面，正好遮住了傷口。

兩人來到了樹林，在樹蔭下坐了下來。

范小過等她坐下地來，忽然右手食指向前一點，點中了老婆子的「痲穴」，笑道：「小香，妳到底玩够了沒有？」

老婆子先是一楞，隨即笑了起來，笑聲嬌嫩動聽，那像是出自老婆子之口？

老婆子笑完之後，道：「果然好眼力，小過哥，還是被你看穿了。」

「妳爲何扮成這個模樣來戲弄於我？」

「你先替我解了穴，我才告訴你。」

「不！妳先告訴我，才替妳解穴！」

原來那老婆子果然是小香所扮，她嘟起了嘴，道：「你總是這樣的欺負我！」

范小過嘆了一口氣，伸手解開了她身上的穴道，道：「現在妳可以說了吧！」

小香伸手一抹，臉上粉屑紛飛，露出她原來的嬌臉。

「小過哥，那天晚上在茅屋之外，你聽到了曹老伯的叙述，是不是？」

范小過點了點頭，道：「原來妳也在屋外偷聽？」

小香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不錯。我聽得曹老伯被人害成這樣，全部都是因爲我親生爹爹之故，心中好生難過。

「我心想，曹老伯這十餘年來待我不錯，絲毫沒有將對我爹爹的怨恨發洩在我身上，可是，我爹爹不但不理我，還不肯把那『萬毒大全』送還給曹老伯。

「他這樣做，實太對不起曹老伯了，於是，我決定離開『尋幽谷』。我想別人勸他也許不會聽，但我是他的女兒，我要向他曉以大義，叫他立刻把『萬毒大全』還給曹老伯，使他一家可以團聚。

「離開『尋幽谷』後，我四處流浪，希望天可見憐，讓我碰見爹爹！我單身一個人在江湖上行走，十分不便，好幾次碰到登徒子調戲我，幸好我學會了『天魔指』，這才倖免。

「上個月，我終於想到了一個法子，把自己化粧成一個叫化老婆子，那就不怕有人對我生歹心，可繼續查訪我爹爹的下落了。」

范小過問道：「剛才那幾個地痞想欺負妳時，爲何不反抗？」

「咦？既然你來了，自會呵護於我，我又何必反抗？對不對？」

范小過苦笑了一下道：「我怎知老婆子便是妳，妳便是老婆子？萬一出手太遲了，豈不是糟糕？」

小香笑了笑，道：「你放心，那地痞若是當眞要欺負我或要傷我，這並不容易哩！」

兩人談了一會兒，小香問起谷中情況，范小過把自己尋找回陸豪，帶他回谷，陸豪和曹子齡却兩敗俱亡的事說了出來。

小香又驚又悲，伏地痛哭了起來。

艮久，艮久，她强行忍住了眼淚，道：「小過哥，這樣說來，曹老伯的家人豈不再也難以得救？」

「我們已分別出谷尋找那『萬毒大全』，只是一年之期太短，希望不大……」

「小過哥，你把我爹進谷以後的詳細情形再說一次！」

「……爲甚麼？」

「小過哥，你說嘛！」

范小過無可奈何，只得把當時情形向小香詳細地叙述了一遍。

小香聽後低垂着頭，久久沒有出聲。

忽然，她從地上跳了起來，叫道：「那塊狗骨！」

「那塊狗骨？」

「是……」她正要說下去，忽伸手掩住自己嘴巴，雙眼一直向范小過打眼色。

范小過會意，轉過頭去，却見兩個青袍漢子，不知甚麼時候，站在自己背後。

為首那個青袍漢子約六旬，臉色青黃，身形高瘦，而眼光如電望着二人，後面那漢子滿面陰鷙，正是丐幫幫主文托天！

青袍漢子冷冷望着小香，道：「妳就是『毒君子』的女兒？」

「正是！」

青袍漢子轉頭向文托天笑了笑，道：「幫主，看來咱們夙願即可得償，得到『萬毒大全』，將可號令武林了！」

「不錯，邱先生可喜可賀！」

原來那青袍漢子正是「萬毒天王」邱一九，他和文托天不知怎的聯成一綫，離開「萬蛇谷」現身江湖，也正四處追查「萬毒大全」的下落。

邱一九背負雙手，來回踱步，一面道：「妳父親借了我的『萬毒大全』是嗎？」

「正是。」

「現在何處？」

「晚輩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邱一九皮笑肉不笑地「哈哈」兩聲，道：「曹老兒追查了差不多二十年，妳查到了嗎？」

范小過道：「邱先生，曹老伯……」

邱一九大喝道：「我沒有問你！」

小香道：「我已經查到了一點頭緒。」

邱一九聞言掠到她身前，伸手提起了她，問道：「甚麼頭緒？快說！」

看他額上青筋暴現，竟是無比緊張。

小香一看他那副焦急的神情，再端詳他額上的青筋，沉聲道：「邱前輩，你……你莫非着了我爹爹的『天罡毒』？」

邱一九緩緩把她放下地，顫聲問道：「妳何以得知？」

「我曾聽曹老伯說過，我爹爹『毒君子』的『天罡毒』乃是他生平兩大絕技之一，舉凡中過此毒的人，筋脈會逐漸呈黑色，你額上的青筋，外層已蘊含黑氣，此刻毒性被你用內力逼住了，但一個月之後，黑氣越來越濃，終至不治。」

她頓了一頓又道：「邱前輩，曹老伯提起『天罡毒』時，我才十四歲，那時仍不知原來『毒君子』便是我的親生父親。」

她望了邱一九一眼，又道：「依晚輩看來，你中毒的日子恐怕不久，而且大概是三數個月之前，我說得可對？」

邱一九一面聽着，臉上神色乍青乍白，最後，他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唔！」

小香臉色一變，厲聲道：「那麼，我爹爹可是你殺的？」

邱一九點一點頭，應道：「唔！」

小香又問道：「曹老伯他……他也是着了你的毒手？」

「不錯，我和文幫主合力斃了他！」

范小過聽了驚怒交集，忿怒道：「你……你們為何要加害曹老伯和陸老前輩？」

邱一九「哼」地一聲，道：「那天晚上，我和文幫主潛入谷中探聽動靜，見曹老兒和那老兒同在一室，我現身向他追討『萬毒大全』，那姓陸的老鬼敢情是酒醉了未醒，竟然把手中的一塊狗骨頭向我遞來，當時我把他的手撥開，不料陸老兒脾氣却大，纏住我不放。」

「我氣起上來，使了一招『歸去來兮』中的第二十六招式，文幫主也在旁幫我一拳擊到他背上，想不到這陸老兒武功這般不濟，當堂鮮血狂噴，好一個『毒君子』，他臨死之前竟然不知不覺向我下了毒，我這個『萬毒大王』眞是陰溝裡翻了船啦！」

他乾咬了兩下嘴唇，又道：「曹老兒見我傷了他的好友，纏上來要和我動手，我乘機把陸老鬼下在我身上的毒傳向他體內。」

「於是他也一命歸天了，嘿嘿，但我體內仍然含有那『天罡毒』的毒性，如果不早日奪回那本『萬毒大全』，我這條命，嘿嘿，恐怕也要賠上去了！」

范小過一面聽着，眼睛便似要噴出火來，道：「我和你這魔頭拚了。」

說罷雙掌一錯，便欲上前動手了，怎料站在一旁的文托天欺身上前來攔阻，道：「孩子，不可胡來。」

「讓開！」

文托天望着怒不可遏的范小過，道：「孩子，你可知道我便是你的親生父親麼？」

「你不是，你不是，我沒有你這種禽獸不如的父親。」

文托天雙眉一揚，也不知他如何出手，忽聽「克察」一聲，跟着范小過一聲慘叫，他的一條右臂已被文托天從中震斷。

「哼！連親生老子也不認，我要你這種兒子來幹甚麼？」

小香見他臉上殺機隱現，心知不論是憑武功及毒，都不是這兩人的對手，正感手足無措之際，忽聽邱一九道：「文幫主，辦正事要緊。」

文托天對他似乎十分忌憚，應道：「是！」恨恨的看了范小過一眼，退在一旁。

「小娃兒，你如能把『萬毒大全』的下落說出，我可饒你一命！」

小香心下轉念着，臉上却不動聲色，道：「邱前輩此言當眞？」

「邱某生平雖然壞事做盡，說話却可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即便是曹老兒家人，現下也安然無恙在『萬蛇谷』中，不信的話，等我得到『萬毒大全』後，與你們進去看看。」

「好，我還有一件事求你。」

「甚麼事？」

「你也一併饒過小過哥的性命，並且不準文幫主傷他。」

邱一九略一沉吟，轉向文托天道：「文幫主，咱們開創『萬毒幫』的事重要，這小子既不肯認你，那就算了吧。」

文托天道：「邱兄作主便是。」

「好，兩人的命都暫且饒過了，妳快把書的下落說出來吧！」

小香轉頭向范小過問道：「小過哥，不知曹老伯和我爹爹的墓地位於何處？」

范小過忍着疼痛道：「小香，妳……」

「邱前輩說過不傷害我倆的性命，他老人家說一是一，絕對不會食言的。」

范小過略一沉吟，道：「邱前輩，你得了『萬毒大全』後，是否依照諾言，釋放曹老伯的一家？」

邱一九哈哈一笑道：「我要他們來幹甚麼？便在此時，只要隨便一人進入『萬蛇谷』，便能領他們出來。」

「好，我領你們去吧！」

* * *

驕陽似火，酷熱異常，便是在「尋幽谷」中，也一樣熱得令人難耐。

「尋幽谷」中因乏人打理，雜草叢生，已無當日的清幽雅緻，何況一年之期未屆，谷中杳無人影，更加添一份寂寞。

范小過的斷臂小香早已為他接駁好了，他領着邱一九和文托天及小香三人，來到一座小山，向上一指，道：「曹老伯和陸老前輩的墓便在上面。」

邱一九聞言提氣一縱，領先奔到山上去，文托天急忙自後跟上。

小香向范小過打個眼色低聲道：「咱們不要跟得太近。」兩人上得山來，遠遠見邱一九和文托天在兩座新墳之前。

其中一座的石碑刻着「陸豪之墓」，另一座的石碑却刻着「曹公子齡之墓」，想是蘇人德、宇文通等人認為是陸豪殺害曹子齡，因此在他墓碑之上，也不加尊稱。

小香遠遠望着墓碑，不禁悲從中來，伏在地上痛哭起來。

邱一九有點不耐煩，催道：「那『萬毒大全』究竟放在那裡？妳還不快些說出來？」

小香這才從懷中取出手帕抹拭眼淚，道：「我父親三番四次要把那塊狗骨頭交出來，死時又緊握着它，想來那『萬毒大全』，定是藏在那塊狗骨之中。」

邱一九聞言大喜道：「正是，正是，我怎麼會想不到？」說罷，右掌運勁向前一拍。

只聽得「轟」地一聲，整座新墳被他掌力劈得沙石迸射，破了一個大洞，露出一副棺木，邱一九伸手向棺木抓去！

「克察」一聲，棺蓋被他五指之力，抓了起來。范小過和小香相對駭然，暗忖：這一抓如抓到自己身上，那裡還有命在？

邱一九抓開棺蓋，立時探手到棺中去搜索，范小過正要出聲阻止，却被小香伸手掩住了嘴，並且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不久，邱一九「哈哈」一聲長笑，自棺中取出一根狗骨頭來，憑空照了一照，笑道：「果然是在裡面！」

文托天緊張地湊前張望，只見邱一九用力一捏，一陣粉屑散開，在空中飄飛。

小香已拉了范小過向後退去，低聲道：「快逃，狗骨的粉屑有毒！」

范小過早已知道，急忙屏住氣息，反手拉起小香，向山下狂奔，就在這時，忽聽得邱一九和文托天極其慘厲的叫聲。

兩人離墓地四五丈之處停下了脚步，回頭一望，只見邱一九站在那裡手舞足蹈。文托天雙手揉眼，狂叫不休，兩人叫聲越來越厲，忽然，你一掌我一掌地向對方身上招呼。

這兩人全都是當世高手，驟然中毒，神智不清出掌互擊，又不知迴避，兩敗俱傷，慘叫着摔倒在地！

過了片刻，兩人的慘叫聲變為呻吟聲，又過一會，終於沒有動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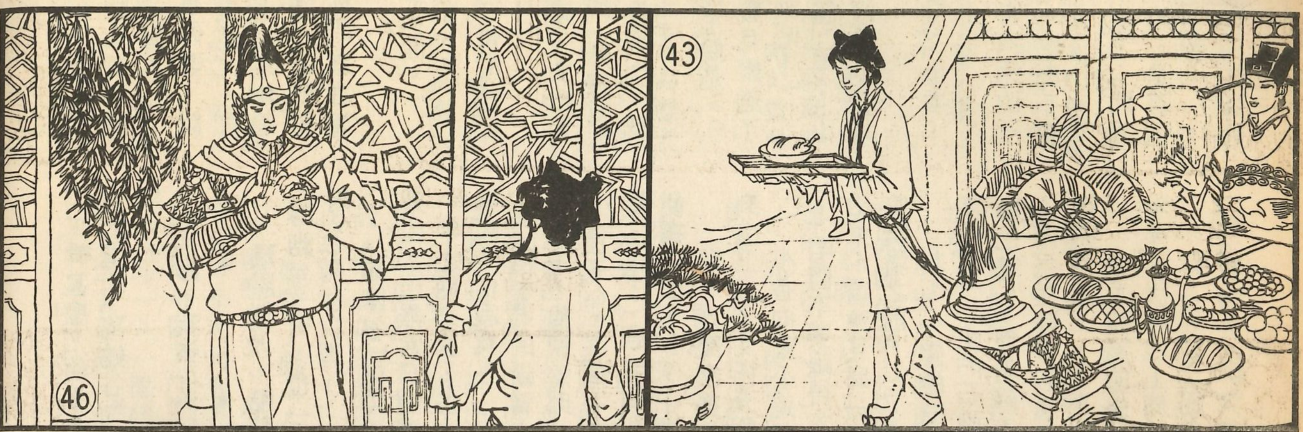
一切，又恢復了寧靜，「尋幽谷」中，靜得像死一般，只有范小過和小香的心，仍然在怦怦地跳個不停……

（本文完）

再生緣之五

少華封王（中）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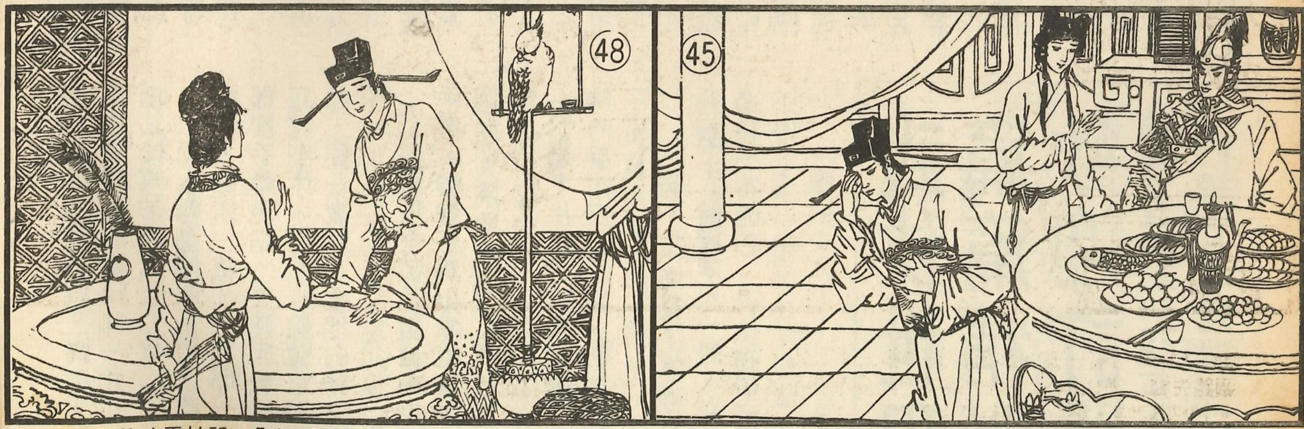
43　隨後，孟麗君故意說到老元帥皇甫敬三年前在邊關不幸落入賊手，而他的兒子皇甫少華對君不忠，對父不孝，撇下未婚妻隻身逃走，害得未婚妻被逼再婚，跳湖自殺之事。孟麗君一面說一面觀察神色。

46　孟麗君不辭而別，弄得少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忙問旁邊的僮兒榮蘭，榮蘭掩飾道：「大人的胃病又犯了，請大元帥多包涵，自己用餐吧。」少華被麗君一席話弄得心情也很不好，無心久留，便起身告辭了。



44　少華聽了這一番話，心如刀絞。他怕自己這個朝廷要犯被恩師大人認出來，便低下頭去，甚麼也沒說，只是慘然地一笑。

47　却說孟麗君匆匆回到後樓，急切地問蘇映雪：「你在窗外看得準不準？他到底是不是皇甫少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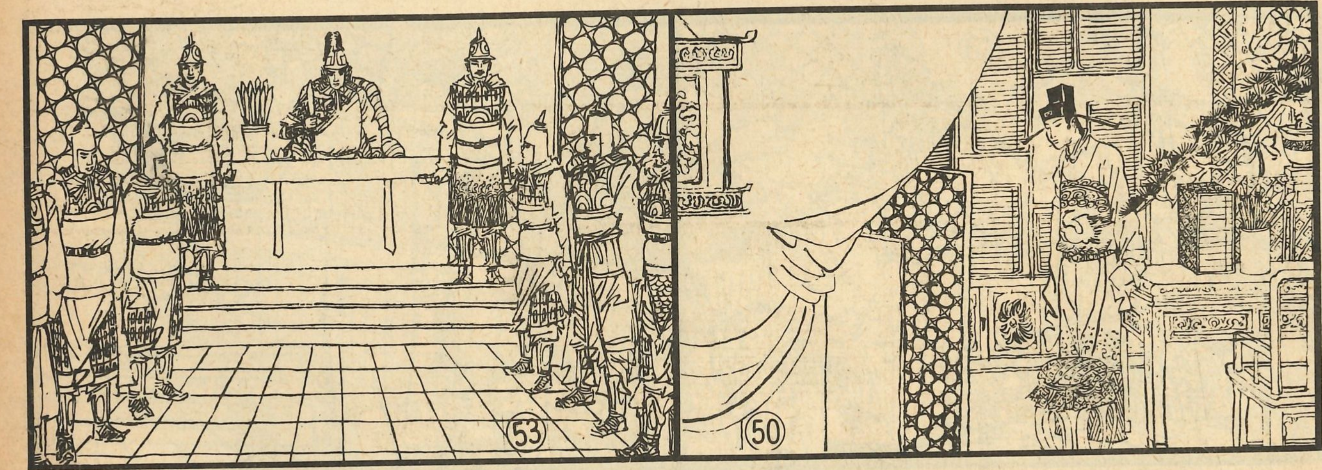


45　孟麗君本想試試這皇甫少華對自己還有沒有情義，不料他却淡淡一笑。想到自己撇下父母，逃離家鄉，女扮男裝全是爲了他，不覺氣得眼前發黑，心都碎了。她用手捂着胸口，跌跌撞撞往書房外走去。

48　蘇映雪忙說：「我看得淸淸楚楚，正是姑爺，一點不差。」孟麗君傷心地說：「完了，看來他是一個薄情寡義之人，我的一片苦心算是白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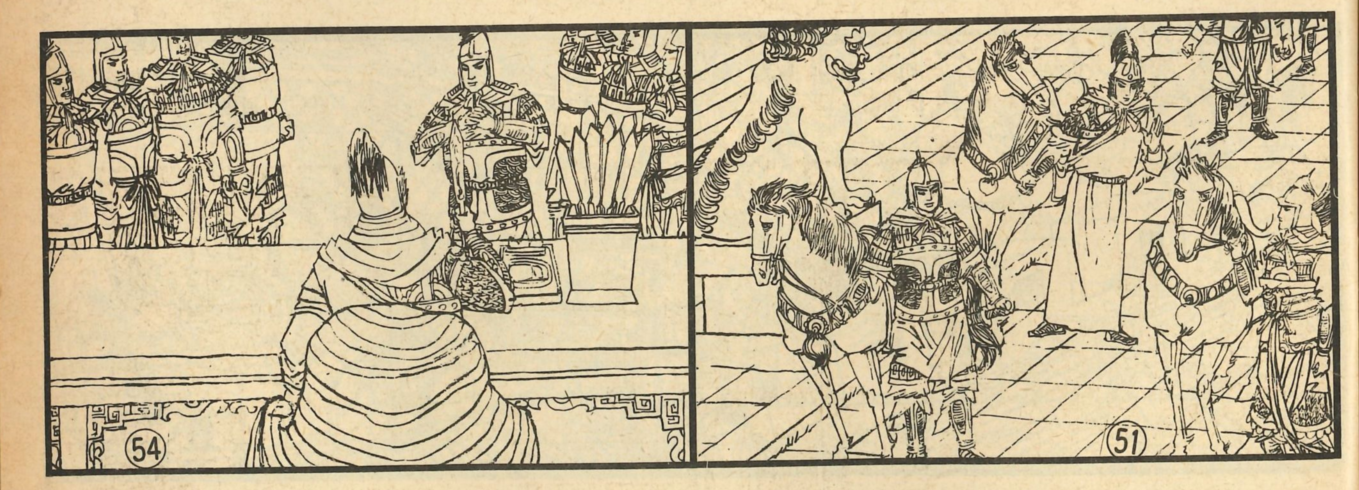
49　映雪見麗君如此模樣，臉些笑出聲來：「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那少華只知你是恩師大人，豈敢在你面前離過。他是朝廷要犯，暴露了身份，小命就難保了。」

52　弟兄三人來到御校場，百員戰將，十萬精兵，早已到齊。只見旗幡招展，軍容齊整。衆官兵見大元帥到，齊聲歡呼起來。



50　孟麗君聽蘇映雪這麼一說，如夢初醒。她十分懊惱，急忙跑回西書房，却已是人去屋空。

53　大元帥來到演武廳，居中坐定，傳令點卯，三卯點過，元帥拔出令箭開始發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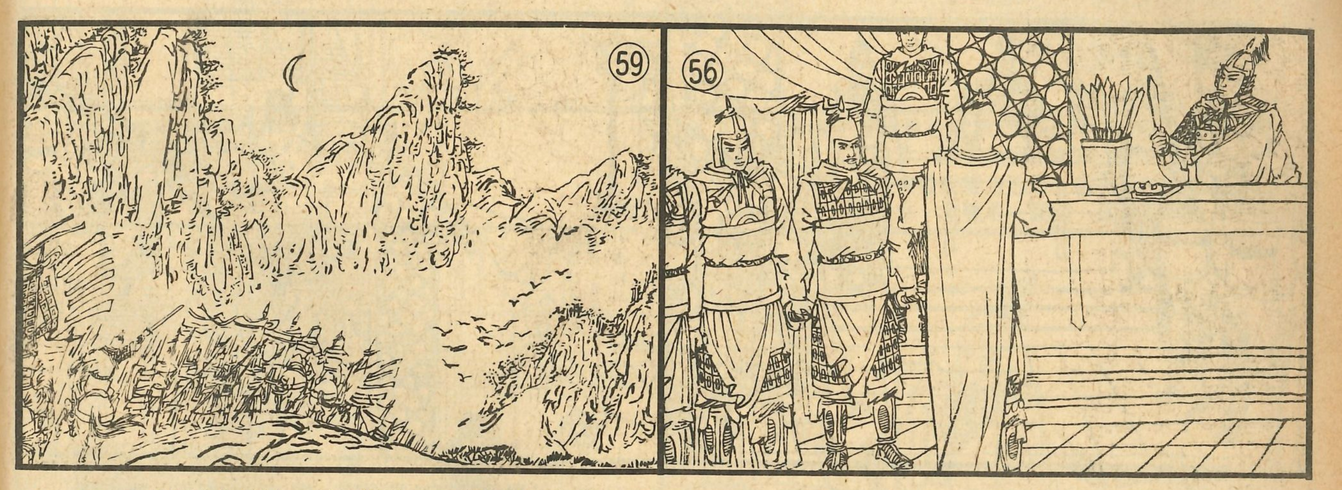
51　再說皇甫少華心中十分納悶，因軍務在身，顧不得打聽原委，便托僮兒轉告恩師大人一聲，離開了相府。來到帥府轅門，找兩兄弟一同去御校場巡視。

54　「本帥令箭一支，煩熊將軍帶領五千人馬，以爲頭路先鋒，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兵發邊關不得有誤。」少華說完，將令箭傳給熊友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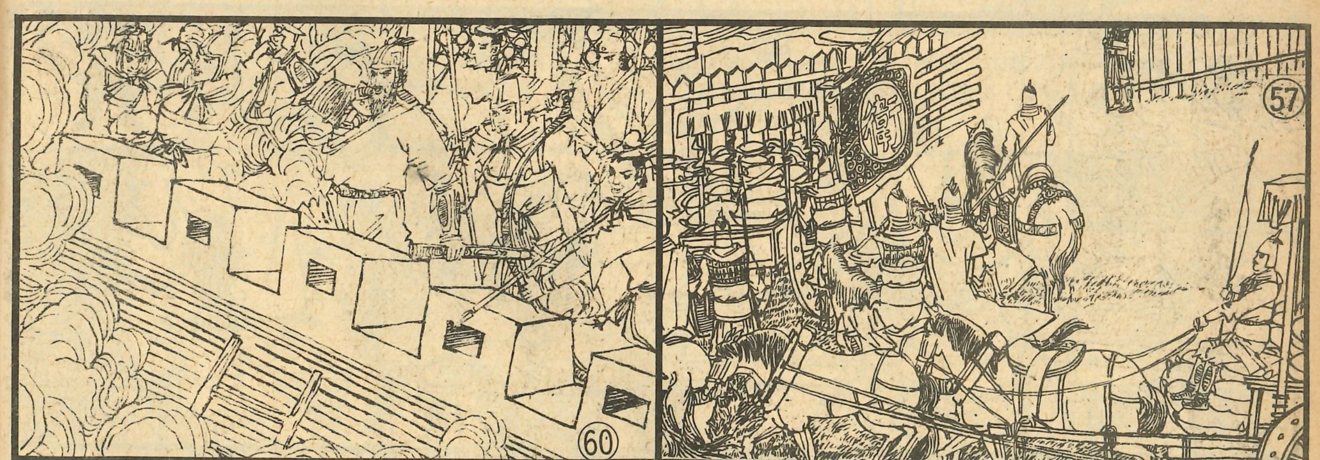
55　熊友鶴接過令箭，飛身上馬，把令箭交給護令官，自己手握渾鐵點鋼槍，率領大隊人馬，氣勢昂揚地出發了。

58　最後大元帥喊道：「各位將軍，隨本帥一齊動身。」只聽炮聲隆隆，鼓號齊鳴，大軍浩浩蕩蕩，威風凜凜，一路出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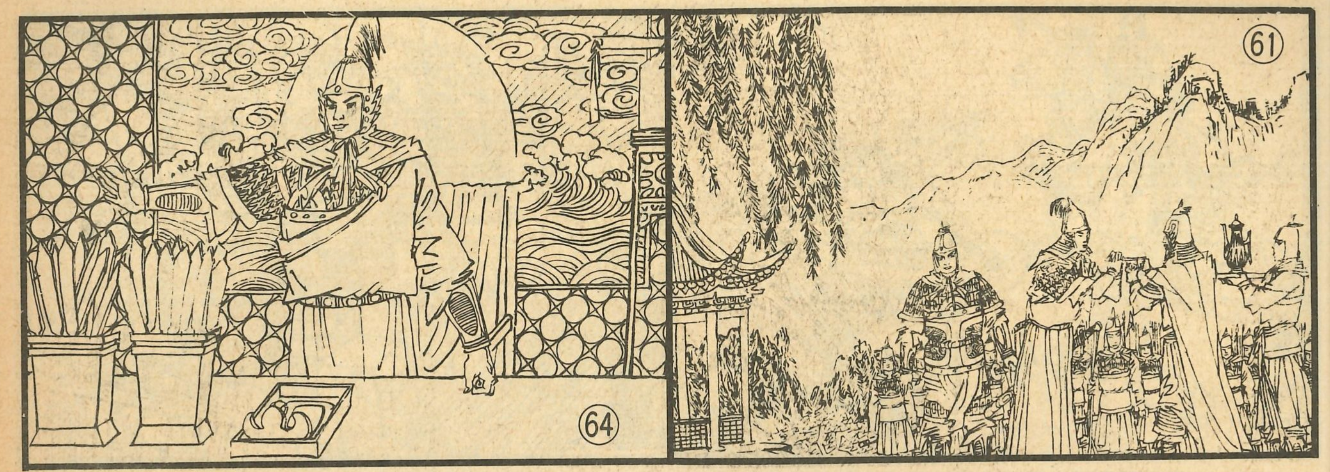
56　大元帥抽出第二支令箭說道：「衛蛟聽令，命你帶領五千人馬，爲糧隊總鎮，押解糧草，發兵邊關。糧乃軍中之膽，務必格外小心。」

59　大元帥心如烈火，催軍前進，日夜兼程，向邊關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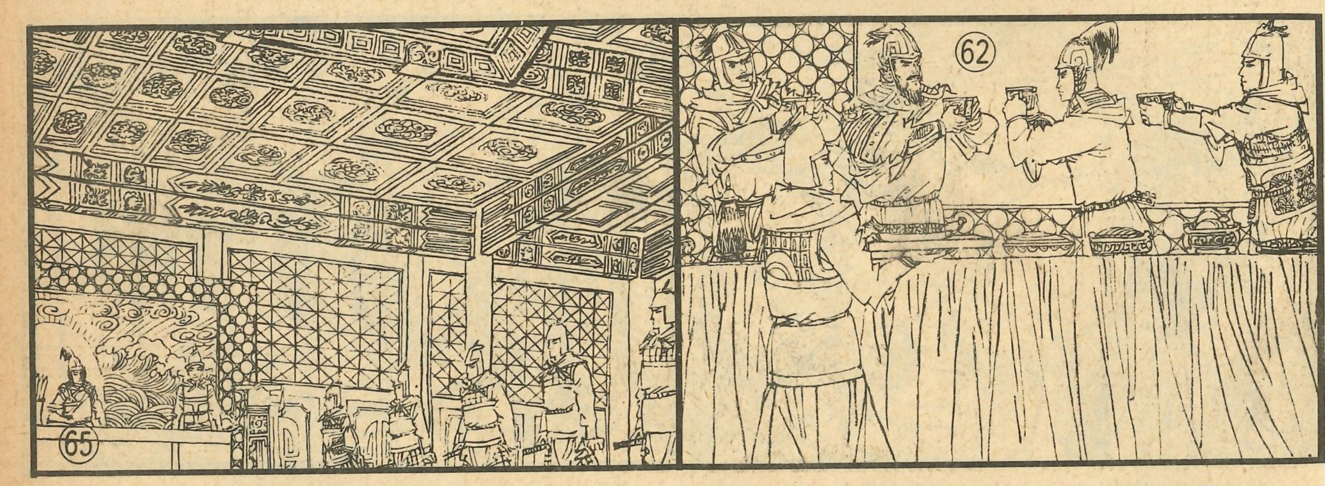
57　衛蛟接令，飛身上馬，她即調齊五千人馬，和早已備好的糧草，手執棰金虎頭槍，在一旁等候。

60　却說邊城三面被叛軍包圍，唯留下北面。三年前老元帥皇甫敬不幸被叛軍擄去，邊城的守將吉星老將軍，帶領五千兵士，在百姓的幫助下，沉着應戰，以寡敵衆，一直堅持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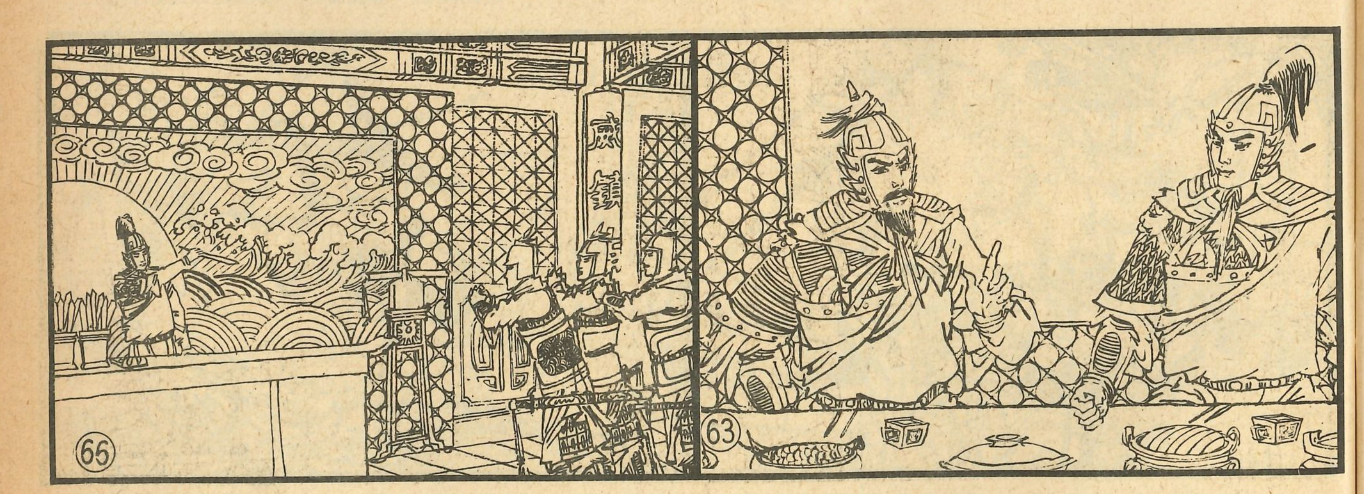
61　告急本章，像雪片一樣往京裡飛去。老將軍望眼欲穿，這日忽聽探子來報，說援兵已到，真是喜出望外。他親自率領兵士，打開北門，出城到十里長亭迎接大元帥。

64　少華聽說父親還活着，暗自鬆了口氣。他傳令全軍，只休息一宿，明日與叛軍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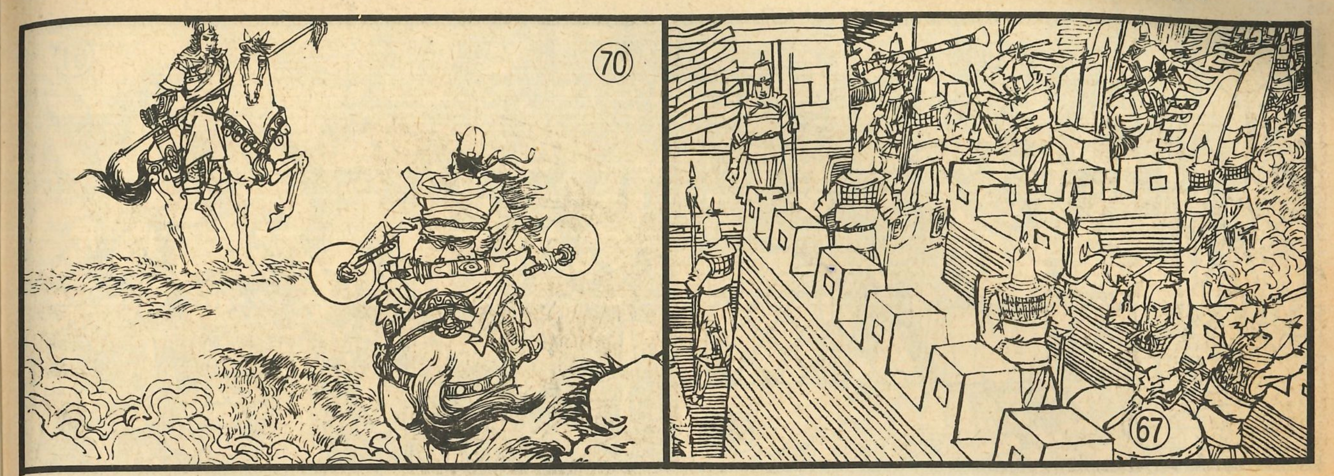
62　吉老將軍把自己的總兵衙門，讓給大元帥做帥府轅門，並設宴爲大元帥洗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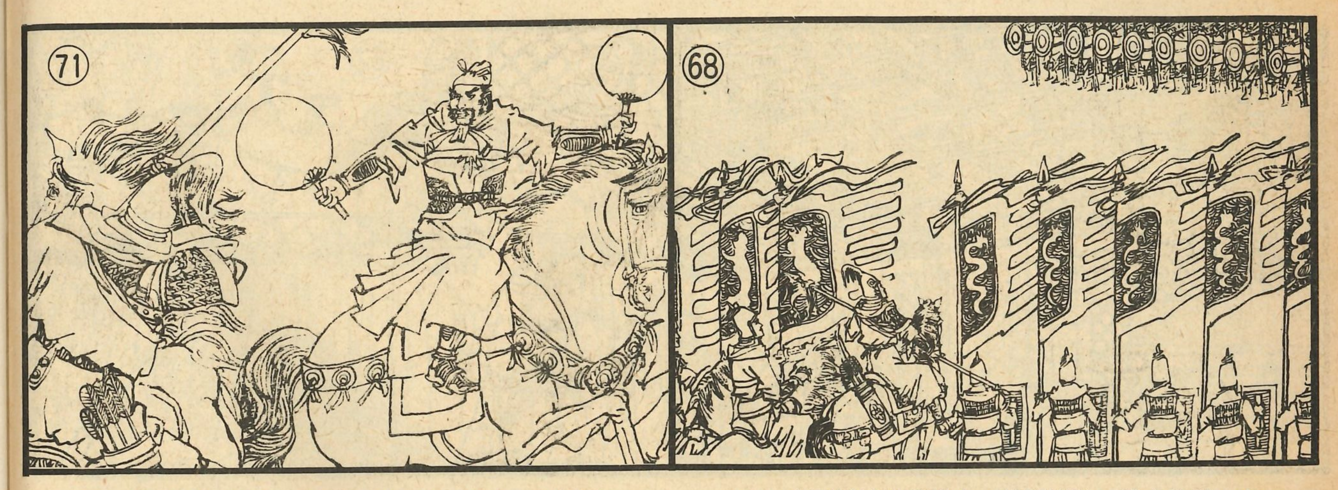
65　第二天，大堂上鼓聲咚咚，百員勇將在兩廂站立待命。少華在虎案前命令道：「今日交鋒，要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本帥決定親自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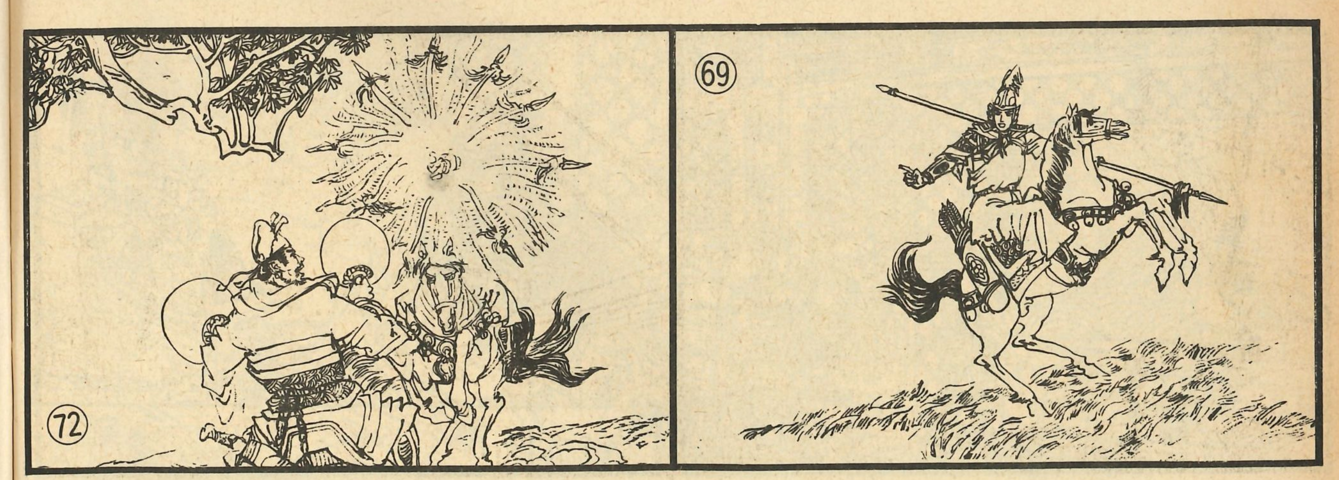


63　席間，大將軍將敵情詳細地向大元帥作了介紹：「叛軍十萬多人，爲首的叫鄔必凱，十分驍勇。老元帥雖被捉去三年，從未見首級掛出，想必還活着。這帮叛軍人雖多，但無軍紀，大元帥虎駕親臨，定能殲滅叛軍。」

66　衆將一聽，紛紛勸阻。少華堅定地說：「本帥戰略已定，列位將軍不必多言。」隨後，他令軍政官調齊一萬人馬，留下九萬精兵，由老將軍帶領守城。







67　隨後，少華傳令將南門開放，吊橋平鋪。一萬人馬衝出南門，老將軍在城樓上打起標遠鏡，擂鼓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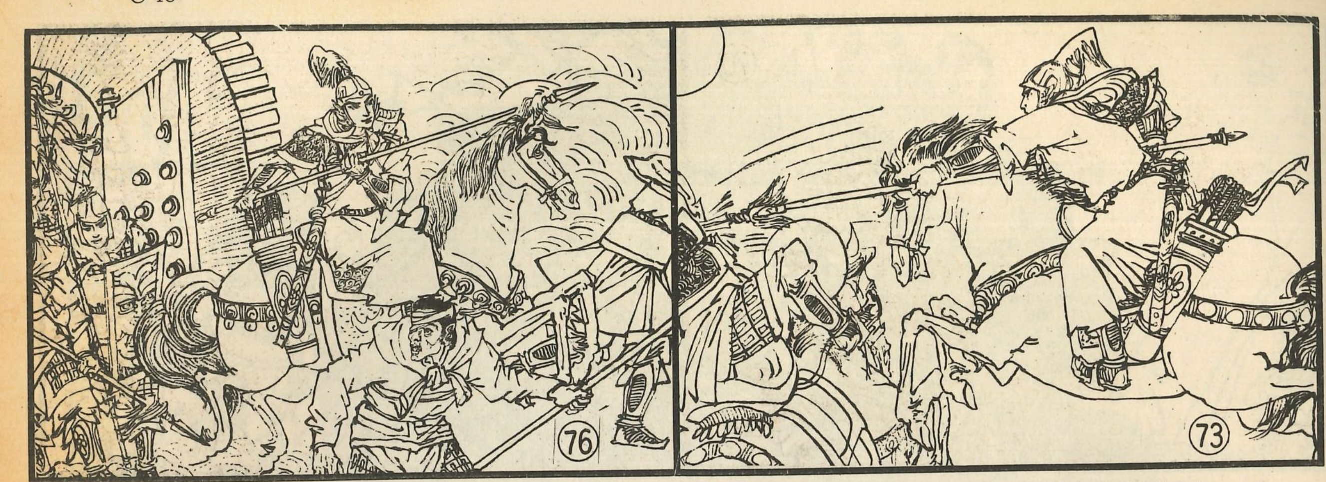
68　大軍到城外戰場上，排開陣勢，設立旗門。少華勒馬橫槍，只見對面鄔必凱的軍隊刀槍密佈，殺氣騰騰，兩軍形成對壘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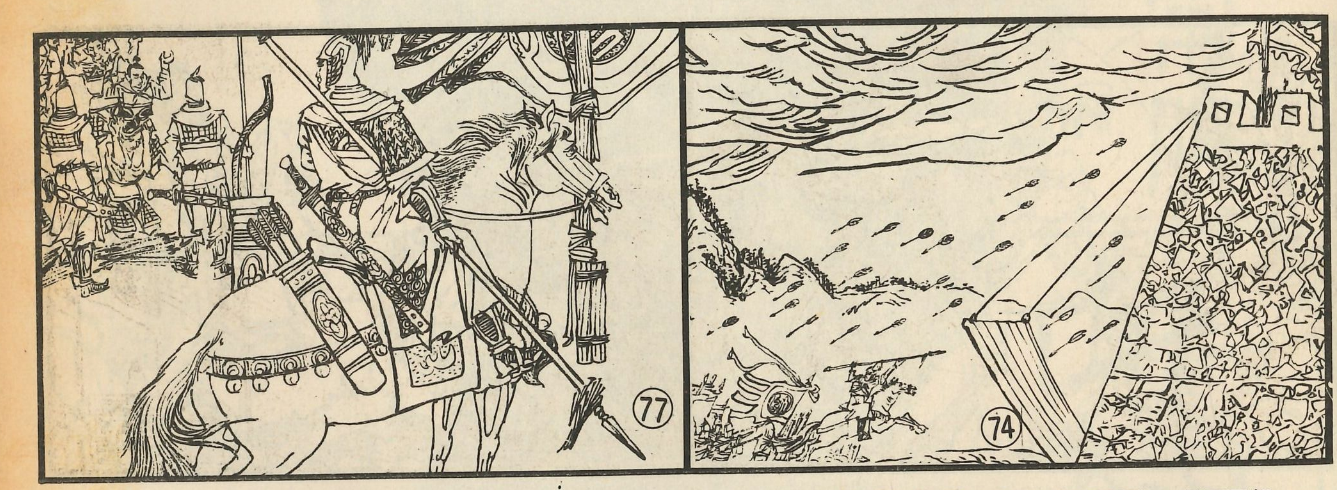
69　少華見敵人如此猖狂，命令點炮。三聲炮响，他一提馬繮，來到戰場中間，單手執槍，起右手一指，大喝道：「叛賊聽了，命你們爲首的鄔必凱前來送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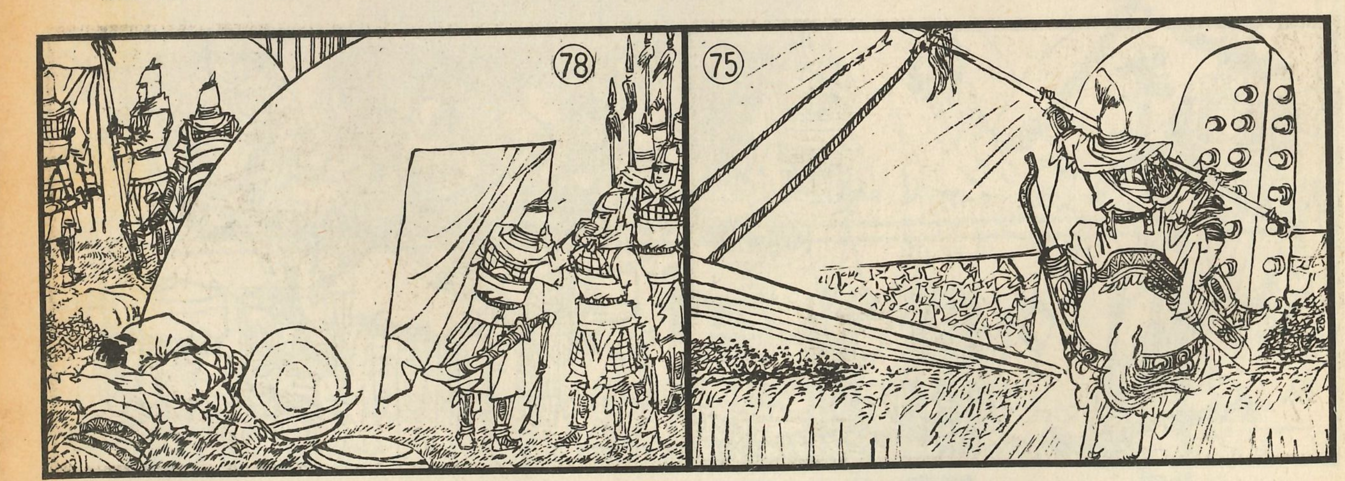
70　少華喝聲剛落，敵寇大嘩。鄔必凱聽了火冒三丈，把馬一提，衝上前來。只見他形容醜陋，臉露兇相，手執二柄紅銅錘，足有西瓜大小。

71　這時戰鼓咚咚，兩邊兵士喊殺聲震天。兩匹馬一靠近，鄔必凱掄錘就打，少華擧槍蕩開錘頭，乘勢而刺，鄔必凱收轉錘頭招架，槍被蕩開。兩人奮力戰了三十個回合，不分勝負。

72　少華見不能取勝於他，知道碰上了强手，便决定以智取勝，他使起當年跟黃鶴山人學的槍法，颼颼地揮舞起長槍來，銀槍上下飛舞，一槍緊似一槍，只見槍光不見人影。







73　此時，太陽已經很高，銀槍舞出道道寒光，刺得鄔必凱眼花撩亂，只能招架，不能還手。少華看準機會，一槍將鄔必凱挑下馬來。

74　隨着喝彩聲，兩個短刀手衝了過去，割下了鄔必凱的頭。賊兵們一看不好，爭先恐後往回逃。少華一馬當先，帶領一萬大軍如潮水般追殺過去，直至叛軍營門前。

75　守營的叛軍拉起吊橋，營牆上亂箭像雨點般射過來。少華揮舞長槍，上護身，下護馬將亂箭撥開，衝到濠底，濠底佈滿尖刀，少華緊夾馬肚，拽緊繮繩，白龍駒前蹄高起，一聲嘶叫，越過濠溝。

76　叛賊一看，驚慌失措。少華趁機用槍尖割斷吊橋的繩索。衆將領衝過吊橋，撞開營門，勇猛衝進敵營，奮力厮殺。賊兵丟戈棄甲，抱頭鼠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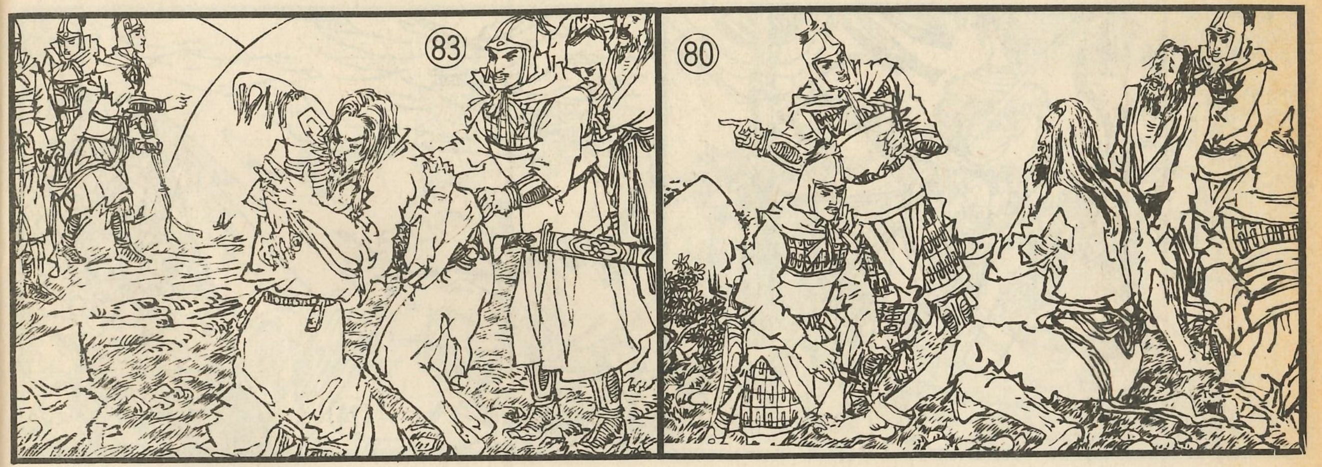
77　少華率領大軍越戰越勇，賊兵爭先恐後，棄營逃走。有的逃到叛賊的山寨，有的被截住投降。不一會兒工夫，平叛大軍大獲全勝，俘虜賊兵八千多人，繳獲無數刀槍劍戟，米麥豆粟、金銀財寶。

78　在清點戰利品的同時，少華派人去尋找老元帥。一小隊兵士來到一座營帳前，掀開帳門，發現裡面漆黑一團，臭氣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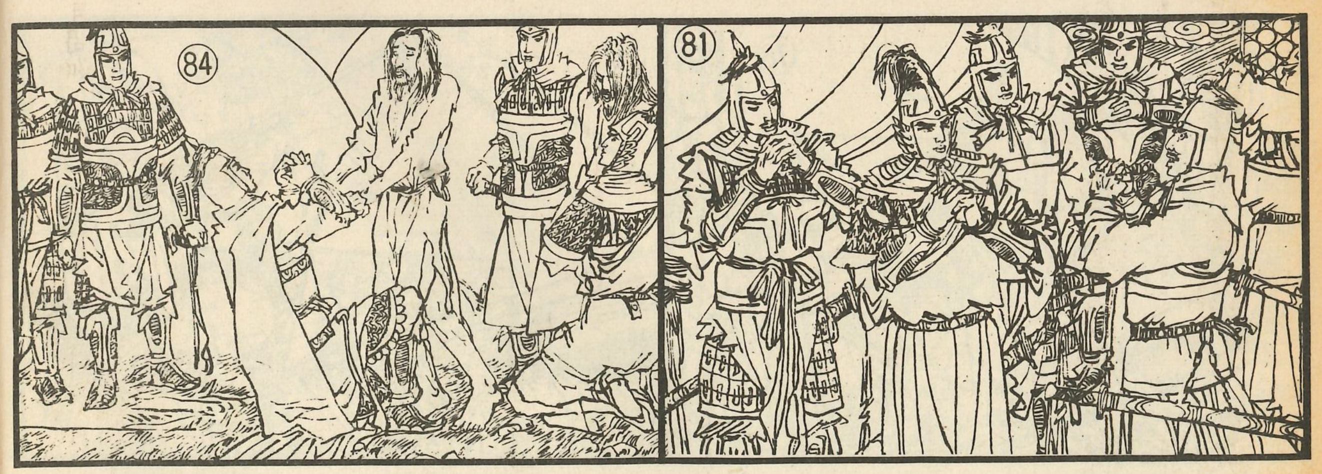
79　兩個士兵摸黑從裡面背出兩個被鐵鏈捆鎖着、骨瘦如柴、披頭散髮的人來。這正是三年前誤中敵人奸計，跌在陷馬坑裡被俘的老元帥皇甫敬和先鋒將衛煥。

82　少華說完實話，帶領衆將走出中軍大帳，去迎接老元帥。老元帥和老將軍則被士兵們攙扶着，蹣跚而來。少華一見，撲上去跪在地上，對皇甫敬叫道：「爹爹，不孝孩兒搭救來遲，罪該萬死！」



80　老將軍們衣衫襤褸，已被糟塌得不成樣子。士兵們，立刻把他們身上的鏈條、鐵鎖砸開，並告訴他們成宗皇帝派來的平叛大元帥已將鄔必凱的叛軍全部殲滅了。老將軍聽了，不禁老淚縱橫。

83　皇甫敬滿臉狐疑，少華流着淚說：「爹爹，難道孩兒少華都不認識了？」皇甫敬捧起少華的臉仔細一看，眞是自己的兒子，不禁一把抱住他痛哭起來。



81　却說少華，聞報救出了老元帥，心中大喜。剛要去迎接，又恐自己被父親認出，容易在衆將領中引起誤會，便招集衆將，把自己的經歷和眞實姓名原原本本說了出來。衆將一聽深表同情，對大元帥更加佩服。

84　老先鋒衛煥見此情景，也悲嘆起來。正在這時，人羣中衝出一員小將，跪在他面前連叫，「爹爹，不孝孩兒搭救來遲，罪該萬死！」老將軍頓時吃了一驚：自己是沒有兒子的呀！
（待續）

上文提要：北京城中近月來頻頻發生姦殺案，死者多數是高官夫人與千金，甚至九城兵馬司的如夫人也被姦殺，且停屍在天壇的祈年殿上，這些死者身上均留下以鮮血繪畫成的巨型洞簫為表記，除此之外有的高官竟失去了金印，為此，全城戒嚴，而皇宮發動了京中三大股官兵四出挨家搜查……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楊　柳・文／可　飛・圖

俠影魔踪

龍潭清妖氣　虎穴降魔頭

「師哥，慢點走啊！」

「不行，我們必須趕快將這兒的事情辦好，還得立即趕赴六盤山去哩！」

「急也不在這一時半刻呀……」

「小師妹，妳……」

「小師妹，小師妹，你為什麼老是叫我小師妹？」石小玉大發嬌嗔，索性停下來不肯走了。

丁志中也祇好停了下來，苦笑道：「妳……本來是小師妹嘛。」

「不行！人家已和白師姊一樣的高，你為什麼不叫白師姊為小師妹？」

「那……妳要我怎麼樣的叫妳呢？」

「也和白師姊一樣，叫名字。」

「好吧，小玉，我們該走了！」

不說走還好，丁志中一說走，石小玉却反而在路邊坐了下來，道：「我……好累呀！」

「小玉，妳……」

「我祇是想問你一句話！」

「妳……有什麼不舒服嗎？」

「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告訴你，我好舒服。」

「那……妳為什麼說好累？」

「逗着你玩嘛……嗨，師哥，你說，我跟白姊姊，誰最美？」

丁志中一怔之後，苦笑道：「這就是妳所要問的話？」

「是啊！說呀！」

「當然是妳最美啦！」

「眞的？」

「我幾時說過假話？」

「可是，你……你祇喜歡白姊姊……」

丁志中苦笑忖道：這小妮子人細鬼大，我可得特別當心才行……

他口中却連忙含笑道：「小玉，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妳……」

「我不信，我也看得出來……」

「我可以對天發誓……」

「我不要你發誓，祇要你告訴我，為什麼最喜歡我？」

「因為，因為妳最美，又是我的小師妹，也是代師傳藝的小師傅，所以，我非常的喜歡妳，也非常的尊敬妳。」

「我不要你把我當成小師傅來尊敬我，祇要你也像喜歡白姊姊一樣的喜歡我，就夠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

對於這個情竇初開的小師妹的這一番情意，丁志中却是有啼笑皆非之感。

這倒並非石小玉對他沒有吸引力，也不是他故作矯情。

因為，他不是見異思遷的登徒子，他的一縷情絲，早已繫在白鳳儀身上了。

同時，由於石小玉經常代師傅傳藝，所以，他將她當作小師傅一般地尊敬也是事實。

所以，嚴格來說，他對她是敬多於愛的。

此刻，他明白，如果再扯下去，必然還有更尷尬的場面出現，因此，他當機立斷，含笑點首，但語氣却是模稜兩可地道：「當然，當然，都是我的師妹嘛！」

不等她接話，又立即接着說道：「小玉，別耍賴了，咱們走吧！」

「好，你拉我起來。」她伸出纖纖玉手，一副嬌慵無力的俏模樣。

丁志中不敢再惹她，一言不發，拉起她之後，立即展開脚程，向城中疾奔而去。

洪立已在城門口等待，一見面就咧嘴笑道：「丁大哥，幸不辱命。」

丁志中笑問道：「城內已戒嚴？」

「是的，這是賈大人的令箭。」洪立雙手送上一支令箭。

石小玉嬌笑道：「咱們可以高來高去，要這勞什子幹嗎？」

丁志中正容的說道：「小玉，禁城之中，有時候是可以用得着的。」

接着又向洪立問道：「洪兄弟，有沒有牟大海、古如山這二人的消息？」

洪立正容答道：「據賈大人猜測，他們很可能留在魏忠賢那邊。」

「你可知道魏忠賢的官邸嗎？」

「知道。」

「好，請帶路……」

儘管整個禁城都戒嚴，但有了九城兵馬司的令箭，這三個年輕人却是通行無阻地，到達了魏忠賢的官邸前。

魏忠賢自封為九千歲，氣焰萬丈，滿朝文武，無不懾服於他的淫威之下。

像這種權勢僅次於皇帝的人物，其官邸的宏偉豪華，自不難想像的。

丁志中一面四處打量着，一面喟然長嘆，說道：「官肥天下瘦，似此種權奸當道，民何以堪……」

不料他們這一逗留，已引起魏府門前守門武士的注意，其中一個武士立即趕了過來，怒聲叱道：「大膽狂民，還不滾開！」

丁志中俊面一沉之間，洪立却笑問道：「丁大哥要不要教訓教訓他？」

石小玉搶先嬌笑道：「好呀！」

洪立向那武士一掌摑了過去，並朗聲笑道：「你先滾一滾給我們瞧瞧……」

那個武士倒是很聽話，被洪立一掌摑得就地接連滾了五六滾，才靜止了下來。

這一來，其餘七個守門武士，一齊暴喝着撲了上來，揮刀就砍。

祇見洪立飛快地在那七人中一陣游走，那七個武士的大刀都脫手飛去，而且，每人都挨了兩記耳光，正在火辣辣的熱着。

就當那七個武士怔愣出神之間，洪立已戟指沉聲喝道：「回去告訴魏忠賢，就說斷腸簫門下，丁少俠、石姑娘俠駕光臨，叫他開中門恭迎。」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批守門武士是官府中人，對江湖人物未必會瞭解，但對這一天之中「斷腸簫門下」將這一座禁城鬧得沸沸騰騰，這批人也自然早已聽到了。

因此，洪立這一報出了來歷，那本已被兩記耳光摑得昏頭轉向的武士們，一下子就清醒了過來。

他們雖然清醒了，却是一個個呆若木鷄，面面相覷地，誰也不敢吭氣。

洪立又好氣，又好笑地，沉喝一聲：「你們是死人……」

那位領班的武士這才囁嚅地說道：「少……少俠請等一等，我……馬上進去通報……」

洪立不耐煩地一揮手道：「快！」

「是。」

那武士返身飛奔入內，剛進大門，就幾乎和剛剛由裡面出來的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那個由裡面出來的人正是東廠總管谷太監了。

谷太監身手奇高，自然不會被一個武士撞着。

他一把抓住那武士，沉聲叱喝道：「你瘋了麼？」

那武士結結巴巴地說：「谷公公，您來得正好了……」

「何事驚慌？」

「外面……斷腸簫……要見魏公公……」

一聽「斷腸簫」這三個字，谷太監立即臉色一變，想要返身向內奔去。

但大門外的丁志中已發現了他，並朗聲笑着飛身而前，道：「谷公公也在這裡，那眞是巧極了，也好極了！」

「丁少俠好！」谷太監不自然地笑了一笑：「老朽剛剛將丁少俠俠諭，轉報魏公公。」

丁志中含笑說道：「我正要見魏忠賢，就煩你谷公公帶路吧！」

「是。」谷太監扭頭向那仍然呆立一旁的武士喝道：「還不快去通報？」

「是。」那武士恭應着飛奔入內。

谷太監擺手作肅客狀，道：「丁少俠……還有這兩位少俠都請！」

有着谷太監帶路，儘管魏府戒

備森嚴，却也能通行無阻，直行到達魏忠賢所居住的精舍前。

一身便服，腦滿腸肥的魏忠賢，已在精舍前的台階上相迎，不等谷太監引見，首先抱拳長揖道：「三位少俠俠駕光臨，蓬蓽生輝，老朽未及遠迎又來不及更衣，尚請多多包涵。」

「好說，好說……」丁志中一面抱拳還禮，一面冷眼向對方打量着，心中却在嘀咕着：「這個權傾天下的太監，看外表一點也不奸呀……」

進入花廳，分賓主就坐之後，谷太監才替雙方引見，然後他自己却藉故告退。

目送谷太監離去的背影，丁志中飛快地向石小玉、洪立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向魏忠賢開門見山問道：「魏公公，在下的意見，已經由谷公公轉達了，魏公公是否還有什麼疑問？」

魏忠賢尷尬地一笑道：「沒有，對於少俠的令諭，老朽完全遵辦。」

丁志中冷冷地一笑道：「魏公公，有幾句話，我必須先行說明，我是一個草莽武夫，不習慣於官場中的繁文褥節，說話也是直來直往，所以，如果字語之間，有什麼不當之處，尚請多多包涵。」

「這情形，我知道。」魏忠賢摸着他的光下巴，含笑道：「少俠有話，請儘管直言。」

「那麼，我問你，公孫泉手下的牟大海、古如山二人，是否在你這裡？」

魏忠賢自稱九千歲，權傾天下，炙手可熱，平常滿朝文武，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都對他畢恭畢敬，奉承巴結唯恐不及，即使是當今皇上對他的說話，也是很客氣的，何曾有人敢用丁志中目前這種說話的方式在他面前說話。

但魏忠賢可能平常見慣了那些脅肩諂笑的奴才相，偶然見到了丁志中這種說話的方式，覺得很新鮮，因而不但不以為忤，而且答得也非常之爽快：「是的，方才，我和谷均還開導過他們。」

「他們怎麼講？」

「他們還沒有死心。」

「難道你不能影響他們，甚於命令他們就範嗎？」

「少俠是明白人，他們不是官府中人，我可沒法命令他們……」

「但他們是赤城山莊莊主公孫泉的徒弟，而公孫泉是你的乾兒子。」

「這個……」

丁志中俊面一沉道：「這個，表示你沒有誠意和我合作，是不是？」

「少俠言重了，我……一定盡力制止他們，不許胡來。」

「怕祇怕，你是眞的無能為力了，魏公公，我問你，谷均何在？」

「他……」魏忠賢苦澀地一笑道：「可能是在繼續勸導他們兩個……」

石小玉冷笑道：「祇怕不是勸導吧！」

魏忠賢聞言臉色一變，道：「石姑娘此話怎麼講？」

石小玉嬌笑道：「很可能是在商量着，如何將我們放倒在這裡？」

魏忠賢正容道：「石姑娘，茲事體大，妳可不能含血噴人！」

「你要證據？」

「不錯。」

「好！你等着……」

說話間，祇見她右手向上一揚，一蓬黑影，向屋頂疾射而去。

石小玉隨手射出的是一把瓜子，但却有如鐵蓮子似地，粒粒穿透天花板和瓦面，使得潛伏屋頂上的人，發出一聲慘叫之後，滾落地面來。

很顯然，那個人顯然已是兇多吉少。

石小玉方自目注臉色大變的魏公公冷笑一聲，同時廳外也傳來一聲冷笑：「丫頭好狠毒的手段……」

石小玉並未加以理會，仍然是向魏忠賢冷笑道：「魏公公，你怎麼說？」

魏忠賢苦笑一聲，道：「我……實在是不知道……」

「我也希望你是不知道，否則，皇上面前，有得你好看的。」

石小玉說話間，已向丁志中、洪立二人一打手勢，穿窗而出。

她是藝高人膽大，明知窗外會受到狙擊，却仍然向窗外硬闖。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石小玉的嬌軀才出窗口，兩道寒閃已電疾地交剪着向她攔腰斬下。

一串金鐵交鳴聲中，祇聽得石小玉發出一聲清叱：「鼠輩找死！」

也幾乎在此同時，發出一聲慘號。不！那祇是半聲慘號。

因為，慘號祇發出一半，就戛然而止。

當丁志中、洪立二人相繼射落窗外時，祇見石小玉若無其事，俏立花圃中，她面前丈遠處，並肩立着兩個勁裝漢子，也就是牟大海、古如山。

窗前五尺處，陳着三具屍體，其中一具是被瓜子擊斃，由屋頂滾了下來的；另兩具死狀更慘，連肩帶背，幾乎算是腰斬。

那具被瓜子擊斃的屍體手中，還抓着一把鶴嘴壺。

很顯然，他們為了省事，居然連江湖上下五門的迷魂藥也使了出來。

丁志中目光一掃之下，禁不住的冷笑一聲：「卑鄙無恥的東西！」

石小玉揚手止住丁志中，目注牟大海、古如山二人，沉聲說道：「諒你們兩個，沒這麼大的狗膽，是什麼人在給你們撐腰，叫他滾出來！」

一聲洪烈狂笑起自暗影中：「丫頭，乳臭未乾，口氣倒是夠狂的。」

另一個沙啞語聲邪笑道：「人也算不小啦！還是清水貨，哈哈……」

丁志中臉色一沉，洪立却臉色大變地，促聲道：「石姊姊當心，那兩個魔頭是不好惹的！」

石小玉漫聲應道：「那是什麼東西？」

洪立接道：「那是『大漠雙妖』，是莊主兩個最得力的助手……」

他的話還沒說完，那沙啞語聲已冷笑接口道：「老夫先宰了你這吃裡扒外的小雜種……」

隨着語聲，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似地，一晃而來……

石小玉一面飛身攔截，一面沉叱道：「鼠輩躺下……」

「嗆」然巨震聲中，兩道人影一觸即分。雙方都是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了丈外。

現在可以看清楚了，那語聲沙啞的人，是一個兩鬢斑白，身裁瘦小的黑衣老者。

祇見他一雙精目在石小玉的週身上下的溜溜直轉，一面邪笑道：「好一個美人胚子，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石小玉手橫長劍，冷然凝注對方，沒有接腔。

黑衣老者又邪笑道：「小乖乖，妳不是要老夫躺下嗎？來來，咱們一齊躺下來，才夠意思……」

另一個黃衣老者也緩緩而出，並沉聲說道：「老二，這朵花兒很棘手……」

黑衣老者笑道：「越是棘手，才越夠刺激呀！」

「……」石小玉仍未吭聲。

洪立以眞氣傳音提醒了她，道：「石姊姊，這兩個老妖邪門玩意很多的，不可輕敵，必須全力以赴，速戰速決，殺他個措手不及。」

「……」石小玉祇微微點了點頭。

這時，魏忠賢、谷均二人都已由窗口探出頭來，魏忠賢並顯得很惶急地，連連搖手道：「諸位千萬別動武，請聽咱家一言。」

丁志中却向他冷笑道：「魏公公，別做戲了，還要不要我提出證據來？」

魏忠賢苦笑道：「丁少俠，我事前不知道他們又有人來了。」

那黑衣老者接着說道：「很抱歉，咱們剛剛趕到，來不及向魏公公請安。」

魏忠賢連忙接着道：「那不敢當，咱家祇是求各位不要動武，是由哪兒來的，還是回到那兒去。」

那黑衣老者拈鬚微笑道：「這可恕難從命，咱們是奉命而來，豈能空手回去！」

石小玉頭也不回的冷笑道：「魏忠賢，你別故作姿態，咱們這一場斷殺，是難免的了！」

呼名道姓，又疾言厲聲，這對魏忠賢來說，是一項莫大的侮辱。

但此時此地，魏忠賢却不得不强忍，而且還不得不涎臉笑道：「石姑娘……我……可是一片誠意。」

「我也是一片誠意，」石小玉嬌笑道：「如果那兩個老殺才勝了，你可以樂得坐享其成，敗了哩，你仍然當你的九千歲，我也不會將你怎麼樣。」

石小玉的話越說越難聽，急得魏忠賢連聲苦笑道：「石姑娘，妳……妳……」

「我怎麼樣？」

「請……請饒了我吧！」

「可以，閉住你的鳥嘴！」她的詞鋒轉向丁志中：「師哥、洪兄弟，那兩個暫時交給你們。」

「得令！」

洪立恭應聲中，石小玉又向那兩個老者冷然喝道：「兩個老殺才，一起上吧！」

那黑衣老者笑道：「人小小，胃口可眞大呀！」

黃衣老者笑道：「不論她的胃口有多大，這種事，祇能一個一個的來，老二，這回，我讓你先拔頭籌。」

黑衣老者淡然一笑道：「我先謝啦。」

別看他們滿口邪話，態度輕鬆，但實際上，他們並未輕敵，而是借着說話的機會，默提眞力，以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石小玉的情形也差不多。

她深知這兩個老妖不好惹的，也深知丁志中不是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敵手，儘管有一個洪立可以幫忙，但如果拖下去，丁志中準定會吃虧。

因此，石小玉決定聽洪立的建議，以最大的力量，求速戰速決。

也由於她正在默運玄功，因而任由對方邪話連篇，却不予理會。

她的長劍上却已冒出尺許長的炁芒，有如蛇信似地吞吐着。

一旁的黃衣老者沉聲喝道：「老二不可輕敵，這丫頭已練成了馭劍術……」

黑衣老者笑道：「我知道……」

洪立也以眞氣傳音提醒石小玉：「石姊姊，當心那老妖的邪門玩藝兒。」

這些日子以來，石小玉的江湖閱歷，已大有增進。

同時，對於「大漠雙妖」這一對老妖的一切，也已由乃母口中早就獲悉瞭解。

原來「大漠雙妖」海瑞、海青，係同胞兄弟，不但是天生異稟，而且自幼獲得異人傳授，精於探捕，並且善長各種迷神藥物。

高强的武功，再加上神奇的迷神藥物，等於如虎添翼，關外地區，被他們汚辱過的良家婦女不可勝數，在關外横行多年，從未遇過敵手，因而獲得「大漠雙妖」的綽號。

石小玉既然深知對方的底細，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儘管她在默運玄功，但一雙美目却儘在對方二人的身上，不停地掃視着。

海青「黑衣老者」入目之下，邪笑道：「小妞兒，別挑精揀肥，咱們兩兄弟功夫都差不多，也都能憐香惜玉，待會，一定伺候得妳欲仙欲死就是……」

話未說完，他的長劍突然出鞘。

隨着長劍出鞘之勢，一蓬粉紅色的霧氣，也電疾地向石小玉兜頭蓋面罩下。

但石小玉早已蓄勢待發，因而不等那粉紅色霧氣近身，人已身劍合一地向一旁閃避。

不！石小玉閃避是假，想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行誅殺海瑞「黃衣老者」，才是眞正的目的。

由於她與海瑞之間不過是四五丈的距離，在她施展馭劍術的情況之下，但見精虹一閃，海瑞連「不好」的念頭都沒有轉完，就已經身首異處了。

平心而論，海瑞的功力，縱然是遜於石小玉，但所差也不會太多。

依常情來說，石小玉不可能這麼輕易的得手的。

但問題却在海瑞根本沒想到，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會有這「神來之筆」。

同時，他也自信，憑乃弟海青的身手，再加上那種神奇的迷神藥物，已經是穩操勝劵，毋須他費神，而樂得在一旁看熱鬧。

當然，天道正義，他的惡貫滿盈，也是原因之一。

但石小玉這意外的行動和豐碩的收穫，却沒獲得丁志中、洪立二人的喝彩，而祇換來海青一聲驚恐與悲憤交集的厲叱。

原因是，洪立深知那迷神藥物的厲害，正和丁志中搶佔上風位置，而與牟大海、古如山二人展開一場遭遇戰。

海青厲叱聲中，也施展馭劍術，向石小玉疾射而來。

而石小玉也正挾戰勝餘威，撲向海青。

兩下裡勢急勁猛，但見兩道精虹，有如游龍天矯似地，一觸即分，一分即合……令人目眩神迷，而那森寒劍氣，使得遠在十來丈外觀戰的魏忠賢也爲之直打哆嗦。

當兩道精虹第五次接觸時，發出一聲裂帛爆響，隨即一齊消失。

海青身軀搖晃了一下，然後徐徐的倒了下去。

石小玉雖然俏臉煞白，却仍然手橫長劍，靜立如山。

另一邊，丁志中、洪立二人雙戰牟大海、古如山的惡鬥，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這一組，洪立年紀雖輕，却比對方二人中任何一人的身手都高。至於丁志中，雖然身手較差，但在百招之內，也足能從容應付。

也由於他們的惡鬥尚未超過百招，因而儘管激烈，却仍然是一個勝負難分的平局。

但石小玉以雷霆萬鈞之勢，連番獲勝之後，牟大海、古如山二人心中已有脫逃之意。

兩人以眞氣傳音交換意見之後，古如山突然飛身而起，振劍向石小玉撲了過去。

這是一個非常意外的行動。

因爲，武林中，祇要是行家，都知道馭劍術的威力雖然强大，却也是最消耗眞力。

而且，施展過馭劍術之後，必須調息過一陣子，才有再戰之能。

石小玉方才敢馭劍術連創兩個功力與她差不多的强敵，儘管她誅殺海瑞時，用了心機而省下不少氣力，但其眞氣的消耗也非常之大。

此情此景，依常情來說，石小玉已等於是一個沒有自衞能力的平常人。

因此，牟大海才於與古如山以眞氣傳音交換意見之後，決定乘機將石小玉殺掉。

這是一個非常狠毒的如意算盤。

因爲，祇要殺了石小玉，剩下來的丁志中、洪立二人，就可以從容解決了，而原來一敗塗地的局面，也將立即扭轉過來。

在這刹那之間，不但牟大海向石小玉疾射而來，而那位行踪詭秘的東廠總管谷太監也由暗影中疾射而出。

當丁志中、洪立二人發覺牟大海的意圖之後，也雙雙怒叱着飛身攔阻。

這是一個非常驚險而又緊張的刹那。

三方面的行動，儘管有先後之

分，但其中的差別却是非常微小的。

說得實在一點，這三方面的行動，幾乎算得上是同時發動的。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人影飛閃中，發出一聲悽厲慘號，所有的人一齊都被僵住了。

石小玉仍然是俏立如山，但她的長劍却抵着谷均的前胸，披唇微哂着。

她的旁邊，横躺着被腰斬的牟大海屍體，和呆若木鷄的古如山。

原來就在刹那之間，她不但殺了牟大海，點了古如山的穴道，也將居心叵測的谷均，嚇得直哆嗦。

這情形，使得丁志中、洪立二人如釋重負似長吁一聲，並抬手拭去額頭的冷汗，洪立並一翹大拇指，笑道：「石姊姊，妳眞行。」

其實，石小玉比洪立還小兩歲，不過在外表上看來，早已像一位大小姐了。

人，就是這麼不可思議的動物，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別人將她的年齡估低一點，尚未成年的，却希望別人將她當作大人才稱心。

目前的石小玉，就是在這種心理之下，很稱心地接受「石姊姊」的稱呼。

祇見她嫣然一笑，但却立即俏臉一沉，向谷均冷笑道：「谷均，別以爲我不敢殺你！」

谷均身軀一抖，道：「石姑娘……我……我是一番好意……」

「好意？」

「是的，我怕牟大海乘機傷害妳……」

石小玉收回長劍，冷冷地一笑道：「好！我姑且相信你！」

谷均躬身苦笑道：「多謝石姑娘。」

石小玉俏臉又是一沉，沉聲說道：「不用謝，但我命令你，從現在起，必須接受我的指揮。」

「是，這是老朽的光榮。」

「少廢話，去叫魏忠賢過來。」

「是……」

這時，洪立走到仍然躺在地下的海青身前，踢了一脚，道：「別裝死，起來……咦！」

原來海青早已死翹翹啦！祇是全身不見一絲血漬。

洪立繼一聲「咦」之後，扭頭向石小玉笑問道：「石姊姊，這老鬼是怎麼死的？」

「我賞了他一記『玄玉掌』。」

「啊！妳已練成了佛門絕學『玄玉掌』……」

「現在還談不上練成，我師祖說，最多祇能算是有七成火候。」

「石姊姊，我好羡慕妳。」

「不用羡慕，我可以請我娘，也將『玄玉掌』傳給你……」

洪立樂得一躬到地，並笑道：「石姊姊，我先謝謝妳啦！」

須知玄玉掌乃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佛門絕藝，可剛可柔，具有無堅不摧的威力。

像這情形，怎不教洪立樂得一躬到地哩！

這時，魏忠賢已在谷均的陪同之下，走了過來，向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石姑娘有何令諭？」

石小玉却向丁志中道：「師哥，我要乘機調息一下，你跟他說。」

「好的。」丁志中點頭問道：「師妹，古如山如何處置？」

石小玉道：「我已廢了他武功，我們帶他一起走，要他帶路。」

洪立接着說道：「石姊姊，我替妳護法。」

石小玉嬌笑道：「謝謝你，本門武功，別走途徑，調息不用打坐，同時還有反擊敵人的力量……」

說完，立即以長劍拄地，站在那兒調息起來。

丁志中目注魏忠賢，沉聲說道：「魏公公，我有話交代，是必須立即要作的，請聽着。」

魏忠賢正容答道：「老朽恭聆。」

「有關公孫泉意圖造反的事，還要我說明嗎？」

「這個……不必了……」

「那麼，立即備妥致肅州駐軍首領的公文，命令他協助辦理善後工作，注意，祇要他辦理善後，有關元兇首惡，由我們負責淸除。」

「是。」

「要谷均率領兩個東廠高手，隨同我們趕赴肅州。」

「是。」

「馬上去辦！半個時辰之內，我們必須出發！」

「半個時辰？」

「不錯。」

「好！老朽馬上去辦……」

「還得另外準備五匹長程健馬。」

「是。」

「記着，如果走漏消息，讓公孫泉漏網，回頭我唯你是問！」

魏忠賢又是一個哆嗦：「老朽不敢。」

丁志中揮揮手：「好了，去辦你的事，我在這兒等你。」

「是……」魏忠賢諾諾連聲地退去了。

丁志中轉身向古如山沉聲說道：「古如山，方才我所說的話，你都全部聽到了？」

「唔……」古如山垂頭喪氣，像隻鬥敗公雞似的。

「以你的罪行來說，本該當場處死……」

「我倒是希望你能立刻殺了我。」

「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你爲什麼反而求死啦。」

「如果有人廢了你的武功，你將會如何感受呢？」

「廢了武功，還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祇要你能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古如山截口冷笑道：「夠了，還是省點精神吧！」

丁志中也冷冷笑道：「你不愛聽不要緊，但必須乖乖地替我們帶路。」

「你們已有洪立，幹嗎還要我帶路？」

「洪立不便帶路，這道理，你多想想就會明白的……」

洪立是公孫泉的徒弟，也是最寵愛的徒弟，儘管由於公孫泉的倒行逆施，屢諫不聽而不得不棄暗投明，但如果要帶領公孫泉的敵人去剿山，不但於心不忍，情理方面也說不過去。

古如山輕輕的嘆了一聲，沒接腔。

魏忠賢和谷均帶着兩個東廠高手，匆匆地走了過來。

丁志中注目問道：「都準備好了？」

「是的。」谷均搶先答道。

「公文呢？」

「由老朽親往，並携有魏公公的令箭，可以不備公文，以便爭取時間。」

這兩個平時不可一世的權奸，顯然是心悅誠服了。

此刻，不但表現得非常恭敬，也竟然想到要爭取時間起來。

「好！」丁志中點首讚許，却又忽有所感地問道：「對了，古如山等人，應該還有同夥在這兒。」

谷均諂笑道：「少俠明鑒，他們是有四個助手在這兒……」

「人呢？」

「方才已押入地牢，以免他們洩漏了消息。」

「好，好，多謝顧慮週到。」

魏忠賢插口笑道：「少俠，這也是爲我們自己着想，站在老朽的立場，祇求順利的蕩平這一場大劫，事平之後並請少俠能高抬貴手，口下留情就足感盛德了。」

丁志中正容說道：「放心，我不會管朝廷的閒事，但却希望閣下以後處理公務時，務必多爲天下蒼生着想。」

魏忠賢連連點頭道：「多謝少俠金石良言，老朽敬遵受教。」

丁志中臉色一沉，道：「別祇是口角春風，如果你口不對心，今後，我會隨時找你的麻煩……」

魏忠賢連連躬身道：「老朽不敢，老朽不敢……」

丁志中走近正在替石小玉護法的洪立身邊，悄聲說：「洪兄弟，

你暫時留在魏公公身邊，協助他處理可能突發的意外事故。」

「好的。」洪立以誠意的語氣接着道：「丁大哥，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答應我。」

「請說，祇要是我能辦得到的事情，一定不會教你失望。」

洪立道：「我想……請丁大哥轉請令師，對家師能夠網開一面，給予老人一個自新的機會……」

一旁的古如山截口冷笑道：「你他媽的，貓哭耗子假慈悲……」

丁志中冷然截口道：「閉住你的狗嘴！」

古如山冷笑道：「不說就不說，此行，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嘿！」

丁志中不再理會古如山，祇是目注洪立，正容的說道：「兄弟，這問題，算是茲事體大，我不敢貿然承諾，但我一定向家師請求……」

石小玉也睜開眼來，含笑說道：「我也會代你向我娘請求。」

洪立淒涼地一笑道：「多謝丁大哥、石姊姊。」

石小玉道：「我想，我娘一定會答應，但問題却在令師武功太高，當彼此拚命搏殺時，那後果是很難預料的。」

丁志中道：「不論後果如何，洪兄弟的心意已經盡到，我們也盡力成全他就是。」

「是的。」石小玉點點頭道：「好，咱們也該起程了……」

* * *

在沉沉夜色之中，一行七騎快馬，啣枚疾走。

馬上是七位武官，但實際上，這七位武官，就是丁志中、白鳳儀、石小玉、谷均和兩個東廠高手，以及古如山等七人所喬裝。

當然，他們之所以喬裝成武官，是爲了掩人耳目。

六盤山位於甘肅中部，山勢奇險，需經六重迂廻盤道，才能到達山頂，故稱爲六盤。

而甘肅省係以甘、肅二州而得名的，又當隴山之西，故簡稱爲隴。

由於甘肅省地形狹長，有如駱駝，一般人爲了便於區分，而有隴東隴西之稱，六盤山爲隴東隴西的分界點。

由北京赴六盤山，最是簡單的捷徑，也在二千里以上，所以，丁志中等此行，算得上是一段遙遠而急促的旅程。

好在他們有着身爲東廠總管的谷均，沿途獲得不少方便。

尤其是馬匹方面，在晝夜兼程急趕的情況之下，必須沿途更換才行，有了谷均同行，則不論是驛站、軍營或官署，隨時都可以更換坐騎。

因此，路程雖長，他們却僅以不到四天的時間，趕到隴東的青州。

在青州，他們沒落店，却在軍營裡休息了一整天，直到當夜三更過後，一行人才繼續他們的行程。

* * *

赤城山莊位於六盤山第四盤一旁的一個峽谷中。

要由盤道中通往峽谷，必須經過一段長約里許的無比險峻的人工棧道。

所以，儘管赤城山莊一直是西北地區的綠林總舵，由於它地勢險峻，兼以莊主公孫泉武藝高强，手下高手如雲，不但官兵無法進剿，俠義道中人也對之無可奈何。

而這，也是促成公孫泉野心日漲，在全國各地設立分舵，招兵買馬準備造反的原因。

這是一個寂靜的黃昏，寂靜得連西北地區那種慣見的，挾着滾滾黃沙的狂風也停止了。

一代梟雄的公孫泉，晚餐初罷，正負手佇立庭前，仰望西天的斑爛彩霞，狀甚悠閒。

悠閒的姿態，加上他那瀟洒出塵的儀表，煞像是一位滿有修養的山林隱士，誰會想到他會是個滿手血腥，野心勃勃的强盜頭兒哩！

也不知他想到什麼得意之事，他那張清癯的臉上，忽然浮起了一抹神秘的笑意。

一個青衫飄拂的文士快步走了過來，向公孫泉笑問道：「莊主有何吩咐？」

公孫泉頭也不回地反問道：「北京有消息送來嗎？」

「有，剛剛才收到。」

「怎麼說？」

「恭喜莊主，在兩位海老爺子的神威之下，石小玉、丁志中、白鳳儀都已伏誅了。」

其實，這是丁志中和洪立所玩的花樣，也就是挾持那已就擒的古如山的助手，利用他們原有的飛鴿傳書系統傳回來的假消息，目的在使公孫泉安心。

「很好。」公孫泉轉過身來，拍拍青衫文士的肩膀，笑道：「好好幹，將來一統天下之後，你就是我的開國軍師。」

「多謝莊主！」青衫文士諂笑着。

「還有嗎？」

「有，東廠總管谷均，已持魏公公密函，率領隨員六名，兼程向這邊趕來。」

「是什麼事？」

「信中沒有說明，祇說一切由谷均面陳。」

「對了。」公孫泉精目一轉，道：「兩天前由青州出發的那七個武

官，莫非就是谷均等那一行？」

「很可能。」

「奇怪？甚麼重要事必須叫谷均親自趕來呢？」

「莊主毋須費心，一切等谷均到達之後，就自然明白了。」

「說得也是……」

一名勁裝漢子在門口躬身稟道：「啓稟莊主，山下有飛書傳到。」

青衫文士搶先問道：「甚麼事？」

「啓稟軍師……」

「別嚕嗦，直截了當的說罷。」

「是…… 那 七 名，啊……不……是六名……那六名武官已進入山區。」

勁裝漢子所說的武官，也就是丁志中等那一行人！

由於快接近山區時，已毋須古如山帶路，暫時將古如山安置下來，才由原有的七人減爲六人。

青衫文士沉聲說着：「傳令下去，隨時報告他們的行踪。」

「是。」

勁裝漢子躬身一禮，快步離去。

公孫泉沉思着說道：「看情形，準是谷均那一行人。」

「是的。」青衫文士附和着。

「祇是，怎會少了一個呢？」

「這個……可能其中有人水土不服，半途病倒了。」

「唔……岷山，你猜猜看，谷均此行，究竟是何事？」

「屬下猜想，九成九是爲了有關莊主大舉起事的問題。」

「對，對，我也正是這麼想的……」

公孫泉方自得意地點頭，一縷嫋嫋簫聲也隨之劃空而來。

公孫泉和他的軍師臉色微微一變，却都沒有說話。

此時，夜幕已經下垂，山區一片寂靜。

在寂靜的山區中，傳來的簫聲更是格外清楚。

他們聽出來了，簫聲來自約莫半里外的一片原始森林中，吹奏的是杜甫的「兵車行」，婉轉凄涼中，似乎隱隱地含有殺伐之聲。

公孫泉似乎是自語似地低聲說道：「莫非是那斷腸簫？」

青衫文士注目問道：「莊主以前見過斷腸簫嗎？」

「沒有，也沒有聽過她的簫聲。」

「據說，斷腸簫的簫聲，能傷人，甚至能殺人於無形之中。」

「不錯。」

「但目前傳來的這簫聲，却並無甚麼出奇之處。」

「唔……」

「所以，目前……可能不是斷腸簫。」

「不是斷腸簫，等閒的人能進入山區，走到那原始森林去吹簫嗎？」

「這個……」

「所以，我斷定九成是斷腸簫，岷山，立刻傳令，加强戒備，我要親自去搜查一下。」

「是。」

青衫文士恭應聲中，那報訊的勁裝漢子又跑了回來。

這回他報告的是那六個武官已進入登山大道，而且也表明了身份，是來自北京的東廠總管谷均。

聽完報告之後，公孫泉向青衫文士沉聲道：「岷山，你一面下令戒備，一面代表我下山迎客，我必須先去森林搜一搜。」

也不等青衫文士的反應，說完之後，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青衫文士也苦笑着快步離去。

約莫頓飯時間過後，表面上以谷均爲首的六名武官，已在公孫泉的軍師任岷山(即青衫文士)嚮導之下，進入議事廳。而公孫泉也恰時趕了回來。

由公孫泉那陰沉的臉色上，不難想見，他此行顯然並不順利。

雙方一番客套之後，首先谷均問道：「莊主，方才聽任老弟說，這兒已發生了神秘簫聲？」

「是的，我判斷她就是斷腸簫湯紫烟。」

「方才，莊主搜查的結果如何？」

「沒有見到人，我一到達那原始森林，那簫聲也隨之中止。」

「那就奇了。」插口的是軍師任岷山。

谷均笑道：「其實，我說沒有什麼奇怪，是莊主天威，將斷腸簫嚇跑了。」

「多謝谷公公的謬奬！」公孫泉注目問道：「谷公公此行是否帶有好消息？」

「有。」谷均含笑說道：「消息非常非常的好。」

公孫泉道：「在下恭聆。」

谷均由一旁的助手中，接過一個黃綾包裹，雙手送到公孫泉身邊的茶几上，含笑道：「這是咱家帶來的一點薄禮，敬請莊主笑納。」

公孫泉拈鬚笑道：「谷公公，咱們已經是一家人了，何必破費？」

谷均謙笑道：「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莊主先行打開看看。」

那黃綾包裹內，還包着好幾層油布，裡面赫然是兩顆人頭。

儘管那兩顆人頭經過石灰炮製之後，已有點變形，却仍能一眼就認了出來，是「大漠雙妖」海瑞、海青兩兄弟的人頭。

公孫泉入目之下，這一驚，可

眞非同小可了！

祇見他雙目中神光暴射，霍地站了起來，戟指着谷均怒叱道：「谷均，你敢消遣我！」

石小玉連忙攔在谷均身前，嬌笑道：「消遣你又怎樣？」

「妳……妳是誰？」

「石小玉。」說話間，她已卸下套在外面的戎裝。

石小玉一報出姓名，丁志中、白鳳儀二人也同時採取行動，恢復了本來面目。

這一來，情況急轉直下，等於眞相大白，公孫泉即使再笨，也心知他派到北京去的人，已經全軍覆沒了。

公孫泉氣憤交集之下，發出一串洪烈的狂笑，道：「好！好！高明，高明……」

丁志中截口笑道：「如不高明，怎能輕易進入你的本營重地來？」

公孫泉目光一掠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冷笑道：「進來容易，出去可就難了。」

「不見得。」

「你們兩個就是丁志中、白鳳儀？」

「不錯。」

「另兩個呢？」

「是谷公公的手下……」

「據老夫所知，你們一行人本來是七個，那另一個是你們師傅湯紫烟？」

「不是……」

「那是誰？」

「是你的徒弟古如山……」

公孫泉幾乎氣破了肺，切齒怒叱道：「這畜牲，居然敢背叛我！」

丁志中淡淡一笑，道：「你寃枉了他，古如山已被廢去武功，被我强迫前來帶路，在進入山區之後，才將他另行安置下來。」

「北京城，是你師傅主持？」

「不！是區區在下。」

「『大漠雙妖』是誰殺死的？」

「是我小師妹殺的。」

「你說的是石小玉？」

「不錯。」

「她？」公孫泉似乎有點不相信，目光烱烱地在石小玉身上注視了很久，才冷笑一聲道：「待會，老夫要好好的消遣消遣你們。」

丁志中披唇一哂道：「但願你能有這本事。」

公孫泉目注谷均冷笑道：「谷均，老夫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居然出賣我……」

丁志中截口笑道：「公孫泉，別怨天尤人了，請冷靜一點，聽我一言。」

「有屁快放！」

「目前，赤城山莊已被官軍包圍，你相信嗎？」

「不信，你們六人，都沒有逃過我的耳目，如有大批官軍前來，我早就獲得消息……」

「我再告訴你，官軍是化整爲零，並喬裝成平民身份前來的，你如不信，何妨派人去查詢一下……」

不用派人查詢，那報訊勁裝大漢又跑來，恰時證實了這一消息。

公孫泉冷冷一笑道：「那批酒囊飯袋，人數再多，老夫也沒有放在眼中。」

「公事已經大致說明，現在，該談談私事了。」

「私事？你我之間，有何私事可談？」

「有人讓我帶口信給你……」

「誰？」

「洪立。」

公孫泉冷笑一聲道：「老夫不愛聽。」

「但我必須要說。」丁志中正容地說道：「看在洪立的情份上，我尊你一聲前輩，公孫前輩，洪立曾經一再請我懇請家師網開一面，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

「放屁！」

「忠言逆耳，我也知道你聽不進去，但洪立是對你一片孝心，所以，不論你能否聽得進去，我都必須轉達，公孫前輩，目前，我們已進入你的心腹重地，外面又被官軍包圍，請冷靜的考慮一下，你有幾分的勝算。」

公孫泉冷靜下來了，居然淡淡地一笑道：「繼續說下去。」

丁志中正容如故地說道：「家師已經答應了洪立的請求，祇要你公孫前輩能放下屠刀，免却這一場殺劫，不但對你公孫前輩不咎既往，所有手下人，也都請朝廷收編整訓，使他們能有報效國家的機會。」

「條件夠優厚，還有嗎？」

「沒有了，現在，我敬候前輩一言。」

「那麼，老夫告訴你，你白說了。」

丁志中苦笑道：「公孫前輩……」

公孫泉截口道：「不用說了，叫你師傅出來吧！」

大廳中人影一閃，風姿依然的湯紫烟已經俏立當場，嬌聲說道：「大莊主，我已經來了。」

公孫泉目光深注問道：「妳就是斷腸簫湯紫烟？」

「不錯。」

「老夫與妳無怨無仇，妳爲何要一再的與老夫作對？」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夠了嗎？」

「夠是夠了，祇怕妳沒這個本事。」

「有沒有這個本事，馬上就可以知道，公孫泉。」湯紫烟俏臉一整，道：「我們要說的話，方才都已由小徒說明，目前你我之間，已毋須廢話……」

「是啊！」公孫泉邪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咱是該早點上床才對……」

湯紫烟俏臉一沉，却沒有發作。

公孫泉邪笑如故：「湯紫烟，老夫生平不近女色，但見了妳這位艷名久著的大美人，却早已怦然心動，按捺不住啦。」

湯紫烟仍未作聲，却「嗆」地一聲，亮出一支澄如秋水，約莫二尺長短的短劍。

公孫泉訝問道：「怎麼？不用簫？」

湯紫烟點點頭道：「不錯，今宵不用簫，也不用馭劍術，我要以傳統武功，憑這兩尺青鋒一雙肉掌，敎你接受應得的懲罰。」

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道：「公孫泉，眼前的事，必由你我二人一戰解決，任何人不許插手。」

接着扭頭向她的愛女喝道：「小玉，聽着，凡是在這現場四週的人，誰敢妄圖生事者，一律格殺！」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得令！」

「這大廳夠寬大，」湯紫烟美目橫掃，沉聲說道：「旁邊的人，都退到牆邊去。」

雙方的人都悄然後退，大廳中央，已祇剩下湯紫烟、公孫泉二人。

公孫泉邪笑道：「大美人，這場地，夠咱們玩個痛快淋漓了……」

湯紫烟冷然道：「請！」

「這眞正是相敬如賓呀！」公孫泉一面亮劍，一面邪笑道：「老夫先請……」

一聲嬌喝由廳外傳來：「且慢！」

隨着喝聲，一道人影疾射廳中。

那是一位外表看來約莫四旬上下，却是風韻尤存的黃衣婦人。

她一到現場，立即向公孫泉嫣然一笑道：「莊主，這一場請讓給我。」

別看她已步入中年，面貌僅中姿，但她這嫣然一笑，却洋溢風情，使得現場所有的男人都爲之怦然心動。

公孫泉沒有接腔，祇是微微點了頭。

「多謝莊主，」黃衣婦人扭轉身，面對湯紫烟，一面解下她繫在腰間的黃綾軟帶，一面沉聲道：「湯紫烟，不認識我吧？」

「我正想請教。」

「人家都叫我覃大姊……」

「覃大姊？妳就是穢名遠播的關外騷狐覃九娘？」

「別說得這麼難聽，一個女人，如果不騷，還能算是女人嗎？再說，妳也是女人，妳如果不騷，石小玉那小雜種又怎會生下來……」

湯紫烟厲叱一聲：「閉嘴！」

緊接着，向公孫泉叱問道：

「公孫泉，你怎麼說？」

「妳說呢？」

「我說過，由你我一戰解決，不許有人插手。」

「那是妳自說自話，妳想想看，我答應過嗎？」

「你……」

「夫人，別氣壞了身體。」公孫泉拈鬚笑道：「現在，我特別介紹一下，覃大姊是我的貴賓，她的要求，我不能不答應，而妳與她之間的仇恨，又實在太深了……」

「有何仇恨？」

「兩年以來，妳所殺掉的本莊各地分舵的負責人，以及『大漠雙妖』，全都是她的老相好……」

覃九娘插口笑道：「莊主，看你說得多難聽。」

公孫泉笑道：「這有什麼不能說的，妳覃大姊不是常常强調，痛恨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却是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僞君子嗎？」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立即向湯紫烟笑道：「夫人，我雖然沒有承諾什麼，但對妳方才所說的，還是深表贊同，現在，妳不妨叫令嫒執行妳的命令，咱們兩個，也該活動一下了。」

湯紫烟沉聲說道：「不！我必須親手宰這妖婦……」

湯紫烟不讓石小玉出手，是有她的原因。

由於覃九娘的名氣尤在「大漠雙妖」之上，其武功也決不會低於「大漠雙妖」。

同時，覃九娘所用兵刃，是一條黃綾軟帶，是奇門兵刃，使用這奇門兵刃，必須有最精湛的內力才行。

儘管湯紫烟深知愛女盡獲自己眞傳，但是由於火候、經驗仍嫌不足，深恐其吃虧，才決定由她自己出馬。

公孫泉苦笑道：「行，我這個人，別無所長，但服從閫令是最徹底的……」

此人一開口就討便宜，似乎想激怒湯紫烟。

但湯紫烟却是涵養功夫到了家，對於對方的瘋言瘋語，充耳不聞，祇是向她的愛女沉聲說道：「小玉，你們都全神戒備。」

石小玉嬌聲說道：「娘！我們都已準備好啦。」

覃九娘嬌笑道：「湯紫烟，後事都交代好了……」

湯紫烟冷然道：「少廢話，進招！」

「好，恭敬不如從命。」覃九娘嬌笑中，手中黃綾軟帶有如毒蛇出洞，筆直射向湯紫烟的胯間，並邪笑道：「這一招叫做直搗桃源洞……」

「下流的東西！」

湯紫烟清叱聲中，嬌軀一閃，同時揮劍向那黃綾軟帶斜劈。

她使的短劍是寶刄，通常情況之下，都能斷金削鐵，目前她更是貫注了精湛的內家眞力，這一劈，試想是何等威力。

但事實上却是大大的出人意外。

一聲裂帛響處，那黃綾軟帶僅被劈斷約莫三分之一，而且，更出人意外地，由破損處一個折轉，向湯紫烟攔腰捲了過來。

湯紫烟嬌軀再閃，避過這意外的一擊。

覃九娘嬌笑道：「好人，腰勁兒十足，我吃不消了啦……」

她口中邪笑邪話連篇，一條黃綾帶却有如天矯游龍，在湯紫烟的周圍舞着。

湯紫烟的短劍，却像暴風雨中的閃電，飛快地閃動着。

雙方兵刄偶一接觸，必發出一響裂帛之聲似的。

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生死搏鬥。

這也是一場精彩絕倫的，而又別開生面的搏鬥。

旁觀的人，誰也沒有法子預測這場惡鬥的結果，勝利究將誰屬？

就在這全場凝神觀戰的同時，公孫泉却悄然欺近石小玉身前邪笑道：「小妞兒，老夫陪妳玩玩……」

石小玉嬌叱道：「誰還怕你不成？」

石小玉的話聲提得很高，她的用意自然是藉以向乃母示警，對方已有意羣毆之勢，必須速戰速決才行。

惡鬥中的湯紫烟怒聲叱道：「公孫泉，你要不要臉？」

覃九娘搶先嬌笑道：「臉有什麼用，能值幾文錢一斤？」

公孫泉已與石小玉交手了，並邪笑道：「老夫雖然不愛女色，但對妳們母女倆，却特別例外，竹子筍子，照單全收……」

石小玉雖然是一枝武林奇葩，得天獨厚，武功特別，但比起公孫泉來，火候方面，却差了一段距離。

因此，雙方一經交上了手，她就感到壓力奇重，而落了下風。

旁邊的丁志中、白鳳儀、谷均和兩個東廠高手等五人，在目前情況中，根本幫不上忙，而事實上，也不容許他們有幫忙的機會。

因爲，公孫泉的軍師任岷山爲首的五個高手，已向他們發動攻勢。

而且，那五個人的個別功力，決不比他們五人的任何人爲低。

好在他們早有應付羣毆的安排，那就是五個人以背相向，圍成一個小圓圈，聯手拒敵。

因此，對方攻勢雖强，一時之間，却也奈何不了他們。

但對方多的是人，五個不行，又增加五個，在壓力大增之下，他們也僅僅能暫時勉强支撐。

總觀三組戰況，除了湯紫烟一組難分勝負之外，其餘兩組，都是羣俠處於下風，而且情況極爲嚴重。

其所以造成目前羣俠方面的嚴重情況的主因，是「知彼」的功夫不夠。

儘管湯紫烟曾對對方的實力作過不少功夫，却忽略了一個功力幾與她相等的覃九娘。因此，在他們自以爲計劃嚴密，部署週詳，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消滅對方時，却因忽然冒出一個覃九娘而成滿盤皆輸之勢。

就當石小玉、丁志中等人咬牙苦撐時，湯紫烟那邊也傳出了不利的訊號。

祇聽得覃九娘格格嬌笑道：「湯紫烟！祇要妳能再支持盞茶工夫，我才眞的服了妳……」

湯紫烟沉聲叱道：「妖婦，今宵絕對是有我無妳！」

儘管她們兩人的語氣都沒有必勝的語念，但聽在其餘羣俠耳中，却在心中更幪上了一層陰影。

公孫泉並揚聲笑道：「覃大姊，湯紫烟是老天爺的傑作，可千萬別傷了她……」

覃九娘嬌笑道：「莊主放心，我一定將她毛髮無損地交給你……」

湯紫烟揚聲說道：「小玉、志中聽着，任何意外的情況，都不可影響你們的鬥志，你們師祖馬上就會趕來……」

她的話聲，顯然含有某種暗示，但羣俠們的心情可更沉重起來。

覃九娘也揚聲笑道：「湯紫烟，即使是老尼姑趕來，也救不了妳…… 倒呀…… 倒呀…… 哈哈哈……」

湯紫烟眞的倒了下去。

她並未受傷，那一支短劍也仍然握在手中。

很顯然，她是受了覃九娘的迷神藥物的暗算。

這情形，對其餘羣俠們來說，等於是當頭挨了一記重擊，如非湯紫烟最後的兩句話在支持他們奮勇苦戰，幾乎連精神都完全崩潰了。

公孫泉得意地道：「石小玉，還不棄械投降！」

石小玉一面盡力苦撐，一面冷笑道：「作夢！」

公孫泉的詞鋒轉向谷均：「谷公公，一錯不能再錯，趕快投降，我可原諒你……」

丁志中也沉聲喝道：「谷公公，我也提醒你，一錯不能再錯，你要拿定主意。」

另一邊，覃九娘正以香帕揩抹額頭汗珠，一邊嬌笑道：「湯紫烟，往日的威風何在？」

她軟擺柳腰，輕移蓮步，走向湯紫烟身前，俯視着邪笑道：「喲，眞個是天姿國色，我見猶……」她口中那「我見猶憐」的「憐」字尚未出口，寒芒閃處，人頭已經落地。

湯紫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掉了覃九娘之後，立即以身劍合一之勢，射向公孫泉身前，一記「玄玉掌」將公孫泉擊得連退五大步。

但她得勢不饒人，跟踪而上，凌空揚指，點了公孫泉的五處穴道，這變化太意外，也太快速了。

蹩足了一肚子窩囊氣的石小玉，强敵一經乃母擊退之後，立即振劍撲向正在圍攻丁志中等人的那十個高手。

但見烝芒過處，人頭紛紛滾落，剎那之間，那十個高手全告了賬。然後，她才飛射乃母身邊，嬌笑問道：「娘，您沒事吧？」

湯紫烟也微笑道：「我不是好好的嗎？」

「娘，方才我好擔心。」

「敵人太强，也太毒，我不得不將計就計，使點詐術。」

「娘，爲什麼不殺了那老賊。」

「孩子，妳忘了洪立的請求嗎？」

石小玉苦笑道：「我眞被這場惡戰累昏了頭啦。」

白鳳儀笑問道：「師傅，師祖她老人家，眞的會來嗎？」

湯紫烟微笑道：「傻丫頭，我是故意那麼說，以使你們安心的，否則，我一倒下去，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公孫泉吐了一口瘀血，冷笑道：「湯紫烟，妳好卑鄙的手段！」

湯紫烟笑笑道：「有道是，兵不厭詐，兩軍對壘之間，偶然使些手段，又算得了什麼？」

公孫泉頹然一聲長嘆，沒有接腔。

此刻的公孫泉，臉色煞白，嘴角沁血，站在那兒搖搖欲倒，似乎剎那之間，老了二十歲以上，湯紫烟向石小玉道：「小玉，餵他一粒小還丹。」

「是……」

石小玉微應着，掏出一隻小玉瓶，傾出一粒鴿蛋大小的黑色藥丸，餵向公孫泉口中。

但公孫泉却偏頭避了開去，並冷然說道：「我心領，這點傷勢，我捱得住。」

湯紫烟沉聲道：「小玉，强行灌下去！」

「是……」石小玉熟練地左手揑住公孫泉的下巴，使其張開嘴來，右手眞力微凝，小還丹已射入他的喉中。

公孫泉眼淚都嗆了出來，吞下了小還丹之後，怒聲道：「湯紫烟，妳爲什麼不殺了我？」

湯紫烟正容道：「公孫泉，以你平日的所作所爲，即使碎屍萬段，也不爲過，但我如果殺了你，沒法向洪立交代。」

「妳……毀了我的事業，廢了我的功力，還要假仁假義的……」

「隨你怎麼說吧！公孫泉，你一生之中，沒作過一件好事，但因收過一個好徒弟，才使你免去一死，今後，希望你多加反省，重新作人。」她頓然止住話鋒，美目環視場中那些死狀奇慘的屍體，喟然一嘆道：「經過這一場殺劫之後，希望江湖上能有一段太平日子好過。」

石小玉拉了拉她的衣袖，悄聲說道：「娘，我們該走了啦。」

「是的，該走了。」湯紫烟目注谷均，笑了笑道：「谷公公，這兒的善後事宜，祇好偏勞你啦！」

谷均諂笑道：「夫人言重了，咱家理當效勞……」在愛女愛徒的簇擁和谷公公的恭送之下，湯紫烟快步走出大廳……

（完）

淺塘采異錄／臥龍生・文　可飛・圖

兄弟情

悲悼兄弟亡　手足也瘋狂

一個人的精神力量，能讓生命的潛能激發出多少能量，而創造出不可思議的奇跡，恐非醫學的領域能夠找出適當的解釋！

兄弟的手足親情，使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以生命作賭注，自製簡陋的設備，勇敢踏出了爲兄復仇之路，屠殺了大人們束手無策的大灰狠，也使當地崛起的迷信風潮，迅速的平息下來。

這兩則採錄事例，均發生在血緣至親的兄弟身上，具有很高的傳奇性，但都是眞人眞事。

他闖出了生命的極限！留下無解的秘題。

他以勇氣、智慧，以弱搏强，爲一方除去了大害。

一：潛能。

張氏兄弟，幼年相從遊，情感彌深，年漸長，友愛逾甚。

民國三十六年，大陸山河烽火四起，已難安業就讀，兄弟相約，投效青年軍，父母洒淚送別，囑兄善視小弟。

兄弟入洛陽青年軍，入伍報到，得如願分至同連一班之中，時，兄十九，弟十八，班友皆以大張、小張呼之。

三十七年初，洛陽保衛戰中，張氏兄弟隨部隊戍守北門防區。

大戰展開，激烈絕倫，槍炮交作，彈如雨下，雙方皆有慘重傷亡，戰鬥至第三日，敵已逼近北門防區百碼處，戰況更形慘烈。

小張頭部中彈，死前大呼兄名。

兄弟相距，不過數尺，唯槍炮聲密如連珠，震耳欲聾，非大聲疾呼，不得聞也。

大張聞聲驚起，冒彈雨奔弟防守處，但弟息已絕矣！大張悲痛莫名，狂吼有負母託，奪班長手中衝鋒槍，躍出陣地，在彈如密雨中，逕衝敵陣。

奔百碼，近敵於數尺內，射完一匣槍彈，盡斃敵一重機槍組人員，竟又能奔歸陣地。

中有密集地雷區，往返竟未觸踏，至弟屍處，始頹然倒斃。

視之，全身血洞密集，宛然如蜂巢，中彈當逾百發之上。

往返兩百碼，需時數分鐘，中彈逾百發，而不例斃於途，把人的生命潛能發揮到極端境界，誠不可思議事也。

二：狠精。

大灰狠爲害地方，逾三年，偸食雞、羊無數，膽日壯，竟擇人而噬。

一狠口餘生者，告鄰友，大灰狠匿於道旁雜樹、荊棘叢中，窺伺行人，擇其高度不逾其身長者，始借林木掩遮，尾隨人後，至荒涼處，始竄而出，人立而起，伸前腿，

搭人肩上，俟人回首探視，驟以利齒襲喉，中人要害，鮮有人能夠抗拒，任惡狼吸血食肉矣！

但對身高逾其長度之壯漢，雖巡梭窺伺，都不施襲，概其人立之後，前腿無法搭其肩上也。

狼患日厲，受害範圍廣及數村，環週數十里，風景幽美之小徑，無人敢獨行矣！

婦人孺子，更多驚慄，因而斷絕親友往還，天入夜，即緊閉門戶。

長者號村人，聚年富力强者，得數十人，執刀棒火器，分數路搜殺，窮旬日之功，竟不得大灰狼之踪跡，只得罷手。

搜殺停後，聚衆星散，灰狼復現，食雞、撲羊，兇頑如故，不及半月，又傳出兩宗噬人事件，其狡猾較之兇狼，尤爲可怖。

李村有兄弟子有、子善，皆就讀數里外一小學中，時敎育尚未發達，就學較晚，學童年齡不一，子有、子善雖年差兩歲，但兄弟却就讀於同一級班中。

學校家居之間，往返皆大道，除途中一小片棗樹林外，四顧遼闊，間有農戶數家，爲大灰狼從未出現過之區域。

一日，天有微雨，子有、子善下學後，相携歸家，路過棗林，大灰狼突然竄出，前腿搭子有雙肩，子有回顧時，大灰狼已張開大口等待，利齒襲喉，竟如傳言。

子善目睹經過，顫慄不能自己，子有却奮餘勇，張雙臂緊抱灰狼，子善得以逃離狼吻。

村人得報，集衆追覓，得一血肉模糊屍體，檢視之，子有也。

子善看兄身軀，狼爪留痕，血跡斑斑，痛恨交集，頓生爲兄報仇之念。

子善雖年僅十四，但頗有才智，每憶及兄長陷身狼口時，仍不忘奮盡餘力相救情義，報仇之心愈切。

苦思之下，終得一法，唯必需冒極大之險，狼口求生，始得有望，十四幼年，徘徊於仇恨與生死之間，甚爲苦矣！歷月餘，始下決心，動手自製一護頸釘板，磨利刃，準備展開屠狼行動。

所謂護頸釘板，乃一塊半寸厚，三指寬之棗木板子，透以鐵釘數枚，用一塊灰布繫於頸間，利刃者，一把鐵打小刀也，品質雖然不佳，但經子善磨拭甚久，頗爲鋒利。

器具雖簡陋，但却因應灰狼襲人之技而設，頗具實用價值。

子善恐受阻擾，不敢告父母，悄然獨行，出沒於荊棘叢林之間。

村人畏懼大灰狼日甚一日，竟有人倡導以香燭三牲祭祀，巫婆、乩童穿鑿附會，稱大灰狼爲千年狼精，藉詞煽風點火，短短數日之間，祭祀狼精活動，已風行於數村之中。

天色入夜，家家焚香設祭，一片膜拜狼精之聲。

子善之獵狼行動，更不敢張揚於村里之間矣！

奇怪的是，大灰狼竟又隱匿不出，子善遊走近月，竟未遇狼襲。

村人迷信更甚，謂狼精已受村人祈求，不再撲羊、噬人，曾受狼害之家，亦相景從，不敢再提受害之事。

但子善目睹經過，不受蠱惑，爲兄復仇之心更趨堅定，唯不敢輕言於人。

一日午後，子善獨行於灰狼出沒之小逕中，微聞草木拂動之聲，似人手者，搭於雙肩，知灰狼已在身後，心雖驚恐，但章法未亂，概數月深思熟慮，應變之心理準備早已堅定。

大灰狼襲人技術，已成定規，子善未回頭探視，灰狼亦不急於行動，血盆大口張於子善腦後，待機一口咬中咽喉。

子善俟心情稍穩，右手緊握利刃，驀然回首，灰狼巨口以極快速度噬上咽喉。

護頸板上鐵釘刺入狼口，子善手中利刃，用盡平生之力，刺入灰狼腹中。

狼學人而立，和子善面相對，胸腹暴露，其又爲狼最脆弱之處，子善全力一刀，竟破狼腹，血如泉湧，腸臟外溢，灰狼大嚎奔逃。

唯子善頸間，亦爲灰狼利齒傷及，再加上一刀力氣用盡和心中之驚恐，竟暈倒於地。

醒來後，見狼血染衣，腥氣可聞，手中仍握利刃，傷處只有微疼的感覺，膽氣一壯，挺身而起，沿血跡追尋，不過百丈，已見灰狼倒卧路側，腸臟滿地，已然氣絕。

概灰狼傷口深巨，發力狂奔，血盡倒斃。

子善以繩結縛灰狼，拖入村中，以狼體膜拜亡兄。

村人驚訝莫名，譽子善爲屠狼小英雄，祭祀狼精之風氣，亦頓然戢止。

事聞於縣府，派員調查研究，確定大灰狼乃狼中精健品種，性多疑狡獪，一有異徵，即隱匿暗伺，習見無害後，再重行出現傷人。

狼精之說，純屬巫婆、乩童揑造之謊言也。

（完）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綠野俠踪

上文提要：蕭丹邀來幾位與自己年齡、高度相若的少年扮成丹丘生，有意擾亂人們錯覺，造成情俠丹丘生無處不在之假象。自己却抹黑了臉躲進郊外古廟中，以爲最隱蔽了，偏巧來了個少年郎也想捉鬼，兩人相遇之下，相談極投契，相交如知己……

巧計獲得美人心　早已傾慕追芳踪

蕭丹這才又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爲她可知道，她爹爲何長長嘆了口氣，他怎會對人說他有女，她是他的女兒呢？便她也羞於告人，更何況她爹。

那麼，這宇恬當然不知她是女扮男裝。道：「既然被你知道了，既已把眞姓名相告……」

宇恬喜極，道：「可知小兄弟你不恥下交，若不是蕭嘯天前輩相告，小兄弟竟是蕭丹，蕭丹亦即是情俠丹丘生，怕不失之交臂了。」

蕭丹窘得連聲我我，因爲那宇恬竟拱起手來。

「你放心。」又豈僅拱手，簡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大笑呵呵，說道：「不怪小兄弟你神龍見首了，原來你遊戲風塵，翩翩佳公子，眨眼之間，又成了小要飯。」

蕭丹無論是窘、是臊、是吊膽提心，那一雙眼兒，始終不離這宇恬。不錯，無論這宇恬是驚、是喜、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一雙眼兒也不曾眨一下，眼珠子沒轉一下，可知情眞意眞，說的定是眞心話兒，道：「不用說，河洛雙俠登高一呼，不論黑白兩道，各路的英雄、四方的豪傑，當仁不讓，前來共襄義擧，你也聽說了。」

「而且知道，義助百萬金的，不是別人，正是情俠丹丘生。」

「於是，你聞風而來。」

「而且，終於被我尋找到了，而且……」

「而且，」蕭丹坦然了，一揚眉兒，說：「鬼沒捉到，却捉到了……」

「誰說沒有。」宇恬大樂，說：「捉到了你這小鬼，當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苦追尋，走遍了大江大河南北，敢情你就是情俠丹丘生，原來就是小兄弟你。」

其實蕭丹也樂不可支，旭日已升，朝霞渲染了這宇恬的衣裳，更見他丰神俊朗，晨風飄衣袂，恰似臨風玉樹，男兒漢，自更壯偉，才眞是瀟洒也風流，何況心有靈犀，心意無不相通。

不行，她這兩年來，闖蕩江湖，自命豪爽風流，可不能輸給他。

霍地一上步，抓住了宇恬的手，說：「你做什麼？」

原來那宇恬說着，已在解衣。

「不瞞小兄弟你說，」宇恬道：「聽得傳聞，情俠風流，風塵來去，人前現身，莫不是錦衣繡服，翩翩瀟洒，我若寒傖了，豈可結交，故爾也換上了綺羅裳，那知小兄弟你……」

可不眞是心意相通，蕭丹一見他解衣，便已知其意了，道：「我這不過是偶然換妝易容。你聽得的傳聞不錯，情俠不風流，還成什麼情俠。走，前面已是鄭州府，待我

去估衣店打一個轉出來，便還我本來面目。」

轉上了大道，蕭丹才放開手來，道：「大哥哥，這鄭州府你可熟悉？」

宇恬笑道：「常年來去，如何不熟悉。」

「最有名兒的酒家樓……」

「名叫天外天。」宇恬說：「黃河春暖鯉魚肥，獨這天外天燒的鯉魚，名馳遐邇。」

蕭丹說：「好，你去天外天等我。」

「小兄弟，等等我，你去那兒呀！」

蕭丹一溜烟，眨下眼，已去得無影無踪，竟不見塵頭起，唯見晨霧氤氳，曉煙迷茫。

那宇恬並不追趕，倒莞爾笑了，因爲他知道，他已捕捉她了，不僅是人，還有她的心兒。

雖然費盡了心思，他說的一些兒不假，眞是走遍了大江大河南北，追踪尋訪，終於得償所願，至少，已定了知己之交。

暖暖的春風，艷艷的朝陽，原野中春花開遍，他心上也心花朶朶開，漫步在鄭州道上，這宇恬也倍覺步下輕快了。

忽聽身後蹄聲得得，不用回身，他已知是誰來了，閃在道旁等待。

原來是來了一匹駿驢，來得好快，眨眼已來到近前。

那宇恬眉兒飛揚，呵呵笑道：「娘，你可晚來一步了。」

娘！驢兒背上一個女子，正是封十三娘，說道：「甚麼？又被那小妞溜了？我們在蕭嘯天面前誇下海口，這次如何交代！」

原來少年不是甚麼宇恬，而是封雷，本來衣著樸實，人前看來，有些寒傖的，除了姓名，所說句句皆眞，眞是追尋查訪蕭丹一年有多了，那知聞風而至，蕭丹已踪跡全無，直到由帝京南下，才在道上相遇，那知豪爽劍俠，竟靦覥起來，倒不全是因爲蕭丹錦衣繡服，而是早知她是女扮男裝。

蕭丹扮作男兒，不也令齊女、倩倩，一見爲之顚倒麼，更何況封雷苦相思，苦追尋了年餘，一朝相見了，竟靦覥起來，竟自慚形穢。

蕭丹那會知道，人家早已得到她爹蕭嘯天的指點，對她的性情喜好，瞭如指掌，不僅是知她必北來，壓根兒就是誘她北來。

那封十三娘在蕭嘯天面前誇下海口，說道：「好，我必還你一個女兒，一個眞眞正正的女孩兒。不成話，鎮日，而且長年扮男兒，沒些兒溫柔，怎可作我的媳婦兒。」

原來那蕭嘯天每年必西來論道，其實就在華山盤桓，也念念不忘女兒，不僅時有提及，且讚不絕口，這封十三娘母子早已耳熟能詳，封十三娘說道：「好，我討定她作媳婦兒了。」

那蕭嘯天便道：可就要瞧你的本事了。隨苦笑搖頭，嘆道：怪祇怪她從小就沒了娘，連她自己幾已忘了是女孩兒了。

蕭丹那會知道，她爹蕭嘯天雖未明許，也早心許，把她許配給封雷了。

原來這一切，早作了安排，敢情就是誘她北來，那苦相思的封雷慇懃，知道她是不帶備隨身衣物的，爲她預備衣衫，投其所好，也換上了羅衣，經過了這些日，可說已肌膚相親，早已不再靦覥了，已回復了他的豪放爽朗，與蕭丹在北河店所見，已判若兩人，如何還認得出來。

那封雷怎敢以眞姓名相告，封雷音同風雷，不免就聯想到雨電，順口胡謅，也取了個與雨電偕音的名兒：宇恬。

百家姓上，可沒宇這個姓，是以自稱複姓宇文。蕭丹心高氣傲，倒也非是要賣弄淵博，祇不過不願被人家比下去了，竟提及那隋朝的亂臣賊子，宇文成都、宇文化及，賣弄聰明，沾沾自喜，便更深信不疑了。

任她蕭丹如何聰明，任她如何目光如炬，這封雷所說多半是眞，眼不眨，連眼珠子也沒轉一下，乍相見，初相逢，竟心有靈犀，心意相通，這般知己，眞是罕遇難逢，祇有喜在心頭，現在，更是半絲兒疑惑也沒有了。人生難得一知己，眞喜得和封雷一般，心花兒朶朶開。

「不，娘，記住啦，我複姓宇文，單名一個恬字，簡稱宇恬。」

「爲什麼我要記住？」封十三娘聽他說罷，也喜極，說道：「我若認得你這個宇恬，豈不令她生疑，豈不前功盡廢？這妞兒聰明絕頂，你可要小心，休要露出破綻來。」

封雷朗朗大笑，說道：「任她絕頂聰明，可不已被我手到擒來！娘，却是你這四十老娘，却倒繃了孩兒。本來你已捉住了她的，人家不但從你身邊溜走了，而且戲弄了你。」

封十三娘忍俊不住，笑道：「你休得意，既已與你約會天外天見，咱們還得做一場戲兒，不怕她不投入你的懷抱。你先走一步，記住了，見面不相識。」

封雷其實心急，邊跑邊說：「娘，你休嚇壞了她。」

一口氣奔到天外天，好大一座酒家樓，東有開封，西有洛陽，這鄭州府恰在其間，那春秋戰國時的鄭國，本在周之西畿，後隨平王東

遷，這鄭州便是古之鄭國所在地，古都古城，更在中原的中心，如何不繁華，那天外天酒家樓，更名聞遐邇，不過還是辰初時候，已不少座上客。

那封雷一口氣奔上樓，心兒却往下一沉，因爲，座上不見蕭丹。

絕頂聰明，要不，豈能從他身邊溜走得了的，會不會哄得他上了當，又溜走了？

忽見身邊一個錦衣繡服，面如冠玉，唇若塗丹的少年，站了起來，未言，先格的一聲笑，說：「宇恬兒別來無恙。」

驀然之間，忘了自己就是宇恬，左望右望，祇道另有其人，啊啊，拱手道：「兄台何人，啊啊……」

那雙眼兒本已瞪得大了，索性瞪得更大些。

蕭丹嘻嘻笑，小要飯的變成了佳公子，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又豈僅顏如玉，換回了錦衣繡服，那自是瀟洒更風流，祇道人家乍然一見，認不出她來。

令齊女、倩倩，一見也意亂情迷，爲之顚倒，那麼令這宇恬不但認不出來，而且直了眼，當然也就不奇了。

蕭丹一滑步，離了席，轉了一轉身兒，道：「大哥哥，你仔細瞧清楚些，瞧瞧我是誰？」

眞是大大鬆了一口氣，豈有連自己的名兒也忘了的，倒是蕭丹替他解了圍，慚愧，假裝大吃一驚，無限驚喜，道：「小……小兄弟，是你？啊呀！」

無限驚喜，那是一些兒不假，看來眞有些手足無措，直搓手兒。

蕭丹好不得意，道：「還以爲你不認得我啦。」

「不識子都之美者，是無目也」封雷說：「情俠風流，任誰不見，不識，也會猜到了，啊呀！」

封雷左右望了望，幸好，那是晨早，樓頭祇有疏落的幾個人客。

蕭丹嘻嘻笑道：「任誰一見，不猜則已，若猜，必是大哥哥你了，任誰也不會相信，情俠會是前髮齊眉，後髮披肩的少年郎，不過，你放心，這樓中沒有三山五嶽的人馬……」

那知蕭丹說着，話聲未落，樓梯一陣響，上來了一夥人，一見便知是三山五嶽的人馬，蕭丹忙把封雷一拉，低聲道：「咱們換個位兒，臨街那角落裡最好。」

蕭丹雖然先到了，但顯然剛才坐下，尚未有夥計前來招呼。大聲道：「宇恬大哥哥，你說那情俠丹丘生人物風流，如何了得，我偏不信。」

封雷會意，也道：「是眞情俠必風流，如何不信，若不是武功了得，又豈會名震大江南北，甚至把天子脚下也鬧得天翻地覆。」

「別回頭。」蕭丹低聲說，隨提高了聲音，重重地哼了一聲，才道：「那我可要會他一會了。」

封雷亦已看得明白，那上得樓來的一夥漢子，共是三人，粟肉虬筋，分明都有一身功夫，那衣著却異於一般的江湖武林中人，甚至透着一股凜然的威儀，眞是不怒而威，其實心下也怔了怔，也哼了一聲，說道：「你可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了，小兄弟，休要魯莽。」

在蕭丹的手上捏了一下，他何用回頭，眼角兒一掃，便已看得明白。那幾個上得樓來的漢子，竟停步不前，一個勁兒在打量他們，眼兒都瞪得大了，聞聽兩人之言，才互望了一眼，圍着桌子坐下了。

蕭丹也和封雷在臨街那角落上坐了下來，蕭丹低聲道：「八成兒是衝着我來的，我認得出，是從京中下來的。」

「你認得……」

「不是認得人，」蕭丹說：「你瞧見沒有，這三人腰間都有一塊玉佩，我曾兩番進入皇宮，那宮中侍衛，都以玉佩爲記。」

「當眞，」封雷的眉兒揚了，却點了點頭，也低聲道：「你也忒膽大了，不但進入寢宮，盜取九龍玉杯，而且還君玉杯。」

「而且，」蕭丹在向街上的行人張望，說道：「清君之側，宮中侍衛，多半是那總管的爪牙，那會甘休。」

在蕭丹想來，這宇恬必大吃一驚，她已成了欽犯不說，連御前的侍衛，宮中的高手也追踪到了，如何會不驚，那知這宇恬倒一揚眉兒，竟輕描淡寫，說道：「那皇帝官兒若不昏庸，豈容那總管公然賣官鬻爵，雖然滿朝文武，忠貞之士，以及滿城百姓，人人稱頌，但你揭露其短，滅了皇帝官兒的威風，殺了他的寵臣，明着不敢對你降罪，其實恨你入骨，怎會甘休，緹騎四出，那是想當然，既然天下英雄，豪傑之士，盡皆知道這番的共襄義舉，明是河洛雙俠登高疾呼，其實是情俠你義薄雲天，那會不生疑，躡踪而來，那是意料中事。」

蕭丹啊呀一聲，那自是祇有封雷才聽得到的，說道：「原來，都瞞不過你，你……都知道……」

封雷着了慌，可說漏了嘴了，那自是說蕭丹在京的一舉一動，他都親自目睹，豈不是不打自招，承認他跟隨在後，那麼，昨晚自然不是初相見，乍相遇的巧遇了。

心下着了慌，忙道：「當眞是轟轟烈烈，小兄弟，那銅牆鐵壁的皇宮，你去來却如入無人之境，京城地覆天翻，誰不讚羨敬佩，可惜我遲了一步，未曾親自目睹。」

封雷說得神采飛揚，喜動顏色，蕭丹如何不信，瞟了那桌上的幾個漢子一眼，說道：「來得好，我手下留情，倒敢追踪而來，你……」

封雷倏地一抬臂，已按在她手上，搖了搖頭，低聲道：「不可，小兄弟，殺官如同造反，何況是御前侍衞。小兄弟有事，大哥哥自當服其勞。」

雖然也曾携手同行，但這般輕輕柔柔地按在她手上，而且，吠！還捏了一下，蕭丹的臉兒登時紅了，也心跳起來，却又不敢縮回手來。

封雷靠近了些，低聲道：「小兄弟，不用你出手，我必教他們知難而退，信不信，我一舉手，便教他們抱頭鼠竄，算是大哥哥給你的見面禮兒。」

「好極了。」蕭丹說。趁封雷一轉眼，奪出手來，毫不着痕跡，向走來的夥計一招手，說道：「好酒好菜，祇管取來。」

封雷笑着也一招手，說道：「山西的汾酒、杏花村的竹葉青、洛陽的醉芙蓉，甚至河南的紅高粱，都是遐邇馳名的好酒。」

蕭丹說：「妙極，夥計，都給我取一大壺來，大哥哥，咱們知己相逢，今日不醉無休。」

封雷朗朗大笑，道：「小兄弟，你自幼玉食錦衣，今日豈可無玉，這三塊玉佩，權作見面禮兒如何？」

甚麼！蕭丹心中才一動，封雷已攤開手來，手中托着三塊玉佩。

蕭丹的眼兒睜得大了，能不駭然，忙瞧時，那三個漢子的腰間，可不是不見了玉佩，封雷分明不曾動彈，連身子也不曾轉得一下，祇不過適才招了招手而已，竟不知懸在三個漢子腰間的玉佩，怎會全到了封雷的手中？

封雷，當然是宇恬，她已許爲知己了，其實所知是那麼一點兒，她爹蕭嘯天會指點過他的功夫而已，非是不想知，不想問，祇不過不敢問，嘿！她要查根究底。她呢，人家問起來，她不敢從實相告。

不敢，也就祇有不問了，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瞪大了眼兒，瞧着人家瞬也不瞬的蕭丹，心想：莫非！他也會乾坤……甚麼大挪移！

那封雷朗朗笑道：「小兄弟，你這是怎麼啦？是了，這玉和佩帶它的人一樣，都不是好東西，奴才狗腿子，自不配佩帶羊脂白玉，不過是旅途不便，權作見面禮兒。」

「你……會變戲法兒？」蕭丹說：「莫非，你也會……」

「不錯，戲法兒，還會耍猴兒崽子，可惜，祇能耍耍奴才狗腿子，博小兄弟你一笑，你既嫌這玉佩不好，我看那三把劍兒倒眞不錯，雖非上古奇珍，必是利器，取來給小兄弟玩玩可好？」

不僅是蕭丹瞪大了眼睛，那三個漢子更是目瞪口呆，手摸在腰間，便放不下來，那玉佩豈僅用以辨認自家人而已，而且是出入禁宮的腰牌，甚至是權位的象徵，一旦失去，那還了得，竟不知怎會到了這白色錦衣少年的手中。

既是御前侍衞，可知武功也非等閒，都明白是適才乍見寒濤湧現，祇不過乍現倏滅，那東升的旭日，已爬上對街的房頂了，也照進了樓頭來，還道是甚麼反射陽光，待見玉佩在白衣少年手中，正是自己腰間之物，這才驚覺。

正驚得目瞪口呆，聞言，不自覺都伸手按着腰間的短劍，啊呀！說時遲，這番不僅寒濤湧現，而且面上一涼，都驚得跳了起來。

蕭丹又驚又喜，拍着手兒叫道：「大哥哥，你怎麼剃了人家眼眉。」

封雷呵呵笑道：「奴才狗腿子，不要臉，要眼眉何用。小兄弟，這三把劍你若不喜歡，我取那三個狗頭，給你作球兒來踢如何？」

腰間的劍與佩玉，寒光一閃，便已到了人家手中不說，可不是被人家剃去了眉毛，那三個漢子早已嚇得魄散魂飛。

封雷却已厲聲喝道：「天下英雄會中州，你這三個狗腿子好大膽，竟不知地厚天高，敢與天下英雄爲敵，留下你們的狗命，帶個信兒回去，告訴那皇帝官兒，若不親賢臣，遠佞邪，勤政憂民，下次就不僅是小戒薄懲了，便有如此玉。」

封雷祇一揚手，嗆嗆連聲響，三把短劍已成了三把斷劍，眞是玉石俱焚，那三塊玉佩，已成了玉碎。嚇得那三個漢子魄散魂飛，不僅是腰間的劍與玉佩，如何到了人家手中也不知道，連眉兒也被剃去，若要取他們的人頭，自是更易如反掌了，爭先恐後，眨眼間，已逃去無踪。

封雷回頭道：「小兄弟，來的御前侍衞，共有一十五人，三人一組，三日前已渡河南下，本以爲他們會知難而退的，那知竟……」

封雷竟皺了一下眉兒，三個御前侍衞竟躡踪跟踪，來到了鄭州，蕭丹離開了開封，可見這三個漢子已有所耳聞，竟然有所聞，如何不令封雷皺了眉頭。

若然都聞風而來，殺官已如同造反了，更何況是御前侍衞，而且人數衆多，殺又不能殺，如何不討厭。

「小兄弟，你……做什麼？」

蕭丹不但眼睛睜得大了，而且

，像要溜，一脚已滑出，說：「你！封十三娘是你的甚麼人？你也會飛劍！」

那三個漢子腰間的玉佩到了封雷的手中，已令她駭然了，那會不留了心，一見寒濤陡然湧現，祇閃得一閃，三個漢子懸在腰間的短劍，便又到了封雷手中，登時想到了香姑所說的凌霄劍氣。

飛劍？這必是飛劍了！

封雷着了慌，知蕭丹生疑了，急中生智，向街頭一指，道：「封十三娘！那不是來了。」

蕭丹的座位臨窗，一掉頭，便已見到了，祇見打東邊街頭，來了一匹驢兒，驢兒背上，可不正是封十三娘，緩緩行來，嚇得蕭丹忙不迭一縮身。

啊呀！這白衣少年可眞是姓宇文，名恬？一見便認出來了，可知與封十三娘相識的，杯弓蛇影，也會令蕭丹嚇得心慌的，何況是見到封十三娘！

封雷低聲道：「小兄弟，這封十三娘雖不是劍仙，却已稱得上劍俠，你怎麼倒怕了她？不瞞小兄弟你，我承那蕭嘯天前輩引見，曾拜謁過這封十三娘。」

又是蕭嘯天？啊！

那麼，她爹與這封十三娘豈僅相識而已，奇怪，怎生從沒聽她爹提及過？

那麼，這宇恬與封十三娘，不過一面之緣而已，蕭丹心下稍安，道：「大哥哥，休被她瞧見了。」

他是封雷，當然知道蕭丹爲何怕他娘，不過，現在他是宇恬，搔着頭，說道：「這河洛與關中的武林中人，無不渴望有緣拜謁封十三娘，唯有那死有餘辜，萬惡的賊子，別說見面了，簡直聞而喪膽，小兄弟，你怎麼倒怕了封十三娘？」

蕭丹那敢抬頭探望。說：「大哥哥，你別問，我祇問你，那封十三娘來了沒有？」

「來啦！到了門口了。」

不好，蕭丹已是花容變色。

「咦！」封雷說：「下了驢兒，向店內走來了，小兄弟，我雖不知你爲什麼怕她，但若我是你，便不怕，因爲她已認不出你來了，再說，有我和你在一起。」

當眞，封十三娘已認不出她來了，她既不是小要飯的了，雖然回復了本來面目，但已不是原來的裝束，雖也錦衣，但非繡服，祇不過一夜而已，封十三娘必還以爲她扮作個小要飯的。

眼珠兒一轉，說道：「大哥哥，你要不要我和你作伴兒。」

「當然要啊，」封雷說：「有緣千里來相會，今而後，咱們永不分離，任誰也拆不散咱們。」

蕭丹直起了腰兒來，忙側了側身子，更靠近了封雷，却背對着那樓梯口。

因爲樓梯響，那脚步極輕，若不是她全神貫注，幾乎聽不出來。

「但她却要拆散咱們。」

「爲什麼？哼，任誰也休想。」

蕭丹啐了一口，臉兒紅了，羞死人，她怎能說封十三娘要她作媳婦兒，怎能說得出口。

瞄見那封十三娘站在樓梯口張望，忙不迭挪了挪身子，低聲道：「休要被她認出我來，記住了，我不是姓蕭名丹，也不是情俠丹丘生。」

「好！」

嚇得蕭丹魄散魂飛，躲還躲不過，不料這宇恬竟站了起來，向封十三娘拱手道：「前輩仙踪無定，今日何幸，竟在此巧遇了，何不請來一醉。」

祇恨得蕭丹切齒咬牙，逃又不敢，封十三娘祇要一舉手，就可飛劍截她回來，說不得了，祇有硬着頭皮，也許僥倖，封十三娘認不出她來。

那封十三娘可不是未認出她來，甚至這宇恬若不是站起來招呼，還只顧逐個人客瞧，並未留心他們這桌上，不！應該說尚未瞧到他們這桌來。

原來這一陣工夫，又上來了不少人客。

顯然若不是宇恬站起身來招呼，那封十三娘還認不出他來。

祇聽封十三娘啊了一聲，說道：「我記得了，你是……宇恬。」

宇恬兀自恭敬的拱着手，說道：「晚輩正是宇恬，那是兩年前了，在長安市上，蒙蕭嘯天前輩引見……」

「我記得了。」封十三娘說着，走了過來，道：「那麼，你是從關中來了？」

蕭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怪人家以打鼓來形容心跳了，她心下可不是打起鼓來，脚尖點地，脚上也加了勁兒。

那知封十三娘的目光落在她面上了，而且睜大了，若不是宇恬退了半步，反手扣住了她的手腕，她必嚇得飛掠出窗了，眞是邪門，被宇恬那一扣，登時渾身軟了。

封十三娘啊了一聲，說：「這小哥兒是誰，怎麼好生面熟？」

宇恬道：「舍弟宇文……單名一個丹字，聞得天下英雄會中州，特地帶他前來見識見識，還不拜見前輩！」

扣着她的手鬆了，宇恬對她一使眼色，蕭丹會意，忙屏着呼吸，這倒不錯，她意亂心慌，手脚無措，倒眞像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哥兒，向封十三娘兜頭一揖。

宇恬朗朗笑道：「前輩大名，

如雷貫耳，舍弟靦覥，前輩休怪。」

陡回頭對蕭丹點了下頭兒，眨了眨眼，笑道：「你不是暮想朝思，渴望拜謁前輩麼，怎又靦覥起來？」

封十三娘道：「好一個俊哥兒，是了，和你倒有幾分相似，你們可眞是一對兒。」

趁蕭丹不見，那宇恬也轉過頭來，封十三娘抿着嘴，也對他眨了眨眼。

這宇恬忙道：「可眞巧極了，前輩必是從開封府來，我向前輩打聽一人……」

封十三娘不待他說罷，道：「不用猜，我已知你要打聽誰了，情俠丹丘生，是也不是？」

「咦！」宇恬說：「前輩你怎會知道？」

封十三娘哼了一聲，說道：「天下英雄會中州，知道那情俠丹丘生必來中土，甚至有知道已在開封府露面了，見了面，誰不在打聽，誰不想一識那情俠的廬山眞面目……」

說着，向兩人打量了一眼，嚇得蕭丹心下又打起鼓來，但立即又鬆了口氣，因爲封十三娘已繼續說道：「你們必也聽說那情俠丹丘生蕭洒風流，我看，你們也不輸於他，自然惺惺相惜，見世面是假，要來會會那情俠是眞，我沒猜錯吧？」

那宇恬假裝尷尬，又大喜，道：「這麼說，前輩必已見過了，不知現在何處？」

蕭丹的心兒又一陣猛跳，那脚下也又加了勁，不轉眼兒望着封十三娘。

若是封十三娘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必然立即飛掠而逃。

但封十三娘却面色一沉，重重的哼了一聲。

宇恬像是一怔，道：「可是那情俠得罪了前輩，令前輩惱怒？」

「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你說我惱是不惱？」

那宇恬笑了半聲，忙忍住了，說道：「傳說那情俠不但蕭洒風流，而且遊戲風塵，前輩你必是……了不得。」

「頑劣調皮、狡猾也透頂是眞，可不是我也被她戲弄了不說，險些還吃了她的苦頭。」

隨把那日相遇後之事說了，道：「你們想想，我好心把她從大風沙中救出來，雖然關中七虎是太歲頭上動土，豈能暗算得了她，但說甚麼我也替她懲戒了那七個賊子，那知……」

蕭丹又嚇了一跳，心下打起鼓來，生怕封十三娘說出她是女兒身，要她作媳婦兒，幸是那宇恬又打了岔，掀眉一笑，說道：「可是從前輩身邊溜走了？」

「溜走也罷了，」封十三娘哼了一聲，說道：「眞是頑劣更狡猾，竟扮成了個小要飯的，差點兒被她栽臟嫁禍……」

宇恬竟眉飛色舞，呵呵笑道：「了不得，那咱們更要會他一會了。」

哼！封十三娘像是眞惱了，一拍桌子，但又迅速溜了蕭丹一眼兒，其實却滿含笑意，說道：「說來慚愧，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我一路追踪，那知無影也無踪，竟又被她溜了。你們打西來不是，前途可遇到一個一身骯髒破爛，雖然抹黑了臉兒，但仍掩不了俊俏的小要飯的？」

宇恬哈哈大笑，說道：「前輩，你可是當局者迷了，難道不知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麼？」

封十三娘一怔，道：「你這是怎說？」

宇恬道：「了不得，這情俠丹丘生，實是絕頂聰明，前輩你且想想，他若是逃避你的追踪，會蠢到一個勁兒往西麼？必是誘你往西追來，明知前輩你能馭風馭劍，休道百步了，甚至百丈之外，也休想逃得出前輩你的手去，那麼，最安全的地方，必然是走回頭，回到開封府了。」

封十三娘像是被他一言提醒，又一拍桌子，站了起來，道：「說得是，我又上她的當了，眞是當局者迷，好小子。」

宇恬忙道：「前輩，你不是眞惱了她吧。」

封十三娘回過頭來，也笑了，說道：「如何不惱了，祇不過她雖然調皮狡猾，也不由我不疼她，也許更疼她了，開封府我原有事要辦，非回去不可，咱們開封府見。」

更不回頭，逕自下樓去了，蕭丹見她上了驢兒，頭也不回往東去了，祇把個蕭丹樂得心裡又開了花，竟樂得忘了形，反身一把抱着宇恬的胳膊，又跳又叫：「了不得，大哥哥，不料三言兩語，你就把她打發走了，而今我再不怕啦。」

待得驚覺，祇羞得她滿面通紅，以往她和齊女結伴走江湖，得意大樂，常是這般摟抱着大跳大叫的。

封十三娘並沒揭穿她是女扮男裝，這才是她喜極之故，若然揭穿了，她就會像躲避封十三娘，還有那該死的封雷一樣，也會從這宇恬身邊溜走。

她提心吊膽，知己難逢，何況是心意相通的知己，若她不得不從這宇恬身邊溜走，她一定會傷心極了。

她那知道，和她心意相通的，

不僅是這改妝扮的宇恬，還有封十三娘，若不是揭穿了她是女扮男裝，說要她作媳婦兒，蕭丹豈會從親切又慈愛的封十三娘身邊溜走。

原來封十三娘看看是時候了，來到天外天酒家樓，這麼一來，蕭丹對宇恬自是深信不疑了，即使不小心露了破綻，也不會懷疑宇恬即是封雷，而且，要蕭丹安心，封十三娘有事去開封，讓她放心西去。

且慢，蕭丹回到座上，說道：「大哥哥，你眞要前往開封？」

那宇恬哈哈大笑，道：「還去開封做甚麼，我適才所說，一半假，一半眞而又眞，我要會的是情俠丹丘生，小兄弟，你不已在我身邊了，而且永不分離！」

「永不分離。」蕭丹說。

「而且，你放心。」宇恬說：「你爲什麼躲避封十三娘，小兄弟，你必有緣故，你不說，我也不要聽，知己相逢，貴在信任，若有絲毫猜疑，那還是甚麼知己。」

眞是心意相通，蕭丹可不是眞怕宇恬問起這事，道：「大哥哥，你眞好，總之，我不願見到這封十三娘，到了時候，你自會明白，啊呀！」

宇恬道：「小兄弟，你爲何驚呼？」

「我幾乎忘啦。」蕭丹說：「大哥哥，我與香香的妹妹約定，在潼關相會，她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香香的妹妹？」

「她祇要走近你來，便有花氣襲人，你聽說封十三娘有個義女，名叫香姑麼？華山天下險，難得西來，我要這香姑帶我前往一遊。」

宇恬笑道：「華山豈僅天下險，而且天下奇，小兄弟若要一遊，我亦可作識途的老馬。」

「却不及那香姑。」蕭丹道：「那華山千峯萬壑，乃是香姑生長之地。」

宇恬不轉眼兒瞧着蕭丹，道：「我可不明白了，你怕封十三娘，却又與她的義女約會。」

蕭丹嘻嘻笑，說：「大哥哥，咱們快快吃喝了上路，你一見到那香姑，便會明白了，那香姑不但可愛極了，而且天眞無邪……好吧，我知瞞不過你，也不怕告訴你，因爲我不信人世間，眞有劍俠飛仙。」

「我明白了。」宇恬說：「你怕了封十三娘，因爲封十三娘劍術已通神，達到了神化的境界，在她面前，你就覺得縛手縛脚……」

「不是覺得，」蕭丹說：「而是束縛了手脚，若在她身邊，你休想逃走。」

「於是，」宇恬說：「你想知己知彼？」

蕭丹揚揚眉兒，道：「那香姑雖然尚不能馭劍，却已能馭風馭氣，天下功夫，殊途同歸，從這香姑身上，必能探討出那秘奧來，還有……」

「你笑什麼？」

蕭丹望着他，笑得好不蹺蹊。

「我是誰？你忘了我是情俠了，大哥哥，那香姑眞可愛極了，你見了她，一定也會喜歡她的。」

那宇恬一怔，簡直楞住了，心兒在下沉，說甚麼有緣，說甚麼心有靈犀，心意相通，若非她心生愛憐，豈會動這樣的念頭？看來要動蕭丹的芳心，眞還得假以時日，費一番功夫。道：「小兄弟，你胡鬧了。」

「你見了就知道，那香姑眞是我見猶愛，走吧。」

丢下一錠銀子在桌上，拖了宇恬就走。

出得西門，蕭丹說：「大哥哥，咱們較量較量，不爲甚麼，那香香的妹妹能馭風而行，一日千里，一定等得心焦了，限日落之前，咱們在風陵渡會齊，先到先等。」

宇恬說：「三門峽過去是洛陽，再過去才是潼關，你知道有多少里路？」

「沒一千，少說也有七百里。」

蕭丹眉兒一揚，說道：「先到先等，我與香姑約定，風陵渡上見，大哥哥，你先走一步。」

宇恬巴不得一聲，道：「小兄弟你家學淵深，輕功蓋世，那傳言更神乎其說，正要見識，我便在前帶路。」

可不是又說中蕭丹的心事了，宇恬的功夫，漸漸顯露出，隔着幾張桌子的三個漢子，腰間的玉佩與短劍，寒光一閃，便已到了他手中，簡直匪夷所思，不僅好奇，也更驚訝，但心高氣傲的蕭丹，若不顯露一手，不佔些兒上風，可問不出口來。

無名山莊，輕功蓋世無儔了，不信宇恬能勝得過她，竟又被宇恬說破了。

那宇恬一伏腰，已奔了下去。

蕭丹在身後叫道：「大哥哥，咱們在三門峽打尖，我在最大的酒樓家等你。」

故意提高了聲音，讓他知道，不僅讓他先起步，而且先走出不僅一箭之地。嘿！老虎不發威，當作了病貓，教他瞧瞧，無名山莊的輕功無雙蓋世。

眼看那宇恬頭也不回，去得遠了，他在說甚麼啊？風送話聲，隱隱傳來，聲也細細，忒怪，聽來却清清楚楚，說道：「小兄弟，我這笨鳥兒先飛，了不得，洛陽過去，才是三門峽，那有多遠呀，少說也有四百里地，不行，我得加些勁兒。」

蕭丹尚未起步，那宇恬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她不過適才聽他說了，才知前途有三門峽，那知有多遠，聞言倒嚇了一跳，任她輕功有多好，說甚麼也是靠兩條腿走路，再想改口，已來不及了。

那還敢怠慢，忙忙追趕，那知任她如何加勁兒，那宇恬仍然無影無踪，甚至想向路人打聽也不行，快如風飄，竟連人影也瞧不見，如何打聽。

那黃河之水雖不是天上來，却在頭頂流，夜靜驀然聽來，眞像在咆哮，但過了鄭州，黃河却遠在北流，澎湃奔騰東去，那咆哮之聲也漸遠了。

蕭丹好生後悔，聞道洛陽花似錦，自周平王東遷以來，曾為九朝古都，洛陽牡丹甲天下，那牡丹花乃是歷代名花，這正是牡丹花開放季節，到了花都，竟不能賞名花，如何不後悔。

那鄭州久已有風沙之城的稱號，風起黃沙漫漫，但漸往西，近洛陽，便見綠樹濃蔭，萬紫千紅開遍，走馬觀花已煞風景，何況她電掣風馳，快逾奔馬。

想到宇恬儒雅風流，九朝古都，多古蹟名勝，她雖從未到過，亦知有白馬古剎，乃是華夏第一座廟宇，龍門石窟，天下聞名，豈有無他的遊踪，若不是為了好勝，伴知己，遊古都，賞名花，何等風流，眞後悔極了。

更後悔的是，從鄭州西來，已三百里地了，那宇恬竟無影無踪，原以為很快就能追得上的，那知追了三百里地來，到了洛陽，又過了洛陽，宇恬仍無踪影，眼看日移中天又偏了西，心下更是着急，那敢停留。

到了三門峽，又見黃水滔滔，奔騰咆哮，已是未初時候了。

最大的酒樓家，那還不容易打聽，午時已過，人客疏落！蕭丹總算鬆了一口氣，因為不見宇恬，那麼，既然先到先等，不見不散，啊呀！莫非她已趕過了他，走在前頭了？

可不是走在前頭了，只聽樓梯轟然响起，一人奔上樓來，蕭丹回頭一看，正是宇恬。

那宇恬張大着嘴兒喘氣，饒他內功深厚，竟也額上見了汗。

且慢，蕭丹心中一動，從鄭州到洛陽，從洛陽到三門峽，一條官道筆直，並無岔路，何曾追過這宇恬？但額上見汗，可是假不來的。

只聽他上氣不接下氣，說道：「小兄弟，我是甘拜下風了，我不過在林中方便一下，那知你如一陣風，已打身後過去了，令我好追，竟再也追不上了。」

原來如此，蕭丹好不得意，得意便又揚眉兒，道：「但你也追了個前後腳，你瞧，我還不曾坐下來，你已到了，咱們算是打了個平手，我沒贏，你也不算輸。」

「你不用安慰我了，」宇恬說。抹了額上汗，道：「瞧我滿頭大汗，小兄弟你却氣定神閒，無名山莊的武學，領袖武林，當眞是淵深博大。小兄弟，我說一椿令我迷惑迄今的事，那蕭嘯天前輩，對我愛護有加，既然指點我的功夫，却不允收我為徒，問他為何，却總是顧左右而言他，笑而不答。小兄弟，你猜，為甚麼我要對你說這些？眞太巧了，恰與蕭嘯天前輩巧遇於途。」

蕭丹一把抓住宇恬，急道：「現在何處？」

「西去了，門前才分手！」宇恬向西一指：「我趕來和小兄弟你相會……小兄弟，你急甚麼，當年老子李耳，過關西去，才不知所終，前輩蕭嘯天，我却知他的去處。」

蕭丹想到十數年這養育深恩，眞是忍辱把她養大了，而且更愛護有加，如何不難過，雖然和她娘只是名義上的夫妻，名義仍在，她娘却移情別戀，生下她來，說甚麼也是紅杏出牆了，對她叫了十多年的爹，那是多大的羞辱！

一個疑惑，迄今仍在心頭，無名山莊，與世隔絕，是否她爹羞於見人？

那日她爹蕭嘯天，在泰山之巔，黯然西去，從此無消息，乍聞宇恬之言，如何不心急，何況，就在近處，年來時刻在想念。敢情便在近處。

「快告訴我，」蕭丹說：「去了何處？」

宇恬道：「可眞巧極了，你與你那香香妹妹相約，不是在風陵渡見麼？你找到你這香香妹妹，可就找到前輩了。」

「你說門前才分手？」

「必然西去不遠。」

蕭丹如何不心急，甚至眼裡已噙了淚，道：「大哥哥，我要先走一步了，咱們風陵渡見。」

轉身便下樓，孺慕情深，頭也不回，往西便追。

黃河不是咆哮，簡直是在嗚咽，這一年來，朝思暮想，那日在泰山之巔，她爹黯然西去，越想越難過，西來尋訪之念，也越來越熾烈了，不料今日却失之交臂，既然西去不遠，是以連宇恬也不理了，慌忙追趕。

那知追到黃昏日落，已到了風陵渡，仍不見她爹的踪跡。

且慢，那宇恬怎說？找到香香的妹妹，便找到她爹了？

她知道有風陵渡，却從未來過，與香姑相約，只不過是風陵渡相見而已，香姑在何處？

那黃河百害，獨富河套，那河套，黃河由銀川北流，經包頭又東流，萬里黃河繞黑山，到了呼和浩特，又折而南流，形成了一個河套，那眞是塞外的江南，但南流流經黃土高原，可眞是黃河之水天上來，由高而下奔騰洶湧，沖刷下大量黃土，水亦為之黃了，這就是黃河之名的由來，遠望如何不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到了風陵渡，那澎湃洶湧的黃河，却又受阻折向東流，水勢減緩了，河水夾雜的大量泥沙，於是逐漸沉澱淤積，河床又逐年增高，經過了數千百年，那河床終於高於地平線了，這是黃河百害之故，泛濫成災，澤國千里，僅是一個開封府，自有文學記錄以來，已八度成為澤國，人畜廬舍，自是蕩然無存，已不知多少萬萬千千的人，作了波臣。

現在，蕭丹站在風陵渡口了，遙見那黃河之水天上來，洶湧澎湃，也不禁魄動心驚。

風陵渡，她以為不過是個渡口而已，那知人烟輻輳，那黃河又是洶湧澎湃，千里渭水，滔滔東流，也在此與黃河滙合，流經渭水平原，更與涇河滙流，如何不波瀾更壯闊，商賈雲集，萬戶千家，三街六市，倒比一些州縣更是熱鬧繁華。

蕭丹眼觀四面，却不是耳聽八方，而是鼻聞八方，香姑若在左近，必然香風陣陣，花氣襲人，那知從渡頭轉入大街，由大街又轉到渡頭，把大半個風陵渡皆都尋遍了，不見香姑，亦不見她爹，這風陵渡乃是西去東來必經之地，祇聽談論紛紛，亦莫不是濬河築堤，共襄義舉之事。

不由蕭丹不時停下步來，因為那紛紛的談論，莫不提及情俠，聽到自己的名兒在人家嘴邊，怎會不停足，因是也看得明白，也才注意到，更多江湖中人，衣皆勁裝，高一頭，低一臂。這必是關中的英雄豪傑義舉不甘後人，也紛紛趕去開封府。

蕭丹的脚步不由她不慢了下來，慚愧，又豈僅以工代賑，濬河築堤，萬家生佛，這激發天地正氣而養之，令桀傲不馴的江湖好漢，殺人放火的綠林賊盜也放下屠刀，即使不立地成佛，至少也知為善之樂。慚愧，人人皆知是情俠丹丘生義薄雲天，祇有她才知道，其實是封雷，還有，封十三娘風塵僕僕，眞是驢不停蹄，那自然也是為了安排調度了。

豈僅是曠世無儔，簡直是曠古的大仁大智、大勇的事蹟，人人祇知是她，却不知是封雷。

一想到封雷，那清秀又略帶憂鬱靦覥的形象，又浮現在她眼前。

也啐了一口，那臉兒登時熱了起來，使勁在嘴上擦了一下，眞羞死人，她竟摟着人家親嘴兒，說起來也眞邪門，分明是香姑，怎會錯眼間，竟變成封雷？

那當然不是甚麼邪法邪術，不過是人家的武功通神，神化莫測。

當然，還有盜取鏢銀，有齊女這紫烟蘿，她情俠蕭丹沿途護送，竟神不知，鬼不覺，何時失去也不知道，那武功不是神化莫測，不是通神是甚麼！

可惜，可惜封雷不是宇恬大哥哥，風流瀟洒，知己一見如故。

她不是要尋找香姑，追趕她爹麼，此時此刻，她心目之中，却只有封雷、宇恬。

封雷、宇恬！若然是同一人，那有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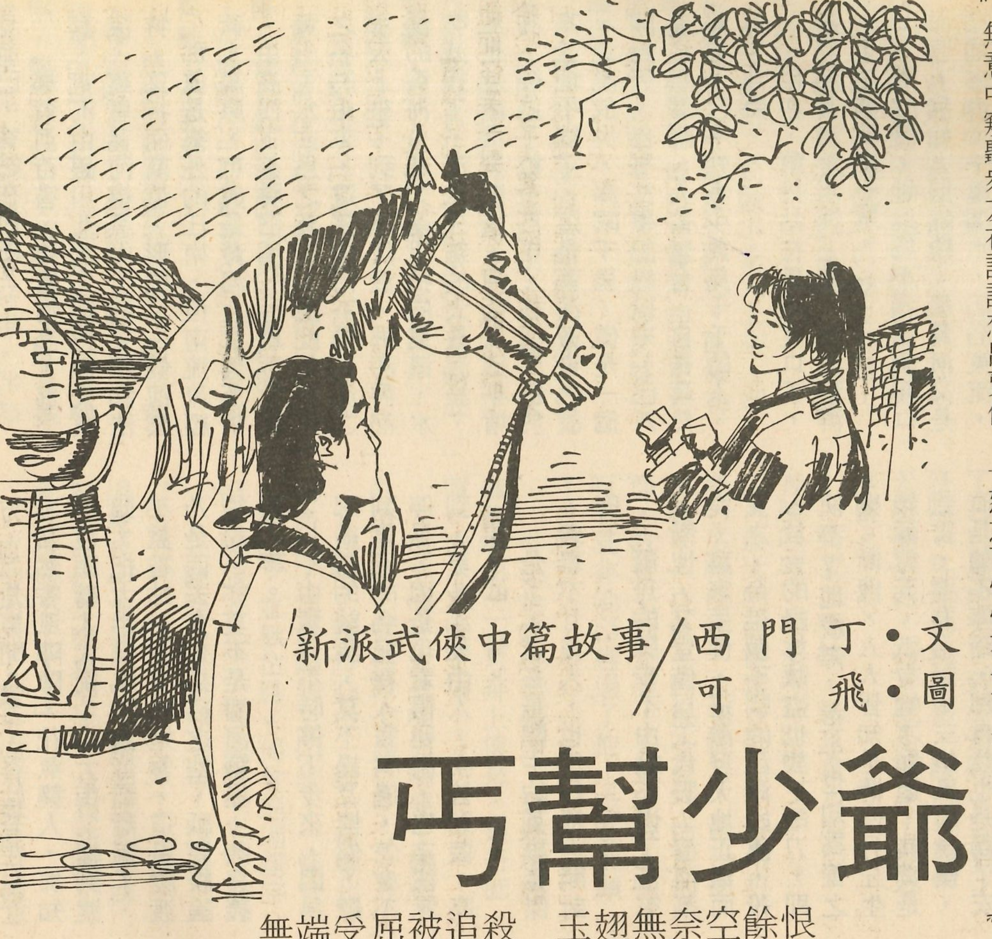
自然而然，想到封雷，宇恬就在她心上出現了，聯想起兩人，那名兒也連接起來，啊呀！

封雷、宇恬，名兒連接起來，豈不是成了風雷雨電！

她的眼兒睜大了，一時間，竟愣在街頭。

且慢，浮現在她心上時，怎會只有一個形象，竟分不清是封雷，還是宇恬！（未完・八）

上文提要： 展玉翅報仇心切，辭別靑竹門等諸友，奔回家鄉合肥，見自己門宅高掛斗大的羅字燈籠，忿恨不已。爲避嫌先到好友廖子柏家中，當晚見昔日幾位好友全聚在一起，便將別後遭遇詳細告知，並表示此次回來想報家仇，展玉翅上茅厠回來，無意中竊聽衆友在議論想出賣他，一怒之下悄悄不告而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無端受屈被追殺　玉翅無奈空餘恨

夜色漸深，展玉翅直待二更左右方走出樹林，悄悄進入合肥城。城內情景一如以往，長街無人，寂靜如死，這對展玉翅來說，反而方便。

他駕輕就熟，很快便到了家門外。

往昔的展家大宅，如今的羅家，如一頭巨獸，靜靜地伏在黑暗之中，連大門外的燈籠亦已熄滅。

展玉翅由左首翻牆進去，那邊有座小庭院，花樹假山點綴其間，容易掩飾身形，他此時已非吳下阿蒙，雙脚落地無聲，隨即一個急竄至一假山後，悄悄打量四周。

奇怪的是，偌大的一座巨宅居然無一絲動靜，亦不見人影，心中暗罵一聲：「惡賊也太過自信了！哼，少爺今夜好歹鬧他一鬧！」

既然無人巡視，展玉翅膽子也大了，只因肚子餓了，便竄進灶房。爐灰尚溫，看來有人剛吃過宵夜不久，展玉翅見掛在樑上的食籃尚有半隻鷄，也不客氣，將他吃個精光，又揣了三隻半溫不冷的饅頭進懷，然後走出灶房。

不料一走出灶房，便聽見一陣步履聲傳來，展玉翅吃了一驚，連忙縮回房內，並把鷄骨掃進食籃，重新掛在樑上，然後躍上橫樑。

俄頃，灶房門被人打開，提燈照了一照，便又退了出去，展玉翅跳回地上，將耳朶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了一陣，脚步聲已去遠，心頭方定，又想到賬房那裡去取銀子。

這大宅之一切，對展玉翅來說，已至閉目能行之境地，是以他很快便到了賬房外面，令人驚喜的是房門居然沒有上鎖，展玉翅四顧無人，遂輕輕推開房門進內。

房內黑燈瞎火，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展玉翅輕輕吸了一口氣，讓雙眼稍能適應黑暗，方邁出一步。

也就在此刻，展玉翅驀地發現，房內有一張床，床上隱約有人在睡覺，不由怔了一怔，原來此處已改作下人之居所，難怪沒有上鎖。

那麼如今之賬房在何處？展玉翅咬咬牙，伸手把抽屜悄悄拉開，在裡面摸索，只摸到一些碎銀，他將之塞入懷內。

接着，展玉翅向床鋪走去，準備逼問睡夢中之人，不料那人突然醒來，一骨碌坐了起來，喝道：「誰？」展玉翅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揮出一掌，正中那斯胸膛！

只見那漢子身子倒退，直至後背靠牆，展玉翅以劍指住他，低聲道：「快說，賬房如今設在何處？」

那斯悶聲不響，展玉翅手臂稍向前，劍尖直抵在其胸膛：「再不開腔，少爺便殺了你！」可是那人仍然一動不動，展玉翅伸手一探其鼻息，這才知道他已死了！

「眞是飯桶！」展玉翅收起了長劍，推門走了出去，不料那斯的叫聲已驚醒了旁人，走廊上有人提着燈籠走過來，展玉翅見已暴露，便向他猛然撲過去！

那漢子高聲大叫：「有刺客！」邊叫邊轉身逃跑，但那能快得過展玉翅，他自後飛起一腿，將那漢子踢翻在地，正要逼供，猛見一條人影急飛而至！抬頭一望，眞是冤家路窄，赫然是賀鳴。

賀鳴見到展玉翅，先是一怔，繼而怪笑一聲：「原來是展少爺，哈哈，少爺大駕光臨，請恕屬下不知，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展玉翅大怒，喝道：「閉上你的鳥嘴，少爺正要殺你這寡恩薄義，吃內扒外，出賣親戚的畜生！」

賀鳴恬不知恥地道：「不管你看法如何，如今快樂逍遙，榮華富貴的是我！到處吃苦的是你，這叫做識時務者爲俊傑，少爺若肯投降，賀某還可念在往昔之情，替你向敝上美言幾句！」

「放屁！今日少爺不殺你，枉爲人子！」

賀鳴大笑：「你有甚麼本事殺某……」

他話未說畢，展玉翅已抽劍標前，向其胸膛猛刺。賀鳴揮刀橫在胸前，冷冷地道：「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某家今夜便送你與令尊同路……」

展玉翅怒從心中起，長劍一招緊過一招，迫得賀鳴連話也說不出來，他這時才吃起驚來：「怎地這小子半年不見，彷似脫胎換骨般？」他心頭吃驚，急呼手下上來助戰。在場的三個大漢子，立即揮刀上前圍攻。

賀鳴壓力減輕，頓覺輕鬆，哈哈笑道：「二少爺，你還是乖乖棄劍投降吧，再給某叩個頭，嘿嘿，這也不委屈你呀，好歹我也是你表舅……」

展玉翅以一敵四，夷然不懼，長劍揮處，盡展武當劍法，見招破招，有攻有守，口中罵道：「你出賣我父，猪狗不如，還想我向你叩頭？別做夢了，今爺少爺就算葬身此處，也要先殺死你！」

他說得十分狠毒，賀鳴聽後，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沉下臉來，道：「你既然不想活命，賀某也要得成全你，你們加把勁，把他困死！嘿嘿，就算他是鐵打的漢子，也支持不了多久。」

賀鳴武功雖然不高，但十分機詐，他估計展玉翅功力有限，因此先消耗其氣力。

走廊那方走來一條四十餘歲的漢子，步履沉穩，氣定神閒，賀鳴忙道：「總管，這便是展家的漏網之魚，展家二少爺展玉翅！」

「哦！來得正好，賀鳴，我要活的！」

賀鳴狐假虎威地道：「你們聽到沒有？」他自己也加了幾分勁，他們要活擒反而讓展玉翅找到機會，覷準機會，長劍刺中一個漢子的胸膛，那漢子掩胸倉皇而逃。

展玉翅越鬥越勇，相反對方因要生擒，心存顧忌，出手縛手縛脚，是故展玉翅反而大佔上風。

布北辭悶哼一聲：「都是些飯桶。」

展玉翅心意與他一般：「對方人多，不趁早殺死賀鳴，只怕連逃跑之機會也沒有！」

當下又鬥了幾招，展玉翅振作精神，長劍連施武當劍法，左掌暗中配合，倏地又一掌按在一個大漢的腹上，那漢子登時退了幾步，一跤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四名手下已去了兩個，賀鳴自知武功與對方有一段距離，心膽俱裂，嘶聲道：「布北辭，你濫施職權，主人回來一定會怪罪於你。」

布北辭冷笑道：「你當心自己之安危，少替大爺擔心！」

展玉翅長劍收回，突然又斜揮一記，這一招不成章法，乃他臨時因時制宜，創造出來，一個漢子做夢也想不到，腰上中了一劍，血流如注，又退了開去。

布北辭暗暗奇怪：「這小子武功只一般，怎地賀鳴收拾不了他？」

卻不知展玉翅內力强勁，正如女人一白掩三醜，招式雖然平平無奇，但一旦施展起來，便不同凡响，而對方心存顧忌，十成功力只能發揮七成，此消彼長，便有很大之分野。

激鬥中，賀鳴見勢危，保命要緊，顧不得面子，突然輕輕一掌將手下推前，擋住展玉翅，自己却轉身逃跑。

那漢子猝不及防，蹬前兩步，單刀尚未劈出，展玉翅却因敵人倏地至跟前，不由自主擧起左掌印出，正中其胸膛！抬眼一望，賀鳴轉身飛逃，他一急之下，右手長劍驟然拋出。

這一記，他心急之下，運功而拋，力蘊千鈞，長劍就如一道長虹般，一掠而至，從賀鳴後背射進去，由前胸透出。由於力道猛，賀鳴又跑了幾步，才俯伏於地！

這些動作寫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而布北辭則一直靜靜地站在遠處，絕不阻攔。

展玉翅慢慢走前，用力拔出長劍，抬頭道：「爹，娘，孩兒先殺此獠以慰父母在天之靈！希望父母有靈，保佑孩兒，早日剷除主凶！」他偶然轉頭，方發現自己又

被包圍了。

布北辭站在兩丈開外，冷冷地道：「多謝二少爺替某殺了那飯桶，不過，如今你準備好了沒有？」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你有什麼本事的，儘管施展出來，少爺若有半句求饒的，便不是男子漢，來吧！」他仗劍躍過欄杆，落在庭院中，威風凜凜，夷然不懼。

布北辭冷笑不已道：「你以爲大爺跟賀鳴一樣的膿包？上！」他是成精的狐狸，在尚未摸清對方之底子前，不肯輕易冒險。

那十來個大漢立即撲上去，展玉翅大喝一聲，不退反進，插進人叢中，劍刺掌拍，拳打足踢。乒乒乓乓，才過了五六個照面，地上已倒了兩人。

展玉翅十分聰明，知道在此種情勢下，只能採取速戰速決之戰術，是以不消片刻，地上又躺了兩個人。

布北辭忍不住又喝道：「你們且停手，讓大爺會會他。」他慢慢走上前，每次脚底落地，大地都似震動一下，唯展玉翅不爲所動，使得布北辭看來更加陰沉。

展玉翅故意道：「閣下若還沒有把握，大可以棄械而逃，少爺保証不追趕！」

布北辭臉上神色不變，雙眼又瞪着對方，展玉翅心頭一懍，忖道：「這斷好生陰沉，恐怕是個可怕的敵人！」

「你準備好了沒有？大爺可要動手了。」布北辭冷冷地道：「先跟你打個招呼，以免別人說大爺以大欺小。」

展玉翅立即收攝心神，抱元守一，未敢有半點大意，他以爲布北辭既然有言在先，必會採取急攻，不料對方就似一尊石像般，一動不動，這更加可怕！氣氛立即緊張起來，四周靜得落針可聞。

展玉翅只覺心頭沉甸甸的，如同壓了一塊石頭，恨不得立分勝負，縱使敗了也比較好過一點。忽然，布北辭緩緩向前邁出一步。

展玉翅全身肌肉綳緊，可是布北辭只邁出一步又停了下來，恢復先前之情況，過了半晌，他又邁出一步，此時距展玉翅仍有一丈五六之遙，可是展玉翅已沉不住氣，雙脚微微用力，身子標前，猛喝一聲，揮劍急刺對方之胸膛。

這一劍他注了八成眞力，疾如閃電，先下手爲强，能搶佔先機，總是便宜。

不料劍至中途，眼前一花，已失去了布北辭之踪影，他招式用老，變換困難，心知不妙，立即趁勢標前，再一個風車轉身，回劍在身前佈下一道劍網。

原來布北辭早料到他有此一着，仗着豐富之經驗與閱歷，閃至展玉翅背後，幸虧展玉翅聰明，否則後背已吃了一掌，饒得如此，他佔到先機，攻勢源源不絕，一口氣攻了七八掌，逼得展玉翅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四周之護院慢慢縮小包圍圈，大戰正酣，吆喝難免，居然仍不見羅賓鴻露面，看來他的確不在家內。

展玉翅被對方攻了二三十招，仗着七星步法閃避，心頭又驚又詫，這才深切體會，江湖中能人極多之說。

再過了幾招，自己也覺窩囊，暗道：「少爺就算死在此處，也得死得英雄一點。」此時恰好布北辭一掌印向他脅下，他咬一咬牙，置生死於不顧，拚命地刺出一劍。

這一劍雖然後發，但仗着劍長，估計能與對方肉掌，同時擊中對方。

玉石俱焚之打法，在此時是用對了，布北辭勝券在握，豈肯與對方拚命，是以連忙收掌移位，展玉翅正要他如此，稍轉上身，長劍改刺爲砍，仍然砍向對方要害。

布北辭闖盪江湖之時，展玉翅尚未出世，他打鬥經驗之豐，展玉翅望塵莫及，是故他好整以暇，見招破招，絲毫不爲所動。

展玉翅一口氣攻了十來招，布北辭見他氣力漸弱，出手稍慢，覷準一個機會，眼見他長劍刺來，倏地翻腕彈指，「錚」地一聲輕响，中指落在劍脊上，展玉翅虞不及此，長劍立即向旁挪開尺餘。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左掌自劍底突進，直印展玉翅的小腹，展玉翅吃了一驚，倉猝而退。但布北辭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對方一退，他立即跨步向前。

展玉翅失却先機，立即陷於窘境，布北辭已摸清了展玉翅之劍法，再無顧忌，突見他雙掌縮回袖管中，又見他上臂一晃，袖管倏地拂出，直奔展玉翅面門。

展玉翅未遇過這種場面，一時慌了手脚，竟然舉劍招架。那布北辭好生了得，突然撤掉左袖之內力，本來堅硬如同鐵板的袖管，突然變得輕柔無比，緊緊纏住長劍，只聽他輕喝一聲：「撒！」左袖向外一扯，同時右袖仍然擊出。

兩隻袖管一硬一軟，此人之內力端的不能輕視！

展玉翅但覺右手手腕發麻，長劍應聲脫手飛出去，他大驚之餘，連忙用力頓足後退，可惜已慢了一步，胸口吃袖管拂過，火辣辣地疼痛，同時氣血翻騰，幾乎站立不穩。

布北辭獰笑道：「小子，你納命來吧！」說着飛身撲過去。

展玉翅反應眞快，他後退之際，已知失去長劍，更非對方之敵，是以一退再退，終於至一名大漢附近，驀然轉身揮掌。

那大漢大喝一聲，揮刀劈過去，居然不顧自身安危，展玉翅雙肩一縮，閃到那大漢身後，左掌用力向前一推，那大漢招式已老，乖乖地向布北辭撞去。

與此同時，展玉翅飛身向圍墻奔去。布北辭推開那名手下，急道：「快攔住他！」

展玉翅急急如喪家之犬，先躍上假山，再發力橫掠兩丈，跳在牆頭上，隨即跳了下去！布北辭輕嘯一聲，越過人叢，向展玉翅追去。

展玉翅跳出圍牆，心頭稍安，見路便跑，耳際聞得背後有步履聲，知道布北辭在後追趕。他急中生智，倏地竄進一條小巷，再躍進一棟小院，然後由側門閃出去，至另一條小巷，再竄進另一戶人家，依法炮製，由後門溜掉。

布北辭犯了一個錯誤，他忘記展玉翅是在合肥城長大的，對合肥城之地形和許多戶人家之情況，瞭如指掌！

展玉翅逃出合肥城，不由抹了一把冷汗，暗叫好險！適才逃命要緊，無暇顧及其他，此刻才覺得胸口發悶，知道受了輕傷，連忙返回樹林。

那馬兒仍停在那裡，見到主人回來，輕輕厮磨，狀甚親熱，展玉翅輕撫其頸，低聲道：「馬兒呀馬兒，少爺如今孤零零的，只剩下你一個朋友，可惜你又不能說話，不能解我寂寞！」

不料那馬兒竟然輕嘶一聲，展玉翅大覺安慰，靠着馬兒倚着樹幹睡着了。一覺醒來，葉隙中洒下萬點光芒，胸口依然發悶，展玉翅不敢大意，連忙運功療傷，眞氣在體內轉了七個大周天，才稍覺好受。

時間已不早，林外不時傳來人聲話語，展玉翅恐布北辭追來，連忙上馬向西北方進發，在馬上他自問自答：「我舉目無親，該去那裡？哎，管他的，男人大丈夫，四海爲家，何處不能去？去到那裡便算那裡！」

他漫無目的地走了幾天，沿途越來越荒凉，他能買到甚麼便吃甚麼，這種日子跟以往截然不同，心中之悲憤，不喻而知，是以幾天下來，又瘦又黑，却穿着一套又髒又不大合體的錦衣，不倫不類，常惹來路人注目。

此刻他已不能顧及顏面了，笑話任由他人，只是這種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實在太難受了，就連那馬兒也瘦得皮包骨，脚程越來越慢，這才深深知道苦之味。

這天他在樹林內歇息，讓馬兒吃野草，却見林外不時有三五成羣之乞丐經過，他自嘲道：「看來少爺還不如這班叫化子！叫化子一出生可能就在窮苦人家中長大，而我……」他看了馬兒一眼，又忖道：「我自己都塡不飽肚子，又怎會養馬！不如把牠賣掉吧！」

話雖如此，可是此時舉目無親，唯一之伴侶便是這匹馬兒，是以甚覺不忍。由林外經過之叫化子越來越多，展玉翅暗暗奇怪，當下上馬，悄悄尾隨那些叫化子。

自四面八方而至的乞丐越來越多，本來展玉翅是跟在後面，到後來却變成被夾在中間，那些叫化子見他模樣兒跟他們差不多，並無侵犯之意，一位小叫化子摸摸他的馬兒，問道：「兄弟，你這『四條腿』怎麼弄來的？」

展玉翅道：「買來的！」

「你倒捨得！一定是『打了一張好票』。」那小叫化子一臉羨慕之色：「可惜瘦了一點！」

旁邊一位老丐罵道：「廢話！人都吃不飽，馬還能肥？」

小叫化問道：「大哥，你叫甚麼名字？俺今生尚未騎過馬，可否借我騎一騎？」展玉翅對他投緣，一笑下馬，再扶他上鞍，小叫化坐在鞍上，得意得不得了，揚揚韁道：「你們看，俺小牛終於有機會……」

話未說畢，因其揚韁而馬自動竄前，小牛大驚：「不得了啦，快讓開！」前面全是人，馬兒不喜讓別人騎，故意亂闖，一時之間，鷄飛狗跳，紛紛破口大罵，那小叫化子不熟馬性，眨眼間便被拋下鞍來。

展玉翅喝停了馬兒，再扶起小牛：「不好意思，我這馬性子烈……摔傷了沒有？」

小牛搖搖頭，摸摸屁股。「過癮過癮，沒事沒事！」其他乞丐都罵起他來，小牛一味扮鬼臉賠罪。

展玉翅道：「你若不怕的，與我同騎試試！」他再把小牛扶上馬鞍，自己坐在小牛後面，慢慢踱步。

「展大哥，你不能讓牠跑快一點麼？」

「可以，但馬兒沒上好料，體力不好，快跑一段之後，便會走不動了！」

「你讓我過過癮就好！」小牛往旁邊一條小路指了一指：「咱們走那邊！」展玉翅輕拉韁繩，馬兒便洒開大步，奔馳起來，小牛樂得拍手大笑。

展玉翅怕馬兒不支，把馬拉停，又把小牛抱下馬鞍，讓馬兒在旁吃草。「展大哥，你這馬兒可有名字？」

展玉翅心頭一動，道：「有，

牠叫大展，嗯，你今年多大歲數？」

小牛道：「快十六歲啦，你呢？」

展玉翅十分詫異；「怎地快十六歲，看來像十一二歲？」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忍不住輕撫其腦袋，問道：「你家父母呢？你怎會當乞丐的？」

「我很小的時候，爹娘便都病死啦！怎會當叫化子？哈哈，我爹娘也是叫化子，我不當叫化子當甚麼？有人說做慣乞丐，懶得做官！當乞丐好處可多哩！四海爲家，無憂無慮！快活勝神仙！」

做乞丐快活勝神仙，這種話展玉翅還是頭一次聽到，感覺十分新鮮，正想問他有何好處，小牛又問：「大哥，我看你長得斯文，又似讀過書，怎會當叫化子？」

「我怎會當叫化子？」展玉翅似被人插了一刀般，但看看小牛那副高興勁，不忍傷他的心，乃長嘆一聲：「眞是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再告訴你，對啦，這許多叫化子上路，你們要去那裡？」

小牛呆了一呆，反問：「大哥不是要去鳳陽縣城的？」

「我到處亂跑，沒有個去處，你們去鳳陽作甚麼？那是出名的窮鄉，難道能化得好東西？」

「哦！原來你不是咱通天丐帮的弟子！」小牛道：「咱們在那裡開大會，每個人都要去，你也可以去湊熱鬧，不過會可不能去開。大哥，你是那一個丐帮的弟子？」

「我甚麼也不是，我行我素！你們通天丐帮開大會，我可不想去了！」

「怕甚麼！俺大可以介紹一位『開門師父』給你認識，日後也有個照應，免得給人欺侮！」

展玉翅心中暗道：「少爺要你們叫化子照應，豈不是白活了！」當下嘴上含糊其詞以應之：「咱們走吧，否則你追不上他們。」

「怕甚麼！去鳳陽路好走得很，咱們抄小路先走！經你提醒，俺才想起一件事，這許多人一起到鳳陽，那還有甚麼吃的？因此咱們須提早到達，或者在來路便先弄到足夠的乾糧。走吧，我來帶路！」

小牛大步在前步行，展玉翅拉着馬在後跟隨，大概小牛常在這一帶走動，是故對路徑瞭如指掌，東穿西插，到了天黑便到了一座小集，小牛問道：「大哥，你身上還有吃的麼？」

展玉翅道：「早已吃光了。」小牛帶他到一座小廟，那廟無人，展玉翅收拾一下，準備在此過夜，小牛則出去找吃的。

過了好一陣子，小牛一手抓着一個破碗，一手抓着兩個饅頭，喜孜孜地走進來。「大哥，東西雖然不多，將就將就，還能塡肚子！」

展玉翅見半碗剩飯，上面鋪着幾條鹹菜，那兩個饅頭看相還不錯，奈何小牛那隻手又黑又髒，如何吃得下？只好道：「小牛，你自己吃吧，我自己去想辦法打發！」

小牛道：「天色已不早，這時候可不好找到好主！」

展玉翅道：「我自有辦法！」他匆匆走出去，在街上轉了一圈，見有個麵攤，便買了一大碗湯麵，蹲在地上吃，幸虧他一身髒兮兮的，人家也不覺得奇怪。

那碗麵又鹹又澀，若在往日，展玉翅連看也不會看一眼，但這一路上來吃過不少苦，加上肚子早餓了，倒也能吃得下咽。

吃飽之後，他便返回小廟，小牛一見到他雙手空空的，便道：「是不是，俺早說過這時候找不到好主了！幸虧我還留下了一個饅頭！」

展玉翅又感激又慚愧，澀聲道：「我已吃過了，而且吃得飽飽的，還是你自己吃吧！」

「唷，你怎地有這般本事？是那個大善人施捨，趕明天咱們也去化他一化！」

展玉翅乾咳一聲：「剛才在麵檔附近，大概那人吃不下咽，便將麵賞給我吃了！」

小牛羨慕地道：「大哥運氣眞好！明天開始小弟便跟你，咱們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展玉翅故意裝作疲累不堪的模樣，道：「累死了，早點睡吧，明天還得趕路！」

小牛把乾草鋪在地上，道：「大哥，這裡讓你睡！」

展玉翅道：「不行，那你睡那裡？」

小牛往那張破神桌一靠，道：「俺人小那裡不能睡！」他躺在桌上，只一忽兒，便打起呼嚕來，看來他當叫化子，實在快活逍遙之至。

展玉翅躺在乾草堆上，一夜輾轉反側，如何睡得着覺？想起這些日子吃的苦頭，更把羅賓鴻恨得牙癢癢的！

身上只剩下那一丁點錢，往後的日子還長，如何打發？展玉翅想來想去，悲從中來，不知不覺淌下兩行清淚。今夜騙得了小牛，明天還能騙他麼？算了吧，明天便各走各路，多一個人多一分負累！

明亮的月光洒在院子裡，照在那匹瘦骨嶙峋的黑馬身上，亮得像鋪了一層綢布。展玉翅念頭一動，忖道：「對，還有一匹馬，大不了把牠賣掉，還能維持一段時日，待到山窮水盡之時再作打算吧，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

他轉了個身，準備睡覺，又看

到了小牛，不由又想道：「奇怪，他爲何當叫化子，還當得這般快活逍遙，難道他不愁吃喝？難道他這輩子都想當叫化子？」想到此，實在十分疑惑，但聞其均勻細長之呼吸聲，顯然他睡得十分踏實，不由羨慕起他來。

人之快活與否，跟金錢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大不了去鏢局找份差事，也能糊口。

忽然另一個念頭竄上心間：「我還得報仇，怎地盡想些沒志氣的事兒？」刹那間又想起武當師門來，又添了一份悲憤。

「我學藝不成，連一個布北辭也鬥不過，還想殺羅賓鴻？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於是他又暗下決心，不管吃甚麼苦，不管受多大之委屈，拋棄往日之一切，一定要學好武功，這是他這輩子的第一個目標，報了大仇之後，再作打算。

想到此，他一顆心才稍爲安定下來，睏意襲上心頭，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次日醒來，展玉翅便問小牛：「你說這地方會有人買馬麼？」

小牛瞪着一對大眼睛問：「大哥要賣馬麼？可惜！」

「可惜甚麼？叫化子騎馬成何體統？何况塡飽了自己的肚子，塡得了馬肚麼？倒不如讓牠找戶好主，也不愁溫飽！」

「這也有道理，不過這種鬼地方，能賣甚麼好價？」小牛伸了個懶腰。「試試吧！」

展玉翅把他扯了起來，道：「這就去吧！賣了馬，我請你吃頓好飯！然後……」

「然後再作甚麼事兒？」

展玉翅乾咳一聲：「然後咱們便分手，各奔前程！」

小牛道：「大哥是不是嫌棄俺？俺不會佔你的便宜的，俺只是覺得你很好，想跟你在一塊兒，你就讓我跟着吧！」

「你是通天丐幫的弟子，你能不去開會麼？」展玉翅心平氣和地道：「我不是嫌棄你，不過我還有大仇未報。絕不能這般荒廢日子……」

小牛一拍胸膛。「大哥的仇，便是俺的仇，你放心，若是爲這事，那太簡單，我請師父替你出面，多凶的仇人也不怕！」

「我那仇家是江湖上有名的凶人，武功極高，絕不是等閒之輩，不要爲難令師了，萬一他有甚麼閃失，我終生難安！」

小牛信心十足地道：「我師父跟周堂主很好，只要周堂主肯出面，甚麼人也不用怕，大哥，這件事便包在我身上，待大會過後，俺便介紹你們認識認識！俺肚子餓啦，先去解決解決！」

展玉翅拉着馬道：「先賣了馬再說！」他實不肯與乞丐爲伍，但見小牛盛意拳拳，又不忍傷其心。

那馬兒似乎知道主人要賣馬，四脚如釘在地上，不肯移動。展玉翅心中亦十分不忍，乃低聲道：「大展呀大展，不是我心狠，實在是養不起你……而且還得靠你來養活自己，日後有緣咱們再相會……我答應你，替你找個好主人！」

小牛忽然驚叫起來：「大哥，你的大展流淚了，算啦算啦，不可賣牠了，最多俺辛苦一點，多化點東西來養牠吧！」

展玉翅輕撫馬頭，「昔日秦瓊落難，尚且把寶馬賣掉，我跟秦瓊如何能夠相提並論，大展呀大展，你可別怪主人心狠！」

那馬匹引頸在他身上廝磨了一陣才肯動彈，展玉翅和小牛見牠如此懂性，都有心如刀割之感。兩人好不容易走到鬧市，小牛高聲叫賣，可是一來這窮鄉無人買得起；二來大展之賣相實在不討好，因此叫了半天，竟無人問津。

小牛道：「大哥，咱們先解決了肚子再賣吧！」

展玉翅搖頭不答腔，心中暗道：「想不到一個人倒霉起來，連馬也沒人買！」正在悲傷之時，忽有四個大漢走來！

那四個大漢來勢洶洶，展玉翅連忙對小牛道：「小牛，這幾個傢伙不是善類，你快躲一躲！」

小牛略一猶疑，道：「大哥，你小心，我去找人來助拳。」

那些大漢不把小牛放在眼內，指着展玉翅問道：「你要賣馬？賣多少錢？」

「這匹馬我是花五兩銀子買來的，如今想賣三兩。」

其中一個臉上長滿鬍鬚的哈哈大笑。「叫化子有錢買馬匹？哼，這分明是偷來的。」說着伸手去抓展玉翅。「咱們到官府裡理論。」

展玉翅抬手將其手臂劈開，冷冷地道：「少爺可不是小偷，別狗眼看人低。」

「你奶奶的，分明是叫化子，還敢自稱少爺。」

另一個破口大罵：「這小子居然罵咱們是狗，不教訓教訓他，他還不知道咱們的厲害哩。」說着招呼同伴，操起醋砵大的拳頭，便向展玉翅打去。

展玉翅抑鬱在心中的悶氣，已快把肺炸開，見狀勃然大怒，心中暗道：「想不到我展玉翅還要受這種地痞無賴的氣！」他不退反進，跟對方斷打起來。

那幾個大漢本不將他放在眼內，但一接觸後覺得對方拳頭奇重，心中十分驚詫。其中一個做夢也想

不到三位同伴竟收拾不了一個叫化子，他看都不看便去拉馬。

展玉翅輸在打鬥經驗不足，雖然佔了上風，却未能取勝，見那斷在拉馬，怒從心底起，倏地一個轉身，以後背硬接對方兩個拳頭，却飛起一腿，踢在那拉馬賊的後腰上，只見那斷慘叫一聲，倒在地上呻吟不已，原來他腰骨已被踢斷。

展玉翅殺得性起，雙眼發赤，嘶聲道：「你們再不知好歹，少爺可不客氣了！」他不顧自己安全，盡力反攻，「砰」地一聲，一個漢子脅下吃了他一拳，肋骨也斷了兩根，呼爹叫娘的。

剩下來的那兩個大漢見勢色不對，一邊扶着受傷的同伴退開，一邊色厲內荏地道：「小子，你有種的便留下姓名來。」

展玉翅心頭痛快，哈哈大笑道：「少爺行不改姓，坐不換名，合肥展玉翅是也，你們大可以去討救兵。」

大漢道：「好，姓展的，你有種便站在這裡，不要逃跑。」他叫人不要逃跑，自己却抱頭鼠竄地走了。

展玉翅一抬頭，又見到兩個三十不到的漢子上來，乃喝問：「你們也要打少爺坐騎的主意麼？」

一個臉色青白的忙道：「少俠誤會了，在下是吳長茂，這是我師兄胡雪風，咱們是括蒼派的弟子，剛才聽少俠自報名號，可是展玉翅嗎？」

展玉翅微微一怔，蓋自己根本不認識對方也，但括蒼派雖非八大門派之一，却也是名門正派，聲譽奇佳，是以回以一禮，抱拳道：「教兩位見笑了，在下正是展玉翅，未知兩位怎知我名？」

吳長茂道：「小俠可是武當派弟子？」

展玉翅略一猶疑，答道：「曾經列在武當門墻，未知兩位有何指教？」

胡雪風厲聲罵道：「原來就是你這個惡賊，今日教咱們撞上，便要向你討個公道。」

展玉翅急道：「且慢，在下跟兩位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何出此言？在下又幾時變成惡賊？」

胡雪風冷冷地道：「你叛變武當，改投在張三奇門下，還不是惡賊？若非因你，武當派又怎會弄至要封山。」

吳長茂道：「師兄，不必跟他多說，先將他抓下來，交給武當派處理吧！」他一副躍躍欲試之模樣。

展玉翅急道：「在下再問一句，否則死不瞑目！誰說我叛變武當？誰說我投在張三奇門下？」

吳長茂道：「江湖上盛傳已有好些日子，空穴來風，必有其因，你若有委屈，到了武當再說。」

「眞是糊塗蛋，在下是奉師門之令到峨嵋青城報訊，又怎會叛變武當？」

可是吳長茂及胡雪風不容他解釋，便分左右向展玉翅進攻，展玉翅迫於無奈，只能出手自保，但他一身技藝盡在一柄長劍之上，劍已失，武功也只剩下一半，一對一已未必是對方之敵手，何況以一敵二？是以很快便落於下風。他怒極生恨，咬牙切齒地迸出一句話：「少爺好恨！你們欺人太甚，少爺跟你拚了！」

他說話分神，吃了吳長茂一掌，蹬退了兩步，胡雪風標前一步，揮刀向展玉翅劈下去。

千鈞一髮之際，胡雪風突然怪叫一聲，動作慢了一慢，展玉翅方能及時閃開。吳長茂虎吼一聲，自旁揮刀撲上去。胡雪風艱辛地道：「師弟……小心……這小子……會施暗器。」言畢身子慢慢癱軟下去。

吳長茂吃了一驚，連忙退後扶起胡雪風，「師兄，你傷在何處？」

「不必費心了，針上有毒……我小心……爲兄死不瞑目……好恨！」胡雪風話未說畢，一張臉已佈滿了黑氣，緊接着便斷了氣。

吳長茂放下師兄，自地上躍了起來，嘶聲道：「好惡毒的小魔頭，今日不殺你，吳某誓不爲人。」

展玉翅又驚又恨，急道：「閣下誤會了，在下從來不使暗器……」

「賠命來。」吳長茂刀出如風，勢如瘋虎，把展玉翅前後左右都封住，括蒼派以「雁落平沙刀法」馳名武林，果然名不虛傳。

展玉翅銳氣已失，更加不敵。「吳大俠請聽在下解釋……在下可以發誓……」

「放你娘的屁，鬼才相信你的話。」

倏地一個銀鈴似的聲音自背後響起：「誰說鬼才相信他的話？」

吳長茂被人逼到身後，猶未發覺，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收刀轉身，只見面前俏生生地站着兩位少女，姑娘們年紀看來只有十五六歲，臉上嬌憨之氣猶存。「你們是誰？」

「你眞是有眼無珠，此見血鎖喉的『極樂針』乃我家姑奶奶施放的，你硬將罪名派在展少俠身上，豈不好笑兼並可惱！」

吳長茂一張臉十分難看，「你們姑奶奶是誰？叫她出來，她爲何要殺我師兄？」

「只因你們兩個面目可憎，當然該殺，又我姑奶奶跟展少俠是同路人，當然要救他！哼，若提起咱

們姑奶奶之大名，就怕你聽了之後，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

吳長茂冷笑道：「吳某又非初出道之雛兒，誰能嚇得了我？你們若不說出實話，只好先殺了你倆，哼，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來。」

「大膽！所謂打狗尚須看主人的面，你有何資格傷我的人？」聲音冰冷，彷似來自九幽地獄，倏地在背後響起，吳長茂急又回身，只見一位蒙着絲巾的女子，身穿藍色花裙子，站在展玉翅的身旁。

展玉翅如置身夢中：「姑娘……在下並不認識你！」

「相逢何必曾相識！」藍裙姑娘抬頭看吳長茂：「你知道姑奶奶是誰了麼？」

吳長茂倏地想起一個人來，顫聲道：「莫非……莫非妳便是傳說中『西方仙子』？」

「不錯！本來該送你往極樂世界，但姑念你還認得姑奶奶，便饒你一命，速速給我離開此處，否則本仙殺上括蒼山，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原來這「西方仙子」近來轟傳江湖，江湖上有許多惡人凶人，都甘心爲其驅策，外人却又不知其身份，近月來，成爲比張三奇還可怕的人物，那吳長茂如何敢再吭一聲？背起師兄的屍體，狼狽逃跑，連門面話也來不及丟下一言半語。

展玉翅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淡淡地道：「在下並不認識諸位姑娘，你們何必多管閑事？」

左首那位小姑娘嗔道：「眞是不知好歹的傻小子！仙子不搭救，你這條小命早丟了幾次！」

展玉翅道：「在下丟不丟性命，何勞姑娘掛心！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但被人誤會，在下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你越說越過份，看我不教訓你！」

「西方仙子」忙道：「愛琴！你少說兩句！」那小姑娘噘着小嘴，一臉不服氣。西方仙子輕咳一聲：「依少俠之意，認爲咱們多管閑事？但佛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又是甚麼意思？」

展玉翅呆了一呆，半晌方道：「但你殺了一人！」

西方仙子格格笑道：「哎呀，咱們殺了一人，又救了一人，最多打平，無功也無罪，少俠爲何這樣恨咱們？又把咱們視作蛇蝎？」

展玉翅又呆了一呆：「你是邪惡之輩，我展玉翅雖不是甚麼大俠，也不屑與之爲伍，但經剛才一攪，人家都認爲……」

愛琴道：「認爲你是甚麼？是仙子的不二之臣？哼，這可是你三生修來之福！」

西方仙子擺擺手：「你別打岔，展玉翅，姑奶奶且問你一句：我做過甚麼事，讓你認爲是邪惡之輩？」

展玉翅根本對西方仙子此名，聞所未聞，所作出之判斷，全憑吳長茂之反應，是以根本答不出來，只聽西方仙子長笑道：「少俠若是害怕的，其實也有辦法解決！愛劍，你召人追吳長茂，務必盡快將他殺了，若他已將此事告訴別人，則所有知情者，全殺之滅口！」

展玉翅吃了一驚，急道：「千萬不可！」

西方仙子語氣變得冰冷：「左也不可，右也不行，請少俠指示一下，姑奶奶該如何做你才滿意？難道我救你便該吃你奚落嗎？」

展玉翅有點發窘，半晌方嘆息道：「反正我被你累死了，今日雖不死在吳長茂的刀下，他日也必死在別人劍下！」他拱拱手：「多謝仙子相救，但在下亦不想報答，你若後悔的，大可以如今便殺了我！」

西方仙子嬌軀無風自動，怒道：「殺了你，展家二十多條命之仇，由誰去索償？」

展玉翅身子一震，但他仍挺立着，緩緩閉上雙眼，一副甘心受宰的神態。

愛劍嗔道：「仙子，既然他不知好歹，你便嚐他一劍吧，免得日後他死不瞑目！」

西方仙子嬌軀顫抖，顯然內心十分矛盾，她右手緩緩放在劍柄上，不斷發顫，却不把劍抽出來，展玉翅突然睜開雙眼，道：「你拔劍吧，一命還一命，我不會怪你！」他說得十分誠懇，而且目光堅定，誓與邪惡劃清界線似的！

西方仙子顫聲問道：「你眞的這般恨我怕我？」

展玉翅搖搖頭：「我只是不想讓人誤會我跟邪魔有任何關係，你就成全我吧！」

西方仙子聲音突變，「好，我會成全你，終有一天你會來求我，求邪惡之輩，屆時你便悔之莫及！」

話音剛落，街頭已湧出一羣叫化子來，原來是小牛去討來的救兵，西方仙子聲音再一變，變得十分溫柔：「愛琴，愛劍你倆準備殺人！」

展玉翅急道：「你不能亂殺無辜！他們犯了你甚麼？」

只聽小牛叫道：「展大哥，你不用害怕，咱們來救你！」

展玉翅厲聲道：「小牛，你們不可過來，否則便不是我的好兄弟！」

西方仙子大笑：「不濫殺無辜，如何稱得上邪惡之輩！」轉頭道：「你們都過來吧，否則便來不及了！」愛劍一個箭步標前，以劍架

在展玉翅的脖子上，一臉得意之色。

西方仙子道：「你求我吧！我便不殺你，也不會動那些叫化子一根毫毛！」展玉翅目光充滿輕蔑之色，倏地用勁向劍刄壓去，血光乍迸，西方仙子大叫一聲，一把扯開愛劍。

展玉翅冷冷地道：「士可殺不可奪其志！」

西方仙子猛吸一氣，緩緩地道：「展玉翅，姑奶奶永遠記得你！」突然又格格地發出一串銀鈴的笑聲：「展大哥，有你這句話，咱們便可放心了，待咱們回去作個交代之後，自會再來找你！」她又摸出一大把碎銀，向叫化子洒去：「這是我代你施捨的！」一回首又喝道：「咱們走！」

展玉翅雙眼似欲噴出火來，狠狠地瞪着她的背影。小牛跑了過來，關心地問道：「展大哥，你流了許多血，打不打緊？」

展玉翅痲木似的搖搖頭，小牛又問道：「這些娘們十分奇怪，是大哥的朋友？」

展玉翅恨恨地道：「是我的仇人！」小牛更加莫名其妙！

叫化子們爲搶地上的碎銀，起了爭執，展玉翅沉聲道：「大家一場兄弟，爲何爲了一些碎銀便反目？把銀子全交給小牛，大家一起花用！」

一個老丐道：「說得有理……快把銀子集中起來，都交給展……小哥，一齊花用！嗯，先去吃一頓吧！」展玉翅撕下衣襟，紮住脖子，帶他們到麵店去。

一個乞丐叫道：「有錢還吃這種東西？找一家有肉有魚有酒的好地方，好好吃它一頓！」

展玉翅道：「咱們人多，這一點銀子若大吃大喝，能吃上幾頓，以後還吃甚麼？難道你們願意到處乞討不成？沒出息！」

那乞丐低聲道：「叫化子不乞討，還叫甚麼叫化子！」

展玉翅問道：「你們誰贊成他的主張的，舉手！」衆乞丐面面相覷，無人作聲，展玉翅乃道：「那麼就決定省吃儉用吧！還有，你們若能找到買主，我把馬也賣掉，銀子大家一齊花！」

當下衆人進入麵店，展玉翅叫了麵，再炒了幾個小菜，羣丐坐滿了三張桌子。展玉翅見店小二沒有反應，便把碎銀往桌子上一擱，掌櫃見有錢，才「罵」店小二，叮囑他們趕快打發羣丐，以免使其他食客却步。

飯後，小牛悄悄問展玉翅。「展大哥，你如今是不是決定先跟咱們去鳳陽？」展玉翅一時沒了主意，只得點頭答應，小牛却樂得幾乎想打個觔斗。

羣丐慢慢上路，一路上有唱蓮花落的，有數來寶的逗樂，竟無一人有憂苦之色，教展玉翅好生羨慕。

到晚上，前不靠村後不著店，羣丐進樹林過夜，許多人打開背包，拿出破草蓆往地上一鋪便躺了下去，有的則自告奮勇去找吃的，展玉翅把碎銀交給他們。

小牛生了幾堆柴火，忙這忙那的，展玉翅則滿腹心事，如今他還不是爲家仇而愁，而是爲江湖上之傳說而煩惱！

是那個缺德鬼，說自己叛變武當，加入張三奇門下，須知張三奇是個大魔頭，惹上他已經是頭痛之至的事，再加上一個西方仙子，更加寸步難行！

西方仙子爲何會「看上」自己？展玉翅實在莫名其妙，也後悔忘記問她個明白。想想自己這半年來的遭遇，眞教人唏噓嘆息！半年前自己尚是一個不知愁滋味的富家子弟，如今却淪落至與丐爲伍，且朝不保夕，滄海桑田，變化之大，教他幾疑身在夢境！

家仇難報，往日稱兄道弟之好友，也想出賣自己，江湖謠傳，使自己寸步難行，日後之日子該怎樣過？他寒心之餘，不由升起一股恨意！

老天爺因何如此作弄人？

突然被人推了一下，一抬頭却是小牛。「大哥，你在想甚麼？吃飯啦！」

「你們吃吧，我不餓！」

「嘿，你不吃可就走寶啦，他們烤了好些『叫化鷄』，可好吃哩！」

展玉翅十分煩惱，揮手道：「莫說是叫化鷄，就是富貴鷄也不吃！」小牛却不由分說，硬把他拉向火堆，尚未走到那裡，便已聞到一陣陣香味，他心中大奇，只見叫化子們不斷在剝一團乾泥，泥巴上尚帶着鷄毛，泥巴之下，露出雪白的嫩肉來，香氣便由此傳來。

一個乞丐把一隻香噴噴的鷄向他遞來。「展少爺，這是咱們孝敬你的！這種東西可不是常能吃到！」

展玉翅見對方盛意拳拳，不好拒絕，接了過來，低頭咬了一口，鷄肉既嫩又香，且香氣與別有異，不由一口氣將那隻鷄吃得乾乾淨淨。

「小牛，這鷄是怎樣做的？」

「不瞞大哥，我也是頭一次吃到，剛才見他們用泥巴封好，丢在火堆裡烤……唔，好不好吃？可惜太少了，俺只吃了一個翅膀！」

展玉翅赧然道：「對不起，我應該留點給你！」

小牛毫不在意地道：「不打緊，咱們還有很多烤地瓜！」說着拿了一個給展玉翅，他自己也狠吞虎嚥起來。再塡了一個地瓜，展玉翅肚子已塞得飽飽的了，却見小牛把碎銀塞進自己懷裡，「拿着吧！」

「那來的銀子？」

「物歸原主！」

展玉翅訝然問道：「怎地這些東西這般便宜？」

小牛笑得打跌，道：「這是不用錢的！」

展玉翅瞪了他一眼，道：「是順手牽羊得來的？」小牛點點頭。「這如何使得？人家不是平白損失麼？快把錢送去給賣主！」

小牛懶懶地道：「以後再說吧，別幹傻事了！」他語氣十分世故。

展玉翅不悅地道：「以後若是這種東西，別叫我吃！」

「這地瓜長在地裡，不自己挖，去那裡向地主買？鷄到處亂跑，不知是何人飼養，去何處找主人？」小牛往地上一躺，「你以爲當叫化子的，所吃所喝所穿，全是乞討的？偷已經是好的了，還有搶的呢！」

「那不是成了賊和强盜？」

小牛霍地坐了起來。「輕聲一點，你想犯衆怒！哼，要他們改變，也不是沒有辦法……」

展玉翅冷冷地道：「既然有辦法，爲何不做？」

「無人做得到，也無人肯做，除非是你！」

展玉翅指着自己的鼻子，大惑不解地問：「我能做得到？你別跟我開玩笑！」

小牛又躺回地上。「不錯，只有你這種人才肯做這種事！嗯，你若加入丐幫，又萬幸能當上咱們幫主，下一個命令，便可改變一切！」

「胡扯！」展玉翅躍上一棵樹，靠着枝椏不再理小牛，可是小牛的話偏又不時湧上心頭。

忽然一個念頭在腦海內閃過：「走投無路，丐幫倒也是個好去處！」話雖如此，要他加入乞討行列，心中始終有個疙瘩。富家子弟的架子可以抛棄，但殘羹冷飯如何能下咽？長年累月不洗澡，不換衣服，日子如何過？

一想到此，展玉翅禁不住打了個冷顫，當個乞丐也要當得有頭有臉，素聞各地丐幫都有些能人，憑自己這副身手，能在丐幫出人頭地麼？丐幫弟子品流複雜，就算能出人頭地，也面目無光！

他一會兒東，一會兒西，拿不定主意，折騰了一夜，雙眼未曾合上，低頭望去，那些叫化子歪歪斜斜地倒了一地，睡得又沉又香，展玉翅輕嘆一聲，躍回地上，盤膝運功調息。

過了一陣，天色便亮了，羣丐亦紛紛醒來，展玉翅怕他們又去偷百姓之食物，連忙催促上路，他和小牛騎在馬上，沿途問些有關丐幫的情況，原來近來光景不好，天下乞丐不計其數，各地乞丐都成羣結隊，或成立幫會、聯盟，是故天下丐幫組織竟有數十個，而在安徽一帶活動的則以通天丐幫爲首，通天丐幫屬於四大丐幫之一。

展玉翅又問他們這次開會的內容，小牛道：「詳細情況也不知道，但我師父一定知道，他是香主！」

「是那一個堂的香主？」

「俺師父是飛鴿堂的香主，叫石開山，他人很好，大哥若想加入本幫，俺叫他作你『開山師父』，他雖然是你的師父，但日後只要你有本事，對本幫有貢獻，職位可能比他高！」

「那麼貴幫幫主是誰？他武功很高麼？」

小牛答得很謹愼。「他喚郭煥彩，武功高不高我可不知道……應該不錯吧！」

展玉翅瞪了他一眼：「他若武功不高，那必是爲貴幫立了大功勞，否則如何能坐得上帮主這個寶座？」

小牛遲疑地道：「這可又未必……他是敝帮創帮祖師的義子，承受了他的衣缽，恰好帮內又沒有更適合之人選，是以……哎，這只是俺之瞎猜亂說，當不得眞！」

展玉翅沉吟道：「如此看來，貴帮並不穩當。」

小牛忽然「格」地一聲笑：「不錯，是故俺才希望大哥加入，敝門正需要你這種人材，如果你能打得贏家師，俺便叫他介紹一位堂主，當你的『開山師父』！所謂開山師父，便是入帮介紹人，雖然不必像弟子般服侍師父，但以後總得尊重他，是故一般都喜歡作有本事，有前途之弟子之『開山師父』。」小牛之話，並非無可能！

展玉翅故意淡淡地道：「屆時再說吧！」

如此又走了一天半，至第三天之正午方到達鳳陽城，只見街上都有乞丐行走，小牛這干人也有熟人，就在街頭上，閑聊起來。

展玉翅無意中發現那些乞丐都拿着竹棒，竹棒之節眼，有多有少，通常年紀大的，節眼也較多。

小牛回來對他道：「大哥，明晚才開大會，但如今咱們得先去報到，你加不加入敝帮，可得盡早答覆。」

（未完・八）

上文提要：女總捕頭程小蝶一面派小文扮女囚於牢，暗中保護素喜姑娘，但小文發覺素喜姑娘原來身負武功。另方面程小蝶爲進一步瞭解玉珍古玩，特於深夜帶同小雅親赴順天當舖，拜訪大朝奉常香亭。常香亭見程小蝶誠懇登門求教，常香亭便樂意地向程小蝶仔細介紹有關瓊漿玉液之來歷……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林畫苑戒備嚴　習畫生員皆貴胄

「女孩子弄刀舞劍，已經是不成體統！」程小蝶道：「人入江湖，身難由己，我們這種捕頭的工作，更是要身冒矢石，追捕逃犯，交手的全都是兇惡奸狡之徒，那裏還講什麼三從四德？小雅說得對，隨機應變，緝逮元兇，就全憑自己的心念了。」

「就是說，只要破案，不擇手段是麼？」小文問得很尖銳。

「不能傷害到無辜的人，當然，也不要委屈自己，」程小蝶道：「可以揮劍擊敵，拚死一戰，也可以施展溫柔，擒敵於輕顰淺笑之中，小文，我只能說到這裏了，再不懂，就向小雅請教吧！」

「怎麼會不懂呢？」小雅道：「小文的遭遇，和我一樣，強暴過我們的男人，不止一個，她只是想再三求証小姐話中的含意。」

程小蝶點點頭，道：「我希望妳們能成爲一代名捕，却不希望妳們成爲風流捕快，更不願用世俗的禮儀，來約束妳們，那會使妳們束手束脚寸步難行，這中間的分寸如何掌握，要妳們自己用心領悟了。」

「是！小文明白了。」

小雅笑一笑，道：「小文心中有把鎖，鎖住了她的才慧、勇氣，今夜經姑娘一番開導，總算打開了那把心鎖。」

「女牢中的防範、設備，絕無法困住素喜。」小文道：「看她避開那一刀的巧妙身法，小婢就自歎不如啊！」

「那一刀很快麼？」小雅道：「他們是不是演一齣戲給妳看的？」

「擲刀出手，快如電光石火，而且，距離很近，殺機深重，不是演戲。」小文道：「絕不是一伙的，但素喜也不孤單，她在牢房中似是等人，但那人沒有來過，素喜却等得很迫切，我看得出來，她那種期盼的心情。」

「會是誰呢？」小雅道：「鬼丫頭自認天生媚骨，有點悶騷，難道她早已軋了姘頭，表面上是言侍郎的妾婢，却又暗中交了男人？」

「也不太像，等男人，沒有那份耐性，早就口花花的罵出口了。」小文道：「但她連一句抱怨的話也沒說過，這說明她很敬重那個人，也可以說有點畏懼。」

「會是怎麼樣一個人呢？」小雅道：「會不會是她師父……」

「也可能是她的眞正主人。」程小蝶道：「也就是把她佈在言侍郎身邊的人。」

「不錯！小姐說得對。」小雅道：「素喜不敢擅作主意，在等待主人的指示，指示一天不到，她就得蹲在牢房中受罪，不敢逃走，也不敢暴露身份，和咱們眞正的打上一

架。」

「她確有難言之隱，這兩天來，我暗中觀察所得，她也不像是殺死言侍郎的兇手。」小文道：「也許要心急，只不過，不願意和我們合作，素喜最大的焦慮，可能是無所適從。」

「這就十分可怕了。」程小蝶神情肅然的道：「有一個組合嚴密的集團，早就在算計言侍郎收存的玉器了，所以，他們安排了素喜這麼一個人在言侍郎的身側，既是監視，也是保護，如果小文的形容沒有誇張，能訓練出素喜這樣一個人才的組合，是有着非常驚人實力了。」

「是的，姑娘！」小文道：「素喜的年齡和我相若，相差也不過是一兩歲間，我和小姐日夜苦練，再加上葯物輔助，花了兩年，才有這點成就，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遇上了一位好的師父，他的技藝精湛，才高八斗，費了很大的精神，用了很多的心機，來造就我們，難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我師父一樣的高明人物，造就出素喜這樣的人才麼？年紀輕輕，內外兼修，已練得不着皮相。小姐，我說的全是事實，沒有誇張，我覺得被她戲弄、侮辱了，她實在不需要我的保護，所以，我離開了那裏。」

「小文，別難過！」程小蝶笑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以後，我們也許會遇上更令人尷尬、難過的事情，重過妳遭遇十倍的屈辱，我們任職刑部捕頭，就無法逃避這種事情。」

「素喜可能是幼年從師。」小雅道：「她可能已經學了十幾年的武功，是別人有計劃訓練出來的人才，所以，她對主人會絕對服從，心存畏懼，小文，放心吧！我們的師父，是一位先知者，正如妳所說，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他會常常來探望我們，每一次，都會傳我們一些新奇的武功，我們愈進步，也學得愈多，我敢說，武林道上，再沒有這樣的師父，他如長江之水，用之不盡，取之不竭，我們有多大能耐，就能學多少武功，十年八年之後，我們都會成爲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呢，除了師父、小姐之外，我和妳就排第三名了。」

小文嗤的一聲，笑了，窩在心中的火氣，也在這一笑中消去，道：「妳想得遠吶！小雅，十年八年啊！我們人都老了！」

「風華正茂呢，」小雅道：「三十五上下的女人，才是眞正成熟的女人，韻味十足，醉人如酒，我們學武的人，不易老，四十歲看上去，也像二十許人。」

小文搖搖頭，笑道：「爛了的桃子破了的瓜，我沒妳那份樂天，但我知命，只希望能追隨小姐，多破幾件案子，平反民怨，求個心安理得，我非常擔心素喜會逃走，我們如不早作準備，攔住她的機會不大，小雅，幫我一把，我們分兩班，日夜監視她，一旦被她逃出刑部，那就如飛鳥出籠，游魚入海，再想拘她回來，就十分不易了。」

「素喜是一員强將，不是首領，」程小蝶道：「但她是一步活棋，我想她現在心中最大的痛苦，懊惱滿腹，以身待罪……」

「以身待罪？」小文道：「怎麼說啊，小姐。」

「她監視言侍郎，也要保護言侍郎。」程小蝶笑道：「但言侍郎被人殺了，她要如何向主人交代？她以待罪之身在等，等主人的懲罰命令，所以，小雅和她交談時，吐漏出一些隱密。」

「還是小姐高明。」小雅道：「但小文的顧慮也對，讓她走了，她就再無顧忌，也不用裝作一個小可憐了，再想捉她回來，就有些困難了，倒不如廢了她，讓她弄假成眞，變成個平平凡凡的小女人，我保証，她會盡吐心中之密。」

小雅活潑明朗、膽大開放，也有點心狠手辣，辦事情，喜歡直接的效果。

「那就全無他用了，」程小蝶道：「我相信素喜是一位死士，必然早有了自戕的準備，廢了她的武功，她就非死不可，不用主人殺她，她會主動赴死，她的主人，不會不計代價的救護她，若是眞正的愛護她們，就不會派作言侍郎的婢妾了。」

小文、小雅齊齊點頭，眼光中充滿敬佩之色。

「小姐就是小姐，」小雅道：「處處都比丫頭强。」

「我心裏可從沒有把妳們當丫頭看待！」程小蝶道：「我們是情同姊妹，也希望兩位和我的想法一樣，我們無話不談，生死與共。」

「我知道，」小雅道：「我是由衷的佩服，妳是天生的捕頭人才，一盤亂絲，妳就能很快理出一個頭緒來。」

「妳們兩位也不賴呀！」程小蝶道：「有很多頭緒，就是我們三個談出來的，妳一言、我一語，拼出了案情的輪廓。」

「小姐聰明，丫頭靈，」小文道：「但如何處置素喜，還得總捕頭決定啊！」

「暫時不理她了，我會交代郭副總捕頭，派幾個機靈的捕快盯着她，只要找出她的去處就好。」程小蝶道：「素喜好鬥，我們不理不睬，她就鬥不起來了。」

看看窗外天色，接道：「夜色

已深，我們休息下吧！我相信各班頭已蒐集到不少消息，只是天色太晚了，他們不好意思吵我們，畢竟我們還是大姑娘啊！」

「對！美麗的大姑娘！聰明的女捕頭！」小雅笑道：「前無古人……」

程小蝶接道：「但願後有來者。」

「只怕很難，」小雅道：「要有天賦，要有良師，要有捨身為人的氣度，要有推斷案情的才華，要能隨機應變，廣納善言，統率千軍，指揮若定……」

「小雅，妳漏了兩樣最重要的條件，」小文接道：「有丰姿卓約的容色，要有超越世俗的心胸，才能得道多助啊！」

「還漏了最重要的一項。」程小蝶笑道：「還要有兩個年齡相若，美麗忠誠的少女助手，我何其有幸，遇上了妳們！」

小文、小雅感動得流下眼淚，道：「小姐，言重了。」

程小蝶抓住了兩人的手，道：「小文、小雅，我們是三人一心啊！」

「是的！小姐，我們將殫精竭慮，死而無悔。」小文、小雅齊聲回答。

這番夜深清談，不但縮短了三人的距離，也完全收服了小文、小雅的心。

＊　＊　＊

程小蝶的推斷不錯，剛剛進入總捕頭的公事房，郭寶元已推門而入，似乎是早已在外面等候很久了。

「郭叔早啊！」程小蝶還未坐下，小文、小雅已快速奔至，一個捧着茶，一個移過一張椅子擺在總捕頭公案前面，讓他們對面而坐，商量公事。

郭寶元心中忖道：「兩個丫頭的名氣越來越大，人却更懂事，更謙虛了，一點也未心生驕傲，是才堪大用的人物啊！」

「郭叔，一大早就來見我，可是有重要公事商議？」

郭寶元倒還拘謹，並未因程小蝶的敬重而托大，欠欠身，道：「總捕頭夙夜匪懈，寶元不敢深夜驚擾，見到總捕頭進入公事房後，才來晉見報告。」

「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了？」程小蝶道：「我和小文、小雅暫時遷入刑部，就是準備日夜應付變化，郭叔有緊要事情，盡管深夜造訪。」

「是是是，寶元記下了，少林弟子陳同，南太極門下弟子張重，表現不錯，夜踩敵踪，找出了他們的落脚之處，只是地方有些不對呀。」

程小蝶微微一怔，道：「甚麼樣的所在，怎會有些不對呢？」

「上林畫苑！」郭寶元道：「是一處非常著名習畫所在，畫苑中住了三位名重一時的畫師，開課授畫，去那裏學畫的都是貴介公子，豪門千金……」

「怎麼？還有女的去學畫呀！」程小蝶皺起眉頭，道：「教畫的師父呢？是男人還是女人？」

「女的！」郭寶元道：「三個教畫的師父，二男一女，所以開了一個女子班，去的人大都是身份高貴的婦道人家……」

「慢慢慢！」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你說豪門千金？是沒有出閣的小姐了，婦道人家，又指的甚麼人呢？」

「朱門貴婦！官宦的妻妾。」郭寶元道：「我也覺得有些奇怪，所以，打聽得很清楚，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是未出閣的小姐學畫，初六、十六、二十六，是貴婦人的學畫日期，每月三天，時間不多，家人也都沒有不便的感覺，日期訂得好啊！但學畫的費用，就貴得嚇人了，月奉酬師費，白銀六十兩，每一次學畫的費用是二十兩銀子，夠一個十口之家一個月生活所需，非豪門、巨賈中人，是無法負擔了。」

程小蝶道：「男人學畫呢？」

「初五、十五、二十五，」郭寶元道：「兩個師父教畫，人數多達六十，收費一樣，單是這項收費，六六三千六，每月就收入三千陸佰兩銀子。」

「如此高貴的費用，學生不多吧？」程小蝶道：「就算是有錢的人家也不願長期化費了？」

「奇怪處也就在這裏了，化費貴得嚇人，但學畫人却趨之若鶩，連報名入學，還不太容易呢，最妙的是入學習畫的人，不願退學，還要繼續深造，新入學畫的人，擠不進去，還要託人關係，所以，上林畫苑有一個規定，學畫兩年的人，不得再入畫苑，以便為新人留下餘地。」郭寶元歎口氣，道：「北京城冠蓋雲集，豪富衆多，大地方，可眞是無奇不有啊！」

「兩班女子，收了多少人？」程小蝶道：「總不會每班三十人，也促成六十之數吧？」

「總捕說對了，」郭寶元道：「正是每班三十人，兩班六十個，合計一百二十人，男女一般多，每月收入紋銀七千二佰兩，可眞是生財有道。」

「是否有甚麼特別開支呢？」程小蝶道：「這樣一個所在，府、縣的捕快班頭，就沒有查過一次？」

「一則是人數很少，影响不大，」郭寶元道：「二則是，教畫的師父，畫藝精湛，傳授有方，入學的

人，都能很快的畫上筆，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那個豪門貴族的子女，都有勢力來頭，隨便有一位出面說話，府、縣知事，就吃不完兜着走了，宰相的門房七品官，北京城中五侯公爵，數一數，也數出幾百個來，何況畫壇藝事，光明正大，誰敢多干與呢？」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郭叔，是不是覺得它有問題呢？」

「如是沒有問題，也不敢來打攪總捕頭了，」郭寶元道：「爭相入苑學畫，情形有點怪異，是甚麼吸引了那些權貴弟子、千金貴婦？應該要查個清楚，兩個黑衣人夜入畫苑，消失不見，更應該查個明白。」

「那就查吧！」程小蝶道：「既然查了，就查個徹底清楚。」

「那座宅院，本是九王爺所有，今借作上林畫苑，」郭寶元道：「九王爺是當今聖上的堂兄，非常得聖上的信任，如若九王爺府中人出面干涉，應該如何處措呢？」

「那座上林畫苑，是不是九王爺辦的？」程小蝶道：「這件事，和王府是否有牽涉關係？」

「沒有証據，寶元不敢妄言，王府是四進的深宅大院，只是開班授畫，用不到一進院子，每個月只用九天，其他時間，全空了下來。」郭寶元歎口氣，道：「這也許是件小事，但夜襲刑部的江湖高手，逃到了那座宅院裏，就有些事非偶然了。」

「三個教畫的師父呢？」程小蝶道：「多大年紀，是否住在那座宅院裏？」

「寶元探得的消息，二男一女，都住在那裏，年紀方面，兩個男的有四十多歲，女的三十出頭，僱用有一位廚師，一個男僕，一個女傭，都非本地人，似由他們帶來的。」

「副總捕頭，恕我小雅多嘴，明查不如暗訪啊！」

郭寶元點點頭，道：「這就要總捕頭拏主意了。」

程小蝶笑一笑，道：「如若上林畫苑中有毛病，但我們都不能去，身入萬寶齋時，我已犯了一個錯誤，不能再犯，我們只是剛剛找出敵人可能的藏身之處，但敵人已可能注意我們一年半載了，說不定，把我們的畫像已經畫了幾十遍。」

小雅笑一笑，道：「夜入畫苑，暗中窺伺，一夜不行，連去他十夜八晚，查到清楚為止。」

「有一次被發現，人家就會提高了警覺，那裏還容得我們暗探？」程小蝶道：「這件事要別出奇策，郭叔叔去忙別的吧！這件事交給我了。」

郭寶元點點頭，話題一轉，道：「大通鏢局的總鏢頭譚文遠，已經保鏢歸來，我也轉告了總捕頭的邀約。」

「他怎麼說，是否答應了呢？」程小蝶似乎很在乎這件事。

「有點勉强，但總算答應了，寶元應允按時計酬，算我們僱用他們保鏢，但他還是提出了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明裏絕不和刑部中人打交道。」郭寶元道：「他說保鏢生涯，如若和捕快交往，日後江湖上寸步難行，必須要見面時，也只有暗中相見了。」

「答應他吧！」程小蝶道：「我們缺乏人手，總不能一有案子，就把中、南、西、北，四大捕頭調入京中。」

「陳同、張重表現不錯，武功也過得去；可能還缺少一點歷練。」郭寶元道：「三五個月後，也許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郭叔叔計劃訓練的人材，希望能盡快有成！」程小蝶道：「刑部以往的氣勢，都為廠衞所奪，一蹶不振，如今取回權勢，却又感人材凋零，不敷所用。」

「是是是！日前晉謁劉侍郎，也說到擴展捕快人力的事。」郭寶元道：「劉侍郎答應財力支援，我已準備先聘幾位江湖高手，以應急需。」

「這方面，就由郭叔叔全權作主了。」程小蝶道：「我識人不多，無法幫忙了。」

「決定聘用之前，還要總捕頭最後定案。」郭寶元表現得小心翼翼，不敢逾越，對這位以晚輩自居的總捕頭，表現出的才能，早已心生敬服，五體投地了。

目睹郭寶元離去之後，程小蝶突然微微一笑，道：「小雅，妳不是很想去探一探上林畫苑嗎？」

「去是想去，不過，小姐說得對，如果我仍不能瞞過對方耳目，」小雅道：「一動就打草驚蛇，讓兇手警覺遠揚，那就得不償失了。」

「今日十六，正是貴婦人學畫的日期，上林畫苑外面，車水馬龍，熱鬧可期。」程小蝶道：「咱們不進上林畫苑，站在外面瞧瞧，也許能找個不用打草，就入蛇窟的機會呢！」

「這一次要易容化粧，就要徹底一點，別要人一下子就瞧出來。」小雅道：「上次當，學次乖，改扮男人，就要把脂粉的香味完全洗去。」

程小蝶道：「小文，別把這件事洩漏給郭副總捕頭，他那裏一聲令下，全刑部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但也不能全無接應。」小文道：「我要怎麼樣接應你們？」

「如果初更時份我們還不回來，可能會眞的出事情了，妳就稟告郭副總捕頭，趕往上林畫苑去接應我們。」

程小蝶道：「但初更之前，絕不能告訴任何人，現在，妳要自己設計辦一件特別重大的事了。」

小文心頭一跳，道：「特別重大的事，我能辦得了嗎？」

「相信妳能。」程小蝶笑一笑，道：「小文，把上林畫苑的事透露給素喜，不管妳用什麼方法，只要她感覺到妳不是有意告訴她的就行。」

「高明啊！小姐，如若他們不是一伙的，」小雅道：「先要他上演一場狗咬狗。」

「也許是兩隻猛虎啊……」

小雅打斷了程小蝶的話，接道：「那我們就來一場坐山觀虎鬥吧！」

「但願他們能先鬥起來！」程小蝶道：「不過，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佔八九，我們不要把算盤打得太如意。」

「我明白！」小雅道：「主要力量，還是我自己。」

小文一直在用心想，用什麼方法去告訴素喜，時間如此的急迫，化心思設計一個圈套，只怕也是來不及了。

因爲，小雅和程小蝶已經離開了刑部。

她們沒有到上林畫苑，而是先回到程小蝶的住處，那裏存放着她們易容改扮時需用的衣物。

小雅姑娘發了狠，雪白滑嫩的手臉全塗得一片黑，連頸子手臂也完全搽黑，不脫下衣服看，瞧不出一片白皮膚。

打散了長髮，梳了兩個大辮子，換上一身黑色的粗布衣服，花容月貌的大姑娘，立刻變成了一個黝黑的村女，似乎是常做粗活的窮家女孩。

對着銅鏡照一番，小雅很滿意自己這一番易容改裝，可眞是徹頭徹尾的改變吶。

回頭看姑娘，可眞把小雅嚇一跳，程小蝶沒有小雅那樣大動干戈，仍然穿得是綾羅綢緞，只不過搭配變了樣，一眼就給人一種感覺，是大家豪門的丫環，再加上髮型改變，胭脂花粉，調配得多重了一點紅色，臉上也多了幾粒美人痣，生的地方又不太對，看上去，就多了兩分霸氣，是那種尖口利齒的勢利丫頭。

「傳神啊！姑娘。」小雅笑道：「不用說話，站在那裏，就給人那種勢利難纏的感覺。」

「我希望能進入上林畫苑瞧瞧，九王爺府上的大丫頭，自然要有點氣魄。」

原來，程姑娘心中早有了一個底子。

「如若九王爺府中也有位夫人、侍妾在學畫，豈不要當場揭穿？」小雅有些擔心了。

「我不會告訴她我是誰，九王爺府只是我心中一個底子。」程小蝶道：「臨機應變，要就以觀察所得，以作應對，此中之妙，存乎一心，但也要有三分幸運才行，妳這番打扮，相信早已構思矣！」

「婢子想以下人身份，混入宅院。」小雅道：「我一切平凡，全不引人注目，手執掃帚一把，見人時就打掃庭院。」

「裝扮得全無破綻，不過，不能笑，一口美齒，瑩潔如玉，和這身衣着出身全不相配，一笑就全盤皆輸了。」

「多謝姑娘指教，」小雅道：「不知道這些貴介夫人學畫時，是否也帶着丫環侍候，如若是，羣婢吵鬧於庭院之中，我們就便於活動了。」

「千金小姐，豪門貴婦，樂此不疲，定有隱情。」程小蝶道：「祇怕她們不會攜帶女婢干擾清淨，縱然有，也將集中於別院之中。」

「眞是越想越神秘了，」小雅道：「不探個水落石出，小婢是蕭難安枕了。」

「小雅，不要太任性，眞要遇上危險，盡快和我會合，」程小蝶道：「寧讓事機敗露，我也不願你受到傷害。」

「小雅記下了。」眼睛竟又有點濕潤起來。

＊　＊　＊

想像中的上林畫苑門外，應該是車水馬龍，今日是豪門貴婦人學畫之期，三十個人，應該乘坐三十輛篷車而來，但上林畫苑的大門緊閉，門前的廣場上，不見一輛篷車。

程小蝶抬頭看看橫在門楣上金字招牌，寫的是上林畫苑不錯，爲什麼一片寧靜，難道，今天師父有事，停止課業一天？

這檔事不能闖進去，也不能停在大門口前不動，幸好對面有家小吃店，小門小店，賣的是豆腐細粉、痲醬麵，桌子靠着廊沿擺，也不過祇有四張左右，幸好還有一張空着，小雅快行兩步，佔了座位，程小蝶也緩步走過去。

賣麵的大概有四十多歲，打量了程小蝶一陣，道：「姑娘，吃什麼？小店中祇有豆腐細粉、痲醬麵。」

「那就來碗痲醬麵吧！」

問過了程小蝶，賣麵老闆目光才轉到小雅的身上，道：「黑妞，

妳要吃什麼？」

不叫姑娘叫黑妞，問話的口氣也不同，千古世情一般樣，祇敬衣冠不敬人。

小雅沒有計較，反而覺得這聲黑妞叫得好，替她起了個適情適景的好名字。

「也來一碗痲醬麵。」小雅閉着嘴巴講，櫻桃小口開一點，生怕露出了一口好牙齒。

店面小得祇能擺下了鍋灶瓢碗，但痲醬麵作得確是眞正好吃，程小蝶和小雅都吃得津津有味，不覺間，把一大碗痲醬麵全吃了下去。

吃完了，把自己也嚇了一跳。

早餐已過，午餐還早，客人全走了，祇餘下程小蝶、小雅坐着發愁。

情況全出人意料之外，兩位聰明的姑娘也有些六神無主了，衝進去當然可以，但一鬧之下，就很難再有找證據的機會了。

程小蝶想了又想，祇有從麵館老闆的口中探消息。

他在此地賣麵，不知道多少年了，上林畫苑可能還未開張，對面而居，終日看着上林畫苑的大門，進進出出些什麼人，他恐怕最清楚了，探得順利，可能會得到不少寶貴的消息。

心中念轉，就自言自說起來了，道：「奇怪呀！趕車的小五，跑到那裡去了，夫人來學畫，難不成車伕小五也學畫呀！」

聲音嬌脆，說得清楚，洗碗筷的老闆，聽得明明白白。

人就是那麼個怪法，程小蝶如果虛心求教，賣麵的老闆可能會怕惹痲煩，不願多說，程小蝶自言自語，給了他一個錯覺，認爲祇是個找車伕小五的丫頭，當然沒有痲煩可言了，所以，很自然接了口，道：「車伕？陪着跟來的丫頭玩耍去了，到這裡學畫的貴夫人，每人都坐馬車來，三十輛豪華篷車，上林畫苑的門前場子也停不下。」

「怎麼？這裡連丫頭也不能進啊！幸好我沒有闖進去。」小雅一面答話，目光一掠賣麵老闆，似是沒有問話的意思，一副愛說不說，隨便你的味道。

「姑娘，能來這裡學畫的夫人，非富則貴。」賣麵老闆收起洗好的碗筷，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裝了一袋旱煙，滋巴滋巴的抽了兩口，接道：「如果妳祇是找車伕，我勸妳早些回去的好，夫人學畫，申時收班，你們夫人回到家，天要快黑了，車伕們都知道這個辰光，不到申時不會回來，申初時光，馬車回來排了一長溜，一輛比一輛豪華漂亮，丫頭站在馬車門前等，嘩！那份壯觀，看得人眼花撩亂，那辰光，就算少賣幾碗麵，我也認了，看完了再作生意。」

「很好看麼？還不是一樣的女人？」程小蝶探問得十分技巧。

「不一樣啊！」賣麵的老闆看看小雅，又看看程小蝶，道：「妳和那位黑妞，看起來就不一樣，但妳和隨車來的丫頭比，也不一樣了，至於那些貴夫人，更是個個珠光寶氣，看得人眼睛花啊！我奇怪爲什麼學畫的夫人們，帶來的隨身丫頭也個個漂亮，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在較勁啊！不但比珠寶，比容貌，也要比丫頭，比篷車，反正是樣樣比了。」

「丫頭有什麼好比的？」程小蝶道：「反正也不能進上林畫苑。」

「就在車前站那麼一會兒，也要比個高下呀！」賣麵老闆說：「她們比，我老漢就大飽眼福了，妳姑娘還不曉得，未末申初，我這裡也是大滿客吶！這條廊沿下站滿了人，全是男人，不好意思站得太久，祇好叫碗粉絲叫碗麵，大部份是端在手裡作樣子，一口未吃，辰光還早嘛！那裡吃得下呢？所以，那時候我賣的麵，生熟不管，一碗當作三碗賣，反正他們也不吃啊！」

「這檔事，有多久了？」程小蝶問道。

「三四年了……」賣麵老闆楞了一下，改口道：「貴府上的夫人也在學畫，妳好像一點也不知道這裡的規矩，妳是幹什麼的，可是想盤問我老漢啊？」

「言重啊！」程小蝶道：「我一向在前廳當差，照顧老爺爲主，對夫人的事，知道不多，你老闆說得不錯，我不等小五了，今晚上回去再跟他算賬，送夫人學畫，竟然帶着夫人的丫頭去玩耍。」

站起身子，放下麵錢，快步而去。

賣麵的老闆搖搖頭，道：「細皮嫩肉，高矮適中，壞就壞在那幾顆痣上了，把一個好好的姑娘，痣出了一臉兇氣，那些陪夫人來學畫的丫頭，閉上眼睛抓一個，也比妳好看多了。」

目光突然轉到小雅的身上，道：「麵也吃完了，腿也歇夠了，還不付錢走路啊！」

賣麵的老闆美女看多了，看到了小雅這樣的黑姑娘，心裡就不舒服，懶得多看她一眼了。

其實小雅黑得並不難看，一對大眼睛，兩道彎月眉，細細看，還有點黑裡俏。

「我沒錢付麵錢啊！」小雅道：「我願幫你老闆，打零工，還麵錢。」

「你這小黑妞啊！」賣麵的火大啦，霍然站起身子，道：「我早該先收妳錢後煮麵，就這麼一疏忽，就被妳白吃了一頓，算我老人家倒

霉，一碗麻醬麵，我請了，妳也該早些上路了。」

「我不是存心白吃啊！所以，我願意做工還債，」小雅道：「我幫你掃地、洗碗、帶端麵，作上一天工，不要工錢，頂一碗麻醬麵就行了。」

賣麵老闆仔細看，嗬！小黑妞還眞是越看越動人，除了黑一點，無處不美，笑一笑，道：「好吧！申初的活忙一陣，可有上百的碗筷要洗，豆腐細粉麻醬麵，你能吃多少，妳就盡量吃，小姑娘，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伯伯不是早知道了，我叫黑妞啊！」

「唉！是黑了一點，如是長得白一些，」賣麵老闆嘆口氣，道：「妳在這裡工作個兩三天，就會被他們搶走了！」

「他們是誰呀？搶我去幹什麼？」小雅是明知故問。

「說搶妳，就是挖角呀！不過，妳放心，他們不會注意妳，」賣麵的老闆說：「白一點，就很難說了，陳伯伯我閱人多矣！妳要不是這麼黑，比她們帶的丫頭都要標緻，黑妞啊！俗話說得好，一白遮三醜啊！」

白你的大頭鬼呀！一個賣麵的，也這樣高談闊論，自拉自唱，轉彎抹角的吃豆腐，小雅心裡罵，嘴裡却說道：「陳伯伯說得對，我生得就是黑嘛！連媒人都給嚇跑了。」

陳老頭又光火了，大聲罵道：「瞎了眼的媒婆呀！有眼不識金小玉啊！妳除了黑一些，全北京也找不出妳這樣的美姑娘啊！黑裡俏，黑得讓人心裡疼啊！」

小雅笑了，露出一口編貝玉齒。

陳老頭呆了一呆，道：「好一口漂亮牙齒！」

小雅低下頭躲到一邊了，既然已答應讓她留下來，也懶得再和他多說廢話了。

時近中午，上林畫苑的大門突然打開，兩個身着藍衣的年輕人，直向麵店走過來。

小雅坐在屋角處，却一直留心着對面的變化，緊閉的大門一開，立即提起了精神，運足目力看去，大門內是一座畫着山水畫的映壁牆，就算每天打開門，你也瞧不到裡面的景物。

兩個年輕人，大約有二十六七，長得很英挺，祇是眉梢眼角處，泛現出一股邪氣。

怎麼畫苑裡會有這樣兩個邪氣的年輕人？這座上林畫苑，果然是藏有淫邪，問題大了，如是小姐在此，必可一眼瞧出它毛病所在。

小雅心中暗叫可惜，兩個年輕人已經走近麵攤子，道：「賣麵的，二十碗麻醬麵，盡快煮好送過去。」

陳老闆連聲應好，兩個藍衣人却轉目四下打量一陣，沒有發覺可疑人物，一轉身，快步向東面走去。

小雅心中很懊惱，無法分身去追踪兩人。

陳老頭生火下麵，一面叫道：「黑妞啊！等一下妳把麵送入畫苑，唉！一下子要二十碗啊！恐怕妳要跑上四五趟了。」

小雅目光四下轉，發覺了店裡有四塊送麵的大木盤，每盤能擺八碗麵，一次就可以送足二十碗，但小雅不想引起人的注意，多送幾次，可以多見識一下畫苑中的景物、人事，口中應道：「多跑幾趟不打緊，但他們一旦問起我，我要怎麼回答呢？」

陳老頭沉吟了一下，道：「這麼吧！就說妳是我的外甥女。」

一次下好十碗麵，小雅用了兩塊木盤子，上下一疊，一次端，陳老頭擔心一個失手，碗破麵倒，但見小雅端得穩，才算放下了心，忖道：「這小黑妞，還眞是能幹，如能留下她幫忙，一天可多賣不少麵。」

小雅雙手端着大木盤，祇好用腳踢大門。

開門的竟也是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心頭窩着一腔火，怒道：「妳雙手端豆腐啊！怎麼用腳踢門。」

「雙手捧了十碗麵，沒有手敲門吶！」小雅理直氣壯的向裡闖。

年輕人放過小雅，掩上門，一個急翻轉，後移了三尺多遠，攔住了小雅去路，仍然在映壁牆前。

小雅未過映壁牆，就看不到裡面的景物。

祇看那個急轉身的移位身法，證明了這小子武功不弱，小雅不敢賣弄，祇好停下腳步，道：「兩位大哥剛剛叫的麵，要我們盡快送過來。」

「妳是什麼人？和對街賣麵的陳老頭，是什麼關係？」年輕人口中問話，兩道目光也在小雅身上細打量，看得小雅直冒火。

「陳老闆是我舅舅，」小雅道：「我來看舅舅，順便幫幫他送麵過來，要放那裡呀？十碗麵，再加兩個大木盤，我快拏不動了。」

「交給我好了，」年輕人伸手接過兩個大木盤，道：「重量是不輕，妳還眞有點氣力啊！」

「我黑妞在燕山鄉下放牛打柴，能挑起七八十斤重。」小雅道：「不過，十碗麵捧在手裡，還眞有點吃不消呢，有力使不上啊！」

（未完・五）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老前輩功德無量　小伙子圓滿收場

上文提要：紅線女、石孃、柳琪來到北海的天廻嶺，殺了勞山雙惡，才見到玄靈叟，投書申訴，玄靈叟答應讓她報父仇，三人正想離去，突然有門人來報，前後山有人闖山傷人，原來離火眞人和少林方丈大覺大師前來，另一撥則是天狠、天狐夫婦，還有東海的來人，玄靈叟誤認爲他們藉奉命投書之名，實伙同前來搗亂，命門徒叫他們進來……

玄靈叟看罷之後，臉上變了顏色，怒道：「老夫近日因北海泉眼，歷年發生海嘯，裂縫漸大，致沿海水位漸高，時有泛濫成災之虞，幾次派人潛入海底勘測，投以大量砂石，悉遭冲去。唯有『龍角膠』始能膠合，事爲無數生靈救災，特遣祝士愕面謁尊師，請共襄盛舉，詎料你們屠龍島自立陋規，求膠之人，須入陣自取，未允所請。

「祝士愕因無法向老夫覆命，遂偷上屠龍島，冒險一次，亦屬人之常情，爾等居然羣起攔擊，既然出手，難保不無損傷，所謂毀樹傷人，亦祇怪技不如人，才爲劣徒所傷，設如劣徒在島上被爾等襲擊受傷，難道老夫也要向司馬老兒追緝兇手，押解回島不成？」

食菰仙見玄靈叟一味偏袒，心中大是不服，說道：「老前輩明察，如果祝士愕完全如老前輩所說，那自然咎在敝島，怎奈家師至今還不知北海泉眼之事。祝士愕兩次偷入屠龍島，並未銜老前輩之命，堂皇求見，他祇是黑紗蒙面，假冒千里孤行客之名，在島上毀樹傷人，家師是以命晚輩賫書而來。」

「千里孤行客？」

玄靈叟仰天大笑道：「千里孤行客乃是崑崙老人的師弟精精子，當年因他夫人懷孕五月，小產身死，他伉儷情深，把那嬰兒，用採自靈山，準備煉製『大還丹』的朱蘭汁，參以甘露，浸在玉盒之中，培養嬰兒，花去二十年心血，此後即陪伴他亡妻石廓，誓言永不外出。此事早在數十年之前，劣徒如何得知，會冒他之名，上屠龍島滋事？」

食菰仙憤然道：「老前輩既不見信，晚輩祇好回島覆命！」

玄靈叟怒形於色道：「你敢頂撞老夫，依你便待怎樣？」

離火眞人和大覺大師，站在一邊，久不作聲，此時離火眞人突然大聲說道：「老前輩，陽道友說得不錯！」

玄靈叟叱道：「你如何知道？」

離火眞人稽首道：「晚輩耿修元，祝士愕原是晚輩師兄！」

玄靈叟唔了一聲，反問道：「祝士愕當年不是被天雷老兒逐出門牆了嗎？」

離火眞人躬身應是，一面指着周綠雲道：「那是因紅線姑娘的令尊周大俠一隻『辟雷鐲』而起，當日……」

玄靈叟左手微抬，攔道：「此事老夫已聽周姑娘說過，老夫祇是問你何以知道陽震九說得不錯？」

離火眞人道：「晚輩也正因大師兄假冒千里孤行客，夜入少林寺，盜去達摩禪師手著『易筋眞經』，才敢冒大不韙，陪同少林寺大覺大師，晉謁老前輩而來。」

玄靈叟寒着臉道：「這樣說來，你是替少林寺出頭來的？」

離火眞人道：「晚輩不敢，祇因晚輩……」

玄靈叟道：「天雷老兒未死之前，曾和老夫有約，玄靈不南，烈火不北，除非一方自認爲贏得對方之時，你擅入北海，難道已能勝得老夫了嗎？」

離火眞人黃豆般汗珠已從額前綻出，躬身道：「老前輩神功通玄，晚輩怎敢妄相比擬，祇是……」

「哈哈哈哈！你也知道火永遠不能勝水？」

玄靈叟說到這裡，突然臉色又是一沉，道：「祇是什麼？少林寺之事，自有少林和尚向老夫交涉。」

大覺大師因玄靈叟名震八荒，是幾個前輩高人，是以始終執禮甚恭，此時見他目空四海，一味自大，不禁也難以再忍，雙手合十，朗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少林寺出家之人，百十年來，從不介入江湖恩怨，不料令高徒祝大俠，假冒千里孤行客之名，仗着『玄靈掌』，震毀經樓，盜走祖師遺留手澤，貧衲身爲少林方丈，明知此行容或觸怒老檀樾，但貧衲不得不冒死前來，老檀樾既然說出少林寺之事，自有少林和尚交涉，交涉兩字，貧衲不敢，貧衲祇是請求老檀樾主持公道，命令高徒賜還眞經，功德無量！」

玄靈叟道：「老夫門下，首戒淫盜，老和尚，劣徒冒名盜經之事，此話當眞？」

大覺大師合十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少林寺焉敢欺矇老檀樾？」

玄靈叟道：「可有證據？」

大覺大師呆了一呆，又道：「此事祝施主已親口承認，當時在場的還有大方眞人遲老檀樾，和一掌開天樓老檀樾，崑崙老神仙記名弟子橫天一劍江小施主，和老檀樾門下聶女施主在場。」

玄靈叟道：「這些人呢？」

大覺大師又是一怔，道：「他們去了東海！」

食菰仙道：「遲老前輩和樓老前輩一行，和晚輩同時離開屠龍島，他們因紅線姑娘前來北海，怕引起老前輩誤會，有北來之意，想來不久也可趕到。」

玄靈叟一雙比電炬還亮的雙目，寒光凜凜，掃過左右兩邊，突然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點頭道：「你們各有各的道理，說來冠冕堂皇，好像全是老夫門下孽徒不是，其實你們果然是有計劃的相約而來，向玄靈門尋事罷了，這也好，你們祇要贏得老夫，玄靈門可以立時遣散，不然，祇好委屈你們替老夫留在北海了！」

他此話一出，直聽得大衆面面相覷，正當此時，祇見一個道童，走到階前躬身道：「啟稟老祖宗，大觀主業已回來！」

玄靈叟微微抬手，點頭道：「你傳老夫之命，着他立即前來見我！」

道童領命退出，過了一會，又匆匆回來，噗的跪下，渾身顫抖的道：「弟子該死，弟子奉命前去，已是遲了一步，大……大觀主聽到崑崙、東海、少林有人找來，他……他……重又下山去了。」

玄靈叟聽得大爲震怒，喝了聲：「孽畜敢爾！絕塵、絕情，你們立即把他截回來！」

絕塵、絕情那敢怠慢，立即領命飛身而去。正當此時，忽然從殿外閃入一個嬌艷如花的紅裳少女，口中嬌喊了聲：「師傅，徒兒回來了！」

說罷，便盈盈拜了下去。

玄靈叟瞧清來人，盛怒臉上，登時浮起慈藹之色道：「小紅，妳是和孽畜一起回來的？」

聶小紅站起身子，搖頭道：「不！師傅，徒兒剛從東海回來，啊！遲老前輩和樓老前輩他們就在門外呢，叫徒兒進來通報的。」

玄靈叟臉色一沉道：「他們果然來了！」

聶小紅驚奇的道：「咦！師傅，你老人家怎會知道的？」

玄靈叟鼻孔裡嘿了一聲。祇聽外面有人嚷道：「老殘廢，咱們行客拜坐客，進去就是，通報個屁，難道還要玄靈老兒出來恭迓聖駕不成？」

另一個蒼老聲音道：「老樓，你也太性急了，小妞兒才進去呢！」

先前一個又道：「走，咱最討厭俗套！」

話聲傳來，大門外已有一個高大身形的人，大踏步往裡闖來。不！和他並肩進來的還有一個孩兒臉的老頭，兩人身後同時跟着六個青年男女。他們正是南怪北殘和黑摩勒、江青嵐、蘭兒、白玫、崔文蔚夫婦一行！

玄靈叟瞧到南怪北殘，不得不站起身來，往階前迎去，口中笑道：「你們兩個老不死，怎麼此時才來？老夫已恭候多時！」

樓一怪奇道：「你知道咱們要來？」

說到這裡，大環眼掃過階前衆人，不由啊了一聲！

江青嵐一眼瞧到周綠雲，口中叫了聲：「師姐！」人已跟着奔去。

周綠雲因他一片痴情，心頭不由一熱，粉臉低垂，輕聲說道：「江公子，你何苦……」

紅綃却在此時，也裊裊走近，握着周綠雲纖手，嗚咽的道：「妹妹，妳也太任性了，報仇之事，姐姐怎能讓妳一人涉險？」

周綠雲微微抬頭，瞧了江青嵐一眼，然後向紅綃道：「姐姐，妳別傷心，快來見過姨媽！」

一面又把自己和洪氏相遇的情形，簡單說了一遍。

洪氏早已顫巍巍的叫着：「輕雲，唉！孩子，老身總算見到妳們姊妹了！」

紅綃失聲的叫了聲「姨媽！」往洪氏拜了下去！

天狼、天狐一眼瞧到遲老殘，早嚇得雙雙跪下身去，口中叫着「師傅」，「父親」，蘭兒也跟着叫「爹」、「娘」！

烈火眞人、大覺大師，和食菰仙、銅笛仙瞧到南怪北殘，也紛紛施禮！

這可把玄靈叟看得氣往上衝，嘿了一聲，冷冷的道：「你們倒是約好了到玄癸宮認親來的！」

遲老殘連正眼也沒理天狼、天狐，一張孩兒臉望着玄靈叟，打了個哈哈道：「咱們四五十年不見，你老兒還是當年的牛脾氣，來來！咱替你引見幾個年輕朋友！」

玄靈叟臉現怒容，雙目精光陡射，厲聲喝道：「且慢！各位年輕朋友，老夫毋須認識，你們既然約齊了到玄癸宮來，老夫適才已經言明，祇要贏得老夫，老夫立時解散玄靈門，否則就得全給老夫留下。」

樓一怪怪眼一翻，大聲說道：「你想鬥鬥咱老樓？」

玄靈叟仰天發出裂帛長笑道：「凡是今日在場之人，老夫都得領教！」

樓一怪倏地撩了撩衣袖，正待掉頭往場中走去。

遲老殘雙脚一頓叫道：「喂！樓一怪，你難道忘了咱們巴巴的趕到北海，是爲什麼來的？」

樓一怪停足道：「咱們原是約好替人家做調停人來的。」

遲老殘道：「那你怎地要和玄靈老兒動起手來？」

樓一怪理直氣壯的道：「那是他先要和咱老樓動手，難道你沒聽到？」

遲老殘搖頭道：「你沒聽玄靈老兒的口氣，說咱們兩個老不死是約齊了到他什麼玄癸宮找岔來的，咱們一插手，豈非給他說響了嘴？」

樓一怪想了一想，道：「那麼依你又待怎的？」

遲老殘疊起指頭，道：「三個字，還是做調停人。」

樓一怪搔了搔頭皮，點頭道：「對！老殘廢，不是你說，咱們眞被玄靈老兒說響了嘴，還當咱們上門欺人！」

黑衣摩勒恰在此時搶身而出，向玄靈叟躬身道：「晚輩摩勒，奉家師……」

玄靈叟被樓一怪激怒得火高三丈，他不識黑衣摩勒是何人門下，聞言不由又是一陣裂帛大笑，攔着他話頭喝道：「哈哈！你也奉了尊師之命前來，不過老夫言出如山，今日老夫不論你們奉了何人之命，也毋須解釋，老夫要考考你們有沒有到天廻嶺來的資格，祇要接得住老夫一招之人，就算合格，那時向老夫提出理由不遲！」

遲老殘搖頭道：「你這算什麼規矩？」

玄靈叟敞聲笑道：「老夫是因爲他們全是奉有師命來的，若不嚴加考核，中原各門各派的人，全可隨隨便便的往北海天廻嶺來亂闖了！」

樓一怪大腦袋連晃，道：「老殘廢，玄靈老兒說得也有點道理。」

遲老殘氣道：「你還附和他呢！這些人中，接他一招，大概還沒多大問題，問題可出在咱們身上！」

樓一怪奇道：「這些小娃兒都接得住他一招，咱們兩個老不死，就接不住？」

遲老殘孩兒臉一繃道：「咱們是做調停人來的，你老是纏到咱們自己頭上作甚麼？」

樓一怪也氣道：「你明明說問題出在咱們兩人身上，一會兒又說我老樓胡纏，你……」

遲老殘搖手道：「我說咱們一共祇傳了三手的兩個娃兒，怕有點頂不住！」

樓一怪哦了一聲，伸手向崔文蔚和周輕雲(紅綃)一指道：「你是說他們兩小口子？哈哈！南怪北殘教過三手的人，還抵不住玄靈老兒一招，咱們就得跳下北海！」

玄靈叟嘿道：「好大的口氣！」

樓一怪嗔目道：「難道老樓還吹牛不成？」

他話聲未落，絕塵、絕情兩人已抬着祝士愕進來。原來神行無影祝士愕剛一回山，便聽宮中道童說出東海屠龍島和崑崙、少林，有人尋上門來，巡山二十八宿，死傷多人，老祖宗大爲震怒，目前正在親自問訊之中。

據說這些人帶着崑崙老人和銅槨老人的書件，是爲了大觀主來的。神行無影聽得心頭猛震，他對自己師傅，當然知之甚稔，玄靈叟平日裡雖然護短，但也是極愛面子的人。

此時人證俱在，弄不好會吃不了兜着走，那麼三十六着，還是走

為上着，他心念轉動，人也立即掉頭往山下奔去！

他雖有神行無影之名，怎奈無巧不巧和南怪北殘一行，碰個正着，樓一怪大叫了一聲：「賭注！你別忙，快跟咱們回去才是正經！」

祝士愕一見擋住自己去路的正是那個武功極高的長髮怪人，此時他那還顧得什麼厲害，大吼一聲，雙掌業已排山推出！

「哈哈！」樓一怪大笑聲中，祇聽蓬然巨響，祝士愕一個身子像鷂子翻身般直摔出一丈來遠！

祝士愕到底武功不弱，脚才落地，那還猶豫，掉頭就想奪路逃走。

那知才一回頭，祇見孩兒臉的老頭，已不知何時，站在自己面前，嘻的笑道：「你還是乖乖的躺下來休息一會罷！」

祝士愕連念頭都來不及轉，祇覺一股無形潛力，已直逼上來，立即閉過氣去。

江青嵐正待把他扶起，遲老殘搖手笑道：「小娃兒，他形色匆忙，準是偷逃下山來的，咱們別管，自會有人把他抬回去的。」

一行人上山，絕塵、絕情，也正好奉命追了下來。却說絕塵子和師弟絕情子，放下祝士愕，立即向玄靈叟躬身道：「弟子奉命追截，發現大師兄已躺在嶺下不遠，經弟子檢查，又不似穴道受制，請師傅定奪！」

玄靈叟怒目瞪了兩人一眼，伸手往祝士愕身上虛虛拍了一掌，喝道：「虧你們跟隨為師多年，連眞氣被閉都還瞧不出來！」

說也奇怪，祝士愕經玄靈叟虛虛一拍，立即霍地站起身來，睜目一瞧，自己已在大殿之上，自己師尊，臉色鐵青的站在中間，心頭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立即撲地跪下，口中說道：「師傅，弟子……」

玄靈叟不待他說完，揮手道：「孽畜，你眼裡那有我這個師傅，還不站到邊上，我辦完正事有話問你！」

祝士愕眼看師傅雖然極為盛怒，但「辦完正事」這句話，無異是含有打發了來人再說之意，不由心中暗暗竊喜，站起身子唯唯後退。

絕塵、絕情、絕緣三人，因這些來人，連傷巡山使者，心頭本就各懷憤慨，此時聽師傅如此說法，也臉露喜色。他們平日祇知師尊一身功力，超凡入聖，高不可測，恨不得立時把這批到天廻嶺撒野的人，掌掌誅絕，也好叫江湖上不敢小覷北海。

果然玄靈叟話聲一落，突然烱烱目光，掃過衆人，大聲問道：「你們誰先接老夫一掌？」

食菰仙和師弟銅笛仙自從南怪北殘進來之後，始終站在一邊，並未開口，而且聽玄靈叟口氣，今日凡是到天廻嶺來的人，不問理由，都得先接他一招再說！

自己兩人，少說也跟隨師尊在島上苦練了二三十年，難道連他一招也接不下來？反正在場之人，遲早都得出來，不如先接第一場，免得損了屠龍島威名，心念一轉，師兄弟兩人對看了一眼，立即大踏步走了出來，躬身說道：「老前輩既然如此吩咐，晚輩恭敬不如從命，就請老前輩賜招罷！」

玄靈叟瞧了兩人一眼，點頭道：「司馬老兒門下，果然有點魄力！」

左手一抬，同時指着離火眞人和大覺大師道：「你們兩個也一起上吧！」

離火眞人耿修元身為烈火門傳人，他因自己師尊和玄靈叟之間，因武功互有尅制，勢如冰炭，這次實因少林「易筋經」乃是被自己大師兄盜走，才義不容辭，相偕同來。

自從入山之後，始終執禮甚恭，不願再啟前人之嫌，但此時被玄靈叟指名相叫，自己至少是烈火一門的傳人，不得不出，祇好躬身道：「晚輩遵命！」

大覺大師少林一派掌門，自然也祇好跟着出場。

這四人，兩個是銅椰老人嫡傳門徒，一個是烈火門的唯一傳人，祇有大覺大師雖然身為少林方丈，但功力却是最弱，不過無論如何，憑這四人的武功，如果連玄靈叟一招都接不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但遲老殘却知道得極為清楚，玄靈叟以百年修練之功，他的「玄靈掌」號稱天下無人能擋，四人功力雖強，能否接得住，却也難說，這就出聲叫道：「且慢，玄靈老兒，咱和老樓，就是怕他們幾個娃兒，有什麼冒犯，匆匆趕來，無非要你老兒賣點咱們的老交情，方才你說出要他們接你一掌，試試有沒有上天廻嶺的資格，這是一種考驗性質，咱和老樓自然不好阻攔，不過你老兒可得手下留情，別讓咱們兩個調停人為難！」

樓一怪點頭道：「對！對！你手下留點分寸就好！」

玄靈叟仰天大笑道：「你們放心，老夫對付幾個後生小輩，那會要他們性命？」

一面却瞧着四人喝道：「你們儘管撒出兵器來，老夫一招為限！」

食菰仙見他說得如此托大，也不禁大是不服，立即抽出銅椰劍，銅笛仙也自腰間摘下銅笛。尤其是離火眞人嗒的一聲，從袍袖中飛出一面風磨的烈火旗，霞光耀眼，精

光閃爍，十分引人矚目。

大覺大師自知論功力，自己連祝士愕的掌風都無法硬擋，是以口喧佛號，手拄禪杖，運集起全身功力，暗暗準備！

玄靈叟緩步走到四人中間，背手卓立，點頭道：「你們發招罷！」

「晚輩有僭！」

食菰仙口中說着，銅椰劍仰天一圈，帶起一暈青紫光芒，陡然化作無數劍影，往玄靈叟當頭罩落！不！銅笛仙查元甲、離火眞人耿修元也一齊發動，笛挾銳嘯，旗捲狂飆，同時攻到！

大覺大師出手較遲，也祇有毫釐之差，他拚運功力，使出少林寺絕藝中威力最大的「伏虎杖法」，「肩挑乾坤」，橫掃而出！

這一發動，當眞勢如排山，天地變色，方圓五丈之內，有若龍捲風似的，往中央擠去！

「砰！」人影乍散，罡風電捲，大家連玄靈叟如何出手，都沒瞧清，銅笛仙查元甲和大覺大師，首先被震得身子飛起，摔出尋丈之外。

食菰仙悶哼一聲，脚下踉蹌後退了七八步，一柄銅椰劍脫手飛出，落地時已斷作三截！

祇有離火眞人手撐烈火旗，似乎祇退了半步，便行站住。啊！不！他明明站穩了，怎麼身形忽然又搖晃起來，連退了四五步，臉如白紙，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食菰仙陽震九和離火眞人耿修元功力較深的人，都受了內傷，銅笛仙查元甲和大覺大師，兩個功力稍遜的却祇被震出而已。

顯然，玄靈叟是有意教訓東海大弟子食菰仙和天雷叟的傳人離火眞人的！他這一手可眞把在場的人，全給震住了，就是遲老殘和樓一怪也相對點頭，表示北海老兒當眞有一手！

玄靈叟表情落寞，兩道稜光，一下掃向黑摩勒、江青嵐、和崔文蔚三人，沉聲道：「來！你們三個，也接老夫一招！」

黑摩勒怔了一怔，急忙躬身道：「老前輩……」

玄靈叟臉色一沉，喝道：「老夫言出如山，爾等毋庸多言！」

黑摩勒神色為難的瞧了遲老殘一眼。

遲老殘微笑道：「你們師兄弟雖然是奉命送東西來的，但玄靈老兒既然要試試你們，也不算失禮，你們幾個娃兒，總該知道恭敬不如遵命！」

黑摩勒、江青嵐、崔文蔚三人無可奈何，祇得走出場中。

周綠雲自然知道憑大師兄和江青嵐，斷難是玄靈叟的對手，何況姐夫崔文蔚，功力更差，當下放下鐵琵琶，向玄靈叟襝衽道：「老前輩，請容晚輩也隨大師兄一起接招。」

恰好周輕雲因夫婿出場，芳心大急，蘭兒、白玫、柳琪也因嵐哥哥出去，也全跟着閃出，口中叫道：「老前輩，我們是一起的！」

玄靈叟本意原不想叫這些女娃兒出手，此時一見她們自動出場，不由微微一笑，點頭道：「妳們幾個女娃兒，原在免試之列，既然妳們都願合接老夫一招，就一起上吧！」

黑摩勒眼看大家紛紛走下場來，自己也不好攔阻，不由皺了皺眉，從腰間抽出那柄木劍，江青嵐、周綠雲、蘭兒三人也各自掣出佩劍，分四個方向，相對站定。因為他們四人，各自得了崑崙老人一招絕學，此時分站四方，正好按八卦方位，一人二門。

白玫手上執着一柄精光燦爛的短劍，站在江青嵐和蘭兒之間，柳琪緊依着嵐哥哥身邊，崔文蔚、周輕雲他們一個學的是三手「劈天掌」，一個練的是「先天太極式」，也空着雙手站在江青嵐和周綠雲中間。

這八個青年，除了黑衣崑崙摩勒，生得瘦小黝黑之外，其餘兩男五女，男的像玉樹臨風，女的如琪花初放，當眞是祥麟威鳳，人間仙品！

玄靈叟瞧得暗暗點頭，光憑這幾個人的資質氣宇，全屬武林中萬一之選！他臉含微笑，緩步踱入，向八人中間一站，然後徐徐的道：「你們準備好了？」

黑摩勒、江青嵐、周綠雲等八人，均因方才已瞧到過玄靈叟的威力，憑離火眞人和食菰仙等四人的功力，尚且在一招之間，吃了大虧，此時輪到自己，那敢絲毫大意，一個個提聚眞氣，功行右臂，合力抵擋玄靈叟一招。

此時一見玄靈叟飄然走入，發言相詢，當下一齊躬身道：「晚輩準備好了，恭請老前輩發招！」

玄靈叟不知怎地，兩道目光掃過八人，突然猶豫起來，自己的「玄靈掌」，雖然收發由心，但一經發出，威力之大，無與倫比，眼前八人，全祇有二十上下，縱使從娘胎就練武功，也祇有這點年紀，莫說接自己一招，就是連自己門人的一招，恐怕也難以抵擋得住，想到這裡，不由沉吟道：「你們這幾個娃兒，自信能抵擋得老夫一招嗎？」

蘭兒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覺得這樣比賽的人，甚是好玩，此時聽玄靈叟一問，早就接口道：「老前輩，我們這許多人就是要接你一招的，你快些發招呀！」

白玫也格地笑道：「老前輩，蘭兒姐姐說得對呢，我們這許多人

，連老前輩一招也接不住，那眞羞死人了！」

天狼、天狐眼看愛女搶着閃出，不禁大驚失色，但他們因遲老殘並沒有阻攔，也不敢開口，兩人對看了一眼，暗暗掣出玉如意，同時向蘭兒身後移去，萬一女兒發生危險，憑自己兩人，雙雙出手，合力抵禦對方一招，諒可無慮。

兩人的心意，遲老殘那會瞧不出來，他那張孩兒臉上，微微露出冷嘿，當然，有自己在場，一個心愛的外孫女，那會發生意外。

却說玄靈叟聽蘭兒、白玫這麼一說，祇得點頭道：「你們幾個娃兒，有此膽量，確實難得，那麼老夫要發招了！」

他話聲一落，兩手緩緩上提，突然向空一圈，大喝一聲：「娃兒小心！」

一招「日月雙懸」，堪堪出手，立時捲起一陣無可比擬的內家罡風，往四面八方推出！啊！不！罡風才起，一片如幕劍光，驀地汹湧暴漲，宛如冰山銀峯，冲霄直上，光華之强，簡直令人無法睜眼。

五丈之外，猶覺森森劍氣，砭人肌膚，威勢之盛，世所罕見，使得在場觀戰之人，都瞧得大爲驚凜！

這當然是江青嵐、蘭兒、周綠雲、黑摩勒四人發出的「乾坤一劍」、「震兌一劍」、「坎離一劍」、「艮巽一劍」了，這由崑崙老人從原來的「乾坤八劍」，精研而成的「乾坤四劍」，一經合璧，當眞奪天地造化，蘊八卦之極，天下莫之能禦。

這四人劍招驟發，崔文蔚的「劈天掌」，周輕雲的「先天太極式」，也同時發動。白玫更是嬌軀飛起，使出「龍飛九天」身法，手中短劍一揮，「乾坤八劍」的首招「乾三連」，跟着往下劈落！

這八人之中，當然以柳琪最弱，她「終南劍法」的「盤空挑月」，劍尖才動，一股强猛勁風，已把她連人帶劍，一起捲起。

她連半點抗拒之力都沒有，呼的往場外飛去，這時半空中又有一股無形勁氣，輕輕一托，才莫名其妙的飄落地面，祇見遲老殘正對她微微含笑，心知自己是他出手相救，才沒摔傷。

天狼、天狐，因爲躭心愛女安危，雙雙移近蘭兒身後。

玄靈叟掌風出手，蘭兒一劍在手，依然屹立如故，她爹娘可不同啦，這兩位名列六絕的人物，別說想在臨危之時，搶救蘭兒，此時祇覺被一股激盪如潮的潛力，逼得不由自主的後退四五步！

大家雖然祇發了一招，但各人的情形，各有不同，說來雖慢，其實這是快逾閃電，一發即停。罡風狂飆，冲霄劍光，才一接觸，便倏然全收，場中除了江青嵐等四人，依舊抱劍卓立。

崔文蔚夫婦也被玄靈叟掌風捲飛出去，此時已和柳琪一起站在遲老殘身邊，場中獨獨不見了白玫！不！她凌空下擊，可上了大當，玄靈叟拍出的掌風，是向四外旋捲而出的；但和江青嵐等四人四劍合璧的「乾坤四劍」一接，四面劍壁如山，逼得旋轉狂飆，無從宣洩，一股腦兒往半空湧去。

白玫還沒有劈下，陡覺脚下一團汹湧激盪的罡風，往上捲來，心頭不由大驚，差幸她身擅「龍飛九天」，一見情形不對，立即猛吸眞氣，身子凌空直上，飛起二十來丈，才算躱開。

她直等罡風狂飆在半空中消失，才衣袂飄飄曼妙無比的從空中緩緩降落，立到江青嵐身側。

玄靈叟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幾個娃兒，居然硬接了自己一招，他滿臉驚疑，仰天發出一聲長笑，點頭道：「要得！你們居然全是崑崙門下？」

接着又目射精光，打量着白玫問道：「妳就是精精子的女兒？」

白玫茫然的道：「老前輩，精精子是誰？」

玄靈叟啊了一聲道：「姑娘也許沒聽說過精精子這個名字，哈

哈！精精子就是令尊千里孤行客。」

白玫張大眼睛，嬌軀一扭，望着江青嵐道：「嵐哥哥，千里孤行客就是我父親？」

遲老殘接口道：「不錯！女娃兒，玄靈老人當年和精精子交稱莫逆，此事由他說出，自然不錯，我當日在長恨谷口，已然瞧出千里孤行客就是崑崙精精子！不過那時他攔着我說：『老夫賤號，不用久矣，何用再提？』

「他意思當然要我暫時不說，這就是我老殘一直沒說的原因，據我推想，精精子離開長恨谷，可能是上崑崙去的，你們這裡事了，上一趟崑崙，不就都解決了嗎？」

說到這裡，忽然向玄靈叟嘻的笑道：「老殘廢一來就要和你引見幾個青年朋友，你偏要他們試過一招再說，現在總可以讓他們說明來意了罷？」

說畢，忽然回頭向江青嵐道：「小娃兒，你們還不把『龍角膠』呈上？」

說着就替黑摩勒、江青嵐、崔文蔚等人，一一引見，一面笑道：「崑崙老人命黑娃兒往屠龍島取膠，原是爲了北海泉眼裂縫，正好這黑娃兒存了私心，他答應過小師弟，替祁天行膠合毒冰輪上三個倒鈎。那知祁天行也去了屠龍島，正好這姓江的娃兒，被令徒一掌推下火窟，因禍得福，得到『龍角膠』，而祁天行却和樓老怪相遇，一柄毒冰輪上剩下的三十四枚倒鈎，一下子就被樓老怪手掌削平。

「他們師兄弟談起經過，才知『龍角膠』還關係着北海無數生靈，才特地從東海趕來，一面又因那姓周的女娃兒，爲了親仇，賚書北來，而且天雷老兒的傳人，和少林寺的人，也在這時候來了北海，這幾個娃兒怕引起你老兒誤會，才拉上咱們兩個老的作伴。」

這時江青嵐已從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玉盒，雙手呈上。

玄靈叟接過玉盒，交給侍立身後的道童，一面點頭道：「崑崙老人學究天人，算無遺策，北海泉眼發生裂縫，居然也瞞不過他，這盒龍角膠，摻上數十大缸沸水，用來膠合砂石，果然足夠使用，黑少俠、江少俠兩位，替老夫覆上尊師，爲北海生靈敬致謝忱。」

黑摩勒、江青嵐兩人連稱不敢。

玄靈叟倏地回過頭去，向祝士愕喝道：「孽畜，你中原之行，膽大妄爲，不但有違戒條，而且玷辱師門，如今人證俱在，爾還有何說？」

神行無影祝士愕當着這許多人，無從抵賴，祇得跪在地上一一承認，並從身上取出「易筋經」，連如何唆使北海七星，追尋「辟雷鐲」，也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

玄靈叟平日目空四海，剛愎自用，也是最愛面子的人，如今自己的大弟子背着自己，在中原爲非作歹，這張老臉如何丢得起？不由直氣得暴喝一聲，右掌驀地劈出，祝士愕慘叫半聲，便自倒地死去。

玄靈叟依然怒容滿面的回頭向食菰仙、銅笛仙喝道：「你們替老夫回覆尊師，孽徒已由老夫家法處死！」

食菰仙、銅笛仙不敢多言，祇好唯唯應命。大覺大師總算討回祖師遺留鎭寺寶物，眼看祝士愕落得如此下場，不由雙手合十，連誦佛號。

周輕雲、周綠雲姊妹，也總算報了父仇，忙向玄靈叟哭拜在地。

白玫聽玄靈叟和遲老殘說出自己身世，而且父親可能上崑崙去了，是以急於要趕上崑崙，她望着江青嵐道：「嵐哥哥，你陪我上崑崙山去好嗎？」

江青嵐點頭笑道：「大師兄，周師姐，都要回山覆命，愚兄自蒙記名崑崙，從沒叩見過他老人家，自然也要同去。」

蘭兒忙道：「嵐哥哥，還有我呢！」

崔文蔚、周輕雲也道：「愚夫婦久聞崑崙老神仙之名，這回大家有伴，正好前去瞻拜，不知老神仙肯不肯賜見？」

黑摩勒笑道：「他老人家最喜歡年輕後輩，賢伉儷不是外人，同去無妨。」

聶小紅一聽大家要走，她偷偷瞧了江青嵐一眼，突然向玄靈叟身前跪下，含淚道：「師父，徒兒也想跟着嵐哥哥、周姐姐他們同去。」

玄靈叟愕了一愕，他目光何等犀利，打量了江青嵐一眼，點頭微笑道：「痴兒，妳……唔！北海之事，多承崑崙老人關注，妳就代表老夫一行罷！」

聶小紅見自己心事，師父好像已經知道，不禁羞得雙頰一紅，笑靨如花的道：「師傅，你老人家眞好！」

（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小高神志雖然迷失，飲過毒酒後，反而對練武有益，按「三清寶籙」循序練功，竟把毒酒逼出體外，使神志清醒，能把寶籙武功全部學懂。孟小月和方振遠知道小高回復正常，三人便準備商量如何脫險。此時宗奇奉幫主之命，邀請三人參加比武選才大會，選拔堂主、護法、巡使等級別，居然一反常態對他們板起副幫主臉孔……



藉詞欲殺人滅口　害人却自食其果

突然兩聲尖叫傳了過來。

孟小月飛身而去，只見兩個狠人各抱著一個女人疾奔而去，正想舉步追趕，卻被方振遠一把拉住，道：「不用追了！妳追上去，反而會害了她們的性命。」

「是照顧我們的兩個女婢……」孟小月嘆息一聲，道：「她們是屬於這裏的人，眞要救她們出去，不知她們還能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

但見人影閃動，春蘭快速地奔了過來。

她地形熟悉，又練過幾天武功，直跑到孟小月的身側，一個狠人也急急地追了過來。

小高道：「春蘭，妳沒事吧？」

春蘭道：「幫主今天要離開此地，所有的女婢，都交給那些狠人帶走，從此以後，就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了。」

方振遠道：「姑娘，妳的命運早已註定，我們目前的處境亦很危險，要帶妳走，只怕很難……」

春蘭苦笑道：「我知道，過去你們說的話是言不由衷，死一個苦命的小村女，在你們大英雄的眼中又算得了甚麼？但我寧可死了，也不願和那些狠人生活在一起。」

這時，那狠人已到了四五尺外，但似是心中有所顧忌，不敢衝過來抓走春蘭。

春蘭回顧了那狠人一眼，忽然一頭向石壁上撞去。

孟小月距離最近，但她並沒有出手阻止。

她知道目下處境，連自己都是困難重重，帶上春蘭更是全無機會了。

但見人影一閃，小高突然越過了孟小月，一把抓住了春蘭。

春蘭苦笑一下，道：「高先生，讓我死吧！難道你忍心讓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那狠人突然嚎道：「給我，給我帶走她……」

他口齒不清，出聲如嚎，但隱隱仍可辨出有人的言語。

孟小月道：「兄弟，一定要帶走春蘭？」

小高肯定地道：「對！我答應過她，不能失信。」

孟小月道：「好！那就帶她走吧！春蘭，妳到石室中去……」舉手對那狠人一揮，道：「這個人，我們要帶走，你請去吧！」

狠人雙目中怒火閃動，突然怪叫一聲，向前撲來。

孟小月正想出手，小高已疾快地打出一拳。

拳如閃電，後發先至，正擊在那狠人的前胸之上。

狠人嚎叫一聲，口噴鮮血，飛出去七八尺外，倒摔在地上。

方振遠一皺眉，飛身而去，一探那狠人鼻息，竟已氣絕，被小高一拳給活活打死了，心中驚道：「好厲害的一拳，小高在一百多天中，怎有如此驚人的成就？」

心中念轉，人卻疾快地把狠人屍體拖入一座石室中，再走了回來。

小高看著方振遠，道：「那狠人……」

方振遠道：「被你一拳打死了。」

小高微微一怔，道：「打死了……」看著自己的右掌呆呆出神，道：「這一拳，怎會有如此力量？」

孟小月接道：「小高，退回石室中，不要讓他們瞧出來。」

方振遠道：「對！你是一顆暗棋，必要時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孟小月望望春蘭，道：「妳會武功？」

春蘭道：「一點點。」

孟小月道：「不是我們食言背信，實在是我們也被苗飛騙了，我們帶妳走，但卻沒有把握保証妳能安全。」

春蘭道：「我明白，我會全力求生，必要時我也會結果自己……」

孟小月道：「那很好，方兄，你去把兵刃帶上吧！不用等宗奇來接我們了。」

方振遠一下子跳起來，道：「對！他們如果都離開了，堵死出路……」

孟小月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春蘭，妳知道出路吧？」

春蘭道：「知道，婢子一直有逃離此地的打算，所以熟記了出路。」

各人帶上兵刃，孟小月搶在前面開路，道：「春蘭，妳跟在我後面，告訴我路徑。」

在春蘭指點之下，三人很快地找到了出口。

但最使方振遠和孟小月吃驚的是，一路上竟無人出現攔阻，似乎忽然間，這裏所有的人，都逃走一空了。

孟小月心中忖道：「幸好是帶了春蘭，如果沒有春蘭帶路，我們勢必被活活堵死在這古墓之中。」

推開了堵在出口的石板，天光透出，已是太陽偏西時分。

孟小月飛身而上，春蘭、小高、方振遠魚貫爬出。

春蘭久住古墓數年之久，突見陽光，竟是無法適應，閉上眼睛，不敢睜開。

就是孟小月、方振遠也有著無法適應的感覺，不住地眨動眼睛。

只有小高不受影响。

幸好陽光不强，片刻之後，孟小月、方振遠都已復常，只有春蘭還有些難以視物。

方振遠目光轉動，四下打量了一陣，發覺這條出道竟在柏樹林邊，距那古墓有七八丈遠，堵在出口的石板，竟是一座石碑。

「多虧了春蘭姑娘，」孟小月道：「如非春蘭姑娘帶路，只怕咱們很難出此古墓了。」

「不會的，兄弟正要來接三位……」

轉頭看去，只見宗奇帶著兩個身佩厚背鬼頭刀的黑衣人，緩緩由一株古柏之後轉了出來。

方振遠冷哼一聲，道：「在下只想到咱們離開古墓時，宗兄必會刁難咱們，沒想到宗兄想把咱們活坑在古墓之中。」

宗奇笑道：「那裏！那裏！方兄言重了，兄弟這不是來接諸位了嗎？再說，孟姑娘在幫主的心中份量很重，兄弟怎會……」

孟小月冷笑道：「少來這個，我見識得多了。現在，咱們是自己出來了，從此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請便吧！」

宗奇一皺眉頭，道：「兩位是否忘了，已加入鬼王幫，豈可輕易脫離？」

他心中只認爲方振遠和孟小月兩個人還有點份量，小高和春蘭在他的心目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孟小月正要發作，卻被方振遠攔住，道：「宗兄眞是來接我們的？」

宗奇道：「是啊！外面已備好車輛，請方兄和孟姑娘上車。」

方振遠道：「這古墓中似乎已經沒有人了？」

宗奇道：「有人，只不過他們在另一處地方，方兄找不到他們罷了。」

方振遠道：「苗幫主呢？」

宗奇道：「有幾位貴賓早來了半天，幫主正在陪他們，所以，原定和兩位見面的打算，也只好改期了。」

方振遠道：「副座可是來請咱們參加鬼王幫的比武定級大會的？」

宗奇道：「兩位如果不想參加也不要緊，見著幫主的時候，由孟姑娘提出來，我想幫主一定會答應的。」

目光一掠小高、春蘭，道：「你們兩個回去吧！」

春蘭急道：「不！我寧死也不再回去。」

宗奇道：「那就死吧！兩位是自絕呢？還是要我動手？」

孟小月淡笑道：「宗兄，對小妹表弟似乎成見很深啊？」

宗奇道：「孟姑娘，很抱歉！

令表弟這種武士，本幫中人數已經太多了，實是用他不著。唉！苗幫主原很擔心幫衆難聚，想不到現在入幫的人又太多，只好用比武定級大會的辦法，淘汰一些太差的人。」

方振遠道：「爲甚麼連春蘭也要殺呢？」

宗奇道：「在這古墓密室中住過的人，除了永遠不出來，就只有死路一條，當然，像方兄、孟姑娘這樣的高手例外。」

說完突然一擺頭，道：「去！殺了他們。」

兩個黑衣人同時拔刀在手，分向小高和春蘭撲了過去。

孟小月知道小高的武功，就算未練過三清寶籙上的武功，已身兼三大毒人之長，何況此刻，他又習練三清寶籙上的絕世奇技。所以，他不擔心小高，擔心的是春蘭。

但春蘭停身處離方振遠最近，方振遠示意承諾保護春蘭。

卻不料春蘭早已對古墓地下的生活深惡痛絕，要重回密室，當眞是生不如死。

只聽她大喝一聲，突然向一個黑衣人衝了上去，手中揚起一把匕首，直刺過去。

那黑衣人身軀連閃，竟未閃避開去，被刺中心臟要害，倒地死去。

春蘭似是料不到一擊之下，竟斃強敵，不禁一呆。

但孟小月和方振遠卻是瞧得很清楚，春蘭這出手一擊，竟是手法詭異，變化多端，兩人心中暗作估算，這一刀如是向自己刺來，恐也是閃避不及。

一個女婢，怎會有如此奇幻難測的刀法？

宗奇呆住了，他千思萬想也想不通，春蘭怎能殺死他隨行的武士。

眼看同伴一刀斃命，那奔向小高的黑衣武士，突然停了下來。

此時方振遠突然出手，攻出三招，點中了那黑衣武士的穴道。

孟小月淡淡一笑，道：「副座，看來閣下要親自出手了？」

那些黑衣武士不是方、孟二人之敵手，早已在宗奇的預料之中，只冷冷地看了方振遠一眼，目光卻轉到春蘭臉上，道：「春蘭，妳好大的膽子，竟敢違抗令諭，殺死武士，妳是不想活了？」

春蘭已由驚愕中清醒過來，道：「他要殺我，我自然要反抗。」

方振遠冷然接道：「宗兄，他死了，一刀斃命，春蘭的刀法很凌厲。」

宗奇一皺眉頭，道：「春蘭，妳有如此身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春蘭道：「你現在知道了……」

宗奇接道：「好！本幫用人唯才，妳過來，我不追究妳殺人的事。」

孟小月冷笑道：「怎麼？硬的不行，就換軟的了？春蘭，妳如果相信他，妳就過去吧！」

春蘭搖搖頭，道：「孟姑娘，我不會相信他的。」

宗奇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孟姑娘、方兄，這裡遍佈了鬼王帮的人手，兩位眞要叛幫，那可是自討苦吃。何況，天下黑、白兩道都在追殺你們，唯一可以掩護你們的就是鬼王帮了。」

孟小月望了方振遠一眼，道：「方兄有何高見？」

小高卻突然接口道：「大姐、方兄，他們要比武選才嗎？這等高手雲集的大會，人生難得一見，小弟倒是想去見識一下。」

孟小月苦笑道：「你既有這個心願，我這做姐姐的，也只好捨命陪君子了。就算是刀山劍海，也去見識一番吧！」

方振遠道：「這件事得先和宗副幫主談談才成，須知已入虎穴，那就防不勝防了，至少要宗兄答應不出賣咱們才行……」

餘音未絕，突見人影閃動，小高有如流矢一般，衝向宗奇。

宗奇心中一直提防著孟小月和方振遠的突襲，卻未料出手的卻是小高，而且來勢如電，於是急急地拍出一掌。

那知小高身子一側，直欺而入，左手一抬，竟然托住了宗奇的右肘關節，五指加力，宗奇頓感半身麻木，勁力全消。

心中大爲震驚，想不到心中最瞧不起的小高，武功竟是如此之高。

小高冷冷說道：「宗副幫主如果高聲呼救，在下就只好一掌取命了。」

宗奇果然不敢呼叫。

小高望望孟小月和方振遠，笑道：「迫人就範的事，小弟不如方兄、大姊，請兩位……」

方振遠接道：「我來！」行過去，揚手點了宗奇兩處穴道。

小高放手退到一旁。

方振遠道：「唉！宗兄雖然榮任了副幫主的高位，武功還是沒有甚麼長進！」

宗奇怒道：「你要怎樣？」

方振遠道：「我可以立刻殺了你，宗兄不信，不妨試試。」右手一招，食、中二指已逼上宗奇的雙目。

宗奇急道：「方兄，有話好說！」

方振遠道：「這附近可有伏

兵？」

宗奇搖搖頭，道：「沒有，都已住入行舘，明天中午就舉行選才定級大會了。」

方振遠道：「很好，這才能保住宗兄的性命。」

宗奇道：「方兄要求甚麼？可以說了。」

方振遠道：「第一、帶我們住入行舘，我們要瞧瞧明日的比武大會。」

宗奇點頭。

方振遠道：「第二、不能洩露剛才的事情，你身爲副幫主，想必有掩飾之法。」

宗奇略一沉吟，道：「好！我答應。」

方振遠突然由懷中取出一粒藥丸，道：「吃下去！」

右手捏開宗奇牙關，把藥投入口中，左手左右搖動，迫宗奇吞下去。又道：「這是七日斷魂丹，七日後毒發而死，宗兄如果不肯履約，暗中告訴苗飛，那只有七天好活了。」

孟小月接道：「如果苗飛知道你如此的窩囊，只怕你的副幫主也當不成了。」

這句話卻是力量奇大，也說中了宗奇眞正的顧慮。

宗奇道：「七天之後呢？」

方振遠道：「咱們會給你解藥。」

宗奇道：「好！幫主那裡在下可以美言，但要三位和在下合作，才能表演得天衣無縫。」

方振遠笑道：「那是當然，就此一言爲定了。」右手揮動，解去了宗奇的穴道。

宗奇第一件事是走到被方振遠點倒的黑衣跟前，手起指落，點了那黑衣人的死穴。

孟小月道：「宗兄好毒的手段！」

宗奇道：「留下他，對諸位也無好處。」

方振遠道：「對呀！殺人滅口，死無對証。」

宗奇道：「這就由兄弟作主說話了……」目光轉到春蘭的臉上，道：「她絕不能去！」

小高回顧了春蘭一眼，道：「妳已自由，可以回家去了。」

春蘭沉吟了一陣，道：「我想跟爺去看看，再說，我如此時回家，只怕副幫主不會放過我。」

她稱小高爲爺，已自認了女婢的身份。

小高聽得全身都不自在，但卻沒有阻止。

方振遠道：「春蘭姑娘已是高公子的從婢，何況她武功很高，刀法之快，恐不在宗副幫主之下，宗兄何不成全她的心願呢？」

他知道小高同意的事，孟小月絕不反對，既是定局，自己何不先作一個人情。

宗奇沉吟了一陣，道：「春蘭一定要去，只有一個辦法，要她易容改著男裝。」

春蘭道：「可以。」

宗奇目光一掠小高，接道：「看樣子，小高兄的毒性已解，用不著在下奉上解藥了。不過，他的武士身份，最好不要變更，免得幫主起疑。」

小高道：「行！在下本就是個小人物，武士、從衛都是一樣。」

宗奇接道：「區區看走眼了，小高兄身懷絕技，深藏不露，能夠以內功逼出加盟酒中之毒，當眞叫人佩服。」

小高不知如何回答、解說，只好淡淡一笑。

方振遠心中一動，忖道：要說服這宗奇衷心合作，才有大用，托護於鬼王帮中，習練三清寶籙上的武功，倒是一個上上之策……

心中念轉，微微一笑，低聲道：「宗兄，我和孟姑娘、小高老弟都一直感激兄弟的照顧，也沒有脫離本幫的意思。我們一直記著和宗兄的約定之言，何況，我們在幫中也算是宗兄的親信、力量……」

宗奇接道：「現在諸位還有這種想法嗎？」

方振遠笑笑道：「當然，只要宗兄不再欺騙咱們，方某等三人仍願和宗兄合作。」

宗奇道：「那好，既往不究，希望咱們二度合作時，大家以眞誠相待。」

方振遠道：「爲了表示誠意，方某先奉上解藥。」

探手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白色藥丸，雙手奉上。

宗奇接在手中瞧了一眼，一口吞了下去，道：「你們稍候片刻，我去安排一下，再來帶諸位進入行舘。」

方振遠道：「咱們在此恭候。」

宗奇轉身疾奔而去。

小高此時低聲道：「宗奇很奸詐，你怎麼先給他解藥服用呢？」

方振遠笑一笑，道：「我也沒有七日斷魂丹，我帶的是療傷的丹藥。」

小高呆了一呆，道：「原來如此！」

孟小月笑道：「我看宗奇已被方兄擺佈得很服貼了，大概不會再要花樣。」

方振遠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還是準備一下好。」

目光一掠春蘭，道：「姑娘好武功啊！」

春蘭急道：「剛才那一刀是我在看爺在習練武功時，偷偷學了一

二招，想不到會那麼靈光。」

方振遠噢了一聲，忖道：「偷學了幾招，就如此厲害，小高此刻的成就，當眞是有些可怕了。」

小高一皺眉頭，道：「春蘭，別叫我爺了……」

春蘭接到：「我是你的隨身丫頭，不叫爺叫甚麼？」

小高道：「叫我小高。」

春蘭搖搖頭，道：「那怎麼行？主婢有分，豈能亂叫的？」

孟小月道：「這麼吧！妳以後叫他公子就是。」

小高接道：「我幹過馬童、車伕，可是從來就沒有當過公子……」

春蘭忍不住笑道：「那就試試嘛！」

孟小月道：「是啊！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啊！」

方振遠卻輕輕咳了一聲，肅容說道：「宗奇如無陰謀，必會想辦法把咱們安排在一處，即使分開，兩位武功亦足以自保。只要留心一些，小心暗算，方某和孟姑娘亦必從旁照顧，方某無法預知的是，高兄弟有何打算？」

小高道：「方兄的意思是……」

方振遠道：「高兄弟是否準備出場爭取定級排名？」

小高道：「這一點，我還未決定，我只是想見識一下比武大會的熱鬧和江湖的奇技。」

孟小月道：「高兄弟如果出手，必然技震全場，爭取到很高的名次……」

方振遠接道：「這一點是利是弊，倒要仔細地考慮一下了。」

小高道：「方兄指點。」

方振遠道：「樹大招風，名顯招忌，我們既無意爲鬼王帮效力，自然是以隱忍爲上。方某和孟姑娘恐怕無法避免苗飛的點名下場。高兄弟最好作爲一顆暗棋，一定要出手時，最好適可而止，不要太露鋒芒。」

孟小月道：「對！方兄盡全力爭取排名定級，最好能把我們全安排到你手下聽差，小妹設法配合……」

說話之間，宗奇已匆匆走來，還帶了一套小號的黑色勁服給春蘭換男裝。

＊　＊　＊

在宗奇的安排下，方振遠、孟小月、小高、春蘭都被安排在一幢屋子之內，宗奇就住在隔壁。

這是座很大的莊院，建築在一座高聳的山壁下面，後面有一道石階，直通到山上，但山腰之間樹木茂密，遮住了景物，但仍隱隱可見，林中透出樓閣角頂。

原來眞正的宏偉建築，仍在那密林之中。

方振遠帶著小高，裝出一副悠閒的樣子，在莊院中走了一週。

這座莊院，建築得很平凡，但卻相當的大，而且和一般宅院不同，整個的建築就像是一座大客棧。

一座房舍中，分隔了若干房間，大都是二人一間，一幢房子中，只有兩間是一個人住的，內部的設備，都是相當的舒適。

小高和方振遠兩人轉了一週，暗中估算，數十幢綿連的房舍，大約有一百個隔開的房間，至少可住上二百多人。

現在，已經有五成以上的房間住了人。

小高發覺了一個最大特色，似乎到這裏的人，都有意掩去本來面目，最普通的是用人皮面具，但亦有用葯物作簡單的易容，很容易看得出來。

似乎是所有的人，只在隱去本來面目，叫人認不出來，而並不在乎讓人瞧出來經過改扮。

方振遠低聲對小高說道：「想不到比武定級大會，竟有如此大的規模，咱們回房去吧！」

小高點點頭，緊走一步，跟在方振遠的身側，低聲道：「鬼王幫苗飛不是個簡單人物，只瞧他這些佈置，就可以看出來極具心思，每個人都有編號，大家都不以姓名見示……」

方振遠接道：「最可怕的是竟然有很多的高手參與此事，看來，很麻煩了！」

談話之間，行近住舍，只見門邊牆壁上，寫了一個「二」字。

原來，幾人住的是第二幢行舍。

步入門內，只見宗奇不安地在房內踱步，孟小月坐在一側，春蘭站在孟小月的身後。

方振遠步入房中，宗奇快步迎了上來，道：「方兄，兄弟已經等了很久，再不回來，兄弟就有些等不下去了。」

方振遠望望孟小月一眼，心中暗道：「這蛇娘子怎會變得如此謙虛起來，甚麼事竟要等我回來決定？」

大約是孟小月已瞧出了方振遠那目光之意，站起身子，搶先說道：「宗兄來此告訴小妹說，苗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其實，早已暗中委託別人，招兵買馬，單以許給副幫主名位的，就有五個人。」

方振遠心中暗笑，口中却接道：「多幾位副幫主，宗兄豈不是可以輕鬆很多……」

「不是這麼回事，方兄……」宗奇急急接道：「今天比武定級大會，副幫主也是一樣，要憑藉武功、智慧決定。唉！想不到我宗奇竟被他要了七八年，替他賣命了這麼久……」

「這苗飛當眞是一個十分陰沉的人物……」方振遠心中忖思，口中說道：「這就不對了，宗兄要作何打算？」

「正要和方兄商量……」宗奇道：「五選二，其中還有高低之分，至少要有三個人被淘汰，降爲護法，名雖如此，實在被淘汰的人，恐難有活命機會。」

孟小月道：「這麼重大的事，小妹如何能夠代籌，只有勸宗兄和方兄商量了。」

這一頂高帽子送得恰到好處，方振遠明知孟小月言非由衷，但仍是十分受用。

「這的確是一位很麻煩的事……」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宗兄做何打算？」

宗奇道：「兄弟在這場比試中勝算不大，擔心苗飛會借機會殺了我，所以，特來問方兄求教良策。」

方振遠點點頭，道：「宗兄可知道另外被苗飛暗中委任的四位副幫主，是何許人物嗎？」

宗奇道：「苗飛行事隱密，兄弟只探出其中一位是神眼龍彪。」

小高吃了一驚，道：「甚麼！神眼龍彪？他怎麼會來呢？」

「高兄弟認識龍彪？」宗奇身處危境，連口氣也變了，竟然把最瞧不起的小高，稱作高兄弟。

小高道：「見過一面，不太熟悉。」

方振遠接道：「宗兄，自信對付龍彪有幾成勝算？」

「完全沒有勝算……」宗奇道：「這個人本就很有威名，日前力戰中州大俠雷方雨三百回合未分勝負……」

對兩人的勝負，方振遠十分關心，接道：「三百回合不分勝負，可以再打下去，究竟是甚麼人勝了？」

宗奇道：「三百回合後，一劍千峯董百葯趕到現場，龍彪收刀遁走。」

方振遠接道：「不錯！董百葯和雷方雨有交情，他要出手相助，龍彪絕無法支持百招以上，非死於兩人之手不可，龍彪及時逃走，倒是很識時務。」

宗奇道：「兩年前在下途遇雷方雨，竟非雷方雨手下百回合之敵……」

孟小月突然接道：「這麼算起來，你絕非龍彪的敵手了？」

宗奇道：「其餘三個人是甚麼角色，還不清楚，想不到苗飛這王八蛋騙了宗某八九年，最後竟棄如敝屣，這口氣我嚥不下去。」

「宗兄，看樣子苗飛早存了殺你之心，嚥不下也得嚥……」方振遠分析說：「他在古墓下習藝，需要的只是一個照顧他生活的人，並不是眞要一位高手襄助，許宗兄以副幫主之位，只不過是一種拉攏的手段罷了。」

宗奇接道：「難道這就算了？」

方振遠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如今他神功已成，不算了又能如何？」

宗奇沈吟了一陣，道：「好吧！兄弟不能再參加比武，只有一條路好走，我逃回家去，永不再履中土就是。」

小高道：「你們幾位副幫主的比武，是不是和我們的比武定級大會一道擧行？」

宗奇道：「不是，可恨處也就在這裏了，副幫主的定位比試，下午就要擧行，不在比武定級之內，其實，用不著這場比試的……」

孟小月突然接道：「宗兄，入選的人，是否都要飲用加盟酒？」

宗奇苦笑道：「苗飛究竟打的甚麼算盤，大概沒有人能明白，他要用甚麼手段、方法控制鬼王幫的門人，只有他心中有數了。」

方振遠道：「這麼看來，他對我們也不會很重視了。」

宗奇道：「那倒不會，你方兄列在江湖上五大高手之一，孟姑娘身列三大毒人之一，都是武林中頂尖的人。

「不能預料的是，你們也已經飲用了他的毒酒，早已在他的掌握之中，聽說那毒酒傷人心智。」目光轉到小高的臉上，又道：「但這位高兄弟，確是毫無受傷之徵，也許那毒酒並非傳說中的有效……」

方振遠點點頭，笑道：「我明白了，苗飛一直認爲我們服下了毒酒，所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完全沒把我們放在心上，也沒打算讓我們參與比武定級大會？」

宗奇道：「我聽說他要親自率領一部份手下做爲親信，只有飲過毒酒的人，他才會放心留在身邊。」

孟小月道：「對！苗飛就是打的這個主意，所以，暫時可以不理會我們，宗兄，你……」

宗奇接道：「我想走了……」

方振遠道：「走得了嗎？」

宗奇道：「試試看吧！」

方振遠道：「好！宗兄要走，那就快一點。」

宗奇望望孟小月和小高，似是想說甚麼，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疾快地轉身而去。

小高嘆息了一聲，道：「他目光中滿是哀求之色，希望我們能給他一點幫助。」

方振遠搖搖頭，道：「這種人反覆無常，不能幫助他。」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阿寶到非非歌舞團找團主商談出堂會之事，以便進一步探聽綠衣女的消息，花團主果然落入彀中，召來小蘭、小翠作陪，阿寶談入正題，追查王爺來此之事，雙方說僵反臉，阿寶拂袖而去，留三小暗中監視，趕到府衙，見捕快捉來很多少女盤問，阿寶怕打草驚蛇，導致兇手遠颺，於是謁見欽差陳弘志，請下令制止……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黑衣人聲稱搶劫　娘娘廟前收酬金

這話力逾千鈞，大哥大心頭大震，急急追問道：「賴皮，你說欽差大人像糟老頭？」

「是的。」

「面貌耳鼻也像嗎？」

「當時，老頭帽沿很低，又戴着口罩，無從比對。」

「身材、聲音相似的人很多，許是認錯人了，別胡思亂想。」

「但願是小弟看走了眼，不然麻煩可大啦。」

到目前爲止，雖然還沒有足夠的証據說綠衣少女是兇手，但種種跡像顯示，尤其是當他接到糟老頭的密函後，便連夜搬家，由此推斷，說她是命案關係人，應非空穴來風。

收信者是關係人，發信者的嫌疑自然更大。

偏巧，他又是地位崇高的欽差大人。

麻煩就在這裡，變成一個雙面人。

一面是欽差大人，貼出皇榜，要捉拿殺人的兇手。

另一面則是行兇者的關係人，與綠衣少女暗通款曲。

顯而易見，在綠衣少女、糟老頭的後面還另有主謀者。

是大唐憲忠皇帝李純？

剛接位的鎭西王李思？

或者是另外一位重量級的大人物？

有何恩怨仇恨？

爲何矛盾重重？

兇手還在涼州嗎？如屬實，爲什麼不遠走高飛？

這些都是假設，但如成爲事實，或距事實不遠，那麼，必然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陰謀，阿寶無疑已經一頭栽進這個陰謀陷阱裡。

大哥大想到這裡，爲之不寒而慄，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管它的，皇榜已經揭了，賊船也上啦，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只要案子一破，抓到兇手，拿着賞金就走人。」

賴皮知道在涼州是混不下去了，借題發揮道：「對，就是這個主意，有錢能使鬼推磨，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緊走一陣，已至風雪樓，忽見鐵牛臉色發青，衣衫不整，身上還帶着幾處傷，氣急敗壞的從裡面衝出來，一照面就嚷道：「老大，大事不妙，猴子此刻可能已經沒命啦。」

賴文龍最講義氣，一把抓住鐵牛道：「猴子現在何處？」

鐵牛哭喪着臉道：「在非非歌舞團外面。」

「鐵牛，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被人打的。」

「誰敢打小祖宗老大麾下的三劍客？」

「是活閻王閻五的手下。」

「那幾個？把名字記下來，將來要他們加倍償還。」

「閻五、牛興、吳化、王天霸、烏貴生等都在場。」

「鐵牛，記住，後面那兩個爛貨改名啦，叫王八、烏龜。」

阿寶心知事有蹊蹺，道：「鐵牛，究竟發生何事？把話說清楚，姓閻的跑去那裡做什麼？」

鐵牛道：「閻王可能要去找花非非，見我們守在附近，一現身就猛揍猴子，小弟見事不妙，拔腿就跑，雖然挨了幾記老拳，還是被我溜掉了，可憐的猴子恐怕兇多吉少，老大快去救救他吧！」說至傷心之處，已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賴皮乃性情中人，也跟着掉下兩行熱淚。

小祖宗沒有哭，以行動代替關懷，一陣疾風似的奔離現場。

* * *

小巷沒變。

庭院還是老樣子。

沒見閻五那一夥人。

却見地上有一灘血。

後來才發現，猴子上樹啦。

鐵牛立道：「喂，猴子，快下來呀！」

賴皮亦道：「情況如何，快向老大報告一下。」

白搭，猴子充耳無聞，沒放半個屁。

阿寶定目一看，這才注意到，不是猴子上了樹，而是被人吊在樹上。

用的是自己的腰帶，吊在兩根橫枝的中間，不細看還眞以爲是站在上面，當大哥大彈身而起，當他放下來時，身子已僵硬，早已魂飛天外，命歸九幽。

「哇！」

「哇！」

賴皮、鐵牛都還是孩子，淚下如雨，哭作一堆。

阿寶强忍着兩眶熱淚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別他媽的婆婆媽媽，咱們找姓閻的算帳去！」

鐵牛的消息沒錯，活閻王閻五是找花非非的。

但是，並非來欣賞歌舞、找小妞、逗樂子，是來追魂奪命的。

而且，人已離開，小祖宗撲了個空。

只見花廳之內，花非非倒臥血泊中，已是奄奄一息。

歌舞團的鶯鶯燕燕全部圍在四周，一個個呼天搶地，急得團團轉，不知該如何是好。

阿寶排衆而入，直截了當的道：「是閻五幹的，沒錯吧？」

蘭花姑娘道：「小哥說對了，就是他們那一夥人。」

「走了多久啦？」

「片刻工夫。」

「他來此的目的何在？」

「想向我們團主打聽一個人。」

「那一個？」

小翠姑娘答道：「問殺死老王爺的女郎是否我們團裡的人。」

賴皮盯着她道：「花團主如何回答？」

小翠姑娘道：「我們團主斷然否認。」

大哥大彎下腰來，看看花非非，徐徐道：「花大姐，是這樣嗎？」

花非非是被刀劍所傷，深可見骨，氣若游絲，聲若蚊蚋般道：「是這樣說的。」

「事實又是怎樣？」

「我不能說，也不敢說。」

「噢，有這麼嚴重，是不是事情很複雜，牽連甚廣，每一個人妳都得罪不起。」

花非非點頭不語，不停的大口喘氣。

阿寶不肯放鬆，續道：「花大姐，妳自己心裡清楚，不行啦，趁着還有一口氣在，把事實的眞相全部抖出來吧，否則，到了陰曹地府老王爺也不會放過妳。」

花非非猶豫再三，喘息一陣後才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拚足了最後一點力道：「那個女郎的確在我們團裡待過。」

「叫什麼名字？」

「白妞！」

白妞二字成爲花非非的最後遺言，眼一閉，腿一伸，頭一歪，氣已絕，就此魂歸西天。

場中登時大亂，歌女舞娘齊聲大哭，聲淚俱下，比死了親爹親娘還要痛苦、悲傷。

有人端來一碗飯，插了三炷香，就在屍體前燒起紙錢來。

大哥大木立一旁，待蘭花、小翠二姑娘哭了好一陣工夫，滿腹的傷悲稍緩後，方將二女喚至門外，道：「兩位認識白妞吧？」

蘭花姑娘想了想，道：「曉得有這人，認識還談不上。」

賴皮道：「已經鬧出人命來啦，別再吞吞吐吐，拖拖拉拉，說實話吧，免得惹禍上身。」

小翠姑娘淚流滿面的哽咽道：「蘭花姐說的就是實話，白妞進入本團，總共只有四五天的時間，那能夠談上認識、瞭解。」

阿寶道：「白妞是甚麼時候進入非非歌舞團的？」

蘭花道：「大約在老王爺死前那一段時間。」

「是經別人推介？還是她毛遂自薦？」

「奴家不知道。」

「誰知道？」

「只有花團主一人清楚。」

花非非已死，這個謎已無人能解，賴皮換一個角度追問道：「白妞有何技藝？」

小翠道：「能歌善舞。」

「笑話，短短四五天就……」

「對歌舞，白妞本來就有很深的造詣。」

「比兩位如何？」

「高很多。」

「可曾出過堂會，或有人前來觀賞？」

「由於白妞在本團的時間很短，觀賞過她的技藝的其實只有一個人。」

小祖宗神色一緊，道：「是老王爺？」

蘭花姑娘櫻唇顫動，吐出來一個字：「對。」

「時間還記得吧？」

「是在白姑娘來此的第三或第四天，地點就在這裡。」

「後來的情形怎樣？」

「歌舞通宵達旦，熱鬧非凡，第二天白妞便失踪了，不久就傳出老王爺喪命的消息。」

「妳是說白妞去了王府，殺了老王爺？」

蘭花急得花容大變道：「不不不！奴家可沒有這樣說，亂說話會被割舌頭的。」

賴文龍道：「可知白姑娘到底去了那裡？」

小翠姑娘道：「只有天知道。」

「從那以後，有無再回來？」

「一去無回。」

「可有她的消息？」

「如石沉大海。」

阿寶道：「還記得她的模樣吧？」

蘭花思索一下，道：「還記得一些，身材苗條，曲線玲瓏，看上去清麗脫俗，是一個很得男人歡心的女娃兒。」

「多大年紀？」

「十七八歲。」

「喜歡穿甚麼顏色的衣服？」

「綠色。」

夠了，從蘭花的描述中，大哥大已清清楚楚的感覺到，白妞十之八九是綠衣少女。

然而，自從搬離風雪樓後，綠衣少女便如斷了線的風箏，一直行踪如謎，去向不明。

時間緊迫，事關生死，阿寶一分一秒也不敢躭擱，退出歌舞團，找了一家棺材店，爲猴子買了一副上好的棺木，並且花錢請了幾個人，擇地安葬，由鐵牛全權負責。

他自己則與賴皮又闖進衙門去。

這一次，不是來興師問罪，而是來求助，是想借官府之力，爲猴子、花非非報仇。

最低限度，也可以壓一壓閻王的氣焰，叫他知所收斂，免得處處礙手礙脚，事事糾纏不清。

爲了吐這一口氣，當面給姓閻的一點顏色看看，小祖宗親自出馬，在開碑聖手賀雄的陪伴下，直接來到閻五的巢穴。

不料，也不知是活閻王有大事要辦，還是自知鬧出了命案，有意避風頭，或是另有他故，大夥乘興而去，竟撲了一個空，偌大的一棟深宅大院，居然空無一人。

* * *

猴子入土爲安。

賴皮、鐵牛也搬進了風雪樓。

查出了兇手是白妞，乃一大突破。

於是，三個人集中全力，將全部精神皆投注在尋找綠衣少女這一件事上。

時而集體行動。

時而分頭進行。

搜遍了東南西北。

查遍了城裡城外。

上窮碧落下黃泉。

皇天不負苦心人，夜以繼日，日以繼夜，辛辛苦苦的奔忙了五六天，賴皮終於有佳音傳來，發現了綠衣少女的芳踪。

地點在城外，南街，橫巷內，水井旁，賴皮親眼目睹一個類似綠衣少女的姑娘，消失在東側的一戶人家門口。

阿寶、鐵牛就在附近，被賴皮以暗號狗叫聲召來。

問明情況後，小祖宗一聲不吭，拉着二小越牆而入。

眼前的景況一目了然，是一座廢院，孤零零的只有一間破房子。

房子少，目標固然顯明，行動也受到限制，不敢貿然接近，急忙躲在一堵矮牆後方，靜觀其變。

房門緊閉，不知有人無人。天尚未黑，屋內已點起了燈，從外面望去，似有一個黑影在燈下晃來晃去。

大哥大壓低了聲音，道：「賴皮，你確定有人走進廢院？」

「絕對錯不了。」

「穿甚麼樣的衣服？」

「貂皮大衣，虎皮帽子，脖子上圍着一條狐狸皮。」

「裡面的緊身衣是綠色？」

「天冷，小妞包裹得很緊，沒看見。」

天色將晚，是很冷，一陣微風過處，激起了無數雪花，三個人皆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

等啊等，約莫等了一頓飯工夫，屋內始終沒見任何動靜，鐵牛搓一搓雙手，哈了一口氣，道：「死等不是辦法，僵在這裡不凍死也會凍傷，不如到屋前去瞄一瞄再作計較。」

阿寶正有此意，叫兩人留在原處，獨自一人悄沒聲息的溜至窗下。

房屋破舊不堪，窗紙處處孔洞，凑上去往內一瞄，屋內的情形盡收眼底。

果然點着一盞油燈，油燈的前面有一個可以吊衣服的木質鈎子，從屋樑上垂下來，上面掛着一件綠色緊身衣，正迎風飄盪。

屋角有床。

床前有桌。

桌上還有殘羹剩菜。

被子方方正正的置於床頭。

可就是沒見綠衣少女的踪影。

阿寶毫不遲疑，立即推門而入，四下細加審視，還是沒見到半個人。

却在床下草堆中，無意中發現一個藍布小包。

打開來，赫然是一件雪白的，薄如蟬翼的女用睡衣，及一把三寸多長的鋒利小刀。

睡衣上血跡斑斑。

匕首上也有殘餘血漬。

賴皮一進門就看見了，喜孜孜的道：「這可是天大地大的大喜事，找到了兇刀兇衣，她不認帳也不行。」

小祖宗收拾好兇衣兇刀，綁在腰上，點頭道：「証據確鑿，兇刀兇衣齊全，她只有俯首認罪的份兒。」

鐵牛亦道：「只要抓到那個女兇手，案子便算破了，老大還可以再拿九千兩白花花的銀子，便是涼州的大富翁啦。」

阿寶的野心好大。「九千兩只是一個小數目，也許咱家以後會弄更多的錢，建一座金山銀山，蓋一座金城銀城，氣死那一羣財大氣粗狗眼看人低的有錢人。」

這話正好說到賴皮、鐵牛的心坎裡去，齊聲叫好，彷彿金山已建，銀城已成，以往的那一段爹不親，娘不愛，三餐難繼，受盡奚落的苦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大哥大就是大哥大，頭腦始終保持清醒，責罵道：「少做發財夢，別儘往好的地方想，兇手還沒有抓到呢，期限一到，腦袋就會搬家。」

賴皮如夢初醒，一臉焦灼道：「是啊，房子只有這麼大，那個小妞會跑到那裡去呢，莫非上了天？入了地？」

阿寶指一下打開的後窗道：「綠衣少女早已從後窗逃之夭夭。」

賴皮把桌子搬過來，意欲上去一看端倪，小祖宗伸手一攔，道：「早已去遠，狗屁也看不到，不如先來研究一下這個。」

話畢，將手中的一塊已燒去大半的紙片給兩人看。

看得出來，紙片上原來兩行字，如今却僅僅剩下三個半。

第一行有「石下」兩字，似在句尾。

第二行起看是個「娘」字，最後一字模糊不清．似「前」又似「箭」。

賴皮龍道：「老大，這紙片從何而來？」

阿寶道：「剛剛在地上拾得。」

「大哥認爲其中有文章？」

「大有文章，八成是糟老頭給綠衣少女的約見通知。」

「他們在那裡見面？」

「紙片業已燒毀，咱們只能在這三個半字上下功夫，別無良策。」

一扭頭，小祖宗又對鐵牛道：「小鐵，你是土生土生長的涼州人，這裡有那些地方跟『石』字有關？」

這可問對人了，對家鄉的一草一木鐵牛皆滾瓜爛熟，如數家珍，聞言不假思索，立道：「多啊，有石佛寺，石竹庵、石灰山、石頭屋……」

阿寶截口道：「不對，這個『石』字應該放在下面。」

鐵牛道：「也不少，有虎頭石、美人石、神仙石、牧羊石、飲牛石、以及一塊從天上掉下來的殞石。」

「這些石頭的附近，可還有其他爲大家所熟知的名勝、古蹟、廟宇、風景等等？」

「虎頭石的附近有一個五道廟。」

「嗯。」

「美人石的左邊有一棵大神樹。」

「說下去。」

「神仙石的前面有一座王母娘娘廟。」

「王母娘娘廟是否可以簡稱娘娘廟？」

「可以呀，涼州的人多數都管王母娘娘廟叫娘娘廟。」

大哥大尋思有頃，再三推敲，一字一句的道：「這張字條，原來可能寫的是：神仙石下，娘娘廟前。」

賴皮聞言大喜，聲急語快的道：「對，對極了，老大眞是個天才，一琢磨就弄通了，錯不了，一定是神仙石下，娘娘廟前。」

茲事體大，阿寶不敢草率，鄭重其事的道：「鐵牛，你可知道這塊神仙石的來歷？」

鐵牛道：「相信許久以前，有一位神仙曾在這塊石頭上站過，留下一個脚印，如此而已。」

「娘娘廟大不大？香火如何？」

「已經很老很破啦，無人看管，香火早絕。」

「附近可有住戶?行人多不多?」

「在荒郊野外,鳥不生蛋,狗不拉屎,三天難得看見一個人。」

「如此看來,糟老頭與綠衣少女相會的地點必定在此無疑。」

賴皮是個急驚風,道:「是就快走吧,還磨蹭個屁,遲了就來不及啦。」

「走!」

「走!」

三條人影隨即箭也似的穿窗而去。

* * *

神仙石,只是一塊普普通通的大石頭。

娘娘廟,牆倒屋塌,神像也不知去向。

地處西郊,時近黃昏,但見陣陣歸鴉掠空而過,方圓三里之內只有一個人。

人是綠衣少女,就站在神仙石下,娘娘廟前。

貂皮大衣、虎皮帽子、狐狸皮圍脖,還是老樣子。

所不同的是,手上多了一把劍。

少女顯得很焦急,黛眉深鎖,面色凝重,不時四下張望,若有所待。

隨着時間的消逝,少女更加不耐,喃喃自語道:「糟老頭,今天是最後的期限,若再推三拖四,不肯履行承諾,過了今天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抖出來,叫你自食惡果,天下大亂。」

本是自言自語,居然有了回應,餘音未落,從神仙石後方走出一位身穿灰袍,頭戴皮帽,帽沿壓得很低,還戴着口罩,根本看不清面貌的老頭兒。

老頭一現身,便笑呵呵的道:「白姑娘快別這樣說,並非小老兒有意拖延,委實是數目太大,一時籌措不易,有勞姑娘久等。」

姓白的綠衣少女一揚柳眉兒,聲音比冰還冷。「本姑娘已經等了一個多月了,再等下去說不定那一天會栽在小祖宗手裡,被人卸成八大塊,碎屍萬段,枉死在涼州。」

灰袍老頭前行兩丈,立在少女面前五尺許處,乍然驚叫一聲,道:「白姑娘今天帶傢伙來了?」

少女抖動一下手中的寶劍道:「是爲了防身,免得不明不白的被人殺人滅口。」

「姑娘多心了,老夫絕非不仁不義之人。」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人心險惡,不得不防。」

「只有一萬,沒有萬一,小老兒已將銀票帶來了,足証是個一言九鼎的正人君子。」

當眞從袍袖內抽出一疊銀票,卻未交給綠衣少女。

少女不悅道:「別光說不練,多少?拿來呀!」

「別忙,等算清楚以後小老兒自會一文不少的雙手奉上。」

「好,你算吧。」

「咱們早已談妥,表演一次歌舞,出一次堂會,代價是紋銀一千兩,在長安時已先付五百兩,對不對?」

「這話沒錯,但你當時並沒有說對象是老王爺。」

「說不說都一樣,反正是表演歌舞給人看,與身份地位無關。」

綠衣少女大聲道:「當然有關係,甚麼人賣甚麼價,販夫走卒如何能與王爺相提並論。」

「這一點老夫同意,當時就決定再加一千兩。」

「還不夠,差遠啦。」

「姑娘請勿得寸進尺,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別亂敲竹槓。」

「這不是敲竹槓,白妞自有道理。」

「說出來聽聽!」

白妞氣忿忿的道:「鎮西王是個老色鬼,既不想聽歌,也不愛看舞,一進後花園房內便動手動腳。」

灰袍老頭不疾不徐道:「男人嘛,美色當前,免不了會動心,這是你們之間的私人行爲,不要扯到小老兒身上來。」

一句話激怒了白妞,咬牙切齒的道:「放屁,你倒推得乾淨,門兒也沒有,我問你,臨入王府之前你是否交給姑奶奶一把匕首?」

「這……」

「說呀,不說實話小心姑奶奶一劍宰了你。」

「匕首是老夫給的,但只是叫妳防身,並未叫妳殺人呀。」

「老混蛋老狐狸,你簡直不是人,」白妞氣急而吼道:「你心裡比誰都明白,進入王府,等於是羊入虎口,一個老色鬼,逮住一個漂亮小妞,還會有甚麼好事幹?順從了他,毀掉了姑奶奶的一生淸白,不得已只好鋌而走險殺掉他。」

喘了一口長氣,鐵青着臉,接着又道:「這些事都在你的意料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一手計劃安排的,姑娘我只不過是你利用的一個傀儡工具罷了,眞正的殺人兇手是你,你要負全責。」

灰袍老頭始終從容不迫,沉穩異常,言詞不帶半點火藥味。「小老兒並沒有說不負責呀。」

「肯負責爲何拖拖拉拉,至今沒有付銀子?」

「主要是數目太大,張羅困難。」

「鬼扯,當你起意殺人時銀子就應該已經準備好啦。」

「老夫是指後來增加的那一部份。」

「哼!」

「白妞,妳說個數字吧,一共多少?」

白妞伸出一隻大拇指來,道:「一萬兩。」

老頭楞了一下,道:「甚麼?一萬兩?跟大哥大破案的賞金一樣多?」

白妞毫無商量的餘地,斷然道:「破案不易,殺人更難,起碼那小子不用犧牲色相。」

灰袍老頭沉吟一下,將銀票遞至白妞面前,道:「話是不錯,然而,付賞金的是皇上,小老兒可沒有那麼多錢,這是五千兩,要就拿去,從此各奔西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堅持要一萬兩,就等着吧,最快也得個把月才能湊齊,屆時大哥大也許已人頭落地,或者妳白妞……」

本想說「或者妳白妞早進了大牢」,但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意思已經表明了,白妞心知肚明,明知留下來有百害而無一利,衡量一下輕重得失,當機立斷道:「好吧,馬馬虎虎,勉爲其難,先收你的五千兩,連前共是五千五,剩下的四千五百兩先欠着,以後有機會姑娘一定會找你討。」

伸手接過銀票,納入懷中,沒說半個謝字。

老頭更絕,轉身就走,也沒說半句道別的話。

卻被白妞叫住了。「且慢!」

「白姑娘還有事?」

「來往這麼久了,還不曉得尊駕貴姓大名?」

「殺人買賣,何必通名道姓,白妞二字也未必是眞。」

「爲甚麼要千方百計的殺害老王爺?」

「就算是爲了仇吧。」

「尊駕是何身份?」

「升斗小民。」

「哼,升斗小民那來這麼多銀子,也不可能跟王爺結仇,鬼才相信。」

「信不信由妳!」

老頭並未止步,話至此處,猛地一長身,便消失在暮色蒼茫中,原來還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白妞看得一呆,正欲離去,驀見娘娘廟的廢墟中竄出來的四條人影。

四個人一色黑衣,還戴着頭套,傢伙已經握在手中,一個使刀,一個用劍,另二人各握着一支長棍。

來者不善,白妞還沒有弄清楚狀況,四個黑衣人已各站一方,把她困在中間。

少女暗吃一驚,表面上仍頗鎮靜,叱問道:「四位意欲何爲?」

使刀的黑衣人很坦白。「要錢!」

用劍的黑衣人又加了一句:「也要命!」

白妞下意識地握住了劍柄,道:「四位那條線上的,黑道?白道?」

使刀的黑衣人答得簡短有力。「非白,非黑!」

「是黑衣教的人?」

「妳說是就是吧。」

「我們有仇?」

「老實告訴妳,這是搶劫,不需要任何理由。」

「要錢就要錢,爲甚麼還要要命?」

「這是我們一貫的作風,不留活口!」

口字出口,手一揮,馬上又道了一聲:「上!」四個人立如潮水般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攻上去。

其勢如濤,其快如電,一出手就是狠招,一出手就是殺着,刀影劍山,棍棒齊飛,似乎存心在一二招之內便欲將白妞解決掉。

白妞亦非弱手,三尺青鋒幻化出萬道寒芒,將自己緊密的裹在劍氣之中,驚險萬狀的逃過四人的雷霆一擊。

黑衣人大感意外,使刀者驚呼道:「是咱們低估了這個女娃兒。」

用劍的黑衣人冷笑道:「這樣死得更慘更快,不信武林中有誰能逃過咱們四人的聯手合擊。」

這四個人的確不好惹,第二招一出手,威力倍增,刀光劍影,棍飛棒雨,鋪天蓋地,劈頭蓋面而來,白妞本事再大也無法破解,難以招架,只好孤注一擲,單挑一名使棍的黑衣人猛攻猛打,欲突圍而出。

這是玩命,身後全不設防,白妞甫攻出三劍,進得三尺,另三人便如電光石火般從左、右、後方攻到。

「妳找死!」

「納命來!」

「去死吧!」

刀在後,劍居左,右邊是棍棒,三人眉開眼笑,吼聲如雷,白妞處境大險,生死乃須臾間事。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猛可間,嗡!嗡!嗡!空際飛來三隻大黃蜂,好快,好準,三個黑衣人連半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已釘在他們右手虎口上。

一陣急痛攻心,全身顫抖不已,手中的棍棒刀劍差點脫手落地,攻勢亦隨之一滯,正好給了白妞一個逃生活命的機會,嬌軀一擰,脫出重圍。

(未完・五)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文・辛棄疾 圖・可飛



上文提要：小玉兒與朱丕等人來到峨嵋山上，脫凡師太一見小玉兒即斥責小玉兒所給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秘笈，有誤導之嫌，令她走火入魔，小玉兒稱絕無欺騙師父，自己也是照此秘笈而練成功。其實小玉兒並不知當她三歲時，他父親敖杰用藥水每日浸泡小玉兒才得成功。小玉兒發眞力爲師父療治，脫凡師太漸復正常，臨別時小王爺贈銀兩壹仟爲寺廟添香火，師太喜不自勝……

神功震懾呂不愚　空手破解四方陣

呂不愚足踏罡步，帶動四徒弟繞圈轉，越轉越快，令人分不出何處才是生門，何處才是死門。

小玉兒的目光黯然了。

她也有一片霧氣出現在她的週身，只不過她不再開口了，她痛心吶！

人吶，每個人都只爲自己，這算江湖嗎？

而江湖原來是這樣，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有多少人就明白這道理，雖然是道理，但小玉兒却心痛！

就在小玉兒思忖中，突聽呂不愚暴吼一聲：「小玉兒，妳還不準備出手，休怪貧道不提醒妳！」

小玉兒仍然不動，她的眼神在動！

小玉兒的眼神動得令人吃一驚！

呂不愚就全身一震，他看不出這是甚麼眼神。

小玉兒不知她這眼神與當年她的生父敖杰的懾魂大法眼神，有異曲同工之妙，教人看了會分神的！

小玉兒又長得又俏又妙，更會令男人神不守舍！

* * *

呂不愚的腦袋猛一搖，先穩定自己的心神，立刻大叫一聲，道：「發動巽門！」

四個道士交錯走，只見呂不愚突然大半個旋身，長劍指向小玉兒的，另外四把劍已交叉直取小玉兒的中盤，這光景不論小玉兒上升下閃左晃右躲，幾乎無處可逃！

小玉兒不逃，她也不動，她只是雙掌動！

小玉兒大吼一聲「大羅掌！」

在她運足了通天神功摧動下，雙掌何止千斤力，雙掌何止百個掌影！

只聽得啪啪之聲傳來，先是四個道士的劍脫手飛去，緊接着呂不愚的劍自小玉兒胸前一寸地方滑過去！

小玉兒就在這時候才閃動她的身子！

當她自呂不愚的右側滑過去的時候，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把劍！

七星寶劍又在她的手中！

四個道士往圈外閃，呂不愚大吃一驚猛旋身！

「還我劍來！」他厲吼。

小玉兒道：「原是我的東西呀！」

「妳已送給貧道了！」

「但你却恩將仇報，還對我出手，我便決心收回我的劍，你若想奪，你出手！」

呂不愚幾乎氣絕。

他怎麼也想不到小玉兒的武功已至不可思議境界，一招之間敗了他的四方陣。

如今小玉兒「嗆」的一聲拔出七星寶劍，他的心也跟着往下一沉！

江湖上還有赤手空拳對付五個修爲一流持劍的人，眞是太過駭人聽聞了。

呂不愚當然不同小玉兒再打了，他長嘆一口氣，幾乎立足不穩！

小玉兒笑了！

「道長，寶劍得而復失，別難過呀！」

呂不愚無力的嘆道：「有甚麼比此事更令人追悔莫及的？我……好悔恨……」

小玉兒道：「我以爲東西不重要，道長，你的心上人幾乎走火入魔，差一點沒命，這才是你應該傷心的呀！」

「誰走火入魔？」

「你的心上人梅上香呀！」

她已知道梅上香乃脫凡師太未出家時的俗名，而梅上香也正是呂不愚的心上人，當然，那已是許多年前的情孽。但小玉兒明白，他兩人各不相讓，可又各自懷念對方，至於比鬥，那是爭一時之氣，但也藉比鬥再見上一面！

小玉兒說出梅上香走火入魔，呂不愚臉色灰白，他睜大眼睛，道：「這是眞的？」

小玉兒道：「我不會咒我師父的！」

呂不愚道：「她……的氣量太小了！」

小玉兒道：「你是男人，你與我師父一樣氣量！」

「胡說，當年她只是見我同那賣解女子打了個招呼，便一氣之下棄我而去，她竟然出家了！」

小玉兒道：「所以你也出家！」

呂不愚道：「也是對她的表白，証明我的心不在那位賣解女身上。」

小玉兒道：「爲何三年決鬥一次？」

呂不愚道：「不鬥行嗎？她那臭脾氣！」

小玉兒笑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你若有意趕快去。」

呂不愚道：「貧道是要去，走火入魔是很痛苦的！」

小玉兒道：「也許在她痛苦時候找她，那也許能感動我師父對你回心轉意！」

呂不愚嘆口氣，道：「也只有求來生了。」

他說走就走，雙手背負着大步下山去了。

那方向正是去峨嵋的路，小玉兒吃吃笑了！

* * *

四個道士拾起長劍一邊站着，他們對小玉兒的功夫感到佩服，那眞是把小玉兒當成神了！

小玉兒可不去理會四個道士，她迎上朱丕！

「朱公子，咱們走吧！」

朱丕早走上前，關懷備至的伸手拉住小玉兒，道：「剛才呀，眞嚇我一跳！」

笑笑，小玉兒道：「沒嚇着你吧！」

「我幾乎命他兩人出手！」

小玉兒吃吃的笑道：「咱們走吧！」

一個侍衞牽過小玉兒的馬，十分恭敬的請小玉兒騎上去，再把韁繩交與小玉兒！

朱丕已對兩個侍衞在吩咐。

「成都是誰主政？」

「小王爺，主持成都的人是房百年，已有五年多了！」

「快去告訴他，今夜我住他那裡！」

兩個侍衞一齊往成都快馬加鞭趕去了。

他兩人放心極了，如今小王爺身邊有個小玉兒，能抵千軍萬馬呀！

* * *

小玉兒開心極了。

她也幾乎忘了剛才與呂不愚師徒五人對招之事！

舉着七星寶劍，笑對朱丕道：「朱公子，你把這寶劍送給了我，你不後悔吧？」

朱丕忙搖手，笑道：「我說過，如果史姑娘拒收此劍，那才令我傷感吶！」

小玉兒道：「此劍還能彈出歌聲來，實在妙不可言！」她拔出七星劍，立刻坐在馬上屈指上上下下的彈出不同的聲音來！

小玉兒不會唱甚麼歌，她隨口哼了幾聲，却也令朱丕大爲欣賞，笑道：「好聽，好聽！哈……」

小玉兒也笑了！

這兩人緩緩騎馬往前行，一路除了欣賞風光之外，說說笑笑的好不快樂！

朱丕也忍不住拉過小玉兒的手，道：「小玉兒，我從未有這般快樂過，哈，哈……」

小玉兒道：「朱公子必是很喜歡我了！」

朱丕不否認的道：「當然！」

小玉兒道：「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家住的地方呀！對了，你家是幹甚麼的，官吧，一定很大了！」

朱丕哈哈笑了！

「哈……小玉兒，妳太可愛了，哈……」

小玉兒道：「我說錯了嗎？」

朱丕道：「妳說對了，我家是大官，而且是大得不得了的大官！」

「有多大呀？」

「妳猜吧！」

小玉兒想了一下，道：「至少我知道比南陽知府莫少白的官大！」

朱丕一聽又哈哈笑，道：「莫少白嗎？他的那身官服也算是我家賞給他的。」

小玉兒樂了！

「太妙了！」

朱丕笑道：「怎麼說？」

小玉兒道：「我以後見了莫少白，便可以對他吹牛了，我會說我認識朱公子呀！」

朱丕道：「莫少白一定欺侮過妳了！」

小玉兒道：「莫少白弄了許多銀子！」

朱丕面色一寒，道：「貪官！」

小玉兒道：「可是他仍然當巡撫呀！」

朱丕道：「他坐不久了！」

小玉兒道：「回去以後你就不叫他當官了？」

朱丕道：「明知貪官而用之，昏君也，我們朱家沒有昏君，我們要的是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

小玉兒笑了。

「你們朱家，啊呀，可了不得了！」

「怎麼了不得！」

「聽你這麼一說，這天下就好像是你家的了！」

朱丕聞小玉兒這種天眞之言，忍不住又是一聲大笑！

「史姑娘！妳終於說對了，哈……」

小玉兒根本未聽過甚麼皇家或帝王之家這些話，她只與江湖人物混在一起，當然不知道這些！

* * *

這兩人一個天眞一個爛漫，一路說說笑笑的往前緩緩馳着，忽然，小玉兒側耳聆聽！

「喲，那麼多騎馬的來了，咱們要讓讓道，別撞着了！」

朱丕抬頭往前看，他又回頭看，但他甚麼也沒看見，當然他也未聽見甚麼！

朱丕笑笑，道：「怎麼我甚麼也沒看見呀！」

小玉兒道：「等一會兒你就看到了，因爲你沒習過我修習的功夫！」

朱丕心中更是喜歡，如果有小玉兒在身邊，他就如同有一隊鐵甲軍在身邊，他還有甚麼擔心的？

「史姑娘，妳聽出來了有多少人馬呀？」

「太多了，好像上百騎！」

朱丕道：「會不會又是甚麼山寇來了？」

小玉兒道：「山寇還會有那麼多馬騎嗎？我以爲……」

她忽然指向遠方，三五里外的山道邊，果然大隊人馬往這面狂奔而來。

「你看，他們來了！」

朱丕用力往前看，他似乎仍然沒看見甚麼。

他拍馬疾奔，小玉兒也追上去了！

於是，朱丕也看見了，便也愉快的哈哈笑了！

「史姑娘，我們能併駕騎過去嗎？」

小玉兒把馬併靠在朱丕左側，她笑了，道：「朱公子，是你們的人馬來了？」

朱丕道：「官兵來了！」

小玉兒道：「官兵呀！哈！」

朱丕一怔，道：「官兵也引妳發笑？」

小玉兒道：「我見過官兵，也見過他們同山寇打仗，哈！他們眞不靈光，打不過山寇！」

朱丕道：「在甚麼地方？」

小玉兒道：「秦川有座大山名叫十八盤，我就曾在那兒見過官兵吃敗仗！」

朱丕道：「一定是與莫少白有關了！」

小玉兒道：「是呀！是保護他去南陽的！」

朱丕冷冷一哂，道：「個莫老頭兒！」

* * *

兩人剛轉出山脚，嚄，大隊官兵過來了。

最前面的兩騎正是朱丕的兩個侍衞，隨之一個軍官模樣的人騎坐在馬上，右手持着大砍刀——武將也！

隨在三人後面的馬隊一百多，有秩有序的三人一排舉着刀槍好不威風也！

朱丕與小玉兒勒馬停在路中央，那爲首的軍官距離朱丕還有七八丈遠處，便翻身滾鞍下了馬，他把刀往一人的手中遞過去，急急忙忙的奔到朱丕馬前面。

「小王爺在上，小的成都統領李元壽，接駕來遲，望小王爺恕罪！」

馬上的朱丕只不過點點頭，一邊的小玉兒開口了！

「你眞的沒騙我呀！不過我也認識一個都統！」

「誰？」

「那人叫甚麼名字我不知道，大家叫他于都統！」

朱丕笑笑，只見一百二十名官兵十分有秩序的分開山道兩邊肅立站着，恭敬的先讓道。

朱丕對李元壽道：「成都知府姜麻子他……」

李元壽忙低頭應道：「姜知府正在十里長亭候駕，命小的先來迎接，爲的是最近山中不寧！」

朱丕點點頭，道：「你說的可是西邛崍山的野龍山上的强人嗎？」

李元壽一怔，忙道：「難道那批惡人驚動了小王爺嗎？他們眞該死！」

朱丕只不過冷哼了一下，却也令李元壽全身一震！

這光景看在小玉兒的眼中，她又笑了！

朱丕沒笑，他對小玉兒道：「史姑娘，我去過成都知府衙門，那可是個好玩地方，妳去了一定喜歡！」

他還眞怕小玉兒拍馬走掉，這時候他不能有失禮儀而向小玉兒求她別走！

小王爺的身份在衆目睽睽之下定要擺出來的！

小玉兒早就覺得好玩了！

她經過幾年江湖經歷，發現江湖之上是那麼的强取豪奪與忘義爭利，以致六親也不認，那麼，如今再去看一看這官場中又是甚麼光景。

如果想看清官場情形，那麼，有甚麼機會能比這次機會更好？她笑了！

她這麼一笑，朱丕立刻也愉快的笑了。

「史姑娘，妳馬上會知道，我說的話絕不會有半句不實，妳必會很喜歡！」

小玉兒道：「我已經相信你的話了！」

朱丕道：「妳實在太好了！」

小玉兒道：「朱公子，你帶我進入官府，小心我不懂官家禮儀，會叫你失面子的！」

哈哈一笑，朱丕道：「粗獷就是率眞，史姑娘，我就是被妳的率眞吸引住了，妳比天上仙女還美！」

小玉兒道：「恐怕你會失望！」

朱丕道：「就叫我失望一次吧，只要妳不突然離去，我就感激不盡了！」

小玉兒笑道：「也好，咱就進官府看看熱鬧去吧！」

這兩人在馬上談笑風生，哈哈笑着旁若無人。

他們身後跟了許多人，怎會旁若無人，只不過兩人已忘了身在何處了！

* * *

一簇人正迎在一座大亭前，果然有個麻臉的官服大人當中站，他肅然的望着迎面騎馬的朱丕。

這麻臉人正是成都知府姜濤姜麻子。

姜知府見來了朱丕小王爺，他幾個箭步蹬蹬的到了朱丕前面，單膝跪地。

「成都知府姜濤，接駕來遲，請小王爺恕罪！」

馬上的朱丕道：「姜知府！」

「卑職在！」

朱丕道：「西邛崍屬哪個縣制管轄？」

姜濤道：「青花縣，也隸屬本府。」

朱丕道：「那兒有强人，你知道嗎？」

「回小王爺的話，卑職正計劃親往圍剿吶！」

朱丕道：「且看你的了！」

他未下馬，一羣人仍然跪在道旁。

小玉兒幾乎拍手笑了。

她輕聲對朱丕道：「眞有意思！」

朱丕笑道：「甚麼有意思呀！史姑娘！」

小玉兒道：「你看，他們好像怕死你了！」

朱丕哈哈笑了。

他低頭對姜知府道：「官驛不住，今夜住在府衙，你快着人去收拾，咱們隨後就到。」

姜麻子一聽，忙笑迎在馬前，道：「回小王爺的話，卑職早就命人把府衙二院小王爺住過的那幢精舍收拾乾淨了，只等小王爺一到，沐浴更衣，十道大菜等着侍候小王爺了！」

朱丕點點頭，道：「四川的菜是開胃的，我喜歡！」

小玉兒道：「我不喜歡！」

朱丕一怔，道：「史姑娘，妳怎麼會不喜歡四川菜呀！妳吃過？」

小玉兒道：「我都吃怕了，猴兒們也不喜歡吃！」

朱丕一笑，道：「妳說的峨嵋山猴子呀！」

小玉兒道：「我在峨嵋山住了幾年，我師父最愛吃辣的，十道菜有九道辣，我吃不了，怕了，便把菜飯送往樹林中去餵猴子們，牠們挑不辣的才吃！」

朱丕立刻回身對跟在後面的姜濤道：「知會你灶上的人，每道菜不用辣！」

姜麻子的臉皮一緊，顆顆麻洞變顏色！

姜麻子再也想不到跟在小王爺身邊的這個小姑娘，竟然說甚麼話小王爺都那麼順從她。

不由得往小玉兒瞧過去。

姜麻子乃官場中悍將，他只那麼一看便明白，小王爺是被這姑娘的活潑美唬住了。

甚麼叫做活潑美，簡單的說就是俏！

小玉兒的俏美很特別，也十分自然，使姜麻子也不由多看小玉兒幾眼。

* * *

朱丕騎馬對姜麻子吩咐道：「史姑娘不愛吃辣的，她是客，咱們不能怠慢！」

姜麻子立刻點頭，笑笑道：「是，是，小王爺說得對，姑娘是客嘛！」

那面已有人拍馬疾走了！

* * *

成都府衙在城北，衙門一進五大院，前院全是官兵捕快，分成四排站大堂；二進院全是公役與文案；三進四進到五進均是姜知府與他內眷住的地方，官驛緊靠府衙左邊，只不過官驛雖安靜，姜知府要把小王爺朱丕招待在他的後衙裡，為的是親自招待更貼切！

這一回當然不例外，小王爺睡的房間是命人加以打掃清潔，一應用的全套換成新的，尤其是一張錦榻換成紅色棗木的發出紫紅光。

* * *

姜麻子就是會派場，當他出迎十里亭的時候，成都城內從南城到北關的主要大道上，早已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站的軍士都穿新裝。

軍士們手持長槍帶紅纓，一個個站的比手中長槍還要直，頭上的盔帽半遮面，活似廟裡把門神！

那朱丕人還未到吶，就聽得轟呀轟的三聲炮，嗚嘟嗚嘟長號吹，剎時間大街上的人們往屋內跑，大街上一個也不準停留，那一個敢在街角偷偷看，便一對眼睛挖一雙。

誰敢呀！不要命了！

炮聲落，號齊鳴，朱丕與小玉兒併騎進城了，嚄，小玉兒可樂了，他發覺這成都城比之寶鷄大多了！

成都的房子高，街道寬，地上鋪的青石磚，馬兒走在街道上，還發出「叩叩」聲十分清脆。

姜知府緊跟朱丕後面，他得意洋洋的看着街道兩旁。

小玉兒便在這時開了腔！

「喲，怎麼街上不見人吶，只有軍士們！」

朱丕道：「人多混雜不安全！」

後面的姜知府接道：「小王爺金枝龍體，安全第一，卑職不能不多加小心！」

小玉兒道：「如果是我，我寧可不是這小王爺！」

她此話一出，姜麻子就吃一驚，換個地方他早就吼叱小玉兒了！

朱丕却笑笑，道：「史姑娘，你的意思要人多呀？」

小玉兒道：「人多才熱鬧，人多正表示人們喜歡這位小王爺呀！」

朱丕立刻笑道：「對，對，你說得對極啦！」

朱丕轉對姜知府，道：「姜知府！」

「卑職在！」

「你不以為百姓夾道歡迎更好嗎？」

姜麻子面上一片煞青，麻子坑似乎放大了！

「小王爺，你是要百姓們出門迎？」

朱丕道：「不錯！」

姜麻子立刻下命令，他命人奔到前面去鳴鑼！

於是，南北大街上鑼聲響起來，也傳來吆喝聲！

「小王爺駕到，百姓歡迎呀！」

眞聽話，成都人就是這麼可愛，不叫看，緊關門，一叫夾道歡迎，便立刻拉開門，一家男女老少擠到大街邊，唉，還有大聲呼叫的，一時間可熱鬧啦！

當然，最高興莫過於小玉兒。

小玉兒最愛熱鬧，她見滿街盡是人，一個個却又把目光盯住她看，令她驚喜參半。

驚的是小王爺果然是大官，喜的是她的風頭似乎壓過了小王爺朱丕。

那朱丕更得意，他騎在馬上對兩邊的百姓直揮手，跟着的官兵們更是精神抖擻，走地有聲。

朱丕還對小玉兒道：「史姑娘，百姓們不是歡迎我，是歡迎妳了！」

小玉兒道：「朱公子，你休消遣我小玉兒，我心中比誰都明白！」

朱丕急問：「妳知道甚麼？」

小玉兒道：「我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你的光，如果沒有你，我是花錢也請不到一個百姓來歡迎我！」

她說完還笑起來了！

這還是被她說對了！

朱丕哈哈一笑，道：「史姑娘，妳很喜歡這樣嗎？」

小玉兒却搖頭了。

她這一表示，倒令朱丕不知如何是好！

剛才她要百姓出門來歡迎，此刻又表示不喜歡熱鬧，她這是甚麼意思？

其實小玉兒原只是貪一陣新鮮、好玩，終究她還只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

她看上去十分成熟，也許看上去有十六七歲了，但她的童心未泯，自然是喜怒不會放在心中。

朱丕不知道，但朱丕却一心要討好小玉兒。

朱丕決心把小玉兒弄在身邊了！

皇家的人似乎天生有馭人的功夫，朱丕自不例外，他要等機會，如果機會來了，他是不會放過小玉兒的！

小玉兒不知道朱丕心中在暗計她了！

* * *

成都知府姜麻子官場打滾三十年，侍候一個年紀輕輕的小王爺朱丕，自然輕而易舉的便把事情辦得妥妥當當。

天剛黃昏，兩個侍女已侍候着小玉兒沐浴更衣一番。

小玉兒原是不想換去自身那套便裝的，但經不起侍女兩人的慫恿，把她說得比天上仙女還美，如果換了新衣，那更會把人迷死。

小玉兒可不打算迷死朱丕，她答應換衣衫只不過覺得新鮮，她如果想穿新衣衫，當然不難，金娘子也曾對這寶貝女兒說過，想穿甚麼衣衫都有，但小玉兒不在乎穿着。

但眼前可不同了！

眼前知府後院的丫頭也穿得花枝招展，小玉兒便有一種爭麗鬥艷的心理，於是，她換穿了華麗的女裝，更被兩個侍女梳了個高髻掛玉墜，翠簪垂金花，嚄，眞叫人看直了眼而不信人間還有如此的美女子。

朱丕就看呆了。

「妳！太美了！」

小玉兒一聽，還來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圈，笑道：「這長裙穿在身上眞輕巧！」

朱丕哈哈笑，那姜麻子開口了！

「史姑娘若喜歡，我立刻命人再為姑娘做上十套八套的送過來，姑娘以後挑着穿！」

小玉兒一笑，道：「一定要花許多銀子！」

姜麻子道：「只要姑娘喜歡，這點錢花得值得！」

小玉兒道：「姜大人必定很多銀子了！」

一怔，姜麻子乾乾一笑，道：「本官該用的絕不吝嗇！」

小玉兒笑了，道：「不用了，既然姜大人錢來不易，我只這一套就好了！」

朱丕笑笑。

「史姑娘，且等咱們到了京裡，京都大店有的是，妳要甚麼全都有。」

他不等小玉兒回答，便對姜麻子道：「上菜吧。」

姜麻子立刻對門外站的幾個男女侍者招招手。

「上菜，鼓樂齊奏！」

嚄，樂聲立刻响起來。

樂聲從對面的廂房門口傳過來，四名舞者抖着丈五長的七彩舞帶，扭腰擺臀半裸腿的迎着客房門便舞了起來。

還不只這些哪，看，上菜的侍者一個個也貌美如花，雙手纖指托盤，巧笑着把十道大菜一盤盤的往桌上端！

小玉兒坐在朱丕身邊看，大菜果然不見紅！紅乃辣椒她是不吃的。

姜麻子在對面坐着，小心的陪侍着。

這光景看在姜麻子的眼裡，他的心下可另有打算了，他以為睡房之中應該佈置得俱有男女之愛的情調，他只一看小王爺對小玉兒那麼的殷殷相勸，吃喝送到口邊的模樣，便知道小王爺眞心的愛上這位美姑娘了。

小玉兒高興極了，她從未有過這種享受，受人呵護得連當官的也拍她三分馬屁，她當然愉快。

小玉兒漸漸的明白，為甚麼那麼多人總是千方百計的往上爬，爬到別人頭上當老大，原來這種被人侍候的味道果然有些叫人飄飄然也。

外面鼓樂竹弦彈的聲音可妙也，先是一首黃昏小唱，半個時辰再是一曲月下佳人，這時候也正好圓月斜升。

曲調美，聲音柔，小玉兒禁不住對身邊的朱丕笑道：「朱公子！」

朱丕笑問：「史姑娘，妳有話便說了，有甚麼不愉快的，叫他們立刻改過來。」

小玉兒道：「就是太愉快了，我才想着我是多麼的笨呀！」

朱丕道：「史姑娘，妳是世上最聰明的姑娘。」

笑笑，小玉兒道：「我既不會唱歌，又不懂跳舞助興，我只會……這個！」她把身邊的七星寶劍舉了一下！

朱丕立刻笑開懷了。

小玉兒道：「你笑話我了？」

朱丕忙道：「不，妳雖然不會跳舞唱歌，但妳舞劍的姿勢却美妙之極，史姑娘，妳若有興緻……」

小玉兒站起來了。

她舉着手上寶劍，笑笑，道：「我為朱公子舞一路劍法，同時也好在月光之下看一看這七星劍上的七顆銀星是個甚麼樣子。」

朱丕立刻撫掌，道：「太好了，咱們一邊觀賞妳的劍法與身段。」

那姜麻子却打岔，道：「姑娘，小王爺面前拔劍不好吧？我以為……」

小玉兒一怔，朱丕已叱道：「多口！」

姜麻子低頭，再也不敢出聲了！

笑呵呵的，小玉兒舉步走到院中去，這時候鼓樂也停了，歌曲也不唱了，大伙聽得小王爺身邊的姑娘要舞劍，誰不站到一邊看。

那成都統領李元壽與知府捕頭文友臣兩人併肩站在西廊上，他兩人負有小王爺安全之責。

此刻發覺這美姑娘那麼隨意的

走到院中央，兩人還互碰一下，只是未發出冷笑聲。

他兩人早聽得小王爺兩名侍衛說這小玉兒如何了得，但却絕不相信這麼個美姑娘，再大的本事也經不起大刀砍。

* * *

小玉兒緩緩拔出手中七星劍，她迎着月光仔細瞧。

「喲，這劍身之上眞的有七顆星呀，七星的位置似個書寫草書『如意』也！」

天上有個七星座，相互連起來就如同草書的如意。

那劍上星光閃爍着毫光，果然可愛極了。

小玉兒順着七星彈指劍身，立刻發出不同的聲音來，宛似她是在撥弄着琴弦一般美妙。

小玉兒忍不住的挺身抬頭，一路劍法使出來。

她使的乃是無敵屠龍三絕招，她從「血龍殺」演進到「大屠龍」，中間發出「嗡」聲來，由「大屠龍」演進到「龍泣血」，立刻又一聲「嗡」！那「龍泣血」到了正中間，劍身的「嗡」聲竟然歷久而不絕於耳。

當小玉兒的身子平飛在半空中幾乎停峙不落的時候，一片冷芒盡在她的身下流閃不已，七星劍的威力果然與武功的配合成正比！

於是，當小玉兒空翻五次不是落地，而是「咻」的一聲站穩在廊上朱丕身邊，這時候，圍觀着的人羣忍不住的一陣歡聲雷動。

姜痲子瞪眼。

他木然的道：「劍仙吶，老天爺！」

瞪眼的還有李元壽與文友臣兩人。

那文友臣道：「武功到了這種境界，眞叫駭人聽聞！」

李元壽道：「小王爺有此女在身邊，安全啦！」

* * *

朱丕更加高興，他忍不住拉住小玉兒的手，笑了！

「史姑娘，好，小王爺大開眼界了。」

小玉兒道：「我舞得不好，朱公子，我舞的是劍法，殺人味與血腥味太重了！」

朱丕道：「太好了，快進屋去，我會敬妳三大杯。」

小玉兒坐下來，姜知府舉杯，道：「姑娘，妳是神，我是人，姜濤有幸遇上神，一杯水酒我敬妳！」

小玉兒吃吃笑，道：「知府大人眞會說話，我喝你這一杯酒了！」

她一飲而盡，心中愉快呀！

朱丕當然也舉杯，這一頓吃到二更天。

小玉兒半帶醉，搖晃在朱丕的懷中。

她如果稍運功，再多的酒也會被她逼出體外，便是毒酒也傷不了她。

但小玉兒太高興了，她如果把酒逼出來多沒意思。

江湖上有許多歡樂，便是在半迷糊中發生的……

* * *

蠶絲墊被一尺厚，錦緞大被共兩床，人如果躺上去有一半身子看不見，太軟了。

絲墊被再軟也沒有小玉兒的身子軟又滑。

朱丕抱着小玉兒在軟被下，你想想他會在幹甚麼！

小玉兒似醉的微微笑，她恁那朱丕在她身上撫弄着，有時候她還會發出一聲吃吃笑。

朱丕的身份是尊貴的，尊貴那是在白天，上了床便與凡夫俗子也一樣。

他早把小玉兒解了衣寬了帶，光赤溜溜的上了床！

此刻他可也忍不住的緊張起來了。

他如果得到小玉兒的身，就不難抓住小玉兒的心，如果小玉兒此生變成他的女人，那朱丕還怕誰？

就憑小玉兒的功夫，當今之世怕是難以有人出其右而勝過她了。

朱丕的另一個思想，便是小玉兒太美了。

此刻他更是發現小玉兒身上還有一股清純的肉體香，這是一般女人少有的。

一般女人如果不塗些脂粉香在身上，那總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酸味道。

小玉兒可沒酸味道，她自小被敖杰浸泡在特配的藥水中，那敖杰就在藥水中滲了一種天山香料叫龍草根，那不僅壯筋骨，也令肉體變味道！

小玉兒就是香得如桂子。

朱丕抱緊了不放鬆，他一邊聞一邊撥弄着。

小玉兒這是初次被男人這麼抱住了撫弄，她有一種快感在心頭。

朱丕在小玉兒未反抗之下，他大膽的更進一步進攻了！

「朱公子，你在幹甚麼呀！」

朱丕在幹甚麼？他發動攻勢呀！

他又難啟齒回答，一個勁的亂來。

小玉兒沒感覺而朱丕竟然叫起來了，他叫痛。

小玉兒笑笑。

朱丕不笑，他翻身躺在一邊，手一摸之下嚇一跳！

「哎呀！」

小玉兒急問：「你怎麼了?」

朱丕道：「我這……」他躲着不讓小玉兒看到。

是的，朱丕不知厲害，小玉兒異於常人，他當然不明白，他便用力的亂來，他可慘了！

小玉兒沒感覺，她早已練就了摔跌也不懼，朱丕的亂來又豈會令她不舒服的？

有幾次朱丕弄得她癢癢的，她也會忍不住發笑了。

* * *

床上不見血腥，床上的人一個喜一個憂！

小玉兒仍然一副自在模樣，她還不知道由於她的一身絕世武功而令她的身子起了變化。

只不過小玉兒也奇怪，因爲她曾知道丁香阿姨與張展，蕭音與周桃花他們，只要在一起，兩個人便高興得忍不住哈哈笑，爲甚麼朱公子不笑，難道小王爺與凡人不一樣？這是甚麼原因呀？

別管甚麼原因，天亮以後朱丕站不起來了。

朱丕那玩意兒腫得宛如紅蘿蔔一樣，躺在床上直叫哎啊！

小玉兒起身問朱丕。

「朱公子，你是怎麼啦?」

朱丕要怎麼說？他只有「哎呀！」

小玉兒掀起錦被，道：「我看看！」

朱丕被子按得緊，他羞於看到他的東西不成材！

他也不懂，爲甚麼小玉兒似乎沒有那東西。

小玉兒見朱丕痛苦模樣，她似乎也急了。

「朱公子，你這麼痛苦，我不忍，我那個繼父是個名大夫，他會治各種疑難雜症，容我快馬趕回去問一問，也許我繼父有辦法！」

朱丕道：「史姑娘的繼父是……」

「叫史水樂。」

「使誰樂呀！」

笑笑，小玉兒道：「史水樂，藥舖開在寶雞半山上的小街，叫大元堂！」

朱丕道：「史姑娘，妳可得早去早回呀！」

小玉兒點頭，道：「那是當然了，看你這麼痛苦，我的心中眞難受。」

朱丕伸手拉住小玉兒，道：「史姑娘，有句話却不知道當不當對妳講。」

小玉兒道：「我們是好朋友，當然你應該說。」

朱丕道：「史姑娘，你的繼父眞是大夫?」

「寶雞最好的！」

朱丕道：「那就請你繼父也爲妳看看，妳……」

小玉兒道：「爲我看甚麼，我好得很呀！」

朱丕道：「可是，妳的……妳的……」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朱公子，我能吃能跳得高，我全身上下都舒服，我沒毛病的。」

朱丕道：「可是，可是我怎麼……」

他想說，但廂外有人開口了。

「小王爺，卑職早就在外侍候你了。」

這是姜痲子的聲音，說得十分小心。

朱丕在內回道：「姜知府！」

「卑職在！」

「快爲史姑娘備馬，一應花用全備好，史姑娘立刻就要往寶雞了！」

「是，卑職這就吩咐下去。」

小玉兒笑了。

她還在朱丕臉上吻了一下，道：「夜來你吻得我陶醉了，你眞會作弄人！」

朱丕此刻如果不是那東西腫得一碰就痛，他必然抱住小玉兒回吻，而且狂吻！

只是他不但此刻興趣全無，而且還哎呀一聲。

朱丕爲甚麼會哎呀叫？乃因小玉兒學着朱丕昨夜床上擁抱的模樣。

朱丕擁抱小玉兒是瘋狂的，他抱得小玉兒一輩子也忘不了那種溫柔。

女人是喜歡男人擁抱的，小玉兒自也不例外。

* * *

小玉兒沒有帶給小王爺快樂，她弄得小王爺眞的痛苦不堪而無顏示人了！

當小玉兒走出這間特別佈置的客房時候，朱丕對小玉兒仍是戀戀不捨的道：「史姑娘，妳要快快回來唷！我們還要上京吶！」

小玉兒已到了門外，聞言回眸一笑，道：「朱公子，我怎麼會忘記呀！我會很快回來，你可要好生歇着，千萬別起來呀！」

朱丕聞言心頭一陣暖意。

於是，小玉兒匆匆的走了，她騎上她的小川馬，經過成都那條南北道的大街上，還眞引得不少人駐足觀看。

小玉兒當然心中得意，她不時的露出個笑容。

* * *

那姜知府奔入客房之中，見小王爺擁抱錦被而臥，滿面痛苦之色，他可眞的嚇壞了。

「小王爺，你……怎麼啦?」

朱丕能說嗎？

他重重的道：「我還要歇幾天，別來煩我！」

姜麻子道：「小王爺的臉色……」

朱丕道：「我怎麼了？」

姜麻子道：「小王爺，恕卑職斗膽直言，小王爺可是有了微恙？」

朱丕道：「我好得很！」

姜麻子道：「那麼，卑職也放心了！」

他頓了一下，四下裡仔細看。

他在看甚麼？

朱丕也不知道姜麻子在看甚麼。

* * *

姜麻子看甚麼，他是不會說的，其實他在找那最要緊的東西。

甚麼是最要緊的東西，當然是「落紅帕」了！

姑娘頭一夜必落紅，落紅帕便是一項最好的証明，如果不見落紅帕，這個女子必不貞。

同小王爺睡在一起的姑娘不落紅，這個姑娘也就不是姑娘了！是破鑼！

那年頭破鑼乃是賤貨，姜麻子就弄不懂，小王爺對小玉兒爲何還是那麼的客氣，甚至還要等她回來！

於是姜麻子自作聰明了。

* * *

朱丕心中哀哀叫，痛唷！

姜麻子一邊嘿嘿笑，他邊笑邊低聲對朱丕道：「小王爺，史姑娘長得是不錯，她的武功也好，只可惜她不配小王爺！」

朱丕忍着痛，道：「你說甚麼？」

姜麻子道：「小王爺，似史姑娘這種破鑼貨，太多了，小王爺如果需要完整的，卑職馬上選一打進來，倸小王爺挑挑揀揀的，保証小王爺高興得樂在蜀中了。」

「你住嘴！」

朱丕這一吼，嚇得姜麻子入地三尺！

姜麻子來個雙膝跪，急忙叩首，道：「卑職該死！」

朱丕道：「你膽敢說史姑娘破鑼呀！告訴妳，她比貞烈完整的還貞烈完整好多倍，你懂甚麼？」

姜麻子急道：「是，是，是！」

姜麻子怎知小王爺弄了兩個時辰還「不得其門而入」，這還能說是破鑼貨！簡直是石頭壁差不多！

朱丕對跪地的姜知府道：「別叫閒人來打擾，我在這兒睡兩天！」

姜知府忙站定：「小王爺，吃喝如何侍候？」

朱丕道：「由我的侍衛侍候，不喚便你也別進來！」

姜知府立刻退出去，他這是一肚皮的狐疑！

他怎麼也想不通小王爺得的是甚麼病，只不過小王爺有恙在身那是錯不了。

* * *

小玉兒眞的把朱丕這件事當成一件大事去辦了，她騎馬出了成都，立刻拍馬緊趕路！

小川馬專會走山道，不到三天，小玉兒已到了寶雞，她才剛剛到門口，只見金娘子急急忙忙奔出來了！小玉兒一看，就知道發生事情了！

「小玉兒，快，快呀！」

小玉兒吃一驚，道：「娘，發生甚麼事了？」

她發覺金娘子的眼也有些紅腫，急又問：「爹呢？才幾天，發生甚麼事了？對了，天生弟呢？」

金娘子道：「妳爹下南陽了！」

金娘子忍不住要落淚了，小玉兒拉過馬拴在門口的馬樁上。

母女兩人走進藥舖內，伙計也在焦急。

小玉兒道：「娘，發生甚麼事情了？」

金娘子道：「妳走後第三天，天還未黑，你兄弟天生突然不見了，妳爹找了一夜到天明，還以爲天生掉進渭水河淹死了，一家人哭着到河岸去找船家，却不料有個漢子送來一封信……」

小玉兒問道：「甚麼信？」

（未完・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柳大元因救畢熙知道了自己女兒和小林的曖昧關係，知道徒兒喬琪將左手交給小林，小林又遺失了那隻左手，狐叟却背了黑鍋，至於左手落在何處，仍是一個謎。狐叟向何志欽、岳繼祖追尋那手的下落，米振宇也取出自己收藏的殘手，和何志欽斷去的手腕驗証，却並不相同，殘手不久被一盲女獲得。何、岳雖遇驚險，幸能安全逃脫……

爲奪愛互相報復　得斷手說出原由

「知道又如何？」

「甚至他還窺伺過，總是不好意思。」

「這小子眞不是東西！」

「不要怪他，他不過是適逢其會，偶爾發現的。」

「但是他窺春，咱們出了醜！」

「算了！小弟，畢熙對你是夠忠的了！」

小林只好下床穿衣，臨去前又抱住她愛撫一陣。

小林剛去，柳儀芝正想睡一會，突然發現床前站定一人，還是個女人，她失聲道：「妳是何人？」

「我是小林的人……」

「小林？你是喬琪？」

「不是。」

「是米珠吧？」

「也不是。」

「小林還有別的女人？」

「我是最早認識他的人。」

屋中無灯，柳儀芝只看出此女很年輕。

這由嗓音中也可以聽出來。

「爲什麼小林從未提過妳？」

「提不提都無損於我的存在！」

「姑娘不敢說出芳名？」

「在目前還沒有必要。」

柳儀芝要穿衣，這少女道：

「先不要穿衣。」

「不……不要穿？爲什麼？」

「因爲我要証明一下，看看妳到底有什麼特長能吸住小林，而使他對其他少女都不發生興趣！」

柳儀芝立刻戒備，抓劍在手。

「妳緊張什麼？我只不過是摸摸妳的胴體！」

「放肆！」

「妳不放肆會以四十出頭年紀和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亂搞？」

「少管別人的閒事！」

「我剛說過，我和他最早，怎能說是管閒事？」

「片面之詞我爲什麼要相信？」

「妳怎樣才能相信？」

「試試我的劍……」一劍刺去，鞘還在劍上。

這少女一把抓住劍鞘。

柳儀芝奪了兩下根本不動，就抽出劍來刺去。

少女用劍鞘一格一送，「嗆」地一聲，劍又入了鞘。

這一手使柳儀芝心折不已，非服不可。

因爲對方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這黑暗的屋中絕對不敢拏着劍鞘往刺來的劍上送去，一旦不準，可能被戳個透明窟窿。

柳儀芝頹然把劍丟在床下道：

「妳要怎麼樣？」

「我要摸摸妳的胴體。」

「除非妳也讓我摸摸，不然我寧願死！」

「妳也要摸我？」

「不錯，不然的話，我等於被人侮辱！」

「不會的……」出指逾電，柳儀芝已被制住。

現在她還是赤裸的，一絲不掛。

這少女上了床，抱住她，然後摸遍了她的全身。

她摸得最仔細的是她的下體。

她摸得最用力的部位却是雙峯。

柳儀芝可以體會到，這少女把她當作了女人，把自己當作了男人，不過，並沒有太過火的動作。

她是自這少女的手上體會到，少女把她當作了女人。

「記住！」少女下床之後，道：「從此以後，我要妳和他一刀兩斷，不再往來，妳已經侵害了我的權益，既往不究，但以後不可再犯！」

柳儀芝不出聲。

她今生是第一次被人制住亂摸一通，甚至就像被一個色狼猥褻一樣，內心十分不舒服，幾乎想哭。

「妳聽清了沒有？」

柳儀芝不出聲。

少女冷冷地道：「妳再不出聲，我就廢了妳的武功。」

柳儀芝一驚，道：「聽到了。」

「立刻離此，不要等到明天，遠走高飛。」

「好！就照妳的意思！只不過這太不公平，我連妳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知道了對妳沒有好處的！」

少女走了，柳儀芝起來穿衣。

她以為最好是和小林見最後一面。

她希望問問小林，這個少女是什麼人。

只不過她也不敢違抗這少女的命令，因為她們的身手相差太多了，萬一惹怒了她而廢了她的武功怎麼辦？

她寫了張字條，放在枕下離去。

由於她繳了七天的房租，所以客棧不以為她退了房。

她走了之後，少女折回，把枕下的字條拏去了。

所以柳儀芝在約定的地點相候，小林一直未去。

柳儀芝傷心地離去了。

＊　＊　＊

「狐叟」又在客棧中找到了畢熙，十分不客氣地道：「小子，那隻手到底在何人手上？」

「師父，那隻手藏在潭底，被人偷去了。」

「小子，為師怎知你有沒有說謊？」

「師父應該知道，徒兒不敢對您說謊。」

「小林知不知道落入何人手中？」

「他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的。」

「小子，你的胳膊彎向外。」

小林站在門口道：「到底誰是裡誰又是外？老狐狸，你弄清了沒有？」

「狐叟」道：「難道你是裡我是外？」

「你這老狐狸拏徒弟不當人看待，居然想害徒兒的老母，你這老賊還能算是個人嗎？」

「小子你敢罵我？」

「再不滾我還要揍你！」

「狐叟」往上一貼，使的是十分霸道的小巧功夫。

小林一點也不含糊，也以小巧應付，而且頭頭是道，甚至有些小巧功夫比「狐叟」的還道地精純。

百招後，「狐叟」道：「小子，我不想打了，你呢？」

小林道：「我還想打，沒有過夠癮。」

「小子你以小欺老！」

「我看你是以大欺小。」

「狐叟」力接三掌，疾退出去，道：「小子，我信了就是了。」

「信了也不成，你要保証不再欺負畢熙。」

「狐叟」道：「好吧，老夫不和你們一般見識。」縱身上屋而去。

小林道：「老賊眞夠滑的……」

畢熙道：「小林，我師父似知無法擊敗你。」

「那也不見得，至少他還有火器對不？」

「似乎他也怕得罪了你的師門。」

小林道：「老賊似乎白忙一場，一無所獲。」

「只是不知道是何人偷走了瓶子？」

「會不會瓶子已在老賊手中，他却故意撇清？」

「應該不會的。」畢熙道：「小林，這幾天你似乎不樂？」

小林道：「沒有什麼！」

「一定有原因的，是不是你和儀芝姐姐有什麼不愉快？」

「實不相瞞，本來好好的，她忽然不告而別了。」

「她曾表示過永遠在你的左右嗎？」

「雖然沒有，但她要離開一定會對我說一下的。」

畢熙道：「最後那一夜的情況如何？」

「很好！一點跡象也沒有。」

「在她的住處也沒有留下書信字條？」

「沒有。」

畢熙搔搔頭皮道：「這的確費

猜。不過我也要奉勸你幾句，小林，你和她的年齡相差太……」

小林打斷了他的話：「我喜歡！」

「這麼說，米珠也好，喬琪也好，你都不要了？」

「是她們不要我的。」

「如果她們想通了再來找你呢？」

小林沒有出聲。

「既然這樣，她走了也好，免得你不忍割捨。」

「可是我不大放心。」

「不放心什麼？她又不是小孩子。」

「也有可能陷入了壞人之手。」

「不會的，小林，第一，她身上有毒物，必要時可以以毒制人；其次，她的身手不差，經驗也豐富。」

＊　＊　＊

這個師父眞不是個玩藝，「狐叟」又把畢熙叫到外面，道：「小子，你必須聽為師的指揮！」

「師父又要幹什麼？」

「小子，我以為，瓶子即使不在你們手中，你們也知道它的下落。」

「師父，我眞的不知道。」

「小林一定知道。」

「他也不知道。」

「小子，你可別以為有小林為你撐腰我就不敢動你！」

「師父，我根本不必要誰來為我撐腰的。」

「小子，你看這個……」掏出一隻玉鐲，由於這隻玉鐲摔碎過又以金葉子接補起來，畢熙一看就知道是他老母手上的東西。

畢熙不由失聲道：「你把我母親劫往何處去了？」

「你不必操心，只要告訴我……」

「我不知道能告訴你什麼？」

「那也不妨，以後陸陸續續，知道什麼就告訴我什麼，不可藏私，待我到了手，還你的老母。」

「你……你簡直不配為人師！」

「小子，你罵吧！反正自即日起，我三天見你一次，你有消息就告訴我，記住，你娘的安危握在你的手中。」

畢熙眞想撲上，又怕母親有危險。

眼看老賊走了，他切齒握拳，道：「我當初瞎了眼，怎會認此賊為師？」

＊　＊　＊

小林又來到這家客棧後院屋中。

大約是深夜二更過半，快到三更時刻。

小林思念柳儀芝，這幾天一直睡不好。

那纏綿、繾綣太迷人了，怎麼能忘。

他到此，也許是想回憶過去在此的美夢吧！

也可能希望她回到這兒來。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是第七天，也是退房前最後一夜，他推開內間的門時，發出一聲驚噫。

床上躺了一個人。

甚至由於暗香浮動，知道是個女人。

小林大叫一聲：「姐姐，妳果然回來了。」

那脂玉般的身子動了一下，正好她的手碰在他的下體上，這更使小林以為，毫無疑問是芝姐姐。

別的女人不會這麼實在而開放。

他幾乎是以世上脫衣最快的速度，褪盡衣衫，躍馬揮戈，開始了鏖戰。

由於太粗野狂猛，她還不停地呻吟。

最初小林也沒注意，盞茶工夫之後，他忽然心頭一驚，翻了下來，道：「妳不是儀芝姐？」

這女人道：「不是……」

「不是也可以冒充她？」

「誰叫你對她太迷戀？我們本是最早有密切關係的人，可是有了她，你把一切女人都否定了。」

「妳……妳是盲女……」

「不錯。」

「妳太放浪了吧！」

「試問第一次是你放浪還是我放浪？」

「第一次在華山採葯邂逅，為了避風雪，我們在一個山洞中，可以說是彼此相悅吸引而成的。」

「總是你先行動的吧？」

小林道：「我連你的身份都不知道。」

「只要我知道你的身份就成了。」

「妳知道我的來歷？」

「當然，你是一位奇人『南半仙』的門下！」

小林一驚道：「妳怎麼知道？你到底是誰？」

「這很重要嗎？」

「當然。」

「我把一切交給你了，而且第一次你驗過紅。」

「是的，你是處女，可是我總要知道妳的身份。」

「說出來並不是好事！」

「我不在乎！總不能和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上床！」

「你一定要知道？」

「當然！」

「你聽說過和『南半仙』齊名的『北神龍』嗎？」

小林一震，道：「莫非妳是『北神龍』門下？」

「差不多了！」

小林道：「妳明知這兩派人物一向合不來，妳這不是自找麻煩？」

「我因爲他們勢同冰炭，才要設法補此裂痕！」

小林道：「怎麼個補法？」

小盲女道：「是不是該完成咱們的好事後再談？」

小林伸手一摸，她把他的手移開，道：「不要！」

「爲什麼？」

「處女一般來說不夠豐腴，比之你另外的女人也許有所不如。但吃起來却絕不會遜色的。」

小盲女雖是處女，破身後第二次，却不太嫩。

她是個相當開朗的少女。

小林的粗線條作風，使她既痛又愛。

小林發覺，和柳儀芝，能嘗到豐滿女人的溫柔，和小盲女，那是緊、鼓和彈性見長的刺激。

他和這種少女不能太久。

「妳不是眞盲？」

「半盲。」

「半盲也不方便是不是？」

「當然。」

「能不能治？」

「也許名醫能治。」

「妳的名字呢？」

「凌珈！」她又貼了上來，一撩腿，搭在他的肚子上。

「妳似乎相當地開放。」

「你何不說我很風流，很浪？」

「我沒有那麼說！」

「對你才會這樣，你難道不信？」

「信！」

「我忍着痛表現開放是爲了什麼？還不是想使你快樂？」

「妳……」

「我明知你和師門勢不兩立，而我竟敢如此作，你以爲我只是下流？」

小林抱緊了她，以身體去觸摩她那細膩柔滑的胴體，熱情的溫存，又導致了另一次的繾綣。

事後她道：「小林，我們來調查那隻手的事。」

「妳知道多少？」

「可能比你多一點！」

「別吹好不好？」

「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那左手有岳飛的『雲手』絕招。」

「你以爲『雲手』能造成轟動？」

「還有別的秘密。」

「据說那是兩種古人留下的自創絕學，一爲岳飛，一爲郭子儀！」

「郭子儀？這不大可能。」

「爲什麼？」

「郭子儀的武功主要偏重於騎射，和武林中的武學大不相同，就算眞有此事，學了也沒有什麼大用！」

「錯了！試問岳飛的武功是不是騎射？」

小林道：「是這兩種武功。」

「對，只不過還有今人的武功。」

「當代高人的絕學？」

「正是，應該說是古今四個人的武學精英。」

小林道：「莫非妳我的師門也包括在內？」

凌珈點點頭道：「所以才出面搜証攔截。」

「妳我的師門怎麼會捲入？」

「据說你我師門過去會決戰五次，每次都沒有分出勝負。本要在第六次再來對決，後來他們發現對決現場，附近岩石叢中有人覬覦！」

「決鬥嘛！難免有人觀看！」

「不，他們對決是絕對秘密的，當時却造成了雙方的猜忌，令師說是家師派人窺探他的武功奧秘，家師也以爲令師在偷學家師的武學精粹，便立刻成仇。」

小林道：「有這回事？至少家師不會作出那種事。」

「家師也不會。」

「會不會是某某奸人窺伺兩位高人的絕學？」

「正是，而現在也已有了初步証明。」

「什麼証明？」

「有人把兩位長輩的絕學一起刺青在那隻左手之上，要和郭子儀及岳飛的絕學合併深研！」

「這……」小林大爲震驚，道：「眞有此事？」

「難道我在造謠？」

「有什麼進一步的証明？」

凌珈拿出了那個瓶子和那一張抄錄下來的紙。

紙是得自何志欽的。

瓶子從米振宇手中搶來的，她說了一切。

「的確，妳比我靈光。」

「這也是因爲我知道的消息比你多，循線追查。」

小林道：「追回了這隻左手，不是可以……」

「你先別高興。」

「怎麼？還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凌珈道：「咱們只達到目的的一半。」

「還有什麼秘密？」

凌珈抓起了他的右手，沒有出聲。

這似乎是要他去猜，小林的反應是夠快的，道：「怎麼，還有一隻右手？」

「對！据家師所知，他們把你

我師門的武學精華加上郭、岳二位古人的武功以刺青方式，用番文刺在兩隻手上，兩隻手不屬同一個人。左手已找到，右手尚不知在何人身上！」

小林道：「妳知道的確實比我多出太多了。」

「現在是如何去找那隻右手了！」

「總要有個範圍才好找對不？我總以爲此事未必如此。」

「第一，必是武林中人。其次，那可能是個女人。」凌珈道：「誰得到這左右手而精研之，必然獨步天下！」

兩人分了手，凌珈臨去前要求他專一。

小林點點頭，他的確以爲凌珈對他很好，也沒有理由不答應她。

* * *

畢熙走出一家麵館，「黑寡」黃綺年迎面攔住，道：「小子，我要和你談談，跟我走！」

畢熙一驚，道：「請問妳是？」

「我是黃綺年！」

「原來是『黑寡』，久仰大名！」

「你少來，跟我走吧！」

「對不起，在下還有急事要辦！」

「就是你老娘要死了，那也要等一等，走！」

畢熙一退，黃綺年往上一貼，不容他閃避，就制住了他的「曲澤穴」，畢熙動彈不得，要不是偷襲，沒有這麼容易得手。

「大嫂妳這是幹甚麼？」

「你叫我甚麼？」

「大嫂，不對嗎？」

「誰是你大哥？」

「和大嫂上床的人，我不是都要叫聲大哥嗎？」

「去你的，走……」

到了郊外，在一座小破廟中停了下來。

「黑寡」道：「說，你是不是佔了我的便宜。」

「我……我佔了妳的便宜？」

「你不必否認，你冒充倪賓把我……」

「倪賓是誰？」

「啪」地一聲挨了個耳光，她又道：「就是在賭場中代墊賭資，而我許了願，要補償他的那個人。」

「我怎麼不知道？」

「你裝糊塗也不成，我要宰了你。」

「大姐，妳忍心殺我嗎？」

「你終於承認了？」

「當然，大姐姿容絕世，胴體迷人，誰不垂涎。」

「可是你這醜小子，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

「大姐，像妳這年紀，已經不是姐兒愛俏的歲數哩，妳所追求的是床上的功夫和滿足對不？」

黃綺年不能否認這一點。

「大姐，只有我能配合妳……」往上一貼，黃綺年低呼了一聲，一根肉棍戳在她的肚皮上。

的確，這種中年人所追求的多是慾而不是愛。

「小子，你想勾引我？」

「不是勾引，是喜歡老姐的姿容。」

想想那夜，這小子的確是翻雲覆雨的高手，簡直妙極了，一個女人很少會遇上一個這樣能令她稱心如意的男人。

所以武則天得到了薛懷義之後，龍心大悅之下，把國號改爲「如意元年」了，其樂可知。

黃綺年和另外二寡一樣，都是些淫婦。

她們沒有一人能三五天離開男人的。

她打量畢熙一下，這小子頭大、掀唇、鼻孔朝天，眞正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一副德行。

可是看起來不養眼，上了床却是塊寶。

她伸手一抄，立刻愛不忍釋手了。

畢熙此刻生命交關，當然要盡量表現。

黃綺年好像抱了一條力大無窮的巨魚，好像要掙扎脫身而去。

於是她點了畢熙的不重要穴道，要他贖罪。

就在這小破廟，空屋中地下草上辦了事。

畢熙施展了他的看家本領，使黃綺年心服口服，大叫過癮不已。

事後非但不殺畢熙了，還送他三千兩銀票。

「三寡」斂財弄錢，就是爲了倒貼小白臉。

畢熙是爲了利用她，因爲他的敵人太多，有時「三寡」能派上用場，只要認識一寡，三寡都認識了。

「三寡」在武林中還是有其勢力的。

二人分手，珍重道別，約定七八天幽會一次。

畢熙離開了小廟，掏出三千兩銀票，不由大樂，有玩的也有拏的，眞是太划得來了吧。

當然，畢熙並非這麼想的，而是以爲一個女人爲了官能上的刺激而如此自甘下流，甚至倒貼，實在可悲。

他以男性尊嚴來賄賂這個女人，老實說也是爲了弄她的錢救濟貧困，捐給善堂，也算對社會有個交代和貢獻。

想着想着，發現對面來了一騎黃驃馬，高大矯健，馬上人也十分有派頭，衣衫光鮮。

來人竟是「品花老祖」聶天聲。

上次畢熙詭稱會「透視法」，說他的只有半寸長，一言中的，事實上的確如此，若非如此，怎會使喬琪保持清白。

只不過清白是清白，猥褻是不免的了。

「嘿，幸會！聶大俠，咱們又見面了。」

聶天聲道：「小子，你放了單。」

「聶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聶天聲冷冷地道：「你這小賊取死有由……」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當場揭開我的隱私，使我下不了台，被人取笑，所以我要宰了你這小子，以消心頭之恨！」

畢熙心頭一驚。

的確，一個大男人丟這種臉，眞正是奇耻大辱。

聶天聲下了馬，緩緩走近畢熙。

畢熙緩緩後退，道：「大俠，我要是你，就不這麼做。」

「可惜你永遠不是我。」

「你現在應該設法改變自己，來享受人生才對。」

「你……你說什麼？」

「聶大俠名是有了，諒必手頭也十分富裕，剩下來的是如何去享受人生，對不？」

「如何享受人生？」

「至少能以藥物、技巧及秘方使你的『本錢』增强加大。」

世上的事，對聶天聲來說，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立刻精神爲之一振，道：「你少胡扯！」

「胡扯？」

「你把我當作什麼？」

「我把聶大俠當作朋友才會說，換了別人，就是求我花錢買這秘方我也不會答應，老實說我不缺錢用。」

他掏出那三千兩銀票給他看了一下。

聶天聲道：「什麼秘方？」

「能使太監娶老婆生子的方子。」

太誘人了，太監都可以娶妻生子，他比太監可就好一點點了，半寸長，總是有，太監則沒有。

太監要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

修的就是下面長出的肉芽，即使是一點點的肉芽，也逃不掉一刀之苦，古代宮廷眞是慘無人道。

怕的就是那點小肉芽在宮中衆多女人中作怪。

聶天聲臉上有了笑容，「小子，說說看！」

「好好，咱們坐下來談談。」兩人坐在路邊草地上。

畢熙道：「聶大哥，你還能不能擧？」

已經把稱呼改爲「大哥」了。

聶天聲道：「能，但不能堅硬。」

「那不行，是生而如此的？」

「也不盡然。」

「我懂了，你少年時常犯手淫對不？」

「噢……噢，是的……」

「据說手淫頻仍的人長不大，且會倒陽。」

「也許有道理！」

「聶大哥，我想我也許能爲你恢復壯觀，縱橫閨閣之中，讓紅裙拜倒在大哥的雄風之下！」

「眞能？」

「我有七八成把握，」七八成在聶天聲看來已相當高。

「老弟，如果你能使我的長出一寸到一寸半，我送你黃金萬兩！」

這眞是寸肉萬金了。

「大哥，這箇您看着賞，我要先看看你的『本錢』再決定是哪一類型的毛病，然後下葯。」

「老弟，一定要看嗎？」

「這怕什麼？喏！小弟先亮一下……」他扯下褲子拿出來甩了幾下，就像耍十三節鞭一樣。

聶天聲心想，若讓我有這個尺寸，我寧願變成一個醜八怪，或者不會武功之人。

畢熙引導他拿出來，如此一來，他更不敢拿出來了。正是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大哥，你不拿出來看看，我怎麼爲你治療？」

「老弟，你會治嗎？」

「家師有一本『醫海奇觀』典籍，是專門治療怪毛病的，其中包括：素女、玄女經內典、彭祖固精强陽功、引火還原功、老幹接新枝，以及抽莖壯陽功等。這最後一項就是增長壯大的。」

「果眞還能想辦法？」

「大哥，我騙你幹什麼？」

於是聶天聲猶豫了一會，終於亮了出來。

和嬰兒的差不多。

畢熙很難想像，這點東西還能派上什麼用場？

「怎麼樣？老弟？」

畢熙看了一會，見他的睪丸還完好，道：「大哥，你看，你的睪丸是正常的。」

「正常又如何？」

「睪丸是生精的器官哪！」

「尺寸小有它也沒有什麼大用！」

聶天聲以爲這小子的確知道得不少。

人在絕望之中是最容易滿足的了。

「能治嗎？」

「有一試的必要，不過藥物太

貴了。」

「不管怎麼貴，我都不會計較。」

「大哥，只怕你會以爲小弟獅子大張口。」

「不會，說出你的方子吧！」

「方子不算太貴，只是痲煩點，但藥引子太貴了，那是三種稀世與罕見的藥物，由於是師門不傳之秘，大哥，希望你能原諒我，不能說出來。」

「家傳秘方，都是如此的。」

「方子是這樣的：把八月中旬的露蜂房巢，壓縮一夜再放入生絹袋中，然後掛在竹竿上，四十九天陰乾後即爲妙藥，每次切下一錢重，約六片，焙烙清潔如白灰狀，再加熱，一半入酒服下，一半在掌中以唾液調勻擦在陽具上及四周。要加長尺寸，塗在前端，要增加粗度，則塗在四周。」

聶天聲好久才記了下來。道：「藥引子呢？」

畢熙掏出一個油紙包，小心翼翼地打開。

看來不過是梧桐子大小的黑色藥粒。

當歸的成份很重。

「大哥，這是藥引子，這偏方雖靈，要是沒有這藥引子，效果是很差的，師門秘密恕我不能相告，我可以破例多給大哥一些。」

他倒了五六十粒，道：「每次服用加兩粒藥引子。」

「老弟，你要多少？說吧！」

「眞不好意思談錢……只不過這藥引子太貴了……」

「到底是什麼藥材這麼貴？」

「不能說，大哥，說了不就等於告訴你了？」

「好吧！你盡管說，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畢熙道：「一共是五十萬兩，頭款五萬。」

聶天聲面色一變，畢熙道：「大哥，你要是負担不起，自管對我說，我是不會笑你的！」

「當然，這點錢不會負担不起的。」

「要是大哥不打算矯正治療，小弟也不勉强。這是成本，根本不賺你的錢，只不過也沒超過萬兩黃金。」

聶天聲道：「到最後大功告成大概要服多少藥？」

「一年內要服一千粒左右，引子五百粒。」

「能治好到什麼程度？」

「那要看你老哥的要求而言了！」

「我希望和你小弟一樣。」

「我算什麼，還有比我更壯觀碩大的……」

「好吧！但願小弟不是愚弄我！」

「這怎麼會！只不過我要提醒大哥，服藥要持之以恒，不可間斷，從此不可再犯手淫了！」

「當然，當然！」付了款，又交代了一會才分手。

回來對小林說了，兩人笑作一團。

小林道：「這麼大的年紀，經歷又如此之深了，居然如此幼稚。」

畢熙道：「這道理就像有病亂求醫一樣，有那缺陷的人，一旦聽到有方子可治，就會不惜任何代價。」

「是不是還有別的動機？」

「對，爲喬琪姑娘報仇！」

「這一點我不反對，這老賊趁機猥褻喬琪，使她極度地自卑，而不願與我們一起，這老賊該死！」

「不妨，以後再愚弄他幾次，然後宰了他。」

畢熙外出買特別可口的下酒小菜，在街上竟遇上了一個他絕對不想見也絕對想不到的人。

這人一手搭在他的右肩上，道：「小畢……」

畢熙扭頭一看，不由心頭一涼。

竟是「白馬山莊的護院領班胡琴。

這女人大概在四十七八到五十之間，有幾分姿色。

只不過一個女人到了這年紀，有姿色又如何？

畢熙和她有一腿，這老女人很在乎他。

畢熙不找年輕的專找老的，和他的嚴重自卑有關。

「大姐，別來無恙！」

「還好，只是很寂寞……」

「小弟也很寂寞！」

「我看你一點也不像寂寞的樣子。」

「誰說的，我跟一位朋友學了一個解除寂寞的辦法，那就是學會公雞叫！」

「學公雞叫能解除寂寞？」

「是的，頗有效驗，就是這樣……」

他一連學公雞叫了三聲。

這是他和小林的暗號，一見他有危險，連叫三聲，如果遇上的對頭是女人，會附帶兩聲母雞啼聲。

胡琴當然不知道他的點子。

只以這種解除寂寞的點子很別緻，道：「這有用？」

「眞有用，有時晚上想起大姐就叫起來，有一次在客棧中，大概是三更稍過一點，我連叫了七八聲，不久聽到一些客人紛紛起床梳洗，然後叫伙計算帳要上路，伙計說：「太早了，還不到四更呢！」

胡琴大笑道：「這倒是個怪

招！」

「大姐，不信妳試試看。」

胡琴也學了兩聲雞叫，路人都圍攏來，以爲這是兩個瘋子，大家指指點點，竊竊私語。

「走吧！找家客棧，咱們要聚聚了。」

「大姐，過兩天成不成？」

「大姐寂寞了這麼久，有點迫不及待了！」

畢熙只好陪她到另一家客棧。

他也不知道小林有未聽到他的暗號——雞叫。

畢熙以爲這些老梆子很會纏人，而且越來越老，被人發現也不大好，不如趁機甩掉她。

「大姐，近來不知爲甚麼，不大成了。」

「不會吧？」

「眞的！有人說是由於我受了傷所致。」

「和誰動手受了傷？」

「『品花老祖』聶天聲！」

「你怎麼會和他作對？那老賊可不大好惹！」

「由於這老賊欺負友人的女友，我們不能怕他厲害就放過他，於是動手之下，我挨了一兩掌！」

「重嗎？」

「不是很重，但那地方不大好。」

「那裡？」

「就在中極穴以下的恥骨上。」

「噢！那兒是不能挨到重擊的。」

「所以待會不濟事，大姐妳要多包涵。」

「我想也許不至於那麼差勁吧！」

那知上了床硬是不成。

一旦不舉，連桃源洞口也進不去。

胡琴雖非老處女，却未生育過，這樣的女人，如果男方舉而不堅的話，就可能無法進行。

最後兩人都是一身大汗！

說是玩了吧！未能盡興，說是沒有吧！又算是玩了，拖泥帶水，窩囊已極。

「大姐，我說過會使妳失望的，眞抱歉！」

「算了！小畢，也許可以治好！」

「這種暗毛病誰會治？」

「我給你問問看。」

「算了大姐，反正我也不想成家。」不久分了手。

回去對小林說了，二人又大笑一陣。

「畢熙，你正在走桃花運哪！」

「這算甚麼桃花運？」

「老桃花運嘛！」二人開始對酌。

在此同時，柳儀芝在屋外窺伺。

巧的是，正好小盲女凌珈來了。

「畢熙我來介紹，這位就是凌珈凌姑娘！」

畢熙道：「就是那位失明的姑娘？」

「對，來，小珈，坐下喝一杯。」

畢熙道：「我去再添點酒菜……」

他到外面買了些酒菜叫伙計送了來。

他是個識趣的人，知道小盲女和小林在華山有一段，何不讓他們熱乎一下？

小林先是握住她的手，把自己一杯酒爲她灌下。

「小飛，想我嗎？」

小林點點頭，她坐在他的大腿上，挾了一塊排骨放入口中，然後仰頭用舌頭送入小林口中。

後窗外的柳儀芝雙目噴火。

她怕小盲女，却也恨她入骨。

她和小林打得火熱，可以說一天不見他都無法安眠。本以爲小林也在想她，其實小林也想她，只是和她的關係是不正常的，她的年紀可以作他的母親。

只不過柳儀芝可不這麼想。

她以爲小林不過是玩弄她，玩過就走，他喜歡的還是年輕貌美的妞兒。

屋內這景象怎可讓一個傷心人看到？

因爲二人邊飲酒也一邊互相愛撫。

凌珈很開放，她是一個很熱情開朗的姑娘，不是一般忸忸怩怩的少女，她想作甚麼就會去作甚麼。

柳儀芝越看越恨，取出了毒物。

不一會兩小都倒在桌下了。

柳儀芝恨的是凌珈，而且凌珈也折辱過她。

她要報復，她以爲只要殺了此女，她和小林還可以維持。於是她扶起了凌珈，却在小林口中放了一顆解葯。

她離去時，正好是畢熙回來之時。

畢熙並非想窺春，只是想看看他們這次重逢到底熱到甚麼程度，那知一進後院，忽見一個女人挾了一個女人上屋而去。

畢熙大驚，入屋一看，不見了凌珈。

小林在地上剛剛會動，畢熙把他叫醒，說了一切，小林大爲震驚，道：「畢熙，有沒有看出是誰？」

「不太清楚，好像不是妙齡少女。」

「是不是稍豐腴些。」

「對對，而且個子頗高。」

「可能是柳儀芝，糟了，快走……」

「是她嗎？」

「八九不離十兒，若非她，怎會施毒？剛才她要是在窗外看到一切，當然會下毒手的。」

二人上屋面，小林道：「我負責西方與北方，你負責南方與東方，有何發現以雞叫爲號，我以獅子吼爲號！」

＊　＊　＊

柳儀芝還沒有想出整凌珈的方法，到了鎭外，在林中把她丢在地上，然後把她弄醒，凌珈一看是她，不由心頭一沉。

這一下子可就完了，但她畢竟和一般的女人不同，道：「柳儀芝，妳要公報私仇？」

「甚麼叫公報私仇？妳奪人之愛，又摸我的身子侮辱我，我也要想個辦法整整妳！」

她一件一件地剝着凌珈的衣衫。

凌珈道：「我不妨告訴你有關我的身份……」

「妳就是『南半仙』『北神龍』的門下，我還是要整妳！」

「我正是『北神龍』的女兒……」

「妳……」柳儀芝一窒，但她有仇不能不報，就此忍下這口氣，她實在辦不到，道：「妳得認……」

「妳下了毒？」

「那不是毒，只是半日醉，使妳麻痹用不上力。」

凌珈道：「你是如何認識小林的？」

「要妳管！」

「反正我已落入妳手，談談也無妨！」

「有一次我救了他……」

「馬上就上了床？」

「其實另有隱情！」

「是不是偷偷地取代了喬琪而和他……」

「妳知道的還不少哩！眞正是留妳不得。」

「是不是怕我出去傳揚要殺我滅口？」

「不是，我只是恨妳。」

「恨我使妳不能再和他上床，不能再消受那飄飄欲仙的境界，不能再啃嫩草？」

「妳找死！」

「慢着，我還是說得明確一點吧！你找小林，不過是以他的青春來否定妳的老化而已。」

柳儀芝想了一下，大概承認了這一點。

現在凌珈已經快全裸了。

柳儀芝摸了她的奶子，道：「假定我是個男人，正在大施祿山之爪，妳的心情和感受如何？」

凌珈不出聲。她又剝了凌珈最後一件內褲。

「現在妳已經全裸了……」柳儀芝的目光突然被凌珈的胴體吸引住。

她本以爲她的某些部位是女人中少見的。

她一直以爲自己能吸住小林是靠這些特殊的條件。

現在她忽然發現凌珈的條件比她不遜色。

少女本是較爲窈窕的。

所謂窈窕雖然和瘦不一樣，窈窕却絕不會胖，也不會太豐腴。凌珈不豐腴而某些部份却有肉的感受。

這就是尤物的不同之處。

柳儀芝十分妒忌。

此時此刻的妒忌是十分可怕的。她要找個男人和凌珈做那件事，而且那男人越醜越好，越邪越好。

她要在這兒等。

大概兩個時辰之後，隱隱傳來了奔馬聲。

一共是三騎，穿林而來。

柳儀芝用汗巾把眼部以下蒙住，也把凌珈的胴體下部蒙住，在小路中央攔住了這三個人。

三騎勒馬，人立而起。

爲首之人五十左右，後面的人都在四十以內。

爲首之人道：「何人攔路？」

柳儀芝道：「有件貨色，要和三位作個生意。」

「作什麼生意？」

「有件活寶要賣給三位……」她伸手一指路邊草地上的凌珈，三個人的目光都直了。

性就是性，那有不愛看這景象的男人？

不要說是五十歲，就是八九十歲也是一樣。據說不論男女，也不管如何老邁，只要腿能邁過門檻，就仍然想那件事。

這正解釋了「食、色性也」的古人之言。

「怎麼樣？三千兩，人就是你們的了……」

三人貪婪地看了一會。

爲首之人道：「女士何人？這少女又是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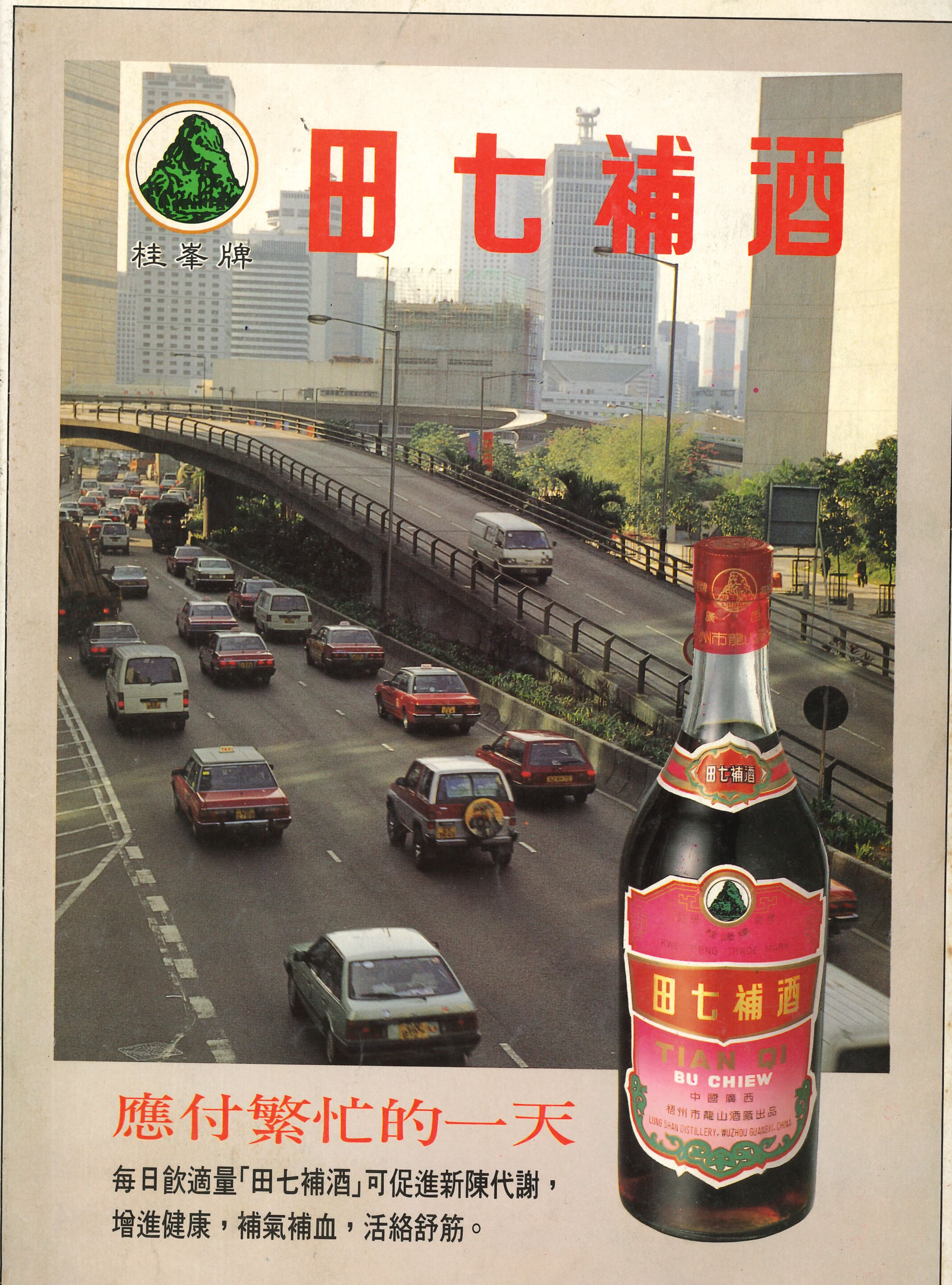
由於柳儀芝點了凌珈的穴道，凌珈想說出身份却辦不到。

柳儀芝道：「我姓柳，她姓凌，別的話待你買了她後再問不遲！」

「好！這件生意成交了。」爲首之人掏出一疊銀票，不夠三千兩，就和部下湊了一下，湊足了三千。

柳儀芝接過銀票時，這人忽然十分巧妙地扣住了她的脈門。柳儀芝大驚。

（未完・八）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